

Садэк Хедаят
ИЗБРАННОЕ

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
俄文译本译出。

赫达雅特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22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01 字数199,000 开本250×114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3}{16}$ 插页2

1962年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8)0.64元



瑟 达 雅 特

目 次

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	1
野狗	26
爱国志士	34
懊悔	59
兀鹰	72
活水	85
伊斯法罕——半个世界(旅途札记)	107
哈吉老爷	152
后 记	275

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

要是你走到女人身边，
可别忘了带皮鞭——
查拉图什特拉^①如是说。

——尼采

清早，在柯里哈克^②汽车站上，有一个身材不高、红脸膛的警察走到一辆待开的客车跟前。

“她打算去马詹德兰^③，”警察指着一个抱小孩的女人，跟汽车司机说，“她却找到这儿来。做做好事，把她带进城里去。”

那个女人毫不迟疑地上了汽车。她用牙齿咬住黑面纱的角儿，一只手提着一个白包袱，另一只手把小孩儿紧紧地搂在怀里。她抬眼扫了一下，就坐到皮垫座位上，然后就把那个满脸病容、头发亮亮的男孩搁在膝头上。车里的乘客只有三个军人和两个妇女，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去瞧她，就连汽车司机也没有回过头来望她一眼。警察往车窗里张望，跟那个女人扯了起来，

① 查拉图什特拉，传说中古代伊朗拜火教的创始者。德国反动哲学家尼采（1844—1900）曾著《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一书，内容极反动。

② 德黑兰近郊的避暑地。

③ 伊朗北方靠里海的一个省。

“你干嘛去馬詹德兰？”

“找丈夫去。”

“男人不在家有多久了？”

“有个把月啦，他撇下我，走了。”

“你打哪儿知道他在馬詹德兰？”

“他的伙伴卡里高拉姆告诉我的。”

“哼，你丈夫准是个漂亮小伙子，这才从家里逃走的。你身边有多少錢？”

“两突曼两里尔^①。”

“你叫什么名字？”

“札琳柯拉赫。”

“什么地方人？”

“沙赫利耶尔的阿里維茲村。”

“你別去馬詹德兰找丈夫吧，最好还是去沙赫利耶尔走亲戚。眼下正赶上那儿收葡萄。你去馬詹德兰也是白搭，你这么沒头沒脑的，在外乡一定要吃亏的。”

“不，我一定要去。”

札琳柯拉赫在說这句话时，神气完全象是一个毅然下定决心、一往直前的人。她呆坐在車里，凝望着前方，可是，她眼前却什么景物都沒看到，对什么人也都沒留意。仿佛她悄沒声儿地自言自語，可是，她的思緒却早已飞到那个地方去了。警察又一次囑托汽車司机說道：

“司机先生，到了达尔瓦贊·杜拉脫^②，請您叫这个女人下車，再給她指点一下路。”

① 突曼，伊朗1930—1932年以前的金币。里尔，伊朗的貨幣单位。

② 德黑兰一街区名。

札琳柯拉赫仿佛已經有人照拂，便壯了胆，說道：

“我不是本地人，誰做做善事吧，給我指点一下路。”

客車開動了。札琳柯拉赫一動也不動，活象一頭被打得半死的狗，照舊凝望着前方。她生着一對烏溜溜的大眼睛，纖柔似綫的眉毛，小巧玲瓏的鼻子，嘴唇很厚，腮頰微微有些下塌，臉龐微黑而光潤。一路上，札琳柯拉赫渾身直打顫，什麼也沒留意到。小孩兒也是安安靜靜，悶悶不樂。他手裡捏着一只壓扁了的石榴，正在打盹兒。到了達爾瓦贊·杜拉脫，汽車司機把車子停下，給女人指點了去石姆蘭門的那條路。札琳柯拉赫下了汽車，把小孩緊摟在懷裡，手拎着包袱，沿着這條漫長的、炎熱的大路走去。在石姆蘭門附近，她走進了汽車行，費了好半天唇舌，這才說通汽車行老板訖她搭坐一輛運貨汽車，把她帶到薩利^①磨坊那里，至于車費她已答應出六里爾。於是，札琳柯拉赫被領到一輛大汽車那里，汽車上你擁我擠地早已坐滿了人。車子中間還裝載着貨物，乘客們只好拚命擁擠着。費了好大勁兒，這個抱着小孩的女人才擠到一個空座兒。等到車子加足汽油，嗚嗚一叫，散發出一陣汽油和焦油味兒，車子终于在尘土飛揚、烈日晒裂的道路上軋軋地開動了。

開頭，周圍一帶顯得十分單調，不久，土崗起伏，群山綿延，遠處疏疏朗朗的樹林，蜿蜒曲折的路徑，却給車窗外添了不少景色。札琳柯拉赫依然心事重重，凝望着前方。車子停了好幾次，有人來查看乘客們的通行證。轉眼快到晌午時分，不料在沙拉姆貝那里，卡車的輪胎炸了，有部分乘客走下車去。可是，札琳柯拉赫卻不敢走動，生怕一起來失掉座位。

① 馬魯德蘭地方的一個城市。

她打开包袱，把烙餅和干酪拿出来。又把一小块硬梆梆的、涂着干酪的烙餅給了孩子，她自己也稍微吃了一些。那孩子就象一只吸飽大烟的黄雀儿似的，一直悶声不响，要不就是在打盹儿，看来不用說啦呀学語，即便是嗚嗚哭叫，他也不見得会吧。

临了，卡車又上路了。当旅客們經過甲班和菲魯茲吉赫的时候，丛山之中，树木葱茏，风景似画，美不胜收。可是，札琳柯拉赫并没有看到四周景色的变换。她心头涌上了一种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喜悦。心怦怦地跳得更快，呼吸变得輕松起来，她轉眼快到目的地了。明天，她能看到她的高里貝布了。她暗自思量，丈夫住着什么样的屋子，亲属都是什么样的人，他怎样接待她，别离足足一月以后，他俩重新聚首时会怎样互訴衷腸。她心里明白，在丈夫面前她会連一句話也說不出来，舌头会笨滯不灵，渾身上下也会軟弱无力，好象丈夫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来压服她，吞蚀掉她的全部思想和意志，好象丈夫拥有一种使她五体投地、俯首听命的权力一样。札琳柯拉赫心里明白，高里貝布先是吓唬她，接着抽打她。他将用抽驴子的那根可怕的鞭子来抽打她，但札琳柯拉赫却依然痴心妄想，她一定要到丈夫高里貝布那里去，甚至巴不得給丈夫狠打一頓。

湿润的空气，四周的树林，庄稼人的房舍，远处地里干活的人們，还有一个身穿浅蓝色短褂、站在道旁吃葡萄的人，——这一切景象都栩栩如生地叫札琳柯拉赫想起了她的童年时代。

自从札琳柯拉赫开始做了高里貝布的妻子，一晃眼两年过去了。她头一次見到高里貝布，是在收葡萄的时节。那时候，札琳柯拉赫正和女邻居穆佐里一哈拿姆的女儿麦赫尔巴拿，还有

她自己的姊妹哈尔什特柯拉赫，貝瑪妮—哈拿姆，还有其他男男女女和閨女們一同采下葡萄，接着把一串串亮晶晶的葡萄装进筐子里或木箱里。这些箱子筐子运到了西耶布河岸上一棵綁着采色布条和綫带的^①古老的梧桐树底下，由札琳柯拉赫的母亲，带着高哈尔巴拿，娜尼·阿巴斯，呼希卡达姆巴吉，凱希瓦尔·苏丹，阿迪·高里达特和霍达耶尔，大家一同把这些筐筐交给了名叫滿达厄尔·阿里的帕朗达克村长。最近这几天来，所有的筐子箱子，都由新雇的、赶大車的馬魯德兰人高里貝布負責搬运了。高里貝布自个儿唱歌不算，还教姑娘們唱歌；他常常逗得大伙儿乐茲茲的。听，他們在一起快乐地唱：

愛哟哟，牧羊姑娘，噢—呀—呀，
咱們一块儿蹦蹦去，噢—呀—呀，
你肩上一个背包呀两个背包，
咱們一块儿蹦蹦去，噢—呀—呀，
咱們一块儿坐在凉台上谈心呀，
哪知道，我的情妹是你呀！

高里貝布听到她們錯誤的发音，不禁觉得好笑，便連忙作了糾正，这么一来，羞得姑娘們也跟着他大声笑开了，就这样笑笑鬧鬧，直到日落西山。但是，高里貝布的歌声并不怎么吸引人，倒是他那种勇敢爽朗的性格迷住了姑娘們的心，特別給札琳柯拉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肌肉健壯的身子，結实的脖頸，紅潤的嘴唇，黑亮的头发，还有那双白淨的毛茸茸的手，札琳柯拉赫一看见就黯然銷魂了。特別迷惑人的是，他干起活来既熟巧，又有力气，沉重的筐子箱子，被他挪来挪去，輕巧得好似羽毛一

① 伊期的一种迷信，用綫带或布条纏挂在圣树上，可使某种心愿得以实现。

样。何况还有，高里貝布暗下对她的青睐，他俩之间的熾烈的目光，——这一切完全足以誘惑一个芳龄十四的少女。札琳柯拉赫一下子陷入情网了。她的心儿噗通噗通地跳着，仿佛有一种新的、突然来临的东西猛地激蕩起来。

直到现在，姑娘根本不懂得男人的事情；亲娘整日价黑她打她，甚至不准她随便乱看男人。两个姊姊跟她都是冤家对头，自然隐瞒着各人的秘密。因此，就算姑娘心里想男人，她也竭力不泄露自己的真意。只有当邻居的女儿麦赫尔巴拿，古佐罗·哈拿姆和布留利—哈拿姆跟她談起男人的奇聞秘史，这才引起了札琳柯拉赫的好奇心。麦赫尔巴拿还公开講过自己跟滿达厄尔·阿里的儿子希尔札特勾勾搭搭的关系。可是，根据高里貝布投給她的那种一往情深的眼光，札琳柯拉赫对恋爱和情欲的看法刹那间都改变了。她两腿顿时发軟无力，仿佛象是她心头萌生着一种杂念紛紜、无法說清的东西。如今札琳柯拉赫只知道她要永远傾心喜爱高里貝布；从这时起，她覺得活着沒有他，是最难受不过的。那一天，当札琳柯拉赫意識到高里貝布爱上了她的时候，她就穿上那身緋紅的新衣服，披着舅舅从麦什赫特帶給她的那条漂亮的头巾。她背后，头巾底下，垂着七根小辮儿。这一切装束打扮，跟她端庄的体态和可爱的脸庞非常相称。当时，仿佛在成百个姑娘当中，高里貝布唯独发觉了她；他偷偷地瞅她，微微地笑着。年輕的姑娘天生特別敏感，札琳柯拉赫心中明白，高里貝布很爱她，就这样他們开始特別亲近起来。

他們在那样的場合里又該怎样行动起来呢？难道札琳柯拉赫可以梦想当高里貝布的妻子嗎？她的姊姊不是都还没有出嫁嗎？何况，她在家中又是最討人嫌忌的女儿，因为，父亲恰好是在札琳柯拉赫出世前死去的，母亲动不动就責罵她，說她剋死了父

亲，給全家招来了灾禍。的确，母亲产后还得了寒热病，臥床两个月哩。

那天傍晚做完活儿，大伙儿都走下山崗(山崗上长长的葡萄藤遍地蔓延着，望去就象一团团糾纏在一起的棕繩似的)，走向西耶布小河边，跟往常一样，把采下的葡萄交給了滿达厄尔·阿里村长。在回家路上，札琳柯拉赫跟亲娘和麦赫尔巴拿正好赶上一群牲畜，便紧跟着走回村子去。她們这个村子四周围，有着塔頂林立的高高的土墙，好象一座城堡似的。一路上，札琳柯拉赫跟麦赫尔巴拿讲着她对高里貝布的爱情。女伴尽力地安慰她，而且答应做好一切准备来帮助她。

札琳柯拉赫如何捱过这柔情难遣的夜晚！窗外月光皎洁，她啊怎么也不能入眠。姑娘一骨碌站起身来，喝足了冷水，到外面凉台上去了……她压根儿不想睡觉。姑娘情不自禁，把胸怀敞开，让风儿轻轻地拂着，可她并没有感到一丝儿沁人的夜凉。只听见屋子里亲娘呼噜呼噜地鼾声大作，如同蛟龙的吼声一般。恐怕她随时都会惊醒过来，喊叫女儿……但，如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时，札琳柯拉赫心头情思越发纏綿悱惻了。她躡着脚尖，走到水池旁，靜立在浓蔭如盖的大树底下。她觉得真奇怪，仿佛树木、大地、夜空、星星，还有月亮都在同她娓娓談話呢。一种从未有过的忧喜交集的惆悵，忽徐忽疾地流过了她的全身。札琳柯拉赫突然开始懂得树木、流水、风云的談話，高大的屋墙和树木环繞的墙壁之間的談話，甚至她还懂得立在水池旁那个水罐的輕声低語。这时，星星一霎一霎地閃着顛巍巍的微光，宛如被吹落在太空里的点点晨露。天上这些星星，連同往日平淡无奇的景物，如今在她看来仿佛都是光怪陆离，奥妙无穷，而且有着某种深不可測的特殊含义。

札琳柯拉赫情不自禁地用手輕輕地掠過胸脯、乳頭、肩膀。風兒吹亂了她的髮發，她便坐到水池的邊沿上。猛地她感到喉嚨仿佛是被一團什么东西哽塞着，幾乎喘不過氣來。她開始慟哭欲絕，熱淚洗面了。瞧，她那婀娜多姿的身體，她那纖柔似柳的腰肢，好象是註定要給高里貝布擁抱似的。她的酥胸、她的雙手，連同她的整個身體，寧可一齊埋葬在坟墓里，干脆在黃土底下爛掉，她也不愿去听家里親娘整日价的謾罵，更不愿等到老态龍鍾、滿臉皺紋、乳胸干癢的那時節，依然沒有一個情人，而青春却早已蹉跎過去了。只要能去掉她那種緊箍着喉間的深重愁苦，即便叫札琳柯拉赫滿地翻滾，扯爛自己的衣衫，她也是甘心情愿的。

她抽抽噎噎地哭了；在她的心頭突然閃過了一幕幕悲慘生活的情景；還有親娘白天黑夜沒完沒了的謾罵、毒打。當札琳柯拉赫還是個毛娃娃的時候，親娘三天兩頭照样揪她，揪個痛快以後，就硬塞給她一片面包，把她從家里撵了出去。可怜的女孩子一到大街上，心里总算松了一下，便同那些滿頭臭癬、爛眼疙瘩的野孩子廝混在一起了。札琳柯拉赫從沒有听到過親娘的一句好話，更沒有見到過親娘的一點愛撫。眼下她对这一点感触特別深刻。幸亏麥赫爾巴拿娘兒倆心腸好，憐憫她，所以，札琳柯拉赫總是躲在她們家里逃避自己親娘的毒打……

札琳柯拉赫用衣袖抹去了眼淚，心中頓時稍覺平靜，也不再激動不安了。她闔上眼睛，不禁嘆了一口氣。可是，高里貝布的音容笑貌依然沒有消逝。她恍恍惚惚看到他那双力大無比的手，把沉甸甸的麻袋扔來扔去，好象全不費力氣似的；還看到他亮閃閃的髮發，他結實的紅脖子，鼻樑上的連眉毛，和亂蓬蓬的濃鬍子。姑娘已經懂得，在她的有限的小天地以外還存在着另外一

种生活。

札琳柯拉赫从水池里掬起一口水，直往脸上泼去。随即回到房里，躺倒在床上。但她依然迟迟不能入梦。她翻来复去睡不着，万般无奈地暗自许愿：若是她的愿望得以实现，终于成了高里貝布的妻子，那她一定买下一只鸽子放生，庆贺她从母亲的管禁之中得到解放，并于星期五前夕，在至圣阿加·比比·沙吉尼之墓点上一支蜡烛。米拉布^① 納伊布·阿卜杜拉的女儿赛塔列，岂不是许下了这样的心愿才找到男人的吗？

第二天早晨，札琳柯拉赫因为昨夜失眠，两眼熬得红赤赤的，但她一骨碌起床后，逕直摘葡萄去了。她走到河岸上高里貝布经常搬运葡萄的那棵神圣的梧桐树旁，脚步突然停住了。那里地上只剩下隔天踩烂了的葡萄枝叶、驴粪和南瓜子的皮。札琳柯拉赫从胸窝里掏出来一根碎布条，又想起了自己的心愿，忙把碎布条系结在树枝上，转身往回走。不料在路上遇见了麦赫尔巴拿。女伴劈头便问札琳柯拉赫：

“今天你为什么不等我呀？你来这儿做什么？”

“没做什么。我以为你还在睡大觉，不想把你叫醒。今儿大清早，我就起身……”

“我知道你干嘛到这儿来，”麦赫尔巴拿打断了她的话，“还不是为了高里貝布。”

札琳柯拉赫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都讲给了麦赫尔巴拿听。她向女伴诉说着她的不眠之夜和她的心愿。女伴尽量安慰她，还答应回去跟母亲商量。因为，麦赫尔巴拿的母亲是唯一疼爱札琳柯拉赫的人。

① 监督分配水的人。

那天早晨，札琳柯拉赫急着想跟高里貝布見面，結果她并没見到——他没有上这儿来。听麦赫尔巴拿說，他到比克干活去了。

晌午回家吃飯，札琳柯拉赫躲到五扇門那个房間里，鎖上門。她把原先藏在小箱子里的那块破鏡子取了出来，坐下来对着破鏡子梳头。姑娘瞅着鏡中人儿，脸部表情不断变换着，竭力做出一副最誘人的媚态来，心想在午后相遇时，就叫高里貝布对她一見傾心。临了，她只好挂着一絲儿淡淡的微笑，因为，她若破口大笑，就会露出两排不甚雅觀的牙齿。接着，札琳柯拉赫就把发髻垂落到額前，怡然自得地好似发现了美妙而珍貴的爱情，忍不住放声大笑。細长的睫毛，嫵媚的笑靨，纖巧的嘴儿，——相互之間却是那么匀称宜人。紅艳艳的两頰，使黝黑的脸色更加惹人喜爱；两片湿润的朱唇，恰似透熟的、水盈盈的鮮葡萄。她的眼眸連同俏皮的目光，也是挺迷人的，麦赫尔巴拿的母亲总是这样惊叹着說：“札琳柯拉赫啊，你的眼窝里有个小妖精啊。”是的，正是这才使她独冠群芳的。

吃过午飯以后，札琳柯拉赫欢欢喜喜地同麦赫尔巴拿回到了葡萄园里，心想这回一定会跟高里貝布碰头了。果然，姑娘一下子就見到了他。他們有說有笑，有跳有唱，不觉整个午后已經过去了。前几天，札琳柯拉赫还是满怀忧愁，郁郁不乐，但今天呢，她采着一串串鮮葡萄，瞧她有多么高兴得意！她跟麦赫尔巴拿用成串葡萄来占卜，你一顆、我一顆地輪流摘着葡萄。札琳柯拉赫暗自思忖，要是最后一顆葡萄落到她手里，那她当高里貝布的妻子的愿望就能实现。

傍晚，大伙儿集合在梧桐树底下的时候，高里貝布和札琳柯拉赫可有好几回互递了眼色。高里貝布向她微微含笑，姑娘

便象她事前对着镜子扮过的那样报之一笑，紧接着巧妙地将脑袋一扭，发髻霍地滑落在额前。

这样連續过去了四天，札琳柯拉赫的胆量与日俱增。在她和高里貝布之間漸漸地建立了相当亲密的关系。终于在第四天上，麦赫尔巴拿给她捎来了喜讯——她的女伴已經恳求自己的母亲替札琳柯拉赫說媒去——，札琳柯拉赫乐得不知如何是好，直吻着麦赫尔巴拿。她究竟怎么个搞法？她的母亲跟誰去說呢？她听人家說过，有些老婆子对攀亲說媒，真是拿手好戏，門路之多叫她这个大闺女压根儿意想不到的。虽然，她最終必能得到快乐，达到她的目的，但眼下主要的困难，就在于能否說服亲娘，因为一提到結婚，亲娘总是馬上发脾气，咒罵札琳柯拉赫可更毒辣了。本来嘛，咒罵时时刻刻在她亲娘的舌尖上，在沒收札琳柯拉赫每天掙来的三个阿巴西^①的时候，特別咒罵得厉害。

直到最后，由于麦赫尔巴拿的母亲坚持不断地恳求，札琳柯拉赫的母亲终于算是同意了，还在百忙之中給女儿买了一块紅布衣料。不过，在裁剪这身衣服的时候，她还是把女儿罵个不休，

“老天爷有眼，叫你躺到洗尸板上，死了算了，”母亲就这样大叫大嚷，“叫你的婚礼一轉眼成了出殯，叫你哭得两眼血漣漣，叫你一輩子伤心叹气，叫你年紀輕輕地跟着你自己找来的餓鬼見閻王去吧！”

可是，象这样的咒罵札琳柯拉赫实在听膩了，早已不再理会了。說到陪嫁，札琳柯拉赫只拿到一只青銅鍋子和一个黃銅的小茶炊。

一天晌午过后，麦赫尔巴拿的母亲召唤全村人都去参加札

① 伊期的小銅币，等于五分之一克朗。

琳柯拉赫和高里貝布的婚禮。女人們搽胭脂抹粉，奇裝艷服，看去活象一个个泥娃娃似的；有些女人把头巾纏到后腦勺上，也有些女人竟把头巾系在下巴底下。不过，她們里头就是沒有札琳柯拉赫的姊姊。本村阿訇賽伊德·馬苏姆已請來，將由他主持婚禮儀式。接着，他登上讲坛，为了告誡这对小夫妻，他特地宣講了关于至圣格塞姆^①的生平遭遇。原来这套玩意儿就是札琳柯拉赫的母亲事前叮囑他講的，难怪在他宣講之际，全場人們禁不住齐声痛哭。聖經剛念完，滿达厄尔·阿里父子俩就攙着新郎的手，叫他坐在一张复着彩布的凳子上面。接着，儿子希尔札特开始募錢。他先走到父亲跟前，笑嘻嘻地說：“瞧，我先跟父亲要一份。”麦赫尔巴拿端着托盘走攏來，老头儿把两土曼放在托盘里。坐在角落里的鼓手們馬上打起了鼓儿，齐声欢呼：“你賞了两突曼，愿尊府人財两旺。”他們就这样为札琳柯拉赫募集到三十突曼，婚礼也在欢乐中結束了。

第二天早晨，札琳柯拉赫走娘家，去同姊妹、母亲道別。母亲不是和顏悅色地接見她，而是信口开河地又罵了她一頓。她母亲的麻癢臉儿，在气忿之下更是穷凶极恶，就象一张被母鸡乱啄过的甜瓜皮。她毫不留情，紧逼着女儿滾出家门，而且，她嘴里乱叨咕，就象一头被撞伤了的母猪嚎叫不休。札琳柯拉赫回轉身來，便去看望麦赫尔巴拿，跟她娘儿俩辭別。她吻了一下麦赫尔巴拿，央求女伴于星期五前夕在阿加·比比·沙吉尼之墓点一支蜡烛，并把鸽子放生。

說罢，札琳柯拉赫拿着她的陪嫁——茶炊和銅鍋子——，直往那棵神圣的梧桐树走去，高里貝布正在那里等着她。他們就

① 侯賽因的侄子。亲人希望他在战时結婚，死时不作单身汉，結果他在結婚时遇害。

在那里骑上毛驴，动身去德黑兰了。他们走了一昼夜。札琳柯拉赫乐得真想飞起来。她毫无忌憚地大声說話，尽情欢笑着。这时，月儿高高地挂在天空，高里貝布用他有力的双手搂着札琳柯拉赫，狂热地不断亲吻着她的嘴唇。这些亲吻却带着淡淡的、有如泪水一般的鹹味儿。高里貝布認為札琳柯拉赫^①的名字是个好兆头，因为，他在馬詹德兰的村子名叫札琳阿巴特^②，而如此巧合，岂不是意味着招财进宝嗎！

他們在德黑兰总共呆了两个月光景，在薩尔却什姆街区租了一間小房。高里貝布白天出去上工，札琳柯拉赫收拾屋子，縫衣补袜，操理家务。每到夜晚，他俩柔情繾綣，万事皆忘，因此，札琳柯拉赫竟把她的童年、母亲、姊妹，甚至于麦赫尔巴拿，也都忘得一干二淨。可是，唉，坏老子养不了好儿子啊！

刚到第三个月上，高里貝布的作风就变坏了。每天傍晚，他去逛大鬍子礼薩的茶館，跟伙友卡里高拉姆一块儿抽大烟，也不給妻子开銷家用了。真怪，抽了大烟后，他倒也并不稀里糊涂，六神无主。恰巧相反，只消一跨进門坎，他先是鸡毛蒜皮找碴儿，紧接着抓起棍子，沒头沒脑打札琳柯拉赫。他居然还这样質問她：为什么把印花面紗的边儿烤糊了，干嘛这么晚才生茶炊，为啥昨儿晚上湯里多放了盐。他那对蛮横的眼睛骨碌碌地轉动着，冷不防他掄起那根头上打了两个結儿的黑驴鞭，照着札琳柯拉赫的胳膊、腰背和大腿来回乱抽。札琳柯拉赫蜷縮到印花面紗里，嚷了又哭，哭了又嚷，直到隔壁邻舍都跑到他們屋里来責罵和劝慰高里貝布为止。于是，高里貝布还要最后踢她一脚，才把鞭子往鋪板上一扔了事。札琳柯拉赫的慟哭、呻吟和歔歔的声

① 意即“金洞”。

② 意即“金村”。

音，却一連几个钟头都能够听到。这时，高里貝布正好大烟癮发作，腰背靠着箱子，蹲坐在屋角。他的蓝褲衩已撩过膝头，大腿附近鼓起一堆疙瘩。札琳柯拉赫一看見他的强健有力的腿，还有露在撩起的褲管外面的大腿肉，馬上就头晕眼花起来。

隔了半晌，高里貝布說道：

“女人，咱們今儿晚飯吃不吃呀？”

札琳柯拉赫扭扭捏捏地站起身来，端上鍋子，把食物給他舀在銅湯盆里。他們把烙餅弄碎，就着生葱吃，吃完后，就用衬衣里子擦手。当札琳柯拉赫熄了灯，他倆躺到复盖着紅底墨綠花被的床上的时候，高里貝布又直吻着札琳柯拉赫泪盈盈的、咸濕的眼睛；只有那时候，他倆才相安无事了。

这样喜怒无常的事情，每天晚上重复发生着。札琳柯拉赫虽然受到丈夫屈打，时常呻吟、哭泣，其实，她倒挺喜欢这样呢。她在高里貝布跟前覺得自己又渺小、又脆弱，因此，他抽打她越多，她爱他也就越深。她恨不得去吻他的肌肉突起的有力的胳膊，去吻他的透紅的脸頰，粗壯的脖子，毛茸茸的胸脯，肥厚的嘴唇，还有两排白淨齐整的牙齿。她爱聞他身上的气味，爱聞从他身上散发出的馬廐气味，她爱他的一举一动，甚至于爱他的毒打。难道还能找到比他更理想的丈夫嗎？

十个月之后，札琳柯拉赫生了一个儿子。刚出世的嬰兒拦腰横着两道好似挨打后留下的紅痕。札琳柯拉赫深信无疑，这就是毒打的结果。嬰兒體質孱弱多病。为了尊敬帕朗达克村长，同时指望小孩长命百岁，札琳柯拉赫就給他取名曼杰·阿里。

不久以后，高里貝布的生意更糟了。一头毛驴咽了气，另一头毛驴他又卖了，这一笔錢都用来抽大烟、作祈祷，买下免染瘧疾的咒文，耗得一干二淨。他上班干活，也不怎么准时了。弄到

最后，他給妻子留下五突曼，說要离家二十天，就走了。从此，他就无影无踪，不知去向了。轉眼二十天过去了，一个月也过去了，可是一直見不到他的踪影。

札琳柯拉赫平日精打細算，挺会过日子。要是她深信高里貝布一定会回来，那末，她只要有活干，娘儿俩省吃俭用，大概也能維持一两年生活。但是，札琳柯拉赫知道，不論哪个女人，一見到高里貝布，都会站不穩脚跟的。她担心她的丈夫会被娘們搶走，因此，她就下了决心，去寻找丈夫。

無論她向誰打听，可是，高里貝布的下落，誰都說不上来。有一天傍晚，她来到了大鬍子礼薩的茶館。正敞着門，里面是一片烟霧騰騰。女人看到那里的茶客都是脸儿蜡黃焦黑，两眼突出眼窩，容貌猙獰可怕，人人抱着一支大烟枪，懵懵懂懂，自得其乐，想要摆脱了人世間的煩惱。札琳柯拉赫就在那里找到卡里高拉姆，把他叫了过来，探問她的丈夫的情况。

“你是来打听貝布嗎？貝布走了，再也不回来啦。他把你丢下，另外組織新家庭了。他回老家札琳阿巴特村去了。临走，他还叮囑过我日后有人来查問，叫我千万别說。”

“到札琳阿巴特去了？”札琳柯拉赫追問了一句。

“对，对，到札琳阿巴特去了。”

札琳柯拉赫心里早就猜到：高里貝布欺騙了她，逃回自己村里去了。高里貝布跟她講过，他的老家是在薩利公路札琳阿巴特村，家里有两个兄弟和一小块土地。有一次，高里貝布还跟她表露过他的梦想：他一到札琳阿巴特，吃的喝的应有尽有，什么活儿也不用做。記得他还亲口說过这样的大話，吃了酸黃瓜，两腿一橫睡大觉。札琳柯拉赫答应将来替他干活的时候，高里貝布总是嘻皮笑脸地敷衍过去。

札琳柯拉赫馬上決定到馬詹德蘭找高里貝布去。一个多月不是早过去了吗？难道她还能足不出户倚門空望？她觉得与高里貝布离别是很难受的。他的熾烈的呼吸，他的溫暖的身体——如今，就在他远离着她的时候，这一切对札琳柯拉赫來說，似乎显得特別誘惑了。事实上，要是沒有高里貝布，她是活不下去的。不管天坍地陷，她一定要見到他。两年里，她时时刻刻眷恋着他，但从他音訊全无的那时起，如今已經足足有一个月了。

札琳柯拉赫痴心梦想着高里貝布，任何条件她都乐意接受。但愿高里貝布再用他赶驴用的那根鞭子来抽打她吧，临了，跟从前一样，把她紧摟在他的怀抱里两次也好，不，哪怕一次也好。她吻着挨打后留在手背上的青疙瘩，还把脸儿紧凑上去吻，此刻她觉得往常的一切特別亲切。札琳柯拉赫多么想望跟高里貝布摟抱热吻啊。她想望着她从来不敢去做的事情。丈夫——在她的心眼里是具有特殊的价值的。

当高里貝布用他的有力的双手把她紧摟在怀抱里的时候，她猛地感到一种說不出来的欢暢。他的浓稠的眉毛，眼睫毛，笞帚也似地翘着、染成紅色的大鬍子，大鼻子，紅腮帮，脖子，热烈的呼吸，漂亮的脑袋，闊嘴巴，紅嘴唇，……記得他吃着果泥薄餅的时候，他的两片顎骨就象两块磨盘一样翕动不停。他的洁白的牙齿咬嚼着果泥薄餅，他的大眼睛閃着冷酷无情的光芒，两片顎骨一个劲儿翕动着。唉，他这副脸相若叫小孩在漆黑的夜間見了，恐怕会把它当作只缺犄角的鬼脸，然而，在札琳柯拉赫看来，倒是普天下最俊美的脸型哩。

女人一想到娘家，立时渾身战慄起来。咒罵、痛打的回忆，涌上了她的心头。好說歹說，她也不愿回娘家去。

难道高里貝布不就是她的救命天使嗎？眼下只有女邻居的

女儿麦赫尔巴拿，才是她唯一的知心人。札琳柯拉赫虽然心里很乐意能遇到她，但这么一来，又得跟那些越发丑恶的老脸孔碰头……不，札琳柯拉赫宁可马上挺身去死，也不愿回到阿里维兹去。她转念想起了她结婚那天凯希瓦尔·苏丹一面打着鼓儿，一面唱道：

娘家有面包和无花果，
夫家只有棍儿和镣铐，
愿主保佑你终身幸福。

札琳柯拉赫偏爱丈夫的棍儿和镣铐，不贪爹娘家里的面包和无花果。她情愿到处要饭，也决不回娘家村子去。她忘不了她结婚那天亲娘的咒语，她更忘不了格塞姆的生平故事。（当时她在婚礼上听后，禁不住号哭起来。）她怎能忘记亲娘瘦骨嶙嶙、缀满假痣的那双手。亲娘咒骂她的时候，这一双令人駭怕的手就伸向炉灶，好象在召唤某种神秘的力量给予帮助一样。“叫这个炉灶吞掉你，叫你哭得泪里带血，叫你的婚礼转眼成了出殯！”——亲娘斩钉截铁地这样说道。

倘若回娘家去，她不但被撵走，而且还会听到亲娘的恶言恶语，“我不是早说过，这块肉呀落不到你的嘴边；你哪里会巴结侍候丈夫呀！高里贝布跟你可配不上对儿；他娶哈尔什特柯拉赫，那才美呀。”接着，亲娘黑天黑地的话儿，还象决了堤似的，没完没了。

札琳柯拉赫一想到这里，不由得心惊胆战起来。不，她早已作好一切准备，硬是不回去见亲娘。她再也见不到高里贝布，难道她甘心愿意吗？唯独高里贝布才能燃亮她的行将熄灭的目光，才能使她全身虎虎有生气。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她应当把丈夫找到，即使他已另娶妻室，不愿同她来往。只要挨近他的身

旁，札琳柯拉赫也觉得心满意足了。即使高里貝布在大馬路上耍飯，她也乐意看他一眼啊。即使他要抽打她，赶走她，污辱她，可怜的女人照样觉得要比回娘家好。回到阿里維茲去嗎？这叫札琳柯拉赫簡直办不到。要违反她的意志可不成！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女人对自己的儿子——曼杰·阿里——根本不存任何希望，同样，没有什么特别溫柔体貼的感情，在这一点上，她是跟自己亲娘完全相同。可是，娘嘛到头来少不得儿子的。常言說得好：孩子是一顆釘子，两片刀靠它連成剪子。在这刻上，她指望儿子能帮她把丈夫的爱情找回来。她好好地喂养他，还买水果給他吃。其实，只不过因为孩子的头发很象他的父亲，这才引起了她这么一点儿的关心。她要孩子不哭叫，曾經給他吞了一小顆烟丸，所以，这个小孩子几乎白天黑夜都在打盹儿。

札琳柯拉赫完全深信，有朝一日她終会找到高里貝布，向他启开她的心扉、幻想和情愫，因而达到她的希望。天赋聰穎的远見，从来没有欺騙过她。

那天札琳柯拉赫决定去找丈夫以后，曾到她家附近的飲水亭^①点上一支蜡烛。她的全部陪嫁——一只黃銅茶炊和一只青銅鍋子——只卖了三突曼四克朗。她把十二克朗給本街区小店鋪老板还清除欠，剩下两突曼两克朗，留在自己身边备用，就准备动身了。札琳柯拉赫把另碎小东西統統放在破箱子里，留交房主人作为欠租抵押。然后，她就打了一个包袱，里头包着两件衣服，一件儿子的短褂，烙餅，干酪，还有两块高里貝布最爱吃的果泥薄餅。

① 人們为路人歇脚飲水而修建的亭子。

經過兩天奔走勞碌以後，女人才弄到去馬唐德蘭的通行証。轉天早晨，她就動身趕路了。她由於一時慌亂，乘錯了汽車，沒有到馬唐德蘭，卻流落在石姆蘭。那里的警察就把她弄上開往城里的汽車，讓她進城轉搭去馬唐德蘭的車。

汽車在沙夷^①停下來。天色開始昏暗下來了。從車窗外望，乘客可以看到許多新建築，數不清的行人，綠幽幽的樹木。許多男人都穿藍短褂、白布鞋和藍褲子，看去個個好象高里貝布似的。有兩個旅客在沙夷下車，車里稍微寬敞了一些，車子又開動上路了。空氣又潮濕，又悶熱，暮色慢慢兒籠罩着大地。猛地札琳柯拉赫感到了一種唯獨流落異鄉，身無分文，前途渺茫的人才會引起的迷惘。她非常困倦，她想喝又想吃。何況，這時已是暮色蒼茫，周圍的人們已打盹兒，她的孩子也在安穩地呼吸，——這一切使札琳柯拉赫倦意驟增，懵里懵懂地睡着了。待她一會兒醒來，早已到了薩利。於是，她提着包袱，把小兒子放在胳膊上，走下汽車。這時夜闌人靜，萬籟俱寂，全城好似浸沉在夢鄉里。房屋，樹木，灌木叢，看上去朦朦朧朧象是輕霧，但又象是被柔和的黑煙籠罩着，只有老遠什麼地方宿鳥哀啼不斷傳來，才驚破了深夜的岑寂。還有一絲燈光，不知在哪里忽明忽滅。有一家住戶的阳台上，正站着一個披白面紗的姑娘。但札琳柯拉赫卻沒有四面張望；她什麼都沒有聽見，除了高里貝布的聲音，她什麼也都沒有看到，除了高里貝布的脸孔。

正碰上有兩個人，坐在一家小店鋪旁邊，札琳柯拉赫便向他們打聽到札琳阿巴特該怎么走。他們中間有人就說，這個村子

① 馬唐德蘭一城市。

正挨着薩利公路。在他們身旁正放着一碗水，女人喝完了碗里的水，轉身便走了。这里的人札琳柯拉赫虽然都不認識，但她相信她馬上要回到高里貝布身边，因而她也不再惶惶不安了。在这里，她覺得一切都很亲切温暖，殷勤好客。最后，她打开手絹包儿。取出一克朗，給儿子买了一块烙餅，一点儿青菜和葡萄糖蜜。借着从門里投射过来的一綫灯光，她坐在門口，攤开头巾吃晚饭。等到孩子吃饱之后，她便倒在一个壁龕里过夜了。

第二天，札琳柯拉赫醒来很早。她走到廣場上，就在那里花了四个半克朗，雇了一头去札琳阿巴特的毛驴。

天上烏云密集，空气又阴湿，又悶热，象是隐藏着某种难以預測的恶兆似的。女人禁不住心惊胆战起来。她輕摩着被蚊子咬肿了的孩子的脑門儿。

札琳柯拉赫無論在風雨里、在烈日下，迈过田野和窪地时，老是渾身突突顫抖。一堆堆白云、烏云，犹如鴨肚子一般，忽徐忽疾地飘过天空。赶路人走到磨坊附近，这时候，天下雨了，把札琳柯拉赫的面紗給淋透了。于是，娘儿俩便到一棵大树底下去躲雨。那儿有着一股畜肥和腐烂的臭味儿。雨势稍歇后，他們又出发赶路了。札琳柯拉赫把孩子紧搂在怀里，連头也不抬，直盯着身子底下的毛驴。她的心忐忑地猛跳着，热切地想望着与高里貝布重逢聚首。

傍晚时分，他們终于来到了札琳阿巴特。札琳柯拉赫在廣場上跳下毛驴，正想掏出錢来。突然，她发觉手絹包儿已經松开，錢沒有了。莫不是有人把錢偷去了嗎？不，要是有人来偷錢，她准会发觉的。大概是她漫不經心，忘了把手絹包儿打紧吧。但如今已是无法可想了。驴主人吵嚷了老半天后，夺下札琳柯拉赫的包袱，就走了。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她不

是到达了目的地？难道她不是就在高里貝布的身旁，在他的村子里嗎？她很快就会找到丈夫，她就要把旅途上的种种波折讲给他听，那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她看来，高里貝布的一绺头发，就比整个家业还珍贵呢。

札琳柯拉赫举目眺望。有一个小村子，座落在幽深的谿谷里，周围傍着山坡，种着一片片绿色庄稼。看起来，仿佛这个村庄，连同所有的村民，都沉醉在美妙的睡梦里似的。远处狗汪汪地叫，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阵阵召唤的声音：“貝布，喂，貝布！……”一听见这个名字，札琳柯拉赫的心儿霍地一沉，但她马上看到被召唤的人并不是她的高里貝布。有两头鹅正在还没造好的屋子旁边打盹；有一只母鸡一个劲儿用爪子扒地，仿佛在找觅什么食物似的。垃圾堆里有一只破木桶，一块破绿布头，一摊黄瓜皮。离这儿不多远，还有一对羽毛蓬起的母鸡。雀儿唧唧喳喳的啁啾，不时惊破了沉寂，给这幅恬静的村景添上了一种倍加亲热的气氛。在那儿，三个孩子咧开嘴，目不转睛地望着札琳柯拉赫。还有一个老头儿，坐在一家杂货铺旁边的木板上。这时，雁儿排成一线，嘎嘎地叫着，悠然飞过天空。

札琳柯拉赫走到老头儿跟前，问道：

“巴巴·法拉赫住在哪里？”

老头儿用手指着比邻屋稍高的那所房子，说道：

“你瞧，那所有个大凉台的房子；那儿就是。”

札琳柯拉赫两手紧抱着儿子，充满了幸福的希望，急冲冲地朝那所房子走去。她一走到房子跟前，连忙敲门。有一个麻瘢脸儿的老婆子瞅着门外，问道：

“你要什么呀？”

“我要见高里貝布。”

“你找他干嘛？”

“我是高里貝布的妻子，我从德黑兰赶来的。这儿是他的儿子——曼杰·阿里。”

“得啦，得啦！那个妻子给高里貝布赶跑了；高里貝布早跟她离婚啦。”

接着，她向四外瞧了一下，嚷了起来：

“貝布，哎哟哟，貝布！……”

門里閃过滿脸大鬍子、睡意惺忪、两眼浮肿、身穿敞領口衬衫的高里貝布。从敞着的領口，还可以看見他胸前一堆柔毛。一个黃脸儿、大眼睛的瘦小女人，挨在高里貝布身旁坐着。在她的額头上，手背上，看得見一块块烏青疙瘩。她总是抖抖索索，紧抓着高里貝布的手不放，深怕有人夺走她的丈夫似的。

札琳柯拉赫一瞅見高里貝布，就嚷了起来：

“亲爱的貝布！貝布，瞧我来了！”

哪知高里貝布冷冰冰地望了她一眼，回答道：

“走开！走开，我不認得你。”

这时候，老婆子插进了他們的對話，說：

“你要我的儿子干嘛啦？哎哟哟，你这个沒羞沒臊的臭女人，你的孩子是私生貨，休想硬塞給我的儿子！”

高里貝布又望了札琳柯拉赫一眼，說道：

“你胡扯什么？你認錯了。”

札琳柯拉赫呆若木鷄似的站立着。她决沒想到会有这样的見面。这些人的态度引起了她极大的嫌恶，她一下子把对高里貝布的情爱统统忘掉了。

“告訴你，你自个儿带儿子去；我可不喂養他。”她譏諷地說着。

高里貝布的母亲又直嚷了起来：

“这是个杂种！我怎么知道你哪儿弄来的呢？”

札琳柯拉赫感觉到她的事儿彻底失败了。她望了一眼高里貝布，但他脸上露出杀气腾腾的样子，两眼充满了她从没见过的光芒。从各方面看来，目前他过着很富裕的生活，当了一家之主，正是躊躇滿志。她明白，高里貝布根本无意收养自己的儿子。他给她投来的那种深恶痛絕的目光，很清楚地說明，他甚至不屑瞧她一眼哩。坚持下去是没有用处的。札琳柯拉赫万分怜惜地望了一眼高里貝布那个年輕的妻子，在她身上可以看到挨打后留下的許多痕迹。然后，她仿佛被一阵内心的激憤所冲动，猛然側轉身来，就走了。这当儿，高里貝布的母亲就跟札琳柯拉赫的亲娘非常相象。瞧这个老婆子摆动着她的皮包骨头的胳膊，紧步跟了上去，用札琳柯拉赫听不懂的土話^①連罵帶咒地唧噥了半天。

札琳柯拉赫慢吞吞地往广场走去，但好象想起了什么往事似的，猛一下子站住了。她把昏睡中的小孩放在劈面头一家大門口，一面說道：

“亲爱的，請在这儿等一下，我馬上回来。”

小孩儿安靜地、听話地坐在那里，就象一个布娃娃似的。

可是，札琳柯拉赫也不想再走回去。甚至她也不想再去吻他一下。她觉得这个孩子无非是她的包袱，要吃飯的活口貨，如今她总算把他摆脱掉了。她現在这种做法，正如高里貝布和她的亲娘对她的做法一模一样。她从她的亲娘学会了这样的母爱。不，她再也不需要孩子啦。

① 指烏魯斯語，与波斯語不同。

現在札琳柯拉赫真的得到徹底解放了。她孑然飄零，身无分文，无儿无女，因而感到非常舒暢。她已經获得自由了，她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札琳柯拉赫举目眺望廣場。老头儿依然坐在杂货鋪附近木料上，搖搖晃晃地在打盹儿。仿佛他长年累月呆在这堆木料上，就在这里变得老态龙鍾似的。有三个乡下男孩子在店鋪附近鬧着玩。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有一只她从沒見過的大公鸡，扑扑扑地鼓了一陣翅膀，清脆嘹亮地喔叫起来。誰都沒有回头张望一下，或者定神打量一下她。生活井然有序地流逝过去，札琳柯拉赫的遭遇仿佛跟誰都不相干似的。她呢，要尽快远远离开孩子。如今她已經对他不負責任了。

但天气又沉悶、又潮湿、又燥热，这样令人难熬的酷热，就象人們得了瘧疾后发高烧似的。

札琳柯拉赫无忧无虑、漫无目的地沿街曳行着。她繞过村子走到田野，这时才看到公路，于是，她沿着公路走去。在她前头，有个年青健壯的小伙子，他生着白里透紅的脸儿，手里拿着鞭子，正騎着一头毛驢，另外还有一头毛驢，却挨着他身旁奔跑。毛驢脖頸上的挂鈴，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

札琳柯拉赫赶上了他，說道：

“喂，小伙子，做做好事吧。”

这个小伙子把毛驢停住，問道：

“你說什么呀？”

“在这里，我人地生疏，誰都不認識，就让我坐上毛驢吧。”女人指指那一头毛驢，說着。

小伙子一骨碌跳下来，帮着札琳柯拉赫坐上毛驢。他自己跳上另一头毛驢，連头也沒回过来瞧她一眼。然后，他在空中揮

舞鞭子，来回抽着牲口。挂铃叮当叮当地直响，他们就动身上路了。

走过田野时，小伙子伸手折了一根大麦管，放在嘴里呜呜地吹起了一支札琳柯拉赫非常熟悉的曲子。这就是他们头一次相见那天，正在采摘葡萄的时候，高里贝布尽情欢唱的那支情歌：

爱哟哟，牧羊姑娘，噢一呀一呀，

咱们一块儿蹬腿去，噢一呀一呀，

你肩上一个背包呀两个背包，

咱们一块儿蹬腿去，噢一呀一呀，

咱们一块儿坐在凉台上谈心呀，

哪知道，我的情妹是你呀！

过去的岁月又从札琳柯拉赫的面前掠过：——童年时代，亲娘的恶言恶语，她和高里贝布月夜上德黑兰，还有高里贝布母亲的破口大骂。虽然她饿得发慌，渴得要命，但她心灵里却异常欢畅。她坐上毛驴，朝哪里去，——她也不知道。札琳柯拉赫暗自寻思：“说不定，这个小伙子也是习惯用鞭子打人的，他的身上不是也有浓重的毛驴、马廄的气味吗？”

野 狗

两三家烧餅鋪、肉鋪、杂货鋪、药材店，还有两家茶館和一家剃头店——这些供人們解渴充飢、滿足他們最簡單需要的店鋪——就是魏拉明廣場上的整个市面了。在无情的炎炎烈日底下，廣場和人們都在盼望着夜色和凉风。人們、店鋪、树木、牲畜，仿佛一点儿生气都沒有了。悶热的空气凝滯不动。汽車后面揚起的尘土，遮蔽了蓝色的天空，好象使人感到格外沉悶。

廣場的边沿上，高聳着一株古老的梧桐树。树心早已枯槁，却照样倔强地伸展出弯曲的树枝。在粘滿灰尘的树枝底下，有一座土炕台，上面站着两个男孩，正大声叫卖着南瓜子和大米粥。混浊的泥水迂緩地流过梧桐树旁。这里唯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就是著名的魏拉明塔。它那裂痕累累的圓柱形塔身和多角形的塔頂从廣場上就可望到。連那些在牆縫里营巢的麻雀，因为热得厉害，也止住了叫声，在打盹儿了。

周遭的沉寂不时被狗的嗥叫声打破。那是一头青烟色嘴脸、爪上帶有黑斑的苏格兰猎狗。狗脚上的斑点，好象是它跳过泥窪时被溅上去的。它有两只大耳朵，下垂的尾巴，滿身污泥的发亮鬃毛。它那毛茸茸的嘴脸上，閃着一双聪明的眼睛。在它的眼窩深处有一种人似的神情，虽然关于这一点人們很难置信。

半夜，当它精神亢奋的时候，它的眼里閃耀着一种特别深奥、含意无穷、令人难解的光芒。它那种目光象是含着受伤的羚羊眼中流露出的那种隐痛。它的栗色眼睛里，也流露着悲伤、困倦和茫然期待的神情。但是它那种苦苦哀求的目光，誰都不注意，而且也不想去理解。它呆在面包鋪旁边，受到一个孩子——面包师的助手——痛打。接着，肉鋪里的那个伙計，又狠狠地向它扔石头。这只狗若想躲到汽車底下的蔭凉里去，就会被汽車伏用釘着鉄掌的鞋跟重重地踢一頓。当他們都厌烦了不去捉弄它的时候，梧桐树底下卖大米粥的孩子又要打它了。他把这只狗折磨得特別厉害。每当被石子打过以后，这只狗总是凄惨地嚎叫着，紧跟着这叫声的，却是哈哈的笑声和叫罵声：“哈，哈，你这个不信神的畜生！”过路的人冷眼相看，也象帮凶似的，給孩子打气。他們觉得惩罚被宗教所摺弃的、有七个灵魂^①的髒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們这样行为，还被認作是虔敬上帝的功德呢。到后来，孩子把狗打得越来越狠，使这个可怜虫不得不躲藏起来。这头餓狗只好吃力地、一顛一顛地走过一直通向那塔的街道，钻到墙边的沟渠里去。它把头搭在前腿上，伸着舌头，睡眼蒙眬地望着波浪起伏似的綠色田野。

它渾身疲倦不堪。在这潮湿、阴凉的地方，它却感到泰然自若了。腐草的气味唤起了遙远的回忆。

每当它看到綠油油的原野，它心中立刻激起了一种热烈的愿望；某种控制不住的力量逼着它行动起来，它恨不得立时起来欢蹦乱跳，东钻西窜。

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感情，它的祖輩全是在苏格兰长大，在

① 塞斯林認为狗是不洁的动物，民間傳說認为狗有七条生命。

宽广的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欢跃嬉戏的。可是，现在它浑身疼痛，动弹不得，好象害了病，虚弱无力。它想起许多被遗忘了的往事。过去，它曾经干过这些职责：听主人的呼唤，撵走闯进院内的陌生人和别家的狗，哄着主人的儿子玩儿——对待熟人和陌生人要有分寸，并要记住吃饭的时间，这样就能得到主人的抚爱……如今，这些职务一下子全被剥夺了。

现在，它整日提心吊胆，扒垃圾堆，寻残羹剩饭，悲恻号哭，忍受人们棍打脚踢。哀叫成了它唯一的自卫手段。原先，它是纯洁、勇敢、无畏，如今却变得骯髒、胆小、卑顺。任何声响，任何东西都会使它马上打起哆嗦来，即便自己的声音也使它心惊。它对废物和垃圾早已习惯了。全身发痒的时候，也不想去捉捉跳蚤。它觉得自己成了垃圾的一部分，自己身上的有些东西已经消灭了。

它淪落在这个该死的地方，已有两个严冬。这些年来，它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睡过一回太平觉。也一次没有碰上任何人来摸一下它的头，或者瞥它一眼。这里的人们，虽然外表上和它的主人一模一样，他们的举动跟它主人的爱抚却有天壤之别。它觉得，过去认识的人对它都是和蔼可亲，同时很了解它的痛苦和忧伤。

在所有的气味里，独有那小孩叫卖的牛奶大米粥的香味它最垂涎。那纯白的液汁，不禁使它想起了母奶的味道，立刻沉浸在童年的记忆里了。

它周身上下不觉都沉醉在一种愉快麻木的感觉中了。它想起从前当小狗时的情景，咬着母亲的乳头，吮吸着温暖而甘美的奶汁，母亲用柔软的舌头舐它。眼前仿佛还嗅到母亲和兄弟身上那种浓重醉人的气味。当它吃饱喝足，一股暖意在它全身的血管里舒缓地流动着。它那沉甸甸的头开始离开母亲的乳房，沉浸

在恬靜的夢鄉中，全身愉快地顫動起來。當它那前腿壓在母親的乳房上，奶水不由自主地流進它的嘴裏的時候，該有多么甜蜜呀。身上披著柔毛的兄弟，以及母親的撫愛的聲音，——蘊藏著說不清的美妙。它又想起了從前住過的木棚子，想起了和兄弟在花園里嬉戲的情景：它咬著兄弟垂下的大耳朵，在草地上翻滾著，奔跑著，摔倒了爬起來，又往如茵的草地上奔跑。後來，它找到了另外一個愛玩的伙伴——主人的兒子。它在花園里追他，呼叫著，用牙齒咬住他的衣裳。它忘不了主人的寵愛，忘不了來自主人手中的小塊方糖。主人的兒子時常同它玩耍，從來不打它，它愛著他。不久，它突然失去了母親和兄弟，只剩下它跟著主人、主人的妻子和兒子，還有一個老僕人。它善於分辨出他們每人身上不同的氣味，即使離得很遠它也能聽出他們不同的腳步聲。每當他們圍著桌子吃飯的時候，桌上常常響起一片刀叉聲。而它就小心翼翼地桌旁跑來跑去，聞著誘人的食物的香味。有時，主人的老婆不顧丈夫反對，也會隨便扔給它一點東西吃。過一會兒，老僕人便走過來，喊著“巴特……巴特！……”接著就把食物倒在靠近木棚子的碗裏。

日久天長，巴特感到孤獨萬分，不禁想念起女朋友來，而斷送了巴特的，却也正是它。主人不准巴特離開院子，出去追逐雜狗。可是，有一天，正是一個秋天，主人和常來他家作客的两个男子一起坐上了汽車，把巴特也喊過來，叫它坐在他們身旁。以前，巴特和主人也曾坐著小汽車兜過好幾次風；可是，這一天，它却覺得特別激動和興奮。幾小時後，他們在魏拉明廣場下了車，主人和他那兩個朋友走上了通往那塔的大街。這時，巴特突然被一只雄狗特別親切的氣味迷住了。這種氣味不禁使它把一切禁戒都置之腦後。它在那里嗅了一陣，沒頭沒腦地東竄西跑，最

后才穿过围墙窟窿，爬进了人家花园。

傍晚时分，主人的两声呼唤传进了它的耳里：“巴特！……巴特！……”那果真是它主人的声音呢，还只是某种声音在耳鼓里回响？

虽然主人的声音一下子使它记起自己的职责，可是，这时确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使它离不开那女友。它仿佛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没有入耳似的。一种新的感情在它心中激荡着。雌狗那种闻之欲醉的气味是那样强烈有力，使巴特真的有些神魂颠倒了。躯体 and 理智再也不听从它的指挥了……可是不久，出现了一批持棍带铁的人，把它从花园里撵了出来。

巴特虽然忿忿不平，困倦不堪，但心里还算平静，赶紧去寻找主人。在几条胡同里还留有主人的一丝淡淡的气味。巴特到处查看，最后，按着脚迹，跑到城外废墟去了。但，接着巴特又跑回来，因为他知道主人已经回到广场了。可是，在那里，主人的淡淡气味，早在各种不同的气味中间消失了。莫不是主人扬长而去，偏偏把它丢在这儿？巴特感到恐惧不安。失去了主人和上帝，巴特怎能活下去？要知道，主人就是它的上帝，主人不可能把它丢掉，主人一定会寻找它。巴特惊恐万状地满城奔跑，到头来还是枉然徒劳。

黑夜已降临，巴特又疲倦，又颓丧地回到了广场上——那里根本没有主人的踪迹。它又好几次绕过全镇，然后，它来到了它曾钻进去找女朋友的围墙，不料洞口早被石头堵住了。巴特慌慌张张地开始用两爪掏洞，满心希望能钻进花园里去，但终是徒劳。这时，它已死心塌地，便在围墙外面打起瞌睡来了。

到了深更半夜，巴特被自己的呻吟声惊醒了。它一骨碌从恐惧中爬起来，又跑过了好几条街道，到处嗅着墙根，最后，它感到

了一陣強烈的飢餓。當它回到廣場時，忽然嗅到了一陣陣各種飯菜香氣，隔夜的肉菜、剛出爐的面包和酸牛奶——混成一片。它仿佛覺得自己犯了錯，流落在異鄉。現在，它不得不向那些類似主人的人們哀求乞食。只要別處來的對手不把它攆跑，它會一步步地把這個地方上的霸權奪到手里；或許，還會有一位閹佬來底護它哩。它小心翼翼地走近剛開門的面包鋪，烤面包的香氣一陣陣從里面散發出來。一個腋下夾着面包的人在叫着巴特：“過來……過來！……”這聲音使巴特聽了多么陌生、新奇！那個人扔給它一小片熱乎乎的面包。巴特經過短時間的猶豫，吃下那片面包，搖了搖尾巴。這個陌生人把面包放在小台階上，細心地撫摸了一下巴特的頭，然後伸出兩手，很快地把它的頸圈解下來。巴特這時有多么輕鬆自在啊！好象它的全部職責和義務一下子都被解除了！可是，當巴特第二次搖擺着尾巴，走到面包鋪老板眼前的時候，只落得一頓拳打腳踢，於是，它尖叫着，逃跑了。面包鋪老板走到溝渠旁邊，仔細地洗着他的雙手。巴特看見它的頸圈已經挂在面包鋪的門上了。

從那個時候起，人們只管用拳打、腳踢、石塊、棍子來對待巴特，仿佛大家都是它的死對頭，只有百般折磨它才感到痛快似的。巴特覺得它已陷入另外一個天地，在那里它覺得很不自在，誰都不了解它的思緒和願望。頭幾天，它覺得真是痛苦難熬，後來却也慢慢地習以為常了。它時常在一条小街盡頭的垃圾堆里東掏西扒。有時它在那里弄到一些吃食：骨頭、油渣、肉皮、魚頭。巴特整天在肉鋪里，或是在面包鋪門前廝混，目不轉睛地盯着肉販子的手。但，它所得到的毆打比肉骨頭還多。它只好暫時適應着這種新生活。對於過去，只在它腦海里留下了一些模模糊糊的記憶以及某些氣味。每當它感到特別痛苦的時候，它就回憶

那失去了的天堂，借此寻求安慰。

最使巴特感到痛苦难忍的是人們的殘酷。它好象是一个整天挨打受气的小孩子，可是，在新的生活里，它多么需要得到人們撫爱啊。它的两眼老在祈求着爱撫，只要有人对它表示同情，或则撫摸一下它的头，它都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它恨不得表达出它的那种爱情，为人們效命立功，以表示它的赤胆忠心和奋不顾身……但是，它最后感到，人們并不需要它那种耿耿忠心。无论走到哪里，人人对它都表示深恶痛絕。巴特所作的种种試探，原想博得这些人的青睞，結果反惹起了他們更大的憎恶和憤懣……

巴特直挺挺地躺在水沟里。它好似作了噩夢，陡地哀叫起来。清醒以后，它想大吃一頓。烤羊肉的香味扑鼻而来。它飢腸轆轆，餓得实在难受，簡直忘掉了自己的一切痛苦。它吃力地爬了起来，跌跌冲冲地向廣場爬去。

这时，一輛汽車大声吼叫着开到廣場上，車后掀起了一股股灰尘。車里出来一个男子，走到巴特眼前，撫摸了一下它的头。那个人并不是它的主人，这一点巴特是不会弄錯的，因为，主人的气味它还記得很清楚。但是，这个撫摸它的人，到底从哪儿来的呢？巴特搖晃着尾巴，惊疑地打量着这个人。莫非是他認錯了吧，因为巴特的頸圈早已沒有了，干嗎需要他来撫爱呢？可是，那个人走了回来，又撫摸了一下巴特的头。巴特便跟在他的后面。那个人走进了巴特非常熟悉的那家酒館，那里老是散发出各种各样飯菜的香味。他在靠牆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吩咐堂倌端来热餡餅、酸牛奶、鸡蛋和另外一些食物。他不时地把餡餅蘸着酸牛奶扔給巴特吃。它起先是狼吞虎咽，后来是細細嚼弄着。巴特怀着感激的心情不住地搖着尾巴，眼睛死盯着这位恩人。真不知道这是在幻夢中呢，还是在世間？巴特飽餐了一頓；

誰都沒有打擾它，誰都沒有揪過它。莫不是它真的找到了新的主人吧？那个人不避炎熱，站起身來，走到大街上，朝着塔前走去。他在那兒站了一會兒，就走進曲里拐弯的胡同里去了。巴特緊跟着他，一直到了城外。那个人走向一堆廢墟，從前巴特的主人也曾到過那個地方。說不定，這些人到這裡來尋找他們的異性吧！巴特躲在牆洞陰影里等着。然後，他們從另外一條路又回到了廣場。那个人又摸了一下巴特的頭，在廣場上踮了一圈，便登上了汽車。巴特不敢爬進汽車，只好靠近汽車呆著，哀告似地瞅著新的主人。驀然間，汽車鳴地一响，沿著塵土飛揚的道路開走了。巴特就趕緊跟在後面追。不，這一次它決不能讓這個人跑了。它气喘咻咻，不顧全身疼痛，用盡全力，連跑帶竄地追著汽車。汽車駛出城外，已在草原上奔馳起來。巴特雖有一兩次趕上了汽車，但最後還是落在後面了。它雖然拚命地追趕，但汽車到底离它越來越遠了。巴特畢竟又失算了。它怎能賽得過汽車呢？巴特已是精疲力盡。它的心拚命地跳著，它猛地覺得軀體不聽它使喚了。一切努力全都落了空。如今，它真不知道為什麼要跑，該往哪裡跑。這時，巴特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它停了下來，沉重地喘著粗氣，舌頭搭拉在嘴外，眼里漆黑一团。巴特低下了頭，非常吃力地從道旁爬到田邊的溝渠那里。它凭著從沒欺騙過它的那種特殊的感覺，恍然明白，它再也爬不起來了。腦袋昏暈，知覺麻木，腹部突然劇痛，眼里翻白，渾身抽搐，四肢逐漸失去知覺。巴特全身冒著冷汗，涼嗖嗖地反覺舒服起來。

日落之前，有三只餓得發慌的烏鴉，在巴特的頭頂上盤旋著。其中有一只烏鴉小心翼翼地低飛下來，細瞅了一眼躺著不動的巴特，但一看清它還沒有斷氣，便又高高地飛了起來。

終於，三只烏鴉一同飛下來，啄食巴特的栗色眼睛了！

爱国志士

赛伊德·纳斯罗拉·瓦里平日的生活，实在够呆板了，每天出門上班，下班回家，来回走过哈馬姆·瓦齐尔大街。直到第七十四年上，他才头一遭有个机会出国，而且不是去别国，恰恰是到印度去。老实說，直到如今，就連国内他也根本没有游历过，甚至他的故乡——卡香，他也沒有见过。德馬溫特^①三日之行，要算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远行了。但是，一路上碰到那么多的麻煩和周折，竟使他对出門旅行兴味索然了。更有甚者，倦游归来一看，家室已被偷窃一空。显而易见，从那时起，赛伊德·纳斯罗拉的思想里，就产生了一种模糊不清的畏惧远行的心理。

赛伊德·纳斯罗拉毕生献身于科学，直到两年前才有家室。赛伊德·纳斯罗拉熟諳波斯文学、阿拉伯語与法兰西語、西方哲学、东方哲学、神学，以及古今科学；他本人虽然沒有著述，但名声非常大。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每年都要把自己治学的点滴心得奉獻給全人类。他可不象这样的学者、文学家；他們得到声誉只是靠某个政治机关的支持，靠逃亡国外的人物的帮助，或者靠編纂替自己吹嘘的、內容极其空泛冗长的文章。他也不象

^① 德黑兰以北的一个村子。

某些人那样埋头在废書故紙堆里搜集評注，剽窃別人的詩韵，和編輯俗不可耐的劣詩，猎取到富貴功名。他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專門拍馬逢迎的人。

賽伊德·納斯羅拉認為，隨便寫本書，是有損自己的體面的。他說阿拉伯語時，發言總是極其純正，使聽者對他的淵博學問絕不會發生半點懷疑。別看他說話總是慢吞吞地，咬着一字一句，可是，沒有一個語言學家能從邏輯和語法的觀點出發，在他的言詞中挑出一丁點兒毛病來。這是因為賽伊德·納斯羅拉已把下面這句諺語當做座右銘：“一言值千金，閉口似珍珠。”並且，他認為，萬一要說話，那麼，每句話都得經過反復思考，方始可以出口。就是這樣，他才聲譽斐然，名揚四方了。

有一天，教育部長哈基木—巴什—普爾為了一件很要緊的事情，特地把賽伊德·納斯羅拉請來。開頭先是一陣寒暄恭維，接着是沒完沒了的諾言約許之類的老套，以後，哈基木—巴什—普爾才甜言蜜語地對賽伊德·納斯羅拉說了下面這番話：

“由於我們古國——伊朗——在教育方面取得了無比驚人的成就，所以已成為全世界人們驚嘆不止的對象。作為雅利安族的搖籃，擁有幾百萬說波斯語的人民的國家——印度，倘若對我們輝煌的教育成就，特別是在創造新語匯方面的成就認識不足的話，那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因此之故，唯有您才能榮任我國的使者出國訪問。”

為了証賽伊德·納斯羅拉隨身帶有相當可信的証據，哈基木—巴什—普爾把一本由科學院出版的、并經國王簽署、深得當代偉大的學者贊許的小詞典^①交給了他。同時，部長先生還遞

① 作者指的是《新語詞典》，伊朗科學院1936年出版，目的是代替舊的阿拉伯語彙。

給他一包印着哈基本—巴什—普尔本人那副神态傲慢、象煞有介事的脸相的側身、正面和半背影的照片，請賽伊德·納斯罗拉把这些照片分送給所有的新聞記者，託他們拿去用来裝飾他們报刊的版面。

哈基本—巴什—普尔那种异乎寻常的殷勤恳切的情誼，給賽伊德·納斯罗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一想到要离开老妻爱子，同时又得长途跋涉，远渡重洋，这位学者不禁万分为难地搖了搖他那紅赤赤的、光秃秃的脑袋，故作冷靜地露出笑容，推托說他年迈多病，拒絕了教育部长提出的建議。而且，他还暗示說，最好把这一重大使命交給別位学者和文学家。可是，哈基本—巴什—普尔仍旧固执己見，說賽伊德·納斯罗拉不但在文学界地位显要，而且年高望重，声誉卓著，只有他才能胜任这样重大的使命，何况这个使命又是最严肃的国家机密。最后，賽伊德·納斯罗拉实在无可奈何，只得頗为荣幸地接受了这一崇高的任命。

走出了哈基本—巴什—普尔的办公室，賽伊德·納斯罗拉猛然回想起赴德馬溫特的旅途中所碰到的种种艰辛和风波。一想到远行印度的情景，这位学者心中立刻恐惧不安，脑袋发暈，連脚底下的土地也旋轉起来了。所以，他刚踱回自己的办公桌旁，馬上按了一下电鈴，叫人送杯水来。心境稍微平靜之后，便极其冷靜地开始思量起来。一方面，賽伊德·納斯罗拉实在不忍跟老妻爱子离別，害怕旅途中带来了生活上种种麻煩，同时，他还担忧自己淨重八、九十公斤的体重必然有所“减少”。可是，物質利益、荣誉、款待，加上官費旅行，却又重压在他心中天秤的另一端。不过，話又說回来，賽伊德·納斯罗拉仍然心神不宁。他認為世間最珍貴的东西，莫过于个人安逸的生活，而且，他絕

对不相信，为了未来的收益就值得拿眼前的悠閑生活去冒险。他思前想后，反复盘算，不禁对哈基本—巴什—普尔产生了愤恨之心。同时，他又不能拒絕这一任命，因为这毕竟是部长大臣授予的使命，何况又是个公差。

不管怎样，赛伊德·納斯罗拉开始准备远行了，因为，他当然更不会閉着眼睛，瞧不見借着旅行之便捞一笔好进帐。

赛伊德·納斯罗拉是个最貪吝的守財奴，而在这次远行期間，除了出差費以外，他还能得到双份的薪金，和一笔防备天气恶劣时必要的補助津貼。此外，他还有一个异想天开的幻想，說不定他也能象白尔才外医生那样，从印度带回来有如《卡里来和笛木乃》之类作品，因而名留青史，永垂不朽。他暗自嘟囔着：“倘若这位甜言蜜語的波斯人到了孟加拉，印度全国的鸚哥語也就失去了甜味啦。”

不久，赛伊德·納斯罗拉奉命出国的消息到处传播开了。亲友們和同事們紛紛前来向他祝賀，并希望他諸事順遂。但他却煞有介事地闔上眼睛，搖着头說：

“为了亲爱的祖国，非去不可！”

一个月来，赛伊德·納斯罗拉請了許多星相家占卜算命，择定了黃道吉日。那一天到了，赛伊德·納斯罗拉先头頂《古兰經》^①作了一切必要的仪式，接着就在摄影記者的一片忙乱声中，动身启程了。

由德黑兰到阿赫瓦茲^②途中，赛伊德·納斯罗拉觉得已很劳累。但他照样觀察了阿赫瓦茲当地教育局的工作，并且还对该地学生稍加測驗。当地学生說的都是阿拉伯話，这位学者对

① 据迷信，在《古兰經》底下走过，万事順遂。

② 伊斯呼席斯坦省一城市。

學生們的發音竟然吹毛求疵，極力挑剔。當地各政府機關的要人都來拜訪他，每人都再三請他到自己家里作客。無奈他又勞累，又是有病在身，一一謝絕了他們的邀請。無論他走到哪里，總是儀式隆重，邀他發表演說，加上報紙上無窮无尽的阿諛逢迎的文章，更把他攪得疲倦不堪。賽伊德·納斯羅拉的唯一願望，原是不想攪亂他平靜單調的生活。雖然如此，他還是打算写一篇恭維哈基木—巴什—普爾的文章，其中充滿着冠冕堂皇、高貴華麗的阿拉伯詞句，並且滿篇都是哲學上和宗教上極其深奧的推論。說實話，他目前還騰不出時間來，同時，旅途中激蕩不安的情緒也很難實現這一願望。每當汽車駛過坎坷不平的險道，賽伊德·納斯羅拉總是提心吊膽，一面暗暗作着禱告，一面從口袋里掏出折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揩着額前的豆大汗珠。

在霍拉姆沙赫爾^①，賽伊德·納斯羅拉受到當地的殷勤款待，船票早已給他買好了，途中的必要用品也已備妥。當晚下榻在教育局局長家里。賽伊德·納斯羅拉却作了一整夜噩夢。轉天早晨，主人陪他去觀賞河口風光，他不由被大海吸引住了。他覺得又驚異，又新奇，左顧右盼地觀看排列在沿河兩岸的椰棗樹，及港內停泊着的小艇和白色輪船。從前，他只在地圖上見過大海，在書面上見過椰棗樹。現在他親眼看到這些東西了！他馬上想起了旅行具有說不盡的妙處，古人也曾在書中竭力贊揚過。他頓時覺得世界真是烟波浩瀚，奧妙無窮。他甚至自言自語地說：“唯有走遍天下，方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想到這里，竟飄飄然喜不自禁。可是，這位學者一想到今晚就要登輪，他的心馬上撲通撲通地跳個不停，覺得疲憊不堪了。

① 旧称莫哈比拉，是卡隆河与沙脱—艾尔—阿拉伯河入海处的港埠。

启航之前，赛伊德·纳斯罗拉虽在各地作客，但心中颇不自在，犹如需要作危急手术那样的惊惧万状。他千方百计地逢人打听有关横渡大海的情况。将近黄昏时，传来了輪船有如悲泣般的汽笛声。赛伊德·纳斯罗拉的心突地一沉。送行的人们已把他的行李从海关取出来，装上了小船，载着这位旅客的那只小船，直向巨輪駛去。赛伊德·纳斯罗拉把装着新語小辞典和哈基木—巴什—普尔照片的皮包紧紧地放在肚子上。小船一晃一晃地駛去，海浪在月光下閃着銀白色的光，河岸上深綠色的椰枣树默默无言地佇立不动。赛伊德·纳斯罗拉又厌恶、又仇恨地环顧周围的一切景物，如同一头带着华丽裝飾等待被杀供祭的駱駝一样。他觉得，仿佛所有这些仪式都是特意要来誑騙他似的。小船簸蕩不定，海浪泼溅船舷。赛伊德·纳斯罗拉不禁感到，他的生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他为了掩飾自己的恐惧不安，于是就用漂亮的阿拉伯語跟船伙閑聊天。可是，那个船伙偏偏听不大懂，只能答上了一两句粗俗卑野、不堪入耳的話，反而使赛伊德·纳斯罗拉更气恼了。直到这刻上，他才鬧明白，能用純粹阿拉伯語跟他聊天的阿拉伯人，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出一个！

船上的灯火在远方閃出光亮，恰似照明灯一般。駛往孟买去的那艘輪船，实在是漂亮极了。咸味的海风带来了充滿着垃圾、烂魚和淤泥的气味。这种浓重难聞的臭味，恐怕連排山倒海的风暴都驅散不了。

首先駛进輪船船舷的是港口医生的汽艇，随后是載运貨物的舢板、駁船和帆船从四面八方船身蜂拥而来。旅客們嘈杂的叫喊声、阿拉伯搬运夫的撒野咒罵声和輪船发动机的响声鬧成一片；震耳欲聋，赛伊德·纳斯罗拉差点儿昏厥过去。后来，

一切终于平静了些，他的两只胳膊被人扶住，象孕妇一样，抖抖索索，小心翼翼地登上了跳板。一踏上甲板，他那苍白无色的嘴唇上，便微微露出一丝强作欢颜的笑容。他的行李包都已放在舱房里，送行的人们深躬作揖，祝他一路顺风，方才纷纷告别而去。

赛伊德·纳斯罗拉头晕脑胀，坐在二等舱的睡铺上，把装着新语小辞典和象片的皮包挟在腋下。虽然他满可以乘坐头等舱，但为了省钱，他坐了二等舱，而且，如果不是有人劝阻他的话，他还想坐三等舱呢。

从舱房的窗口传来旅客的呼喊声和绞车的嘎嘎声。赛伊德·纳斯罗拉站起身来，往窗外探望，远方堤岸旁的灯塔忽明忽暗，阿拉伯搬运夫正在甲板上穿梭似地跑来跑去。在赛伊德·纳斯罗拉心中，绝望的念头油然而生。轮船没有开动之前，他曾经三番五次地下了决心要回到岸上去，或者推托有病或者索性呈请辞职。不过，他心中也明白，如今已太迟了！赛伊德·纳斯罗拉的脑海里猛地浮现出那些描摹海上奇遇的稀奇古怪的故事，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①以及他从前谈过的关于印度的许多历史神话。这时候，一个穿着洁净的白制服的黝黑的印度僕役走了进来，用英语对他说了些不知什么话，赛伊德·纳斯罗拉什么也没听懂，自己学识的肤浅不禁使他感到羞惭。这时他得出一个结论：他的所谓才智广博，只不过知道家中的四壁，至于世界上有无其他语言，其他民族和其他的生活方式，在这以前，他简直一无所知。于是，他无缘无故地把全部怨恨都发泄在那个印度僕役身上，仿佛是他才使赛伊德·纳斯罗拉这样倒楣透顶。不

① 《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

一会儿，僕役总算送来了毛巾、被褥，还给他铺好了床。

这时候，窗外喧嚣声已经没有了，赛伊德·纳斯罗拉疲惫不堪，一栽倒在睡铺上，便觉得那睡铺实在太窄，很不舒服。僕役第二次敲开门，用手势说明晚饭已经准备好，然后，便在前头领路，把赛伊德·纳斯罗拉带到大餐厅。赛伊德·纳斯罗拉刚坐定，忽听见有两个用波斯语聊天的旅客。赛伊德·纳斯罗拉对每一道菜总是疑虑重重地瞧了又瞧，尝了又尝，深怕吃进什么有害身体的或是用印度香料烹调的食物。问题是在于他迷信古代医学，将所有食物分成“寒”、“热”两种，他甚至随身带着一些祛“寒”药，以备器官失常时服用。同桌的一个波斯人用英语唤人叫菜，管印度僕役叫“恰克拉”^①。赛伊德·纳斯罗拉一发现这位精通英语的老乡，这才壮起了自己的胆量。说到“恰克拉”这个字，正好使他把话头引到有关语言学的问题上去。

“印度语——是波斯语的婴儿，”他开始说道，“远在大琉士大帝、亚历山大、玛赫穆德苏丹^②和纳地尔国王^③远征的时期，伊朗战士已经把波斯语带到了印度。我此次到印度去，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根据鄙人粗浅的看法，‘恰克拉’这个字就是出自波斯文‘恰开尔’，或则说，有一种印度泡菜汁，名叫‘恰脱尼’，这个字的根源恐怕也就是来自波斯语吧。要知道我们语言中也有‘恰什尼’^④这个字。毫无疑问，世界各国语言的字根都

① 印度话，僕人。

② 玛赫穆德苏丹(997—1030)，加兹尼维特王朝的统治者，曾攻打印度十七次。

③ 纳地尔国王(1736—1747)，波斯统治者，以攻打印度、阿富汗及中亚一带而闻名。

④ 波斯语：“恰希坦”，意思是“尝试”。主人公在此处是根据这字臆造了一个印度字“恰脱尼”。

起源于波斯語、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恰似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閃、含和雅弗^①的后裔一样。例如，‘camobap’^②这个字您認為是来自俄国的字汇吧，但我断定說，它是由波斯語、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三个字根組成的：第一个音节應該讀成‘e’，而不是‘a’，因为組成这个字的音节是：‘ce—ma—bap’。其中‘ce’是波斯字，‘ma’是阿拉伯字，‘bap’是土耳其字，逐字譯出便是‘三水送来’。象这样的单字多得很呢！”

賽伊德·納斯罗拉在历史学和語言学上那种渊博的學識，使那两位伊朗旅客大吃一惊。同时，賽伊德·納斯罗拉繼續向人家問长問短。他甚至知道了那位說英語的人从前到过印度，这次是因公到布什尔^③去。

喝过咖啡之后，賽伊德·納斯罗拉回到了艙房。他觉得疲倦不堪，在鏡子里看到自己脸色非常蒼白，随即祈禱一番，便倒在臥鋪上睡着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賽伊德·納斯罗拉感到船身有些簸蕩，朦朧之中又听到发动机的响声。但他一睜眼，猛然抖了一陣，立时觉得脑袋发疼。他发现眼前牆上貼着一大张告示，上面用粗大的紅字写着：“B. I. S. N. Co. Ltd. Emergency Instruction for Passengers”。^④

在这张告示的标题下面，是用英文写的詳細条文和插图。而且在头一幅插图上画着一个人，准备穿上专用救生圈，另外两幅插图則說明救生圈怎样套扎上去。

① 以上均《旧約》中人物。

② 俄語，茶饮。

③ 波斯湾一个港口。

④ 英語，“不列顛印度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旅客安全須知。”

赛伊德·纳斯罗拉确信，英語——那就等于法語，两者之間只是写法上和发音上稍有变异罢了。他断定“emergency”这个英文字是由法文字“émerger”产生的，因此将上述标题譯成：“旅客怎样从水里钻出来的須知”。赛伊德·纳斯罗拉发觉艙房天花板底下有两个壁柜，里面的壁柜挂着两个救生圈，外面一个只挂着一个救生圈。赛伊德·纳斯罗拉猛地瑟瑟战栗起来，轉念一想，原来欧洲的技术也不是完全靠得住。——連这么庞大无匹的輪船，保不定也会沉沒呢！

赛伊德·纳斯罗拉到处翻找他的英文字典，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想讀出“旅客安全須知”上面条文，可是他毫无办法，——只有个别的字他凭猜测稍能看懂。这时，他深信不疑，这个告示无非是說明輪船遇险时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罢了。

赛伊德·纳斯罗拉連忙穿起衣服，登上了甲板。他看到有两个印度人在烟囱旁边睡着了，有一个印度水手不知向何处奔去。縱目眺望，尽是一片波浪滔天的汪洋。唯有地平綫上隐現出一綫狭长的海岸。赛伊德·纳斯罗拉环視一下輪船，发现在通往头等艙的阶梯栏杆上也挂着白色的救生圈，細看上面还写着“瓦莱罗”字样。这个名字他在餐厅的菜单上也看到过。于是，这位学者猜测这艘輪船的名字定是“瓦莱罗”了。这时，正有一个身穿紗丽、耳朵和鼻子上戴着金环的印度女人打他身旁走过。……

赛伊德·纳斯罗拉的脑海中涌起了成千上万起駭人的险遇。难道說两年以前他没听到过某巨輪在大西洋沉沒的消息嗎？不久以前，他不是还在报上看到过一艘法国船在紅海上被大火烧毀了的照片？要是在二十亿条类似消息中，有一条确是真实惨案，该怎么办？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是否合算呢？那又是为

了什么呢？

赛伊德·纳斯罗拉又想起了哈基本—巴什—普尔。唉，这家伙一天天地发胖起来，越发自命不凡了，其实，他不过是个目不識丁的騙子手而已。从他的办公室里发出来的那些公文稿，在詞法上和句法上不是錯誤連篇嗎？据說，按出身他是个犹太人，但是为了取得美国学校的文凭，他干脆入了基督教。而如今又在阿匍面前拚命逢迎討好！他从他的犹太妹夫那里弄来一篇卡莱尔^①著作的別脚的譯文，居然还在演說时常常引用。哈基本—巴什—普尔一方面揭露了反伊斯兰教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又卫护了进步与无神論！他竟然在报纸上把他的名字和柏拉图、苏格拉底、阿維森納、菲尔杜西、薩迪和哈菲茲等人相提并論！这会儿，他，赛伊德·纳斯罗拉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險，只是为了那个家伙——哈基本—巴什—普尔能够挺着肚皮，神气十足地說，“瞧，印度报纸都刊登了我的象片！”哈基本—巴什—普尔把赛伊德·纳斯罗拉这样声望显赫的人物作为工具，来实现自己荒謬絕伦的野心。而現在，这位学者就得把这些实际上既非波斯的、又非阿拉伯的荒誕无稽的辞書作为礼物送到印度去！倘若在印度碰到两位聪明人呢？那他跟人家能說些什么？再說，为什么哈基本—巴什—普尔偏偏选他来担負这项使命呢？要知道，可敬的部长大臣手下，也有一些搖尾乞怜、卑躬屈膝的少年派。这些人是部长大臣的台柱，而且他們总是互相吹捧，借着“留学深造”之名，实际上却用人民的血汗在欧洲厮混逍遙！而部长大臣按月要把两三千土曼寄給他們每个人！最后，他們七拼八湊地編一本类似《先知格奥尔治及其学說》的書，再用国家的錢来出

① 十九世紀英国作家。

版！难道他，赛伊德·纳斯罗拉，就不能跟老婆孩子一起太太平平地呆在家里，写下一些吹牛拍马之类的废话，或是翻译一些无聊透顶的法文书吗？为什么他要不顾一切地冒着生命危险，活象一个冒险家或流浪汉奔往印度呢？还要带着哈基本—巴什—普尔那种荒诞不经的杰作，岂不是叫人们见笑吗？难道就找不到更有意义的销往国外的材料吗？

赛伊德·纳斯罗拉恍然大悟，使理智服从了他自己的感情。生活经验暗示给他，那些新近上台的专门拍马奉承的家伙，总是用馅饼和抓饭——来蒙蔽众人眼目，欺骗人民，同时，也使自己发财致富、腰缠万贯。唔，难道我个人不是被迫举荐出来，赞美我们这个“光辉灿烂”的时代^①，为了所谓“培养公众舆论”吗？当时，赛伊德·纳斯罗拉无非只想炫耀一下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让听众们晓得他并非碌碌之辈。那时，他选择了确乎“纯洁”的题目：他把祖国之母亲比作一个将被移至手术台的病人。礼萨国王（有如日里·勃拉兹那样人物）用吸血器和灌肠器来到病人的床前，使她终于死里逃生！别看他心头积郁不乐，赛伊德·纳斯罗拉不免冷笑了一下。除了他以外，有谁能够发表这样形式优美、寓意深刻的演说呢？那些学者和文学家都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所以他很了解他们。所有到过欧洲的那些“进步派”和“保守派”，——都是一丘之貉，只是名称各有不同罢了。若说从前人们到聂哲夫^②去是想当一个高级的宗教人物，那么，如今人们都到欧洲去，无非就是想弄个博士头衔回来哄骗老百姓。那些人真正的愿望，只不过是满足肚皮的需要和卑鄙的个人肉欲！

① 指别赫列维·礼萨王（1925—1941）统治时代。

② 伊拉克一城市。相传阿里哈里发葬在那里，因此，前往朝拜的香客絡繹不絕，是穆斯林的神学中心之一。

那些人痴想着的，也只是三层楼住宅、私人小汽车和奉命出国罢了。赛伊德·纳斯罗拉虽然没有出过国，可是他跟许多到过伊朗的欧洲学者过从甚密。比方说，无名的医生。他总是梦想自己成为什么院长，或是当个国会议员和部长大臣，可是，已故的图路赞博士却是把终生献给了科学事业。那么，为什么他——赛伊德·纳斯罗拉偏要落在同时代人之后呢？是的，因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这时，赛伊德·纳斯罗拉想起了当时讲演的情景，听众们一字不遗地倾听着，接着又是热情地向他祝贺，甚至他还得到了国王陛下的青睐！可是，后来人家第二次请他作讲演，他却回绝了。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才派他去作相当危险的旅行！赛伊德·纳斯罗拉摇了摇头，嘟嘟囔囔地说道：“谁想得到孔雀，就得挺身走险到印度去！”

吃过早饭，赛伊德·纳斯罗拉走出餐厅。在走廊里，他碰见了那个通晓英语的伊朗人，就跟他寒暄了几句，同时抱怨天气太热。接着，赛伊德·纳斯罗拉突然问道：

“您是单身旅行吗？”

“是的。”

“要是您想尝尝伊斯法罕花生酥，请赏光到我舱房里坐坐，好吗？”

赛伊德·纳斯罗拉领着他的新朋友走进客舱，非常吃力地从皮箱里拿出来一小盒花生酥，端在客人面前，接着不慌不忙地开口说：

“人们若要研究各国语言和各门科学，恐怕献出自己宝贵的一生还不够呢。可惜，我们的生命实在太短暂了，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去搞科学。生活中极其微小的一点变化，也足以使人们碰到新的秘密。事实上，只要我们能全神贯注地去观察微不足道

的事物，并且試着加以詳細分析，那么，我們也很容易得到証实……比如，随便拿一片枯叶放在显微镜下面，在我們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具有自己規律的新的世界。大街上一小束常見的麦秆，也可能成为多年以来哲学上辯論的題目被思索和理解……古圣先賢們說过：‘钻进原子的心脏去，你就会看到耀眼的太阳。’

“現代科学令人信服地証明：在古代被認為唯一的、不可理解的极微小的分子，却組成了整个体系。倘若我們仰望天空的时候，天体运轉的永恆不变的規律，使我們感到惊讶不已。因而，我們不得不悲觀地嚷道：‘我明白我竟是毫无所知！’

“我們的周围有很多秘密和未知的事物。我完全同意盖尔密斯·特利斯米吉斯脫^①的意見，他說过，‘在低等生物界存在的東西，也能在高等生物界存在。’我只想說的是，在广闊的地球上存在着那么多的民族、种族和語言，因此，若要彻底領悟他們的精神生活和他們語言中的妙諦，我們就是付出毕生精力也是不够的。不过，我特別感到遺憾的却是，我当时学习英語太馬虎了，如今要弄懂一些單詞和句子的意思实在很吃力。可惜，盎格魯撒克遜語言和拉丁語言根本不同，因此英文字句的意義，對我來說还是不大了解。比方說，这儿墙上挂着一张布告（賽伊德·納斯罗拉指着那张“旅客安全須知”），那標題的意思我猜想恐怕就是：‘营救落水旅客的法則’。”

那个伊朗人嘴里含着糖，屏住气惊奇地听着賽伊德·納斯罗拉这些哲学推論，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用意，只好表示肯定地点头說：

“当然，当然，足下所說非常正确。”

① 古代埃及的炼金术的奠基人。

“莫非是我們当真会遇险嗎？”

“不，您說什么啦！到底为什么？这不过是一种未雨綢繆之計。可是，意外事件当然随时可能发生。”

“就是意外事件嗎？可惜，意外事件不是完全避免得了的。”

“当然罗。”

“但是这些規則不是正好預防意外事件？”

“正是这样。”

“那么，劳駕請您費神把这张告示給我翻譯一下，好嗎？”

“那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通晓英語的客人站了起来，先把告示念了一遍，随后詳細地把条文翻譯給賽伊德·納斯罗拉听。“旅客安全須知”里特別指出，为了正确地使用这些救生圈，每个旅客必須試穿一下，以便事先知道救生圈的使用方法。

賽伊德·納斯罗拉全神貫注地听着翻譯，直揩額角上的豆大汗珠，然后問道：

“唔，万一輪船沉沒或是失火，那該怎么办？要知道，这是完全可能的。比方說，在去年我就听到过有一艘法国船在紅海燒毀了。我还記得——某拉丁文報紙报导过有一艘巨輪在大西洋沉沒，而巨輪上的旅客呢，直到最后一刹那，还在紙醉金迷之中吃喝玩乐呢。”

“您說的是拉丁文報嗎？”

“是的，我經常把法文叫做拉丁文。倘若鄙人所談的問題使您感到困倦的話，請您多多原諒。这实在是出于上天賜給我的那种求知欲。我向来自認為小学生，尽量利用一切机会来充实我的知識。因此之故，我倒想知道，万一輪船行將淹沒，那么，船上不会游泳的旅客該怎么办？”

“足下看見沒有，輪船兩側都有救生艇廂。如果發生意外，立即把救生艇放下水里，先營救兒童，其次是婦女，最後才輪到男人。”

“可是，要知道人們還沒趕來搭救之前，海里凶猛的大魚會把救生艇頂翻呀！”

“當然羅，任何意外都可能發生。比方說，要是趕上倒楣，無線電設備已被燒毀，聯繫中斷了，而輪船正好又是遠離着海岸，或者是援救船遲遲不來，人們雖然都上了救生艇，那時候也只好等死。要知道，人世間什麼樣的意外都可能有的。”

賽伊德·納斯羅拉搖了搖頭，象似沉思地說道：

“是啊，一個人什麼樣的意外都可能碰上的。”

隨後，他突然又問道：

“足下不是說過，輪船兩側都有救生艇嗎？”

“是呀，難道您真的沒注意到嗎？來，我可以指給您看。”

“我實在非常感謝您。請問我們這只船將在哪些港口停靠？”

“這是特別快船，因此只在布什爾、卡拉奇和孟買拋錨停靠。今天晚上，我們要在布什爾停靠一兩個鐘頭。”

賽伊德·納斯羅拉又沉思起來，說道：

“我實在非常感謝您。請您原諒我打擾了您……”說完，他就不再不言語了。艙房里籠罩着死一般的沉寂。

客人立即跟他告辭，走了出去。賽伊德·納斯羅拉掏出手帕，揩了揩熱辣辣的前額。然後，他站起身來，蹣手蹣腳地走到甲板上。他在甲板兩側看見一直沒有發現的那兩只黑色的大型救生艇，艇身上寫着“牛津”字樣。他看到了寫在救生艇上的船名。賽伊德·納斯羅拉又反復念了好幾次，“瓦萊羅”，“瓦萊羅”，

好象他对这个字非常熟悉似的。这位学者暗自想道，这个字也許是某个希腊神或者亚述神的名字吧。赛伊德·納斯罗拉凝神眺望海浪，——海浪在奔騰呼嘯，一忽儿嗚嗚地冲击着船舷，一忽儿又是浮着泡沫，退回汪洋大海去。

碧蓝碧蓝的海水，一刹那成了一片黑水。赛伊德·納斯罗拉恍惚觉得这些海浪象是一些痛苦万状的爬虫，在顛抖着，在蠕动着；由于剧痛和忿恨，它們恼羞成怒地到处乱叫，打算在一眨眼之間把成百艘大船連同旅客一起埋葬在大海，至于旅客的智慧、學問，它們根本沒考虑到！他对大自然盲目的威力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怖。特别是他知道，在这片汪洋大海里該有多少渴望着吸吮他鮮血的猛魚海兽。难道他在霍拉姆沙赫尔沒听說过有一种鯖魚，时常把到河岸边洗衣的妇女和孩子拖进水里，把她們撕成碎块这样的事情嗎？

赛伊德·納斯罗拉仿佛觉得脚底下船身有些震动。猛听得发动机隆隆的响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海水在奔騰澎湃，狂呼怒嘯，一忽儿退回去，一忽儿又扑向船身。而輪船依然破浪前进，后面拖着一股浪花飞濺的水流。有两只不知营巢在何处的小鳥，正在輪船上空盘旋飞翔。这一切都使赛伊德·納斯罗拉感到万分惊异而且难以置信。

搭乘輪船底艙的旅客，他們是什么样的人呢？虽然，旅客們誰都沒有露出絲毫不安的神情，但这远不能使赛伊德·納斯罗拉心境安靜下来，因为在众人之間，他是人类的驕傲，他和常人迥然不同，簡直有天壤之別。

赛伊德·納斯罗拉这时相信，无怪乎人家把卡香人叫做胆小鬼。盖罗多特还写道，古代伊朗人惧怕水和海。哈菲茲豈不是說刺子人嗎？——可他也害怕大海哪。赛伊德·納斯罗拉記

得在一本什麼書里曾經讀過，當年印度阿克巴國王邀請哈菲茲^①去印度時，但哈菲茲一看見大船和大海就吓了一跳，因而謝絕遠渡重洋了。他就這件事情寫道：

夜是那麼漆黑，海上波濤是那麼駭人。

岸上無憂無慮的人哪能理會我們的忧惧？

那個耳朵上和鼻子上戴着金環的印度女人，忽然又出現了，她悄沒聲兒走過了賽伊德·納斯羅拉身旁，根本沒理睬他。這個可憐的旅行家看到，船上每個旅客都象害了病和狡猾透頂似的。他覺得仿佛他們都已串連一氣要冷不防的用嚴刑拷打他！他立時頭昏腦脹，心煩意亂了，連忙躲回艙房。賽伊德·納斯羅拉一走進艙房，脫去了外衣，就栽倒在睡鋪上。千絲萬縷的恐怖思緒，在他腦海里縈迴着。現在他更清晰地感触到船身那種單調膩人的顫動了，仿佛他的感覺比往常更加精確和敏銳了。這種顫動幾乎和他內心的跳動合拍。他的眼皮也慢慢地闔上，進入了夢鄉。

賽伊德·納斯羅拉夢見有一大簇阿拉伯人站在船長台上。他們個個都套着救生圈，捶着自己的胸膛，一連聲叫喊着：“瓦萊羅”……“瓦萊羅”……另外一批阿拉伯人也套着救生圈，卻從海里呼應着他們，“瓦萊羅！”這時候，賽伊德·納斯羅拉把救生圈套在他家常穿着的那件布什爾羊毛斗篷上面，緊緊地抓着兒子的雙手。他剛要縱身跳入水中，但老婆一把抓住了他的斗篷，拚命纏住他不放。猛地，賽伊德·納斯羅拉從噩夢中醒來，額角上出了一陣冷汗，腦袋昏暈，嘴里發苦。後來，當賽伊德·納斯羅拉一睜開眼睛，才重新聽到機器的轟鳴，並且重新感到船身有些

① 阿克巴是十五世紀統治印度的莫臥兒王朝的君主之一；哈菲茲則是十四世紀波斯詩人。兩人並不是同一時代的人。

簾动。赛伊德·納斯罗拉又闔上了眼睛，看来恨不得立即逃出这个地獄。他不禁惦念起家庭来了。他想起了盖着大紅綉花桌布的那只四方炉桌。他多么想看到放在炉桌四周的那些暖洋洋、軟綿綿的小枕头和座垫啊。如今他一无所有，低头默想，就象想着珍宝一样。他想起了最近才咿呀学語的儿子，当然，儿子发音吐字也是很准确的。他恍恍惚惚看到，妻子把几只洗淨了的石榴特意給他放在盘子里。赛伊德·納斯罗拉还記起了他在机关里那张写字桌，以及所有一切他所心爱的物品，如今远远地离着他，仿佛都到遙远的神話世界去了！他暗自思忖，回国非坐火車不可，——走陆路，那才是最保险的途径。赛伊德·納斯罗拉从心坎里狠狠地咒罵哈基本—巴什—普尔，說这个家伙給他招来了一切灾禍。不消說，那个粗脖頸的哈基本—巴什—普尔，脸上露出一絲假笑，正襟危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心里却只管想着那伙初出茅廬的小厮，还有姑娘們的誘人的大腿。为了攫取更高的新职位，哈基本—巴什—普尔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为！他把有利可图的肥缺都派給强盜、騙子手和暴富豪門，并且对他們一律加官晋爵。他可以任命科学院院士，要求他們杜撰出而且硬要人們使用的那些貽笑大方的、愚蠢透頂的辞書！虽然，在世界上只有經過人民和作家习用和時間的考驗之后，字汇方才成为語言。而自命为独一无二的語言学权威——赛伊德·納斯罗拉，还得去普及推广这些幼稚可笑和俗不可耐的字汇！說不定，人家故意叫他去吃这些苦头吧？要知道，人們对他簡直毫无办法，他常常反对那些只有談恋爱的毕业文凭的少爷們。在这以前，他对什么都是睜一眼、閉一眼的，因此生活才能过得极其平靜。当然罗，从前他自己也只好跟着混水摸魚。而如今却为了某种无聊透頂的事业，他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去孤注一擲！

賽伊德·納斯羅拉猛地從睡鋪上一躍而起，接着又突然坐下，仿佛他的思路急轉直下似的。他忽地想起了襯褲上掉落了一個扣子。為了找點事兒干干，賽伊德·納斯羅拉便開始釘扣子，却未免想到，要是這會兒老婆就在身旁，他絕不會去干這種娘兒們的活計，當然，無論怎樣，這種活計用不着他這位有學問的男人去做呀。

這時候，輪船發出汽笛聲，停靠了。旅客中間掀起了一陣空前未有的喧嘩。賽伊德·納斯羅拉的心那瞬間停止了跳動，他推想一定是出了什麼意外事故。不過，他又馬上明白：這不過是靠岸罷了，莫非輪船已經到達布什爾？賽伊德·納斯羅拉連忙穿上衣服，倉皇地走到甲板上。港灣還望不到，只是在遠方閃爍着一些微弱的燈光。大海上還可以看到兩三只汽艇和帆船泊在那里等待裝貨。搬運伙的叫喊聲使賽伊德·納斯羅拉記起了夢景，他迷迷糊糊地覺得好象噩夢頓時變成了現實。海岸是那麼遙遠、昏黯，離船登岸的念頭仿佛變得虛無縹緲，根本失去了可能性。他瞧了一眼手表，——已是夜深時分。賽伊德·納斯羅拉走進了餐廳，想探聽一些重大消息。可是，所有在座的人（連他那個懂英文的新朋友）以及全體招待員，都給了他一種沉默寡言、悶悶不樂的印象，似乎他們大家都想瞞住他一件不愉快的消息。賽伊德·納斯羅拉不禁感到很不自在。他恍惚覺得晚餐也都沒味兒，——他甚至暗想自己已失去了食欲，一共只吃了几口湯和香蕉，實在不想給腸胃造成負擔。那個精通英語的旅客跟他擺擺手，告辭了，匆匆走了出去。

賽伊德·納斯羅拉滿懷忧愁、心事重重地回到了自己的艙房。為了不被外面的噪音攪亂，他干脆把門鎖上，並且放下了窗簾。艙房里很沉悶，但賽伊德·納斯羅拉根本不想打開電扇。

他取出紙筆，想起草他那篇涵意深奧的演說，可是，思想偏偏不集中。寫了一兩句話，但他並不覺得滿意。後來，賽伊德·納斯羅拉却振起精神來念出如下的几行：“‘朕即國家！’我的目的——就是要替我們那位借助于吸血器來吮吸人民膏血的偉大的執政者進行宣傳。普及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教人民認字讀書，而是只要人們能看懂報紙上對他本人，以及對哈基本—巴什—普爾的贊揚，人人都象報紙上所教導的那樣去說話和思考，人人忘掉了古老的文學語言——最崇高的波斯語言！這就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從來沒有完成的事業！他要強迫人民使用無論是知名人士或是老百姓，——無論是薛西斯國王^①或是已故的普通平民麥歇迪·哈桑——都不知道的、那些杜撰出來的詞匯！一切——都是空想，一切——都是謊言！他把個人利益說成是祖國的神聖利益！他是從哪里站出來的，他有什么權利決定我去做有關祖國真正利益的事情呢？”

賽伊德·納斯羅拉把全文又讀了一遍，不禁苦笑着反問自己，莫不是我發了瘋？這樣的想法他可從沒有這麼反問過，連想都不敢想呀！大概是某種神秘的力量，或是長途跋涉改變了他的思想方式吧？說不定，這都是因為失眠吧！最後，他氣忿地把稿子全撕了。

這時，輪船起重機的那種單調的响声已經停了，輪船已經在拔錨了。賽伊德·納斯羅拉穿好衣服，走到甲板上。一見到船上那么多的旅客，他才放心一些。原來在這刻以前，他覺得，仿佛人們偏偏把他一個人遺留在船里一樣。

可怖的烏雲，卷起雲柱，密布天空，港灣里的灯火，在遠處忽

① 公元前486—465年時的波斯國王。

隱忽現。海水依然是那樣黑，如同焦油一般。在天色晴明的地方，賽伊德·納斯羅拉認出了大熊星和小熊星的位置。月兒似乎低低地懸在天邊，照耀着黑黝黝的水面，一道銀白色的水流迎着船頭漾動，空氣還是那麼悶熱。

賽伊德·納斯羅拉覺得心中非常痛苦，雖然他早已不激動了。一種無憂無愁的寧靜心情控制了他，好象他頭一次和大自然妥協了。他覺得，他從前的全部生活象是一場遙遠的、不可理解的幻夢。在他的心靈中產生了一些幼稚的思想感情，却和孤獨無依之感交織在一起了。賽伊德·納斯羅拉確實有顧影自憐之感。他邁着沉重的步子走回艙房，拿出紙筆來，想了半晌才寫道：“印度歷來是波斯文學的搖籃。如今，在加冕國王的庇護之下，日益增長的教育上的進步……”

他往下再也想不出什麼來了。於是，他想用文學的筆調來描繪月光照耀下的海景。賽伊德·納斯羅拉又抓起筆，寫道，“黝黑有如焦油一般的海水，沉雷般地怒吼着向輪船發出挑戰。而在天邊的月兒把她的銀色盔甲投向海面，却象嚴酷无情的見證人似的冷笑着。”但這麼幾句他也不喜歡。仿佛是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把他全部的和深奧的理智都給吞下去了。隨後，賽伊德·納斯羅拉想寫信給他的妻子，但他偏偏腦袋發疼。無意間，他的目光落到天花板上，看到了救生圈。賽伊德·納斯羅拉站起身來，把艙房門鎖上，放下百葉窗，拉緊了窗簾。賽伊德·納斯羅拉瞧瞧四周，確信不會有人來打擾他後，就小心翼翼地取下了一個救生圈，放在手里掂了掂它的重量。這些救生圈是由四片直角形軟木做成，上面縫着灰色粗布。賽伊德·納斯羅拉小心翼翼地把手伸進木框里去。原來兩段軟木套在他的胸前，另外兩段却象背包似的掛在脊背上了。賽伊德·納斯羅拉走到“安

全須知”眼前；看着插图，照图上所指示的那样勒紧了繩子。救生圈牢牢地围住他的胸口。随后，他轉身走到鏡子跟前，仔細瞧着自己的模樣兒。

賽伊德·納斯罗拉从鏡子里看到自己蒼白的臉色大吃一驚。他暗自覺得，仿佛是一个在獄中捱过了几个月的飢餓和失眠，正等待死刑的囚徒一样。他一想起了幻夢，历历如在目前；如果他掉在海里，他将置身于多么駭人的險境啊！他渾身顫抖，兩膝發軟，上下牙齒咯咯作响。他按着自己的脈搏，不禁亂嚷起來，說，“瓦萊羅”、“瓦萊羅”……他的聲音啞了，頭疼加劇。賽伊德·納斯罗拉默默地在心中跟妻子兒子訣別了。淚水奪眶而出，他从鏡前扭过头來，不忍再去看自己的那副臉相。他原想脫下救生圈，但一想到遇險時再套上——那可不容易，因此，他頗有遠見，認為還是躺在这个救生圈里睡覺吧。賽伊德·納斯罗拉出了一身冷汗，仿佛害了一場重病。他吞了兩片阿斯匹靈，念着禱文，側身倒在睡鋪上。側着身睡覺很不舒服，于是，賽伊德·納斯罗拉干脆不管它，却開始算着他那越發加劇的心跳的次數。

這位學者還來不及合上眼皮，就看見船上冒起了大火。他發現他自己站在甲板的駕駛台上，身上還穿着女人家的衣服，好象就是耳上鼻上戴着金環的印度女人那身紗麗。他还指手划腳地大講特講如何使用救生圈。到處是一片難以置信的汽笛的鳴聲和嘈雜的撞鐘聲，使他說話的聲音不得不越提越高。他在講演時還不時地从皮包里取出一些照片投擲給人們。旅客們驚惶失措地紛紛跳入大海。大海里，瞪着凶惡的眼睛的大魚已把人體扯成肉塊，輪船周圍海面上漂滿了浮尸。猛然，賽伊德·納斯罗拉看見他的一家人，連同那個通曉英語的伊朗人，都坐在船身上写着白色“牛津”字樣的黑船板上，不知道那個伊朗人將把

舢板开往何方。

眼看着火焰越逼越近，赛伊德·纳斯罗拉也縱身跳入大海。在这一刹那，一条目光咄咄逼人的大怪魚向他迎面扑来，用它四只呆鈍的、砖石大的巨牙咬住他的胸脯，咬得那样厉害，使他顿时昏厥过去。……

第二天清晨，印度僕役在艙房里发现了赛伊德·纳斯罗拉的尸体，身上还套着卡住了咽喉的那个救生圈……

两个月以后，在哈馬姆·瓦齐尔大街上，数不清的人群站立在赛伊德·纳斯罗拉的紀念碑周围。这位学者站在台座上，一只手把皮包紧貼在肚皮上，另一只手向前伸着，好象指着印度似的。在雕象的座脚上安置了一个垂死之前的蝙蝠的浮雕，作为愚昧无知的恶神的象征。哈基本—巴什—普尔先生滿脸愁容，站在紀念碑前的讲台上，长篇大論地报告死者的事迹。他不时說到这位学者不幸殉难是惊人的、难忘的悲剧，而且，还把赛伊德·纳斯罗拉称为我們时代里最伟大的哲学家与知識渊博的学者，确是繼希腊七大哲学家逝世后一个巨大的損失。接着，哈基本—巴什—普尔轉身对年青一辈說：

“你們应该永远以这位伟大的爱国志士的行动、言論和思想作为楷模，他在为祖国效劳的途中表现了举世无比的、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并且坚持到最后光荣殉难。每个爱国志士都有神圣的責任，刻骨铭心地牢記着这位优秀的文学家与杰出的学者的形象。我們应该以我国出了这样一位爱国志士而引为无上光荣，我們必須努力为祖国、为教育事业效劳……。”（說到这里，他喉間忽然哽咽起来了。）

“我要向科学院建議，把哈馬姆·瓦齐尔街更名为‘爱国志

士'大街,以表示我对真正的波斯語言和我們祖先的故土的热爱。同时,我提議将死者赛伊德·納斯罗拉称为——‘上帝的胜利’^①,——授予他‘爱国志士’的諡号。

“不,赛伊德·納斯罗拉沒有死。由于他为祖国树立了大公无私的功勋,他将永远活在人們的心里。正如薩迪說过:

死后別在黃土中寻找坟墓,

我們的陵墓是在人們心里。

“最后,我請求最高当局进行捐募,将死者遇难的‘瓦萊罗’号客輪买下来,以便在教育博物館里公开陈列……”

然后,哈基本—巴什—普尔先生从皮包里掏出一迭赛伊德·納斯罗拉临行前拍摄的照片,拋到在場的广大人群里去。人們爭先恐后地搶夺着这些照片,并把照片按在他們的心坎上。过了一会儿,青少年們不禁放声痛哭,带着悲憤难抑的心情走散了。

① 納斯罗拉的名字如按音譯为中部波斯文,意即“上帝的胜利”。

懺 悔

热风夹杂着晒热了的地面的砂粒，呼呼地吹打着旅人的脸。炎炎日头烈火似地炙烤着人们。只有铜串铃、铁串铃发出单调无味的响声，合着骆驼均匀步伐的节拍。从骆驼毛茸茸的鼻脸和下垂的嘴唇里显出的阴郁的神色看来，它们是在埋怨自己命运不济吧。

骆驼队在尘土飞扬中，缓慢地行进在灰扑扑的骯髒的土路上。极目望去，四周茫茫苍苍，都是土浪起伏的灰色沙漠，连一点儿绿色都没有。只有极个别的地方，看去好象是土岗。在这迢迢千里的旅途上，哪怕是一株点缀风景的棕榈树也看不到。人们在这沙漠里，都热得火燎似的，气喘咻咻的，仿佛跨进了地狱的门槛一样。

骆驼队赶路已有三十六天了。大伙儿口里干渴难熬，困乏不堪，而且，囊空如洗。旅客随身所带的盘缠，就象阿拉伯炎日底下的积雪一样全化完了。可是今天，在领队登上“行礼岗”，接受了香客们礼物之后，不一会儿就望见了清真寺的金色圆屋顶，旅人们莫不额手称庆，谢天谢地。人人精神奕奕，仿佛在奄奄待毙的躯体里灌入了新的生命力一般。

哈拿姆·葛琳和阿齐兹—阿加两人都戴着被尘土染黄的披

紗。她們从卡茲文动身以来，一直渾身顫抖，苟延残喘，仿佛度日如年。阿齐茲—阿加虽然觉得自己一絲儿力气都沒有了，心里却翻来复去念道：“好极了，我总算赶上朝圣啦！”跟她并排騎着毛驴赶路的，是一个黑脸膛光脚板的阿拉伯人，生着一对贼溜溜的眼睛和两撇稀疏的小鬍子。他手里提着一根粗鏈条，照着牲畜受伤的两肋抽打。他时时扭过头来偷看女人的脸孔。

女人的旅伴麥歇迪·拉瑪贊·阿里，和阿齐茲—阿加的兒子侯賽因，正好坐在駱駝兩側的馱筐里。这时候，麥歇迪正全神貫注地在点鈔票。

哈拿姆·葛琳由于疲乏，脸色煞白如紙。她撩起了隔开馱筐的帘子，低下头来跟坐在另一只馱筐里的哈齐茲—阿加說道：

“我一看見圓屋頂就高兴极了。可怜的沙赫巴吉，看来她不会有看見圓屋頂的幸运了。”

“但愿上帝饒恕她。不管怎么說，她倒是个正直的女人，”阿齐茲—阿加綴滿假痣的手里拿着一把扇子，这时正搖着扇子說，“她到底怎么得的瘫痪症？”

“当时她不知为啥事情跟丈夫吵嘴，硬要跟他离婚。后来，她吃了醋蘸大葱，不料，轉天早晨她就半身不遂了。尽管我們用各种办法替她医治，她的病总是不見好轉。現在我帶她出来，想託至圣侯賽因来治好她。”

“說不定，路上顛顛簸簸，她的病会更坏呢？”

“不过，她的灵魂，却早已进了天国。要知道，如果香客不幸死在朝圣路上，上帝照样饒恕他的罪恶。”

“我一看見殯車，总是瑟瑟发抖。我必定要赶到圣地，在圣墓那里向至圣启开自己的灵魂。我就給自己买了殮衣，然后死也瞑目了。”

“昨儿晚上，我梦见了沙赫巴吉。噢，咱俩都得了梦！那时您也在场。我们正在一个绿色大花园里散步。忽地迎面走来这么一个堂堂正正的赛伊德^①；他的穿戴模样儿，是绿围巾，绿长袍，绿包头，和绿拖鞋。^②他走到我们跟前说道：‘欢迎之至。您们带来了快乐。’接着，他就指着一座很大的绿色房屋，说：‘请到那里去歇息吧。’我就在这当儿惊醒了。”

“但愿他在阴间地府找到幸福！”

骆驼队仍然那样人声嘈杂地行进着。领队在前头领唱：

谁愿去进谒凯尔别拉，不胜欢迎之至！

谁愿跟我们结伴同行，不胜欢迎之至！

另一个人立刻回答他：

谁愿去进谒凯尔别拉的香客终身幸福！

但愿跟我们结伴同行的香客终身幸福！

接着，头一个人又唱了起来：

凯尔别拉多么令人心向往！

凯尔别拉使人意气亢奋，

赞纳布^③的哭泣依稀可闻。

第二个人又马上答唱：

凯尔别拉多么令人心向往，乡亲们！

愿上帝帮助你们进谒凯尔别拉！

我愿为侯赛因教长呈献自己的生命！

头一个人挥动旗子，^④声音越发高昂地领唱道：

① 在伊河，凡自命为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人，都叫作赛伊德。

② 绿色是代表穆斯林宗教的颜色。

③ 赞纳布是侯赛因的姊妹。

④ 引领香客骆驼队的人，手持绿旗或黑旗。

誰不跟我念唱，就罰他爛掉舌頭，

感謝上帝的愛子，最後的先知——穆罕默德！

感謝阿里·阿卜·塔里布十一个子孫，^①

但愿他們的臉龐象月兒一樣俊美。

念完每篇詩，香客們總是齊聲歌唱，贊頌真主。

越來越近地可以看到，在杂色斑駁的破爛土房村景里，映現着艷麗的金色圓屋頂，美麗挺秀的寺院尖塔，還有布局整齊對稱的藍色圓屋頂。

太陽偏西，駱駝隊才趕到了大街上。大街兩旁都是斷垣殘壁和破破爛爛的小店鋪。一路上人聲鼎沸，異常熱鬧。這裡的阿拉伯人，個個生着狡猾的臉孔，頭戴平頂圓筒帽，褲腿總是往上卷着。那裡的人們卻纏着包头布，腳上穿着拖鞋，大鬍子，手指甲都染紅了，腦瓜兒刮得晶光透亮，兩手不離念珠。到處人聲喧嘩，嘈雜不堪。有的說波斯語，有的說土耳其語，還有的正在說帶着特有的喉音的阿拉伯語。

人群里站着几个两眼紅腫的阿拉伯女人，鼻孔里穿着圈兒，骯髒的臉上是不清的假痣。

這些人們都是拚命用這種或那種的方法來招徠顧客。有的在朗讀追憶死者的名錄，有的在捶打自己的胸膛，有的在發賣念珠和聖尸衣，有的在念咒施魔，有的在錄寫禱文，還有的在嚷着出讓房屋。許多穿着長襟大禮服的猶太人，却在收買旅人的黃金和寶石。

當駱駝隊一停，麥歌迪·拉瑪贊和侯賽因—阿加就一骨碌跳下來，連忙跑過去，幫着女人們從馱筐里站出來。人們一窩蜂

① 阿里及十位教長，被認為是穆罕默德後裔，什叶派教徒把他們奉為穆罕默德。

冲着旅人們扑过来。每个人，抓住他們什么东西，就邀請着到他那里去。就在这当儿，阿齐茲—阿加失踪了。尽管我們四处去找她，逢人打听她的下落，到头来还是枉然。

哈拿姆·葛琳，侯賽因—阿加和麥歇迪·拉瑪贊就在泥土屋租下一个很骯髒的房間，住一宿需付七个卢比。等到住宿弄停当之后，他們又分头去找阿齐茲—阿加。他們走遍全城，向清真寺附近鞋鋪打听过，跟每个朗讀禱文的教士探听过她的下落，但她的音訊仍然是石沉大海。

廣場上逐漸冷落起来。这时天色已相当晚了，哈拿姆·葛琳第十次走进了陵墓，看見一群女人和阿訇围成团，正瞧着一个女香客抓住柵栏上的一把鉄鎖，拚命吻着它，并且大声嚷道：“亲爱的侯賽因教长啊，請听我的禱告！死人复活的这一天，将要持續五万年之久，一定会吓得大家目瞪口呆，連我的头顱在坟墓里都会化成灰吧？拯救我呀，拯救我呀，我是个有罪的女人，从前犯了滔天大罪，饒恕我吧！”人們問她到底怎么回事，她一句話也不回答。劝了很久，她才說道：

“我罪孽深重，只怕至圣侯賽因不肯饒恕我！”

她老是翻来复去說着这句话，豆大的泪珠儿从脸颊上滚落下来。哈拿姆·葛琳一听出是阿齐茲—阿加的声音，就走到她跟前，搀着她的手，把她帶进院子里，多亏侯賽因—阿加赶来帮助，才把她弄进屋子里。大家聞訊后都向她围攏来。阿齐茲—阿加喝了两杯甜茶，拿起水烟管，說道：她愿意把自己的事情告訴大家，但要求侯賽因—阿加必需离开这屋子。果然，侯賽因—阿加一走出屋子，阿齐茲—阿加就抽着水烟，开始講自己的故事。

“哈拿姆·葛琳，我的心肝儿啊，你可曾知道嗎，我一进喀达·

阿里——愿上帝宽恕他——的家門，三年来我們夫妻恩爱，相敬如宾，連薩吉妮·苏丹都叫她的丈夫以我的喀达·阿里当作榜样呢。

“喀达·阿里是宠爱我的。可是，在这么长时间里，我却一次都沒怀孕过，亡夫老是翻来复去說要孩子。每到夜里，他总是跟我糾纏不清，說：‘叫我怎么办呢？我可要断种絕代了！’尽管我拚命吃葯祷告，到头来我还是沒有孩子。有一天夜里，喀达·阿里突然放声痛哭，說道：‘要是你同意的話，我就弄个短期妻妾^①，家里杂活就託她去做，但等到她日后生了孩子，我就跟她离婚好了，而孩子由你去带养，就算是你的亲儿子吧。’我对他——愿上帝宽恕他——这一花招表示同意，說道：‘这可没有什么不好。一切你都不用管啦。’

“第二天我戴着面紗，出去攀亲說媒，竟把专卖酸牛奶的哈桑老板的女儿哈吉契說給了我的丈夫。哈吉契生着一脸黑麻子，真丑死人哪。当哈吉契剛到我家里的时候，她那身衣裳簡直是吊一片，挂一块，如果从头到脚朝她撒一把黍米，那包管一顆也不会掉落在地上。何况，这女人又是那么弱不禁风，只消揪住她的鼻子一提，恐怕她馬上就会魂灵出窍。不过，还好，論身份，我毕竟是女主人，哈吉契总得干活，又做飯。

“哈拿姆，一晃眼不到几个月，她已經养好身体，开始茁壮发胖，而且怀了孕。她就在我們家里生根落戶了，她所有刁钻古怪的要求，丈夫都給办到了。比方說，要是在数九寒天她想吃櫻桃，喀达·阿里就特地为她到地窖里弄去。而我呢，恶星临头，倒楣透頂。每天晚上，喀达·阿里一回到家里，就拿着彩色絲

① 什叶派教徒中有一种风俗，即在婚前及离婚期間，可以临时娶妻納妾，不被認為非法。

围巾，逕直到哈吉契房間里去了。我只好仰人鼻息，受气过日子。呸，好一个哈桑的女儿！当初她刚来我們家里的时候，还不是一只鞋張着个嘴已哭，一只鞋捶打自己的胸脯，那么一双破鞋呀！可如今，这个哈吉契却在我面前装腔作势，神气起来了。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当初我失算了，大錯特錯呀！”

“哈拿姆，我咬紧牙关，熬过了十个月，可是在邻居街坊面前，我还是死要面子，装出洋洋自得的样子来。碰巧，有一天丈夫正好不在家，我就先发制人，給哈吉契个够受，叫她死无葬身之地。我还当着她面誣蔑丈夫說：‘你到了风烛残年，还爱上了那对蛙精眼珠子！你一辈子也不会有儿子的。那是杂种，可不是你生的孩子。是哈吉契跟专做杓子的麥歇迪·泰吉生的呀。’哈吉契同样专门暗地捣蛋，对喀达·阿里尽說我坏話。我干嘛誹得这样絮絮叨叨，叫你們听着讨厌？总之一句話，我們家里每天总有口角之爭，哪怕你堵住耳朵不听。我們大吵大鬧，叫邻舍街坊都讨厌透頂。

“我心中热血滾滾翻騰，我最害怕的是她真的生了男孩。我閉目掩卷，作过各种各样的咒語，可是一点儿不起作用，哈吉契的肚子照样一天天地鼓起来，真气人，仿佛她吃飽滿肚猪肉似的。

“她的肚子一天一天地大起来，直到十月滿胎，临盆待产。嘿，你們猜怎么着？她果真生了一个男孩子呀！”

“哈拿姆，从此以后，我在男人的家里，已是人老珠黃不值錢了。我可不知道，哈吉契原来是生就的蛇椎骨，还是給喀达·阿里吃过什么迷魂丹。亲爱的哈拿姆，要知道，这个女人原是我亲自从清棉工人街区領来的，誰料她却反过来作弄我。她当着丈夫

面前吩咐我：‘阿齐兹—阿加，快去洗孩子的尿布，你洗洗不费劲，我可怎么也动不了。’

“她一說出這句話，气得我面紅耳赤。我就当着喀达·阿里面前，不管罵她也好，罵孩子也好，馬上乱罵一通，真是淋漓尽致。于是，我要求丈夫同她离婚，但丈夫——愿上天寬恕他——却吻着我的手，斬釘截鉄地說：‘你为啥这么搞？但愿她的奶水千万别坏了，要不，对孩子可糟啦。再等一陣，等孩子开始走路的时候，我就跟哈吉契离婚。’

“但是，从那时起，我就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了。有一天——愿上天寬恕我的罪恶吧——哈吉契到澡塘去了，我独自留在家，好給哈吉契下毒手。我就走到孩子的搖籃跟前，从下巴底下头巾里掏出一枚別針，掉过脸去，把孩子的天灵盖儿扎穿了，接着，我就惊惧万分地跑出屋子。

“哈拿姆，这个孩子就两天两夜吵吵鬧鬧不安宁。他的哭喊声，簡直把我的心儿都撕碎了。尽管千方百計替他医治、禱告，可总是沒有用。到第二天傍晚，孩子就咽气了。

“丈夫和哈吉契是痛哭流涕，昼夜怀念孩子！可我呢却无动于衷，冷若冰霜。我暗自寻思：至少也得叫他們难受一陣！

“一晃眼两个月过去了，哈吉契又怀了孕。这一次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拿姆，我指着至圣侯赛因起誓，由于心中愁悶难遣，我就象死人一般在床上躺了两个月。经过十个月以后，哈吉契生了一个男孩，竟又耐人喜爱起来了。

“喀达·阿里把自己整个心灵都交给了男孩。上帝賞了他一个滿头金发的儿子。头两天，喀达·阿里寸步不离，哪儿也不去。他还把睡着的孩子攔在自己面前，目不轉睛地直瞅着他。

“一切情况又象上次发生的那样。哈拿姆，我那个冤家对头

和她的儿子，我实在看不顺眼。有一天，哈吉契正忙着干活，我趁她冷不防备，又用别针往男孩的天灵盖儿上扎了一下。到第二天上，这个孩子就又断命了。家中无非又是号啕大哭，又是呜咽低泣。你们想象得出我当时的心情吗？我一方面感到满心喜欢，因为我已使哈吉契非常苦恼，给她带来了莫大的不幸。但，与此同时，我又感到愁苦万分，因为，捫心自问，我确实坑害了两个无辜的人。我老是号啕大哭，捶打自己的头。我失声痛哭，悲愤欲绝，竟使喀达·阿里和哈吉契也都怜恤我，看到我那么疼爱冤家对头的孩子，不免表示非常惊异。其实，我可不是哭孩子，而是哭我自己呀。我害怕骇人的法庭，我害怕阴曹冥府。那天夜里，丈夫就跟我说道：‘这么说来，我命里注定是没有孩子的，你瞧，我的孩子总是活不长啊！’

“数九寒天还没来到，哈吉契却又怀孕了，这回我的丈夫没有为孩子长命百岁专作祈祷了。他起誓说道：要是生了女孩，那就把她嫁给赛伊德；要是生了男孩，那就管他叫侯赛因，一直到七足岁才给他剃头发。等他剃去了头发之后，就拿着与他体重相等的金子，到圣地凯尔别拉朝拜去。

“过了八个月另十天，哈吉契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但她心中仿佛已有预感似的，她一刻儿也不让孩子独自呆着。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把孩子杀了呢，还是让喀达·阿里跟哈吉契离婚。哪知道这全是白费心思！瞧，哈吉契又是那么神气十足，活象家里的女主人似的。她动不动呵斥我，对我指手划脚，连一句话也不能顶撞她。就这样一直继续到男孩刚满四足月为止。

“我老是占卜，我该不该把男孩杀了。有一天夜里，我在跟哈吉契吵开了以后，这才决定干掉这个孩子。于是，我就等了两天。到第三天上，可巧哈吉契到香料店买干紫罗兰花去了。我

就連忙跑到房間里，把睡着的孩子从搖籃里拖了出来。接着，从下巴底下头巾里掏出別針来。可是，我刚碰了一下他的天灵盖儿，孩子忽然醒了，他並沒有哭叫，反而朝我迷迷笑。哈拿姆，我真不知道我該怎么好。我的一只手怎么也举不起来，要知道，我可也不是鉄石心腸啊！我只好把孩子重又放回搖床，連忙跑出房間。我轉念一想：孩子嘛，他哪儿有錯？問題都是在娘身上。得弄掉孩儿娘，我才能有安宁之日。

“哈拿姆，即便这会儿跟你們講起这件事，我还是渾身瑟瑟发抖。那怎么办呢？說來說去，都是我的丈夫的过錯；是他使我变成女佣人，去伺候专做酸牛奶的那个女儿；但愿他死无葬身之地；

“我偷了哈吉契的几根头发，带到拉赫恰曼街区有名的犹太人穆拉·伊勃拉吉姆那里。他給我画了一道符咒。我就把一块馬蹄鉄放在火里。穆拉·伊勃拉吉姆收下了我三个突曼，好用脂油去烧紅这块馬蹄鉄，而且，他跟我保証說，过不了一星期，哈吉契就会沒了小命的。可是，那又有什么說头，虽然一个多月过了，但哈吉契还是一天比一天胖起来，就象凱尔別拉的沃德山那样。哈拿姆，打那时起，我就不再相信占卜念咒这套玩意儿了。

“过了一个月之后，正是初冬时分，喀达·阿里得了重病。他甚至立了两回遺囑，我們尽用圣水朝他的脖頸上洒。当喀达·阿里病情已經很坏的时候，我就到市場上去买药。我把药带到家里，就撒在湯罐里头，攪和了好一陣，才放到火上去煮。我給自己买了一客晚飯，一到了家里，我就独个儿悄悄地吃了。吃得飽飽的，我就走到喀达·阿里的房間里。这时天色已經不早了，哈吉契曾有两次請我去吃晚飯。可是，我却回答說头痛不想吃，最好还是空肚舒服些。

“哈拿姆，哈吉契终于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了。我走到房门口，侧耳细听房间里有沒有呻吟的声音。可是，那时天气正冷，房门关得严丝密缝，啥也听不到。我整夜守在喀达·阿里病床边，仿佛专门在伺候他。待到大天亮，我提心吊胆地又走到房门口，细听了一会。我虽听见孩子的叫喊声，可我没有勇气把房门打开。于是，我又回到喀达·阿里病床那儿。哈拿姆，你们猜猜，那时我心中可是什么样的滋味。

“轉天早晨，大家都已起床，我走进了哈吉契的房间。她直挺挺地躺着，就象死人一般，黑糊糊的又象一块煤，看来她翻来复去，折腾了足足一整夜，被窝，褥垫都已弄成一团糟。她身边的孩子，呜呜地哭个不休。我走出房间，在水池里洗了手，然后，一面哭哭啼啼，捶打自己的脑袋，一面把哈吉契的暴死事故讲给丈夫听。

“当他追问哈吉契为啥突然亡故的原因时，我回答说因为她吞过各种受孕用的药丸，并且，她也肥胖臃肿得太吓人啦。说不定，她突然得了中风吧。

“誰都没有对我发生什么怀疑，但我暗自来回琢磨，我真的断送了三条人命嗎？瞅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孔，連我都毛骨悚然。我这一生可以说是恶毒透顶。于是，我吃斋，我号哭，我给穷人布施，但是，我心里却怎么也不能宁静下来。

“我一想到受审之日，阴森的坟墓，一想到死亡的天使納吉爾和蒙吉爾^①，天晓得，那时我会碰上什么事兒呢。我起誓愿当圣地的女僕，于是决定到凱爾別拉朝圣去；又因为喀达·阿里曾經給儿子許下了心愿，所以，我想，还是我們三人一块儿动身吧。

① 据穆斯林的說法，这两个天使可审問死者生前善惡。

但是，喀达·阿里每次总是推托說，‘咱們开年到麥什赫特^①去。’不料，那一年瘟疫鬧得很凶，他总是一再拖延行期，最后，喀达·阿里也就一命归天了。

“那时候，我就听凭自个儿支配了。按照丈夫的遺囑，我把他全部財產賣光了。我就搭上你們的伴一同朝聖去。至于跟我同行、叫我亲娘的那個小伙子，他就是哈吉契的儿子，侯賽因—阿加。我剛才請他務必走出房間，就是为了不耻他听到我講的故事。”

大伙儿呆若木鸡似的不言不語。阿齐茲—阿加眼里噙着泪花。

“如今我可不知道，上帝是否寬恕我的罪恶？受审之日先知是否拯救我？哈拿姆，多少年来我一直满怀希望，想跟人們傾訴我心中的忧伤啊！如今，当我一切都已講完的时候，我感到如同大水浇火一样痛快，但不知在駭人的受审之日又将会怎样呢？”

麥歇迪·拉瑪贊·阿里在长烟管里拨了一下烟灰，說道：

“愿上天寬恕你的父亲吧。試問咱們干么都会聚在这儿赶路呢？三年以前，我就是在霍拉桑大路上赶馬車的。有一次，我拉着两个有錢的旅客。碰巧，四輪馬車在半路上翻了頂，其中有一个旅客當場摔死了。我就趁此机会，亲手把另一个旅客勒死，打他身上弄到了一千五百突曼。等到我年岁漸长，我才鬧明白这笔錢是不义之財，必須拿到凱尔別拉去祓除。今天我給一个烏列姆^②送了一部分錢，他就替我祓除了一千突曼。現在对我

① 霍拉桑有一城市。那里有什叶派教徒崇敬的第八代伊瑪姆(教长)胤薩的陵墓。

② 意即法典解釋人。

來說，這筆錢要比母乳還純潔呢。”

哈拿姆·葛琳從阿齊茲—阿加手里接過水煙管，連着抽了兩口，隨口吐出一縷縷濃煙，沉默了半晌，才開言道：

“我非常明白：一路上顛顛簸簸，對跟我們同行的沙赫巴吉—哈拿姆來說，原是非常有害的。我甚至事前占卜，早知道凶多吉少，但我不管這個，還是把她帶了出來。她是我的異母妹妹，她的丈夫却是我的情人。他把我帶到他家里，就當了他的第二個老婆。我給沙赫巴吉—哈拿姆打擊太大，弄得她得了癱瘓病。這回我打算在半路上把她斷送了，不讓她分到父親的遺產。”

阿齊茲—阿加高興得落下了眼淚，但又呵呵笑了起來。

“唔，原來您也是……！”她開口說道。

哈拿姆·葛琳抽着水煙管，回答說：

“難道你沒聽見過宣教嗎？要是朝聖香客已經動身上路，即使他有許多罪惡，就象大樹上葉子那麼多，他也会變得清白無罪……”

兀 鷹

煤油灯在壁龕的欄板上不断冒烟，坐在垫子上的两个女人好象并没有发觉。其中一个戴黑面紗的，坐在上座，看模样，是来作客的。她使劲摇着头，不时用一张大手絹擦着鼻涕。另一个女人，戴着家織的卡其布面紗，把脸庞罩得严严的，一个劲儿假哭。

門开了，走进来一个两眼哭得紅肿的女人——原来是第二个老婆送水烟管来了。她把水烟管放在客人面前，退下去躲到远处坐了下来。突然，坐在客人身旁的那女人，抽抽噎噎地痛哭起来，又扯自己的头发，又捶自己的胸口，

“我的亲爱的比貝一哈拿姆，就算他不是丈夫，也是珍珠活宝贝儿！”她就这样嚷道，“我起誓說，我也不希罕他哪！哈拿姆，他一回也没有用过‘你’来称呼我……我的可怜的亲男人啊！他不算是寿终正寝，是突然罹难，是人家杀害了他呀。”

面紗从头上滑了下来，染成紅色的头发垂落到脸前，那女人栽倒在垫子上，一下子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了。

比貝一哈拿姆口里不离水烟管，回轉身对刚才进来的那女

• 兀鷹是一种凶鳥，专食死尸，这题目含有諷刺的意思。

人說：

“納尔盖斯—哈拿姆，这儿能找得到灰泥块^①和蔷薇水嗎？”

納尔盖斯泰然自若地站了起来，从搁板上取来了一瓶蔷薇水，把它交给客人，然后轻声细气地说道：

“瞧她老是突然昏倒——只不过装假罢了。麦歇迪·拉札布咽气的时候，她还从他口袋里偷表哩。”

比貝—哈拿姆揉着病人的手，让她嗅了一下蔷薇水，病人马上清醒过来，站起身来，继续说道：

“你瞧，我真是恶星高照，倒楣透顶了！今儿早晨，麦歇迪坐在床边，还对我说：‘快点支烟给我抽。’我就给他点了支烟，他抽了一口，觉得不好受，就说：‘万一我咽了气，怎么办呢，怎样来报答你呢？’我回答说：‘上帝保佑你长命百岁，什么东西我都不需要。’麦歇迪接着跟我說：‘至于哈桑的事儿，可不用我替他操心，——他自己挺会安排过日子的。可是，一想起你，我心痛如绞，我实在可怜你。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就代笔写遗嘱，说我答应过给你一所房屋，写好了，我来亲笔签名吧。’”

“别难过，瑪尼日—哈拿姆，上帝保佑你的儿子身体健康，百病不染。”比貝—哈拿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便把水烟管递给寡妇。瑪尼日伸过手来，接住水烟管，一对金镯子在她手腕子上黄灿灿地闪耀着。

“不，”瑪尼日继续说下去，“没有了麦歇迪·拉札布，我在世上一天也活不下去。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薄命女人，我欠的债已经齐到喉咙。再说，直到现在，儿子还没有回到城里。不，我不能在这个家里再呆下去了。在这里，就连这块小地毯都不是我

① 灰泥块贴在病人鼻子上，据说能治病。

的，而是属于那个可怜的孤儿的。麦歇迪临死的时候，还这样向我要求过，他說：‘快去找鑰匙，要不，別人就要把它搶走啦。’”

坐在門旁的納尔盖斯，暗暗地嗚咽起来。

“是的，哈拿姆，”比貝一哈拿姆又开口說道，“麦歇迪·拉札布真是个好人，愿上帝在阴曹地府饒恕他吧！就在一礼拜以前，我曾經到他的鋪子里給孩子路吉埃买药。尽管我再三要付錢，他——愿真主寬恕他——无论如何不肯收下，还說：‘我怎么好意思拿人家的錢……’請問，他到底害的什么病，这么快就过世了？”

“我三天三夜沒有闔上过眼皮。哈拿姆，我一步不离地守着他的病床。我还特地到甲姆清真寺去，弄来了免做恶梦的咒符。我也請过郎中先生来看他。那个郎中先生說，病人吃多了冷食，所以叮囑我要把烘热的带子貼到麦歇迪的肚子上去。我曾經替他做了一种健牛大补湯，託他服用罌粟果、茴香、起絨草花、风干果子、酸橙花叶，还有其他别的灵丹妙药。于是，他好轉了两天光景。今儿早晨，我走到他的床跟前，麦歇迪还伸出手来摸了一下我的鬚发，接着說道：‘瑪尼日，你为我作了許許多多事情，要是我在什么地方怠慢过你，那就饒恕我，免除我的罪恶吧。如果說你还活着，我又弄来了别的妻房，那請你明白，我的本意也无非是为了你能有个女佣人使喚……’他居然又一次請求使他的灵魂得到淨化。那时，我連忙申斥他，嚷道：‘喂，坐起来，快起床，干嘛哭哭啼啼，就象个娘們那样！赶紧到鋪子里去做生意吧。’亲爱的哈拿姆，說完这些話，我就出去打了一忽儿盹，我沒在麦歇迪身边，却叫納尔盖斯去守候他。可是，可爱的哈拿姆，我指着自己的独生子起誓說，我說的不是謊話——大約在晌午光景，我醒来睜眼一看，他的病况变得更糟了。你想想看，就在

我暂时离开他这一个钟头里，他就突然起了变化。”

比貝一哈拿姆用手絹擦着鼻涕，含意深长地点着头。

納尔盖斯插进来說道：

“好嘛，你把一滩尿一堆粪都推到别人头上！你撒謊也得有个分寸。在他——愿真主饶恕他——还活着的时候，你就恨不得要喝他的血，剥他的皮，可现在突然他又成了你的亲人！我早就知道你是怎样捉弄他。光是我一个人伺候过麦歇迪，她呢，总是吃懶飯，睡大觉。比貝一哈拿姆，如果我說的是假話，那就让人们詛咒我的青春吧。瞧，她想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我身上。說是我杀害了他！那怎么不說是你杀害了他呢？要知道，全套鑰匙都在你手里，你掌管着一切大权，你不是还想把我撵出大門去嗎？”

“多么蛮横无礼！”瑪尼日气冲冲地說道，“誰都沒有跟你說話，可是你哪，好象稀粥里的豌豆，多管閑事瞎搶白。你得明白，小丫头，你还是个黃口小儿，我对你可談不上客气不客气啦。”

“請您禱告上帝，咒罵惡魔吧。納尔盖斯一哈拿姆，請您离开这儿吧。”比貝一哈拿姆說道。

納尔盖斯眼里噙着泪花，走出去了。

“如果說我一世享福的話，那赶驴的營生也可比做天堂吧。唯独上帝才知道我的困苦。您看，叫我怎么过日子！难道說我还能跟这个走江湖的女人在一个家庭里呆下去嗎？”

“請您別去理睬她，这比百来根鞭子还起作用。”客人回答道。

瑪尼日把刚才打断了的話繼續說下去：

“事情經過是这样，哈拿姆，我正好在水池旁边，定神一看，納尔盖斯在捶着自己的头，嚷着說：‘請您到这儿来吧，麦歇迪快

咽气了！’哈拿姆，上帝保佑，百无禁忌，我連忙跑过去，进房間一看，麦歇迪全身蜷縮着，好似一条蛇，喘气已很吃力，脑袋往后仰着，咬紧牙齿，脸色煞白，就跟酸牛奶一样，鼻子伸得老长，就象一根棍儿，可是，他越发气喘不止。我就跑去取鏡子，端到他的嘴边。你猜我怎么着？我捶自己的脑袋，我扯自己的头发。愿上天保佑誰都不要碰上这样的事儿。后来，我把您从凯尔别拉带回来的一些圣土，放在水里搅匀了，想让丈夫喝下去，誰料，这时他的嘴唇已經撬不开了，圣水从嘴边白白地淌掉了。我給他阖上眼皮，系好下巴頰，就派人去找希赫·阿里。我出了現款二十突曼，委托他去把麦歇迪·拉札布埋掉。哈拿姆，亡夫的尸体停放一共不到两个钟头。想来这会儿，他早已入土为安了。”

瑪尼日把水烟管交給比貝—哈拿姆。

客人点着头，話又扯开头了，

“他是个多么善良的人啊，但愿他进了天国。他的灵魂快地升天，让他去承受眞主的仁慈吧。要知道，死人通常总要停放上好几天！……哈拿姆，請問麦歇迪·拉札布有多大年紀？”

“我指着生命起誓說，他还很年輕，身体相当結实。記得国王被刺的那年，他正好四十岁，从那时算起，大概有二十个年头过去了。男子五十岁——还算是小伙子。他正是所謂年富力壮的汉子哩。是这个納尔盖斯給他吃了毒药啦。上帝不惩罚她，偏偏毀了我呀！啊，这种日子我膩味透啦……

“請您不要見怪，哈拿姆，他很走运，因为他的尸体沒在家里停放太久。上帝已經把它淨化，变成正人君子的骨灰。我們这班有罪的人偏偏还活着！愿眞主寬恕世間所有的奴隶吧！”

“希赫·阿里来要五突曼安葬費，”納尔盖斯走进房間，报信說。

“要是盛食物的砂鍋不盖严，怎能不染猫爪印儿？兀鷹到处嗅着猎物，一有机会，抽筋剥皮，开膛摘心哩！希赫就是找口实，想捞我一把。可惜鈔票呢，都已归到孤儿名下。麦歇迪·拉札布的那些酒肉朋友，没有一个在死人殮車后面跟着走过七步路，可是在从前哪，就象蜜糖上的蒼蝇，尽围着他团团轉！昨天尤茲巴什来探望时，滿腔激憤說：‘难道这样就算是护理病人嗎？为什么你們不給他熬大米菜粥，不去請有名的郎中先生？’因此，今天我派人找尤茲巴什——請他帮个忙，因为，我們家里沒男人，光剩些娘們。您猜怎么着？——他却不肯来！您瞧，他居然打官司去了！”瑪尼日掉过身来，对着納尔盖斯說道：“这个希赫·阿里他要什么呀？吐他进来。”

納尔盖斯接住水烟管，从房里出去，远远地走开了，而寡妇又开始号啕大哭：

“我的可怜的丈夫哪！他丢下我不管啦！叫我怎么办？！轉眼就是数九寒天，我孤伶伶一个人带着孩子，东西沒有，鈔票沒有，煤炭沒有，活也活不了呀！”

包着大纏头的希赫·阿里走进来，滿口天花乱墜地說道：

“祝您夫人吉祥如意！愿眞主保佑您，祝令郎貴体安康。但愿不要縮小您對我們的庇蔭，祝先人进入天国。麦歇迪·拉札布在世时，对我眞是爱护备至！現在有誰来关心我？可是怎么办呢，哈拿姆？我們大家都在上帝下面过日子，沒有上天的意旨，树叶子都不会落下来。該是輪到我們头上了。人生命运，就是如此这般；我們这班鄙微小人，实在无力违抗。哈拿姆，您想知道如何运到坟場的情况嗎？”

“愿他进入天国，人們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殮車上运走了。”比貝一哈拿姆重复着这句回答的話。

“那，死人給埋葬了沒有？他的后事办完了沒有？”瑪尼日問希赫·阿里。

“哈拿姆，請原諒我提这些鸡毛蒜皮事儿打扰了您，不过，應該直說，五突曼是不够的。这点錢只够付給掘墓穴的人。”

“那么，您就把死人丢在墓旁不管嗎？”

“不，哈拿姆，那儿有掘墓穴的。”

“誰沒有保护人，誰就倒楣啦，”比貝一哈拿姆插入一句。

“叫我哪儿弄錢去？要是人家跟您說麦歇她有一百地那^①，您別相信，这全是胡扯。即便我脚底下这块小地毯，也是属于納尔盖斯的儿子的。难道你沒听說過，年輕的女人嫁了老男人，实惠好处多得筐儿挑嗎？哎哟哟，老天呀，她积攒了整整一口袋，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您干嘛不向她要錢呀？我哪儿有喀隆^②的宝庫？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薄命女人，身边啥也沒有。請問我上哪儿取錢去？不过，还是赶紧写个收条吧，否則，有人爱管閑事来检查一下，哪还会有好事情嗎？”

“請千万別縮小您對我們的庇护吧！当然，我們也是不会忘記效勞……遵命，立刻从命。”希赫·阿里卑躬屈膝地說道。他蹲下来，写了一个紙条，交給瑪尼日。瑪尼日取下挂在她脖子上的錢包，掏出来一些鈔票，一一点交給希赫·阿里，接着把收条放到錢包里，又是大发牢騷：

“我是个上了年紀的女人，好容易积攒了一百地那，心里想到圣地朝拜去。現在有誰給我鈔票呢？如今叫我怎么办丧事呢？有誰給我鈔票在头七的夜晚准备安葬后的宴席呢？”

“您別担心，我在您身旁，用不着害怕。一切都由我承担下

① 地那，伊朗货币。

② 《聖經》中的一个富翁。

来。要知道，我对麦歇迪真是感激不尽。请您尽管吩咐就是。”希赫·阿里说完后，轉身就走了。

“要知道，人們通常都不在喪期停尸的屋里过夜。幸亏叫人很快就把他抬走了。”比貝一哈拿姆說道。

“把我跟他一块抬走，也沒有关系，反正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活不下去了。只要请您想一想，我已經耗掉了五突曼。这全是从我的腰包里掏出来的。我怎能跟納尔盖斯一起住在这个家里呢？您沒想到她是个害人精呀！”

瑪尼日向四围扫視一眼，咕咕囁囁地說道：“上天啊，她是魔鬼打发来的，是个剋夫扫帚星，而且还带来个詭計多端的老娘們。”

門开了，納尔盖斯跟她的母亲走进来了。

“您好！那么大的煤油味儿！您是活人嘛，坐着聞不出来？”

納尔盖斯把灯芯捻小了。比貝一哈拿姆在納尔盖斯的母亲跟前略微欠身行个礼，馬上又坐下了。納尔盖斯低着头，开始哭哭啼啼。她的母亲，是个白发蒼蒼的女人，安慰女儿說道：

“犯不着这样哭哭啼啼！反正上帝不饒恕。上帝看到你和你的孩子們在这个家里孤苦伶仃，受尽欺侮。这儿大家——都是孀婦和侄女，而你們——却是外人和私生子。最后，你也应当拿到一笔生活費。誰都免不了死掉男人的，即便是奥姆—奥里—芭妮^①——我愿为她奉献自己的生命——也当了寡妇。自己要留神，別让人家偷走你的东西。”

納尔盖斯眼里噙着泪花，走出了房間。

“您听着，我跟你說話，”老太婆对瑪尼日說道，“我可不是細

① 什叶派的第一代教长阿里的妻子，她丈夫被凶手杀害。

条子楊柳，任多大的狂风也动摇不了我。人死一回，无非是大哭一場罢了。既然麦歇迪已故世——但愿真主饒恕他——我得安排我女儿的后事。她和她的三个孩子——他們一个比一个小——，也要糊口过日子。现在我要求今儿晚上把所有的房門和帳册都查封起来。虽然，上帝不許人們張着嘴巴沒飯吃，要等这些孤儿长大成人，那是駱駝尾巴伸到地上，日子还长哩。您得尽快指定原告的代表人。”

“难道我应当样样照办嗎？难道我说过不要查封的話嗎？难道我不該把东西收拾得整齐一点嗎？！瞎子指望上帝——那不就是一对睜亮的眼睛嗎？請您自己去叫阿訇和教士来查封财产吧。”

这时候，納尔盖斯走进来，端来一碗茶，遞給了她母亲，嘴里嘖哩咕嚕地說：

“唉，已經晚啦，应当早点想到这一着就好啦。”

瑪尼日轉身对着比貝一哈拿姆，暴跳如雷地說道：

“多么卑鄙！簡直吓人啊！天啊；她一个人嫌不够，还領着老亲娘来！要知道三个钟头以前，她的丈夫还活着呢！呸，真是天下奇耻大辱！麦歇迪亲口留言把鑰匙託付給我；他不愿許鑰匙落到下賤婆娘的手里。这会儿，您不妨去找公証人，查封全部财产吧。好嘛，我馬上把鑰匙交給公証人。希赫·阿里刚来过，跟我要走五突曼。我是个可怜的、受折磨的、倒楣透頂的女人。我到哪儿都是恶星临头，劫数难逃！我把一輩子都交給了这个家庭。轉眼就是数九寒天了。看在死人——愿真主饒恕他——份上，我还得尽量张罗着。要不，哪怕沒衣沒鞋，我也早就离开了这个家。自从麦歇迪故世后，家徒四壁，阴风惨惨，仿佛陌生地方似的。三天三夜我没有安宁过，但，当药石罔效，万事全休，麦

歇廸在我眼前咽气的时候，瞧他的心肝儿納尔盖斯——哈拿姆，却象一只如痴似醉的孔雀走进了房間，开始装腔做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他哩。就这样，我心里一恨，把房門关上了。”

“得了，得了，”納尔盖斯打断了她的話，“你关上房門，偷东西更方便呀。撒謊的人最健忘——你說話老是不一样，简直是前言不搭后語。是我在伺候麦歇廸，是我替麦歇廸著衣穿褲。你呀，象死人一样，一觉睡到大天亮。麦歇廸在临死以前，說实話，他并没有病痛，也不算是一病不起。那时候，他还没有死絕，还在一上一下吸气，可是你呀，恨不得快点把他的珍珠寶貝弄到手，早就把他的眼皮闔上，急急忙忙把他埋掉了。你以为我傻嗎？你干嘛关上門躲着我，——那还不是想私吞家当呀！等到完事以后，你好像把盆盆罐罐都摔到我头上来了！”

瑪尼日馬上冲着納尔盖斯，滔滔不絕地唾罵道：

“好一个下流的婆娘，你敢当面胡說八道。我篩过面粉，挂过篩子，自己心里有数。最好还是想想你自己吧。麦歇廸还健在的时候，若要找到他，总得到你房間去找。每天傍晚，正是他該要回家的当儿，你总是打扮得花哩胡哨的，搽脂敷粉，描眉涂唇，两只胳膊张开着，去迎接他，摟抱他，跟他眉来眼去，拼命勾引他到你臥房去。你搶走了我的丈夫，你毒害了我的丈夫，——我就是在他的家里白了头发，把相貌堂堂的儿子教养成人。我的錢是靠自己干活，辛辛苦苦掙来的。你呢，却去找巫师，念咒施魔，无恶不作，弄走了我的丈夫。不信，現在到你房里去抄查，就会找到不少不少巫語咒符。麦歇廸病着的时候，还不是你要我替他换衣服嗎？要是为了……”

可是，納尔盖斯的母亲打断了她的話：

“你得了吧，狗噴唾沫星子，污浊不了海水。还是住嘴吧，要

不，我就活活地惩治你。好嘛，你想断送我的女儿一生，逼她害肺病不成？哼，当然，我的女儿又年轻，又标致，她的每一根头发，都会叫人销魂失魄。麦歇迪本来已老不中用啦。但是年轻的女人，谁能不喜爱呢？”

“请您祷告上帝，咒骂恶魔吧！”比贝一哈拿姆苦苦哀求起来。

“可是当家作主的是你，”纳尔盖斯嚷道，“全套钥匙，全部收支，都在你手里！我只是哈腰叩头伺候你，就象女奴一样。只是看在麦歇迪份上，我才百依百顺地听从你的一切吩咐。你每天晚上总是咒骂他，虐待他，因此，他不得不躲到我房间里来。我知道，你想叫我把他撵出房外，你想陷害他，弄到最后干脆杀了他。你和他老是吵嘴，没完没了，可是现在他死了，却一下子成了你的心上人！”

“麦歇迪他本来不该把你这冤家对头——小老婆带进家门。男人看见有人指点妻子的痛疮疤，尚且不免大发脾气，丈夫领着小老婆进门，怎怪得女人要愤恨呢？这头老毛驴，活着的时候，尽做缺德的事，把我折磨得好苦啊。现在他还把你留下，自己却到地下黄泉去了。”

“都怪你自己不好。不会管家、不会侍候丈夫的女人，就该倒楣——只好在家里等着冤家对头。不过，这一切都已过去，可以撇下不谈。但眼下私吞孤儿的财产——却是一桩罪孽。说实话，你手上的这对镯子也是属于孤儿的。直到今天早晨，你也只有一只镯子，请问你哪儿来的另外两只镯子？”

“这个纳尔盖斯仗着她这嘴头子，想发横财呀！我二十五年来在丈夫家里，手脚不停忙着干活。她是昨天刚进门的女人，我的细软首饰，她哪能都见过。现在我就说说他……”

“哈拿姆，請您祈禱一下，”比貝一哈拿姆壓服了這個好抬杠的女人，說道，“突然不說話，這是褻瀆上帝的行為！要知道，亡靈還聽得到您說話哩。您親口說過他死后還不到三個鐘頭。請您想想他的孩子吧。”

“你以為，在坟邊哀哀痛哭的孤兒，他們都是在父親臨死時生下來的嗎？”瑪尼日帶着萬分輕蔑的口吻說道。

“噢喲喲，我倒楣透頂，死人呀，你瞧！”納爾蓋斯的母親眼淚汪汪地嚷道。

“親人們，請看：麥歇廸，麥歇廸到場了！”比貝一哈拿姆怪聲怪氣地嚷了起來，馬上啞然無語，仿佛她的舌頭不能再動彈似的。

門開了，麥歇廸突然到家了。他穿着一套被污泥弄脏了的白殮衣，臉色發青，蓬頭散發，身子貼着門框，站立在房門口。女人們一下子都嚎叫起來。

接着，瑪尼日驚惶失措地從脖頸上取下錢包，連同一串鑰匙和鐲子，一塊兒擲到麥歇廸腳跟前：

“不，不，不准走到我這裡來！拿着這些東西，滾開吧，你這個死人，死人，……拿着你的鑰匙，還有我從箱子里取出來的一百突曼，錢包里還有一張五突曼的收條。你收下，快滾開。饒了我吧，滾開，滾開。”瑪尼日嚷着嚷着，躲到比貝一哈拿姆背後去了。

納爾蓋斯打開了頭巾包，取出一些東西，也給麥歇廸擲了過去：

“這就是你的假牙，還有我扣下希赫·阿里的五突曼，你收下，滾開，快點兒滾開吧。”她說着說着，用手掌捂着臉孔，直沖母親撲了過去。

“那些就是化了麥歌迪五十突曼的牙齒啊！”瑪尼日低聲囁咕說道。

麥歌迪大吃一驚，嘴邊浮着一絲冷笑，回答道：

“請你們別害怕，我沒有死。只不過是一次很小的中風，我一到坎里，就清醒過來啦。”

“不，不，你已經死了，快滾開，讓我們安寧一點吧！要知道，你本來不喜歡我的，你那個心愛的老婆——就在那兒。”瑪尼日唧唧噥噥地說。

“天呀，我並沒有死！人家還來得及撒土，……我就清醒過來啦。……挖墓穴的吓傻了，我就一骨碌爬起來，……溜回來了。我总算走到尤茲巴什的家里……披了他的斗篷，他還用輕便馬車送我到這兒。他就站立在院子那里。”

“是的，……這都是希赫、阿里搞的鬼把戲！”瑪尼日氣忿忿地用嘶啞的聲音說着。“他當了三個鐘頭活死人啊！水煙管，請給我水煙管呀！噢，噢，他真是給活埋了……活埋了！”

活 水

有这个人也罢，没这个人也罢，反正除了上帝以外，谁都不存在。

从前有个鞋匠，生了三个儿子：驼子哈桑尼、秃子侯赛尼、小儿子阿赫玛达克。大儿子哈桑尼靠写祷文、符咒，在街头卖艺过活。二儿子侯赛尼，样样手艺都行，就是不爱干活，有时也到池边打打水，或扫扫雪，可是多半时间游手好闲。最小的儿子阿赫玛达克，勤勤恳恳，热爱劳动，是父亲的真正慰藉。他在药店当学徒，每到月初开支，准把工钱交给父亲。两个哥哥逛来荡去，不务正业，成了父亲的包袱；这且不說，他们还憎恨阿赫玛达克。

有一回，城里闹饥荒，鞋匠把儿子都叫来，吩咐說：

“听着，孩子們，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們，——我的手艺不够养活自己，城里样样东西都在涨价；好在你們都大了，最小的阿赫玛达克，也满十五了。你們自己去寻找幸福吧。你們各人学一门手艺。天啊，我就呆在这儿等死吧。要是你們事情順利，干得好，我知道了，一定很高兴的。要是不行，回到我这里。只要我有飯吃，咱們就一块儿吃。”

兒子們回答說：“我們明白啦，爹！”

鞋匠分給每人一块烙餅、一罐水，吻了他們，就打发他們起

程了。

他們走了很久。只要天沒黑，兩腿還撐得住，就一直走下去，終於來到一處十字路口。他們精疲力竭，便坐在一棵榆樹底下休息。阿赫瑪達克特別困倦，馬上昏沉沉睡着了。“嘿，要是干掉他，怎麼樣？”——兩個哥哥起了這樣念頭。阿赫瑪達克比他們能干，他們都把他看作死對頭，深怕他会碍手碍腳。他們把這小兄弟兩手反綁起來，緊緊捆住，拖到一個很大的黑洞洞口，把他推下洞里去了。

阿赫瑪達克無論怎樣懇求，都沒用。哈桑尼和侯賽尼反倒搬來一塊大石頭，把洞口堵住了。

他們把剝下來的阿赫瑪達克的襯衫塗上鴿子血。碰上一個旅行隊的領隊，就請他順便把這件襯衫帶給鞋匠，說是阿赫瑪達克被狼群咬死了。最後，兩兄弟朝十字路口走去，在那里，抓了鬮，決定一個往東，一個往西。

現在請听駝子哈桑尼的遭遇。他在黑暗的森林里，隨身所帶干糧和水沒用完以前一直往前走。直到夜色深沉，才出了森林。突然，他發現遠處有一團藍幽幽的亮光。他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座茅棚。

“老大娘，看在上帝份上，可憐可憐我吧。”他對坐在茅棚里的女人說，“让我借住一宿，我出門赶路，又餓又渴，差點兒沒命啦。”

“誰肯收留這樣蠻不講理的駝子？”老婆子回答說，“我倒也很可憐你。倘若你能滿足我的要求，我就留下你。”

哈桑尼連忙回答說：“我愿完成你的任何吩咐。”

“屋后有口枯井，里面有一支蜡烛；閃着藍色火光，永不熄

灭。你去把它取来吧。”

老婆子让哈桑尼吃饱喝足，把他带到茅棚后头，叫年轻人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放到井里。哈桑尼抓到蜡烛以后，就请老大娘把他提上来，筐子快要升到地面的时候，老大娘伸手抢那蜡烛。

“不，现在不行。让我到了地面上，再交给你。”哈桑尼疑心她不怀好意。

可是，老婆子恼了，把绳子撒了手。噗通一声，哈桑尼就摔到井底去了，说也凑巧，他倒没有受伤，蜡烛也没有熄灭。如今，哈桑尼哪还需要老婆子：

他从袋里掏出烟管，心中盘算起来。

“这是我随身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他伤心地说着，凑近蜡烛的蓝火点上烟，接连抽了几口。井底立刻腾起一团烟雾。在这年轻人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又黑又矮的恶魔，双手按在胸前，深深地行礼。

“您有什么吩咐？”恶魔恭顺地说。

“唔，你是谁——是魔鬼，是妖精，还是人？”哈桑尼问道。

“我是您微不足道的奴僕。”

“好吧，先帮我爬上去，离开这洞子。此外我急需一笔钱，我要一辈子享福。”

恶魔让哈桑尼坐在他的肩上，从井里走了出来。

“如果你想发财享福，”恶魔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一直走到城里去，一定会称心如意，不过，你要提防活水。”

说着，恶魔伸手一指。哈桑尼立刻慌作一团，蜡烛从他手中抖落，重又滚到井底去了。

哈桑尼举目四顾，哪儿也找不到恶魔。于是，他转念一想，准是魔鬼欺瞒了他，不给他指点去向，——好象是悄没声儿，升

天入地，不翼而飞了。

漆黑里，哈桑尼朝恶魔手指的方向走去。快天亮的时候，他才赶到河畔那个城市。他信步走到河边，坐下来，用手掌舀水喝，喝饱了，又洗洗脸凉爽一下。然后，转身对站在近旁的一个人说：

“老伯，請問这是啥地方？”

“你不知道嗎？这是——黄金国。”

“看在上帝份上，給我些东西吃吧。我是个出門人，打远处来，連个落脚处都找不到。”

“这里沒有东西給人。你从河里給我舀一把砂上来，我就給你面包吃，”陌生人回答說。哈桑尼从河里舀起一些砂，定神一看，啊，原来是——純金。他喜不自胜，把金砂交給陌生人，換了面包。接着，哈桑尼就把金砂裝滿口袋，逕直往城里走去。

、这是一座大城，到处是圓屋頂，好象羊圈似的。城里居民都是瞎子，聚居在洞穴里或圓屋頂底下。他們脸上都是鸡皮疙瘩，眼睛浮肿；身上的衣服非常骯髒难看；他們一年四季总是滿地乱爬，就象茅坑里的蛆一样。对这个可怕的城市里的居民說来，白天黑夜都是一样，所以，哈桑尼在大街上走，看不到任何一盞灯。这里政府的公告和条令，都是用凸形字体印在硬紙板上的。

“老伯，为啥这里人們都是瞎子啊？”哈桑尼向人打听。

“这里的土壤，摻合着金子，会使人失明。我們指望先知問世，治好我們的眼睛。只要能恢复視力，即便收走这财产，我們也是情愿。但，現在我們只好躲在自己城里，不敢走出城界一步。”

哈桑尼轉念一想，“我不可以愚弄他們一下嗎？我难道不配做他們的先知？”他走上廣場上的講台，大声嚷道：

“喂，人們！你們要知道，我——就是你們日夜盼望的那个

先知。上帝派我下界，传达喜讯：因为要考验你们有否诚意，上帝才剥夺了你们观察这个世界的 ability，上帝决定帮助你们去找寻真理，要知道认识自己——这就是篤信宗教的事业。整个世界充滿着妖形鬼状的誘惑和偏見。正如俗語所說：眼睛一看到，心里就想要。你们这些盲人，不受利誘，心滿意足地生活着，而且同一切罪恶都无关系。忍耐吧，感謝上帝吧，感謝上帝把伟大的仁慈賜給你们。因为今生是短促易逝的，而阴曹冥府却是——万古长存，所以，我特地下界来引导你们。”

人們成群結队地跟在他后面，毫无怀疑地听从他的命令。

哈桑尼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每天发表长篇言論，談到惡魔和妖精，談到五万年之日来临，談到天堂和地獄，談到命运和定数，談到阴間受难，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他的言論用特大的凸形字体印在厚硬紙板上，在人民中間广泛流传。

过了些日子，黄金国全体居民，对这新近得到的先知，已經深信不疑。本来該国居民希望治愈盲症，拒絕开采黄金，曾經不止一次进行反抗，但駝子哈桑尼善于收伏他們。在哈桑尼的統治之下，果然是富人日进千金，腰纏万貫了。

哈桑尼声名远揚，遍及全球，不久，竟成了盲人国国王宮廷中最亲信的人物之一。

哈桑尼頒布一項法令，根据这法令，全国百姓都得开采黄金。于是，黄金国的每个居民都把鉄索从自己家里拉到河边。每天早晨，太阳还没出来，值班的崗哨一打钟，人們就扶着鉄索，三五成群地走去采金子。太阳落山之后，他們交出自己的劳动成果，才各自回家。这城里居民仅有的消遣，只是喝烧酒和抽大烟。因为国内不种庄稼，只好用黄金跟邻邦交換稻米、大烟和烧酒。土地从来沒有翻耕过，污秽和疾病严重地影响着人民

的健康。

黄金灿烂耀目的光辉，先是使哈桑尼的两眼有了小裂口，接着也双目失明了。虽然这样，这个新来的先知依然食得无厌，无尽无休地积攒黄金。哈桑尼的影响日益扩大，从盲人国抢来的财富也与日俱增。家家户户都已挂起大幅哈桑尼的画像。最后，哈桑尼不得不换上一对非常漂亮的假眼。不过，他睡的是金床，人们用金箔给他作了一个背垫。哈桑尼用精美的金罇喝酒，特制的金枪抽大烟，金盆焚香沐浴，到了夜间还有人给他送来情妇。哈桑尼赞美上帝，感谢上帝使他发财致富，称心如意。他生活糜烂，淫佚放荡，躊躇满志，完全忘了父亲，忘了他老人家的临别赠言，忘了弟兄，总而言之，忘了从前的生活。

但我们暂且不谈哈桑尼，再看他的秃子弟弟侯赛尼出了什么故事。

侯赛尼踉踉跄跄朝东走去，还没走进树林，已经一瘸一拐，困倦不堪，便倒在一棵大树底下睡着了。第二天，天刚亮，忽然听到树上有三只乌鸦在谈话。其中一只问道：

“妹妹，你睡了没有？”

“没有，我睡不着。”第二只回答说。

“亲妹子，你有什么新闻讲讲？”第三只提出了问题。

“哦！……人们会不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消息！”头一只乌鸦嚷道，“我们国王故世了，后继无人，明天要放鹰，鹰落在谁头上，谁就做王。”

“依你看，谁作国王呢？”第二只乌鸦兴致勃勃地说。

“国王嘛，——就是睡在咱们大树底下的那个人。”头一只乌鸦开口说道，“不过，要当国王，就得头上套着羊肚子进城。鹰准

会落在他的头上。城里居民看见他是外乡人，开头准不承认，还会把他关进监狱。这时，他应当打开窗子，再让鹰飞进去，落在他头上。”

“嘿，当上聋子国的国王啦！”第三只乌鸦嚷道。

“你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治好他们的耳聋？”第二只乌鸦感到兴趣。

“活水嘛。”第三只乌鸦回答说，“不过，要是把活水给了人民，他们耳朵豁然洞开，就再也不服从阿尔巴布^①了。你看见过树上挂的那些人吗，他们就是想救治人民啊！”乌鸦哇哇地叫了一阵，便飞走了。

侯赛尼一觉醒来，看见大树上真的吊着两个人，不禁吃了一惊，忙站起身，溜跑了。在路上，他看到一只离群的小山羊。侯赛尼不费思量，立即把它宰了，取出羊肚子，套在自己的头上，继续往前走。直到夜色深沉，他才赶到那个大城，看见城里居民们惊惧万分，惶惶然不可终日。侯赛尼却已心中有数，便径直走进城去，藏身在一堆废墟里。忽然，他看见一只猎鹰在太空中翱翔，猛地俯冲下来，刹那间，侯赛尼感到猎鹰已经落在他头上，用爪狠狠地抓着羊肚子。

人们齐声呼喊“万岁”，纷纷冲着侯赛尼奔去，把他高举起来。但是，人们发现他是外乡人，马上把他关进一间屋子，扣上了门上的插销。于是，侯赛尼打开窗子，太空中高飞的猎鹰，又从窗子里飞进来，第二次落在他的头上。

人们又朝着侯赛尼纷纷奔去。这一回，侯赛尼坐上了一辆四匹马拉的金马车，驶进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在华丽的浴池

① 意即主子。

里沐浴之后，穿上庄严的衣袍、名贵的盔甲，坐在缀满珍宝的御座上，然后，人们把皇冠戴在他的头上。

侯赛尼心里真是喜不自胜，同时，惊异不止地举目四顾。这时候，有一个身穿华服的瞎子走到他跟前，连忙弯身下跪，说道：

“大王啊，您是宇宙的中心！藹代表在场全体官员，您的奴僕向您表示祝贺！”

侯赛尼煞有介事地咳了一声，显出盛气凌人的神色，命令式地问道：

“你——是谁？”

“愿宇宙的中心万岁！本国全体居民，都是聋子和哑巴。我是——外乡人，来自黄金国的商人，特受委托向陛下致敬。”

“这是什么地方呀？”

“这个地方叫做月光国……”

“使者，快去找人民，叫他们相信：我们时时刻刻为他们着想，在我们的庇护之下，将保证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侯赛尼自命不凡地说道。

“遵命，古尔班^①，祝您称心如意……”

但侯赛尼打断了翻译官的话：

“叫他们各自干活去，这里不准高谈阔论。听见了吗？再跟他们说给我准备晚餐！”

瞎子商人给御前大臣打手势，在场官员跪拜后都出去了。御前大臣走到侯赛尼跟前，再次跪拜后，用手势向他示意到另一间屋子去。然后，他便后退至门旁，走了出去。

侯赛尼站起身来，伸伸懒腰，打了个呵欠。他转念一想：“真

^① “我愿为您牺牲自己”一语的简称，转为一种对人的尊称。

怪，这些傻子干吗这样手忙脚乱，莫非只把我当作傀儡吗？好吧，我就给他们来两下，叫他们认得认得我的厉害。”

侯赛尼走进了一间椭圆形的屋子，那里长桌子上摆满珍饈美味，应有尽有。侯赛尼走进屋里一看，心中乐不可支，忙把大块大块肥肉塞进嘴里，又狼吞虎咽地啃光了一只火鸡，喝了好几碗冲水酸牛奶，冰凉果子汁，才朝自己寢室走去。

轉天晌午时分，侯赛尼才从梦中醒来，上朝听政。大臣、将帅、弄臣、宰相、使节和巨商，依次上前进謁，在侯赛尼面前伏地跪拜后，站到两侧墙边。他们的手势、眼色、笑容，都显出驯服和奴隶般的忠诚样子。如果有重大问题或者紧急命令的方案需要国王陛下签署，他们便一一记入随身奏本里，然后送交侯赛尼审阅。但，侯赛尼目不识丁，便从黄金国的瞎子商人中间选出两位助理大臣，授命他们向他陈述奏文，然后自己再一一解答。

当然，所有亲信，诗人，学者，弄臣，对侯赛尼都是百般奉承，极力赞颂，有时称他为上帝的庇蔭，有时干脆叫他是人间的上帝，久而久之，弄得侯赛尼飘飘然，也认不清自己的真面目了。渐渐地侯赛尼身体发胖，大腹便便，感觉迟钝，难辨真假了。比方说，这位新任的统治者精神恍惚，竟把阿里阿巴特村当作城市，但谁都不敢直言不讳地纠正他。不久，侯赛尼命令全国设置岗哨，建立巡逻制，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包工头予以逮捕，捆绑起来。月光国居民根据侯赛尼的命令，被迫播种罂粟，并大量酿造烧酒，以便把这些商品卖给黄金国。侯赛尼和他的亲信从黄金国那里把黄金运来，塞满腰包。总而言之，老百姓却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

黄金国的眼病逐渐遍及月光国，而月光国的聋疾也开始传到黄金国。侯赛尼的听觉开始恶化，后来几乎变聋。侯赛尼日

夜沉湎于淫佚无耻的生活里，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兄弟，忘記了父亲和他的囑咐了。

現在我們暫且不談侯賽尼，再看阿赫瑪達克的遭遇吧。

亲爱的朋友，你們应当知道，阿赫瑪達克失去了知觉，双手背綁着，孤苦无告地躺在洞里。快到黎明时分，洞口虽被石头堵住，却从縫隙中透进一綫微光，阿赫瑪達克忽然感到有人推他。他睜眼一看，身旁站着一个巨人托鉢僧，长鬍子生到耳后，样子十分可怕，向阿赫瑪達克問道：

“你怎么会落到这儿的？”

阿赫瑪達克講給他听，父亲打发他們三兄弟各自寻找面包糊口，誰料两个哥哥把他投进洞里，叫他吃这样的苦。托鉢僧連忙解开青年的双手，給了他些东西吃。阿赫瑪達克稍稍吃飽以后，便对托鉢僧說道：

“現在我想去找哥哥，好給他們些帮助。”

“时机还没有到，你別痴心妄想，自找苦吃。”巨人回答說，“要是你真想干一番事业，先到永春国去，找到活水以后，你才能拯救所有受苦受难的人們。”

“到永春国去的路怎么走呢？”

“我来指給你看，这个国家在卡甫山^①后面，”托鉢僧說道，“收下这个留作紀念吧。”他又添上这句，把一支笛子交給了阿赫瑪達克。

阿赫瑪達克把笛子藏在袖子里，跟着巨人一同出了洞穴。托鉢僧把年輕人領到三岔路口，指着那条坎坷不平的石子路。

① 傳說中環繞大地的山，轉喻天涯海角。

阿赫瑪达克跟托鉢僧告別后，就动身赶路。

他一面赶路，一面吹着笛子，于是，飞鳥走兽都聚攏来围着他。快到晌午时分，他来到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想在那里打一会儿盹。他很快睡熟了，却馬上被一种尖厉的喧囂声惊醒了。阿赫瑪达克睜眼一看，一个令人作呕的怪物正在一棵筑有鳥窩的大树上爬动。原来是一条大蛇。

当大蛇爬近鳥窩的时候，雌鳥就开始絕望地叫起来，阿赫瑪达克明白这怪东西想吃掉它們。年輕人二话沒說，馬上抓起石头，照着大蛇扔了过去，恰巧击中头部，怪物咽了一口气，噗通一声，落在地上了。

每年，当神鳥西莫尔克把雌鳥孵养大，开始长羽毛的时候，这头大蛇就馬上来吃掉它們。只有这一回，阿赫瑪达克沒有让它逞凶。打死了大蛇之后，阿赫瑪达克重又躺下睡觉。

这时候，从山背后出現了神鳥西莫尔克，它在空中飞翔，替雌鳥儿找寻吃食。猛一下，发现睡在大树底下的那个人。神鳥西莫尔克連忙飞回山里，举起一块大石头，放在自己翅膀上，打算拿来扔在他身上。神鳥认为这就是每年弄走了它雌鳥儿的那个坏蛋。

“我要打发他回老家去。”神鳥下了决心說。

西莫尔克飞到大树跟前，瞄准目标，正要朝着阿赫瑪达克把石头扔下去，雌鳥明白了母鳥的意图，連忙絕望地抖动着翅膀，一个劲儿吱吱叫道：

“好媽媽，千万扔不得，要不是这个人在，我們早被大蛇吞掉了！”

于是，西莫尔克把石头扔到离大树稍远的地方，回到窩里。先給雌鳥儿喂了食，接着又张开翅膀，給阿赫瑪达克遮着日头的

毒晒，壯年輕人能够安安稳稳地睡覺。

直到过午以后，阿赫瑪达克才苏醒过来。

“我亲爱的，你有什么事情，不妨問我吧。可是，首先得說一下你打算往哪儿去？”西莫尔克問他說。

“我要去永春国。”年輕人回答。

“路远得很啊，你到那里去干嗎呀？”

“我必須弄到活水，好去救我的两个哥哥。”

“可是，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你从我身上拔一根羽毛，随时放在身边。当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你就跑上屋頂，把羽毛点着了，我会立刻飞来救你。現在你就坐在我身上吧。”

神鳥西莫尔克飞到地面上，阿赫瑪达克拔下一根羽毛，把它藏好，就爬到它身上，神鳥西莫尔克展开翅膀騰空飞去了。

当神鳥西莫尔克又飞下来，把阿赫瑪达克送到地面的时候，太阳已落到卡甫山巔后面。卡甫山跟前，橫亘着一座庞大的城市，有着庄严的大門。神鳥西莫尔克跟阿赫瑪达克告别后，就飞走了。

他举目远望，只見山谷里隱隱約約有許多花园、花圃、菜园和村落。人們或是在地里埋头干活，或是在玩薩茲琴^①，尽情娱乐。牲畜不怕人，大胆地走来走去。野山羊安詳地在草地上来往，家兔从人們的手里吃着青草，鳥儿在矮树枝上快活地歌唱，到处的树上都悬着累累的果实，使这里的景色显得分外好看。

阿赫瑪达克采了几个鮮汁欲滴的果子，一口气吃下去，随后，就信步走到湍急的泉水边，洗了脸，凉爽了一下。年輕人的視力突然敏銳起来，这时連百里地外微风吹拂树叶都看得見了。

① 一种弦琴。

他的听觉也变得更加敏锐，连虫子唧唧的叫声都能听得非常清楚。年轻人陶醉在这美好的生活里感到非常幸福。他情不自禁掏出笛子来吹着玩。突然，从山麓那里，冲着他奔下来一大群绵羊，把他团团围住。羊群后面，跟来了一个牧羊姑娘，美丽极了，象月落时初升的太阳一样迷人。牧羊姑娘梳着乌黑的长辮子，闪闪发亮的牙齿宛如珍珠一般，阿赫玛达克看上头一眼，就一往情深，热恋着可爱的姑娘了。

“这叫什么山谷？”阿赫玛达克问她。

“这叫永春国。”

“我是来找活水的，活水源头在哪儿？”

“这里到处都是活水。”牧羊姑娘笑了起来。

“真的。我觉得我完全变了样。”阿赫玛达克若有所思地说道，“这里一切景物好象都在幻梦里一样。百闻不如一见，我非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你打哪儿来？”姑娘问。

阿赫玛达克从头至尾把所有细微末节都讲给她听，讲到他的不幸遭遇，讲到他是为了自己的父兄才到这里来找寻活水。

“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活水源头。”姑娘感到很遗憾地说，“聾盲国对我们这里的水，才是那么叫法。不过，你的兄弟要是根本不想过自由生活，活水照样帮助不了他们，你何必浪费时间。”

“也许，我弄错了。”阿赫玛达克说，“不过，你说的话我有许多还不太理解。我在这里仿佛置身梦境，感到非常困倦，所以，我要进城去了。”

“你的心眼儿多么好啊！”女孩子禁不住嚷了起来，“要是你愿意的话，就跟我走吧！”

她領着阿赫瑪達克，到她自己家里，交給母親照料。

“歡迎歡迎，請進來做客，稍微歇息一會兒吧。”牧羊姑娘的母親邀請年輕人說。

阿赫瑪達克對姑娘的愛情一天比一天熾烈起來了。

阿赫瑪達克在城里遊逛了好幾天。到後來，他對終日無所事事，也感到很無聊了。

“我想找點活兒干，”他跟牧羊姑娘的母親說。

“那你会干什么呢？”

“什么都行。我有兩隻手嘛，請您吩咐吧，我一定會干活的。”

“不，你應當去干你所感到興趣的和勝任愉快的事兒。”

阿赫瑪達克想了半晌，說道：

“從前我同父親在一起的時候，在城里藥店干過活，對藥材還算懂一點兒。”

牧羊姑娘的母親忽然想起，她們城里的藥店主人正在找學徒，就推薦阿赫瑪達克到那兒去工作。

“好極了。”年輕人回答說。

“因為你是個熱愛勞動的小伙子，”牧羊姑娘的母親添上一句說，“要是你愿意的話，可以住在我們這裡。”

對於阿赫瑪達克，一種新的生活開始了。白天他上藥鋪工作，傍晚下班回到牧羊姑娘的家里。他慢慢地學會了識字，也開始給顧客配藥了。他的事情搞得很不錯，還交了不少朋友。阿赫瑪達克不忘父親的臨別贈言，還學會了打鐵和木工活兒。不久，阿赫瑪達克舉行了華麗的婚禮，和牧羊姑娘過起自由、快樂的生活來了。唯一使阿赫瑪達克心中懊惱的，就是不知道父兄的吉凶。他總是怀着激動的心情去向每一個到永春國來的外鄉人打聽，指望能得到一些親人的消息。可是，每次他都是敗興而歸。

有一次，阿赫瑪達克跟一个来自黄金国的瞎子药店老板聊天，偶尔探听到一些情况。瞎子跟他讲了下面一些事情：

“别亵渎上帝，闭住你的嘴。你所找寻的那个人，根本不是瞎子，而是我们的先知。他是去年到我们那里的，他作出了惊人奇迹：我们原先都是懵懵懂懂，忍受着令人难熬的失明痛苦，他拯救了我们——给我们安慰，保证将来能进天国，解除了我们精神上极大的苦痛。所以，我们人民才肯为他去开采黄金。他呢，还给我们讲道，领导着我们。我到这儿来，可不是治眼病，恰巧相反，我还提防这儿的活水哩。”

瞎子指着挂在他腰间的皮囊，添上一句说：

“我有足够的水，都是从黄金国带来的。老实说，我到这儿来，是为了给我镶嵌假眼睛。”

阿赫瑪達克心里明白托鉢僧说的是实话，便再也没有向来自黄金国的瞎子问长问短了。阿赫瑪達克从闻其他来人的交谈中了解到，秃子侯赛尼在月光国里同样鱼肉百姓，屠杀掠夺，无恶不作。他开始明白，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的拼命追求，已使他的兄长变成了自己欲壑难填的盲聾的奴隶。年轻人开始可怜不幸的兄长，他转念一想，“该是我去拯救他们的时候了。”

当药店主人来到的时候，阿赫瑪達克向他提出了下面这个要求：

“我的恩人啊，我在您的照拂之下工作，已有一年了。来到你们国家以后，我已经懂得了，什么是自由生活的涵义；我过去不会读书写字，——现在我已经掌握了文化；过去我根本不会手艺，——现在我已学会了好几种活；过去我是耳又聋眼又瞎，——现在我早已耳聪目明了；我在这里觉得非常痛快；我在这里体验到了劳动的无限愉快。但是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曾经立誓

要实现父亲的愿望。因此，恳求您让我离开这里。”

“真可惜，你要离开我了，”药店主人说，“但是，因为你是个又能干、又机灵的小伙子，请收下我的礼物留作纪念吧。”

阿赫玛达克又跟主人要专治聋盲的药方。

“这才是废话！”药店主人嚷道，“难道你不知道，这儿的水在黄金国、月光国，就被叫做活水，它就有使人恢复视力和听觉的功效；随身带只桶，装满活水，——那就是你治病的药方。你虽然想去治好兄长的病，但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盲聋国的统治者就是永春国的敌人，他们妄想痛饮我国人民的鲜血。我们不崇拜黄金和白银，因而才能过着自由的生活。他们那里还保护着贵族和老爷的地位，就因为他们的人民都是瞎子和聋子的缘故。”

“这可阻挡不了我，我应当赶去拯救兄长。”阿赫玛达克说道。

“你是个能干的小伙子，也许一定会达到目的。不管怎么样，我决不会阻挡你的。”药店主人回答后，吻了一下阿赫玛达克。

阿赫玛达克跟药店主人告别后，分别吻了妻子、儿子，就动身前往黄金国了。

阿赫玛达克到达黄金国边界时，看见好几个瞎子哨兵，身穿环甲，戴着头盔，背着金弓金箭，围成一圈正在抽大烟。他们冲着阿赫玛达克吆喝道：

“喂，你这个陌生人，你——是谁，来干啥的？”

“我是上帝的奴僕，作黄金买卖的，我是来向你们投诚，接受新的信仰的。”阿赫玛达克回答说。

“唔，多谢给你喂奶的老娘，欢迎，欢迎！”其中有一个哨兵这

样說。

在阿赫瑪达克到达的头一个城市里，他看到了那里人們都是瞎眼，骯里骯髒，而且，貧病交迫。他們在坑坑窪窪的河岸上爬來爬去，身下还被一根通向有如狗窩的矮棚的金鎖鏈拴住。這些人手上都是茧子，污泥齐到胳膊肘，他們在細心的監工的鞭子催趕下，从早到晚开采黄金。在这个国家里，土地已經变成了荒漠，树木枯槁了，鳥儿从森林里飞走了。烧酒和大烟，——就是这儿人們唯一的享受。阿赫瑪达克不禁對他們起了惻隱之心。：他掏出自己那管笛子來，吹起了一支他在永春国学会的歌。于是，城里老百姓成群結队地都集聚在他的周围，他們把一袋袋黄金擲到他脚跟前，接着对他深深地跪拜行礼。

“我不需要你們的金子，”阿赫瑪达克對他們說“让我為你們解除失明的痛苦吧。要知道，我从永春国來，隨身带来了活水。”

瞎子們一听到阿赫瑪达克的話，就掀起了一片喧嘩，人們开始爭論，騷动起来。最后，有一群黄金国百姓表示贊同。于是，阿赫瑪达克取出桶來，用活水洒在他們眼上，他們一下子眼目明亮了。等到瞎子們恢复了視力，他們才看到自己一直生活在多么駭人的貧困里。他們实在忍无可忍了，他們起义反对富豪和无耻的貪脏者。他們砸断了金鎖鏈，烧毀了哈桑尼的大字告示。

这个事件的消息一传到京城，哈桑尼和国王立刻坐立不安起来。哈桑尼不禁想起了惡魔的話：“要提防活水！”于是，火速下令逮捕所有一切的可疑分子，務必捉获来自永春国的那个引誘人們走上邪途、背叛神教的异教徒，如被捕获，一律处以“沙解—阿近”^①极刑，借以告誡众人。

① 一种死刑。在人身体上揸上无数蜡烛，燃至末端时，把人烧死。

在大街上，在市場上出現了許多傳令官，大聲嚷道：

“捉到阿赫瑪達克，或偵察到阿赫瑪達克的，每人可得五塊金幣！”

後來，阿赫瑪達克終於被一個來自月光國的聾子奴隸販子捉住了。他看見阿赫瑪達克很年輕，心中不免思量：象這麼一個小伙子，准能找到愿出五塊金幣以上的買主。轉天早晨，奴隸販子一聲不響地把阿赫瑪達克，連同其他男奴、女奴，黑男奴、黑女奴一同帶到市場上出賣。他們路上却碰見了另外一個來自月光國的商人。這個商人看中了阿赫瑪達克的身材模樣，用二十塊金幣買下了他，轉天就隨着自己的商隊前往月光國去了。

在路途中，阿赫瑪達克已觀察到這兩個國家之間生意非常興隆。馱着一箱箱燒酒、大煙，還有金鎖鏈的駝隊，源源不絕地從月光國來到黃金國，然後又從黃金國把金砂運往月光國。

最後，阿赫瑪達克跟隨的商隊，終於踏上了月光國國土。阿赫瑪達克在頭一個城市里，就看到那里居民生活也是極端貧苦。在這個黑暗的城市里，被壓迫的居民替一小撮坐享他們勞動成果的盲聾的惡棍和貪賍者干活。不論走到哪兒，阿赫瑪達克都碰到罌粟種植園，而釀酒廠煙囪里則晝夜不息地冒煙。在月光國里，根本沒有書籍和報紙，也聽不到弦樂和歌聲。在這個國家里，自由早已不存在了。鳥兒已從這個國家飛走了，聾啞的人們含辛茹苦，受盡折磨，就在劊子手們的鞭子和靴子底下拚命干活。

阿赫瑪達克不禁心痛如絞。於是，他掏出笛子來，吹了一支憂傷的歌。大家都驚疑不置地呆望着他。只有一匹干癆精瘦、半死不活的駱駝走近前來，開始細心靜听音乐。

阿赫瑪達克不禁對這些人起了惻隱心，就把活水給了他們。

剎那間，他們的耳朵開始能听了，舌头也能講話了，人們好象都變得活躍了。他們把大塊大塊黃金扔到河里，當夜把好几座燒酒廠燒毀了，把罌粟幼苗也都踩死了。

這個事件的消息一傳到京城，禿子侯賽尼勃然大怒，立時下令捉拿阿赫瑪達克。巡警偵察沖進城里，不久就把阿赫瑪達克捉獲，戴上腳鐐手鐐。他被判了“沙姆·阿近”極刑，並且被帶至大街、市場上示眾。

阿赫瑪達克躲在牢房的犄角里，滿懷忧伤地想着自己的遭遇。猛地門開了，走進來一個白发蒼蒼的看牢人，手里拿着一盞燈。阿赫瑪達克馬上想起了隨身帶着神鳥西莫爾克的那根羽毛。

“老伯伯，我知道今兒夜里我將被杀掉。准許我爬上房頂作祈禱，懺悔一下吧。”他請求看牢人說道。

可是，看牢人是個聾子，什么都听不見，什么都聞不明白。好歹阿赫瑪達克給他講清楚了自己的請求。于是，他們一塊兒爬上房頂。阿赫瑪達克二話沒說，掏出那根神鳥的羽毛，用燈火燃着了。一眨眼功夫，雷聲大作，地動山搖，從雲層和煙霧里出現了一頭巨鳥。巨鳥託阿赫瑪達克坐在它的翅膀上，逕直往卡甫山飛去了。

月光國里人們對這一事件都感到非常震驚。連忙打發使者趕往京城報告事件發生經過。

侯賽尼听完，怒不可遏，要是這時他被刀扎了一下，鮮血准會從傷口里噴射出來。他心里明白：所有這些災禍、騷亂，都是來自否認黃金貿易、而且貽害鄰國的永春國。但糟透的是，永春國人民已使他的臣民振聾發聵，耳聰目明了！

侯賽尼想起了三只烏鴉的話：“倘若你想統治國家，就得提

防活水。”既然永春国已经开始把活水送到他国内，因此，侯赛尼决定发动战争来抵抗它，并与黄金国结成秘密联盟，从事制造金枪、棒槌、短剑、马刀、弓箭，同时忙于训练军队。

再说駝子哈桑尼，他在黄金国也发表了反对永春国的烈焰般的言论，号召人民起来跟它作战。哈桑尼居然宣告了所谓“神圣战争”。

秃子侯赛尼在宣战那天，恼羞成怒，脸色发青，就象一条毒蛇一样，身上裹着红袍，作出了下面这个声明：

“我们永远愿望世界和平；人民安居乐业，但许久以来永春国到处进行骚动，使我国人民远离正路。譬如，在去年，他们曾经向我国扔下一斗活水，而前年，还起了一片密云，也同样洒落了活水。由于这种结果，我们有許多人民的耳朵豁然洞开了，他们说话开始大胆放肆了。不用说，他们应当按罪受罚，‘不是柜子找耗子，而是耗子找柜子’。再说今年，他们又派了阿赫瑪达克来到我国。由此可见，烟是从这个树桩上冒出来的。永春国向来是金钱的敌人。它表面上看来好象是我国衷心的朋友，但暗地里却经常进行骚动。这个国家要想使我们人民耳聪目明，要想破坏和平以及全世界的美满生活。我们和邻邦、老盟友黄金国，应当把这批进行叛乱和骚动的煽动分子从地面上清洗出去。为人民开辟通往天堂与永生之路的聋盲国家万岁，而我们应当走向放荡生活的道路！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黄金的敌人！”

命令已经刻着侯赛尼的大名的戒指盖印颁发了。

按照侯赛尼这一命令和宣告，月光国和黄金国假借“神圣战争”的名义，背信弃义地向永春国进行袭击。乌合之众的聋盲匪帮，开始从四面八方猛攻了。

为了使上述两国军队不喝活水，也不用活水盥洗，——否则，他们就会振聋发聩，耳聪目明，——在军队屯扎之地限期修建了水池，灌入洗金砂时剩下的窪地泥水。只有这种水，才准兵士喝用。此外，每个战士应当随身带着水壶，而且要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它。凡是丢失水壶者，将被控告使用活水，立即处以酷刑。

永春国对邻国准备就绪的袭击事先并不知道（那些邻国大使们直到前一天还对永春国起誓表示亲善友好），这时连忙紧急动员，配备军队，迎击敌人。聋盲的军队有如一群蝗虫，猛扑永春国城，杀人放火，抢掠破坏，使沿途一切都夷为平地。他们强迫人民喝烧酒和抽大烟，把俘虏运到本国去做奴隶。

跟大家一样，阿赫玛达克拿起弓箭，投入了战斗。聋盲兵一伙挨着一伙坐在那里：聋子替瞎子看东西，瞎子替聋子听声音。阿赫玛达克瞄准他们的水壶猛射，夜间还跟好几个战友深入敌军营地，虽然敌人在岗楼上、土堡上有着值班聋盲哨兵，但看守水池的家伙照样被消灭了。就是这样，敌人所储备的全部军用水源都给破坏了。

战争持续着，激战以后，总是尸体横陈，血流成渠。但黄金国和月光国的武器，在永春国钢铁武器的威力面前，到底是抵挡不住的。侵犯的军队已经溃不成军，士兵们不得不使用永春国的活水，因为窪地泥水到哪儿都找不到了。

由于使用了活水，他们马上振聋发聩，耳聪目明了。他们马上想到从前所有一切的苦难。他们认识到过去统治他们的是一小撮聋盲的贪脏者和恶棍，自己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生活和自由。战士们斩断了锁链，杀死了军事将领，跟永春国人民亲如兄弟一般携起手来。然后，他们各自回到城里，按照罪恶大

小，对駝子哈桑尼、禿子侯賽尼以及所有一切使他們过着屈辱的生活的劊子手給予懲罰。他們終于从奴役、黄金和苦难中获得了解放。

阿赫瑪达克偕同妻子和儿女，回到了离别后因忧伤过度、业已双目失明的父亲身旁。阿赫瑪达克用活水替老人家洗眼睛，使他恢复了视力，于是，他們一家人过着美好的、欢乐的生活。

正象他們已經达到了目的一样，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們的童話到此已經結尾了，——烏鴉再也飞不到它的窩儿里去了。

伊斯法罕——半个世界*

(旅途札記)

我在小学念書的时候,每到为时三月的暑假,除了要作各科作业以外,校长还指定我記日記。虽說我不是个勤勉的好学生,却接受了这一指示,对它特別注意。

开头两天,我孜孜不倦地在練習本上写,但第三天,日記的内容已經跟头两天很少区别,因此其余的八十八天,我只好准备套用下面这么一个死板的公式:“早上起来,作完宗教沐浴,念晨禱,請真主保佑我們尊敬的校长和老师們貴体安康,然后进早餐。晌午,吃过午餐,深躬跪拜念誦祈禱文。白天讀自然和先知傳記,临睡前,作晚禱,为尊敬的校长先生祈求安康,方才躺下睡觉。”

虽然,除了吃飯、作夢以外,日記里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可疑的,但按照这个公式,倒可以事先安排整天、整年,甚至整个一生,如同人們按照納洽姆—奧特—杜烏列的历書^①来安排日子一样。

就是为了这緣故,过了几年呆板乏味的生活之后,有一次我决定利用四天假期远游伊斯法罕,并把我在那里見到的一切迴

* 本篇譯成俄文时略有刪节。

①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时,这种历書在伊朗还很流行,上面記着何时宜作何事,何时謹事不宜。

非尋常的趣事都記下來。

我已記不清楚為什麼偏偏要去伊斯法罕。從前我雖看見過它的照片，讀過許多關於它的趣聞，但這一切在我心目中所產生的對伊斯法罕的概念，如同我對《一千零一夜》里某個神話般城市的概念一模一樣。總而言之，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大橋、圓屋頂、高塔、磁磚、卡拉姆卡爾布^①，直到今日還沒有失去它們的雄姿和光采。這座工藝大師輩出的城市，在塞菲維特王朝時期^②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如今依然享有歷史上的盛名。

伊斯法罕就是這樣吸引了我，說實在的，我對訪問這個城市的決定並不後悔。

可是要去旅行並不那麼簡單。第一，原來說好同行的四個朋友，給了我不少麻煩。不久，他們一個個都拒絕出門旅行了。接着是為了通行証，四出奔走，同時，到處打听準時開行的汽車，也傷透腦筋。湊足乘客人數，汽車伙認為可以起程了，臨了，還得占卜預言吉祥，才能開車上路。總之，直到最後幾分鐘還不知道我們到底能否動身。弄到最後——願上帝保佑我避邪驅魔、逢凶化吉——我們在汽車行等候了六個鐘頭之後，才算坐上汽車。連同汽車伙和他的助手，我們一共六個人。有我，我那個短期回家探親的熟人，還有一個鷹鼻麻臉、去布什爾做生意的猶太人。我們坐在車後。前頭坐着汽車伙、他的助手和一個生着粗脖子長鬍鬚的信祿教的地主老爺。

最後，汽車發出信號，啟程上路了。砂土路朝着我們迎面而來，汽車馬上鑽進一片黃橙橙的塵霧里。傍晚五點三十分，我們

① 當地的一種印花布。

② 公元1502—1736年。

到达沙赫—阿卜杜尔—阿齐姆，在那里，第二次查看通行证。

可以看出，我們这位旅伴，地主老爷是个閱历丰富的人。他全身裹在长袍里，活象一个伊斯法罕的木瓜，帽子上面还纏着一条綢巾。我不明白他干嗎这样做。我只好說是有一些人，他們能够随遇而安，四海为家，無論在家，或是出門远行，到哪儿都能蹲下来歇息。我們的那位老爷先生——他身穿垂袖长袍，如同帖金族的土庫曼人一样——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大伙儿挤坐着很不舒服，而且車身一震动，就頗得我們要命，但他不管这些，还是那么滿不在乎地占着一个大座位，仿佛那个座位特地为他准备的似的。

我們就这样动身起程了。道路两旁展开着一片单調荒凉的沙漠，凌空高聳的山岭，高低起伏的丘陵时刻变换着。只是偶尔碰到少得可怜的一小片发黄了的草莖。远处隱隱約約地閃現着一些小树，还有矗立在公路一旁的电报铁柱，另一边則是一些木杆。

我們的汽車开得非常不穩，一簸一顛，一蹣一滑，一抖一顛，然而这位老爷先生还是那样穩坐着紋絲不动。

前面出現了卡赫利扎克，我們看到了一排排齐整的树木和制糖厂的烟囱。又一次跟我們要通行证了。这时我才鬧明白問題都出在那些树木上面，因此，以后只要看到远处有綠油油的树頂，就得馬上准备掏出通行证来。

路旁躺着两匹駱駝。赶駱駝的人朝着一匹駱駝脑袋用拳头打去，同时使劲地拉着繮繩。这头畜生恶狠狠地瞟了他一眼，咧开大嘴巴嗚嗚地咆哮起来，仿佛冲着他們这伙人大声咒罵似的。

天色已黑，我們又出发了。灰黯的群山——山脚下可以看

到黃連木樹和鹽沼地——和鋼灰色的天穹融化在一起了。

汽車在哈桑納巴特停靠。大家都想吃點東西提提神，我們就在茶館附近待着。風兒輕盈地拂着。有一個小堂倌坐在石凳上切大葱。這兒的大葱看來仿佛沒有染上斑疹傷寒菌，但它照樣會使人發高熱，比患斑疹傷寒症更凶，因此吃它是有危險的。在我們對面的那座房屋石階上，有一個身穿紅色衣裙的茨岡女人在替我占卜。她念着大家聽熟了的那老一套，說有一個細高挑兒、黑眼睛的姑娘為我害着單相思，但我却被另外一個藍眼睛的女人迷惑住了。當然羅，茨岡女人都用一種避魔驅邪的靈藥，這種靈藥她賣給別人要一突曼，但賣給我只要半個突曼。我不禁哈哈大笑，詢問那個細高挑兒、黑眼睛的姑娘的住址。這麼一來，茨岡女人也就不再占卜了。

離這兒不遠，站着一頭滿身患着癰疽的母驢。它耷拉着腦袋，仿佛請求死神使它早日脫離苦海似的。有一頭生着黑色大眼睛、長耳朵、滿額皺皮疙瘩的白毛驢，正在它的身旁圍着打轉。我很想去摸一下它的腦袋；要是它患有口蹄疫，希望它不如早點倒斃，別让它分担着母驢的那種悲慘命運。

我們又上汽車了。汽車伏喝了一點酒後，開車比先前快了。大路兩旁不時出現着高低起伏的山崗。我們的汽車曲里拐弯地走着，就象一隻受傷後逃竄的兔子。旁的汽車從左面、右面都超過了我們。風嗖嗖地迎面刮來，一轉眼功夫，煙卷就變成了灰燼。

遠處出現了點點星火。我們開過了幾間土坯房和茶館。所有的汽車都開往庫姆^①。不一會兒，我們駛過了鹽河大橋。我凝

① 離德黑蘭一五〇公里，為什叶派信徒朝覲的聖地，相傳亂黨伊瑪姆第八的妹妹瑪阿蘇嫁葬于該地。

神往黑暗里张望，很想看看盐河上的景色。月亮从云雾里钻出来了。我們眼看着快到庫姆了。在夜色深沉的黑暗里，在所有的灯火上空，閃耀着三顆光芒夺目的明灯。

庫姆是个充滿着死人、蝎子、乞丐和香客的城市。我們的汽車停在汽車行附近。我和我的那个熟人朝广场走去。广场上是一片难以置信的喧嘩和拥挤。許多店鋪都已開門。不时有載客汽車吼叫着开过。人們在大街上、广场上拥挤着。长脖子的阿訇，穿着披肩长袍大氅，数着念珠，一本正經地踱着大方步。無論哪种語言，哪种土話，到处听得到有人在說着。高塔和圓屋頂在灯光和神秘的月光的照耀下，显得异常美丽，甚至帶着神話一般的迷人色采。妇女和孩子三五成群地散坐在墓石上面。但，一想到庫姆有名的蝎子，我們連忙加紧脚步，走出了城門。

路旁正有一家茶館，我們的旅伴們用过晚飯后，正在那里歇息。我們就跟他們会合在一起了。茶館老板的长額角，就象伊斯法罕母猫的額角一样，豎立着棕色的髮发。他身上穿着黑色的褲子和衬衣，腰間挂着一只小手提包，里面盛着大烟，——这不仅給人們受用享乐，而且还能幫着他賺大錢呢。

我們那位地主老爷兴致勃勃，談鋒很健。他把庫姆居民數落得精透了。当时在伊斯法罕附近住过的茶館老板，随声附和着他的意見。我們的那位地主老爷讲到殷实的虔信教士怎样装穷討飯的情景，讲得那么有声有色，引人入胜，以致一时激动，竟替大家付了茶帳。大街上，灯火通明的店鋪門前都挡着一排形似帘子那样的滾粗的竹竿。我們的那位地主老爷跟我們介紹說，人們管这样的帘子叫“采赫”，远在薩尔曼·帕尔西时代就使用了。薩尔曼·帕尔西是当时該城的統治者，曾經下令各个店鋪夜間都得开市。但人們非常害怕偷儿。于是，薩尔曼把

狗叫来，跟它貼耳低語了一陣，狗就奔了出去，不一会儿，狗帶着全城的狗头目回来了。薩尔曼命令它进行防偷护城的組織工作。隔了一些日子，人們怨声載道，紛紛訴說，所有的产品都被狗弄得一团糟了。打从那个时候起，人們开始使用这些独特別致的风窗似的“采赫”了。

当我们坐上汽車的时候，有一个叫化子走到我們跟前。他的外貌看来有点儿象已故的列夫·托尔斯泰：小眼睛，寬額角，大鼻子，还有一团銀白色的大鬍鬚。

汽車里显得更挤了，因为汽車夫的助手送給了我们好几盆花，我們只好把盆花放在脚跟前。

我們的汽車打过信号，又出发了。我們擦着載滿乘客的其他車子駛过去。在那些車子上，吃奶的嬰孩、有病的妇女和奄奄待毙的男人，簡直是一个挨着一个挤坐一起，就象装着一筐筐吱吱喳喳的家禽。当时人們越来越多了，根本不考慮到自己能否找到吃食和落脚处。他們唯一指望是上帝和蝎子，即便死了，他們是还認為平步直上天国哩！

已是子夜时分，我們开过了大桥。城市浸沉在昏暗的氛围里。只有高塔上三顆明星閃閃发亮，儼然象海上的灯塔一样。草原上离群迷途的山羊，发出咩咩的哀叫声，擾乱了夜的沉寂，盖过了馬达的吼叫声。

汽車劈开黑夜，向前猛开过去。溫柔的风儿，撫摸着人的肌肤。好几分钟我們在車上欣賞着馥郁的花香，可不知道我們置身在何处。皎洁的月亮已經躲到山背后去了，黑黝黝的夜幕徐徐降临。只有从車灯里射出一道亮光，在我們前头奔跑着。我的旅伴們都在打盹儿，汽車夫似乎也跟着打起盹儿来。風景淹沒在黑漆漆的夜色里。路旁的砂丘和电綫杆，被車灯一

照亮，冲着我們疾馳而來，只是閃一下，就被拋在后頭了。眼看我們要撞上馱着棘草的毛驢了。睡意蒙眬的汽車伏沒有把車煞住，車子一個勁兒向一匹毛驢的頭撞去，毛驢差點兒被撞倒。汽車伏和趕驢人破口對罵起來，不過，汽車却照样朝前駛去。

在這漆黑一團的深夜里，在渺無人迹的沙漠里，對這個半睡不醒的汽車伏簡直毫無辦法，因為，在這個當兒，任何法律都約束不了他，即便法官本人坐在汽車里，那也只好假裝睡覺，只當沒有瞧見罷了。汽車左右亂闖，好象一個爛醉如泥的酒鬼似的。什么都看不見，只有樹木和路旁土坯房的輪廓，在沉沉的夜色中還能多少顯現出來。

最後，汽車伏把車子停靠在挂着“本辛·帕爾斯”招牌的某家房屋附近。這個地方叫做希琳巴拉。

我們大家都想睡覺，却不得不等着汽車伏。但是很快就鬧明白了：原來汽車伏走到離此不遠的小屋晒台上，四平八穩地在那里睡大覺了。汽車伏的助手敲着一家名叫密爾札·納賽爾的茶館的門，敲了老半天，門終於開了。那個地方看來倒象是個澡塘，當中有一個很小的活水澡池，周圍都是板凳。睡眼惺忪的小堂倌生起了茶炊。我的旅伴們都很安逸地坐在澡池四周圍的板凳上。我獨自走了出去。天上群星閃爍，夜涼如水。蟬兒不知在哪里嗤嗤地叫個不休。我轉念想到要用紅鉛筆在地图上畫下我們經過的路綫。

旁邊開來了別人的汽車，停了一下，又繼續出發赶路了。我們那個在晒台上昏昏熟睡的汽車伏，准在夢里見過第七個國王吧。不久又來了一輛載着七個乘客的汽車，乘客中間有三個是小孩兒。他們是從馬赫拉特去庫姆的。小堂倌又上了好幾次茶水後，

也去睡覺了。真是夜闌人靜，方籊俱寂。我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整理旅途札記。

听，公鸡鳴晨了。好容易才把汽車伏叫醒。我們又坐上了汽車。天蒙蒙透亮，晨風輕輕地拂着。我們駛过了两三座大桥。远处显现了断垣残壁和树木。天空漸漸地泛着蔚蓝色。山坡上有一輛卡車迎着我們开来，为了錯开道，汽車猛地一冲，把我們都給拋起老高，連那位地主老爷也从座上顛了起来。我們险些儿落到澗谷里，給澗水吞沒了。那时候，恐怕旅行也就到此結束啦。不过，这一震动倒是使汽車伏清醒过来了。

随后，大路逶迤曲折地高攀上去。在有如月球上火山噴口似的山里，我們走了将近两小时光景。天边的白云，开始染成玫瑰色。这时，汽車伏又在打盹儿。我吸着新鮮的空气，閉目深思：“要是不分昼夜、成年累月、永远不停地駛着前进，該是多么好啊！”

太阳从山背后慢悠悠地升起了，宛如一盞橙色灯籠，下端染成深紅色。云雾消散了，周围群山中間有个別的頂巔，开始显露出嵒嶙的面目来。它們显得多么气势磅礴，勇往直前啊！它們还有着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远处隱約迷离地呈現了山崗。不一会儿，大路进入野棘蔓生的、平坦的草原，葱蘢树木和綠色田野已經依稀可辨了。农民們穿着天蓝色粗布衣褲，正用鋤头在掘地，他們是从大清早就下地干活的。

我驟然感到精疲力竭，头痛脑胀了。一种渴望到人民中間，过着新的、質朴的生活的意愿，一刻不离地縈迴在我的脑子里。我多么愿意汗流浹背地去翻耕那散发出特別沁人心脾的气味的土地啊！我多么愿意成年累月地干这样的活儿，仿佛永远也不知道疲劳似的。秋天，白嘴鴉大概会成群飞来吧。冬天，妇女們

坐在紡錘和紡車旁邊，她們娓娓動聽地訴着令人神往的童話，或者從容不迫地談論小麥、大麥的價格，談論着水和土地。

在杰里強，我們的汽車停住了。我們看到許多有如碉堡一樣的土坯房，戴着家織披紗的婦女，遠望過去，那些圓屋頂就象塗了油的軟面包一樣，還有斷垣殘壁的廢墟上躲着一群群燕子的傾圮了的碉堡。這兒男人們都穿戴着粗布長袍和雞蛋型的圓帽子和布鞋子。這種衣著打扮，他們是從祖先那里承襲來的，如今在塔赫捷—札姆什特^①一帶還能見得到。人們都說着與德黑蘭話迥然不同的本地話。

我們安排在茶館里吃早餐，雖然，我們的那位地主老爺認為應該到以酸牛奶和李子聞名的梅伊姆去。我們吃了點東西，略事充飢以後，重又坐上汽車。古老的群山環抱着平原，而且，瞬息萬變，雜色紛呈，宛如珠寶商的寶石盒，有青藍色的、淡藍色的、深棕色的、淺綠色的和暗紅色的。而在群山頂巔上面，可以仰望蔚藍的天穹。這是年代久遠、風化了的山脈。其中有些山的形狀好似圓錐體，還有些山的頂巔却奧妙無窮地被截斷了，岩石顯露着稀奇古怪的形狀和異乎尋常的色采，一眼望去，恍若它們在用一種難以猜度的語言跟人們說話。

草原上，土崗起伏，野棘蔓生，遠望過去恰似一張五采斑駁的雪豹皮。土崗的斜坡上，一群綿羊在吃草。這裏的景色，未免令人感到淒涼單調，只有色采的閃變，還有野棘里的風信子，稍微添上了幾分生氣。地平綫上的天空，時而乳白色，時而淡灰色，層出不窮地變化着。

停車時，我的同伴走出車廂，采來了一束鮮花。四周响起

^① 古波斯城市，建于公元前四、五世紀，離設拉子不遠，如今還可找到該城廢墟。

了一片雛鳥啁啾的聲音。它們是那麼快活地、噦噦喳喳地叫着，即便我們已經去遠了，仿佛它們的喃喃絮語依然不斷地傳到我們耳朵里。太陽升得更高了，風兒愉快地吹着，群山綿延伸展到左側，倏然隱沒消失了。看來汽車伏依然在打盹兒。瞧，圓屋頂和梅伊姆村庄的磁磚建築呈現在我們眼前了。它們被帶有塔樓的堡壘式的高牆圍繞着，幾乎淹沒在郁郁蒼蒼的樹叢里了。

可是，我們沒有停靠，從寬敞的、撒着卵石的大路上的“哈爾什特”茶館旁開了過去。我們眼看着要接近目的地了。天氣越來越灼熱了。出現了巴赫契阿爾群山。突然響起了一個尖厲的聲音，仿佛有人在附近開槍似的。汽車伏說內胎炸壞了。這時，我們知道，到穆爾契豪特只剩二公里路程了。

大家從車里走了出來。我在路旁灌木叢附近，看到一只脊背上帶着對稱的黃色綫條、軀體很小的綠色動物——蜥蜴。它一見我，連忙逃跑。它用彎曲的小腿躍走，磕磕絆絆地跑着，最後站在灌木叢底下，看樣子仿佛竭力要攪亂自己的足跡似的。我瞧着，這只小動物忐忑不安地環視一下四周，又連忙逃跑，躲藏到亂石堆里去了。來了一只軀體較大的蜥蜴，可能是它的母親，或者是家族里的什麼。這一只動物行動靈巧，善跑，速度飛快。黑色蜥蜴在這裡好象一個醉鬼似的大搖大擺地爬行着，跟踪尋覓獵物。然而，不知道是預感到有危險呢，還是因為發覺了我，它也掉頭逃跑了。這時，我看到老板極不友好地在另外招徠不速之客，才趕緊朝汽車走去，路上還碰到類似的圓頭蜥蜴或是蝶蜥之類的生物。我不知道這到底叫做什麼動物，因為，抱歉得很，我對自然知識簡直一竅不通，不過，我想大概是巨蜥科的蜥蜴吧。它生着圓圓的腦袋，有如英國哈叭狗一樣的嘴臉，還有細小的尾巴、綠色大肚皮、爪子和脖頸上帶有咖啡色的綫

条。它几乎侧着头，用它的细如针孔的小眼睛直望着我。我本想把牠逮住，但，这个念头我马上就打消了。要知道，我无非只想细细打量它，并不想惹起它的反感。何况，现在我已经被这只对我毫不为难的草原动物的眼光死盯住了。但我的犹豫，毕竟是枉然徒劳。只消我一动弹，蜥蜴马上逃跑了，就象一阵急旋风似的。它行动时不象壁虎那样溜滑，而是昂起头，飞快地用爪子奔跑。它那股劲儿不禁使我想起了从前阿拉伯人进袭伊朗时的情景。

这种土壤和棘草丛，就是蜥蜴的老家所在。它们喜欢这里，或许比喜欢伊斯法罕更甚哩。说不定，今天夜里，小蜥蜴会跟它的母亲讲述它看到沙漠里的恶魔后，怎样灵巧地逃避开的。圆头蜥蜴和大爬虫会赞许幼崽的行动，也许什么时候在它们的闪着闪光的三角脑袋里，又把关于我的故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是汽车伙已经把漏洞修好，我们又继续出发了。不一会儿，远方出现了房顶、绿野和下地干活的人们。一座高大的、砌着格子烧砖墙簷的、阿巴斯王朝时期的商队客栈在我们眼前出现了。据说，汽车运输的发展就是造成商队客栈衰敝倒塌的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很少有人骑马或者搭坐马车了，赶路人早已不必卸下自己的铺盖卷，设法安置在什么地方过夜了。

在穆尔契豪特，我们停住了。到伊斯法罕只剩九法尔萨赫^①了。有人告诉我们说，只要一越过塞杰山脉和塞伊德莫哈默德山，伊斯法罕转眼就到了。从一切迹象来看，穆尔契豪特曾经一度是个很大的、设备完善的城市，如今却已变成了倾圮殆尽的乡村了。气候很炎热。我们走进了小酒铺。我要了一份酸牛奶，

① 伊朗长度单位，约合六、七公里。

而那位地主老爷一坐定，就跟往常一样，煞有介事地高谈阔论起来：

“穆尔契豪特这个城非常古老。别看它现在是那么小不点儿，要说在从前哪，它还是古达尔兹的丘尔^①。当时，开伊庫斯老在吉甫、古达尔兹和魯斯塔姆^②的帮助下当上了皇帝后，就給他們賞賜，分封領地。这块地方是給古达尔兹拿到手的。等到开伊庫斯老死后，他們就在自己的領土上发号施令，自立为王。就是这样，皇室領地在伊朗兴起来了。”

我不知道这位地主老爷根据什么史料了解到这些情况，但他又給我們講了一个传说：从前伊斯兰教军队开到这里，战胜了异教徒后，就把他們的馬匹拿去喂給蚂蚁吃，于是，从那个时候起，人們就叫这个地方“穆尔契豪特”^③。这个传说，当然是很幼稚可笑的。

当我们坐到汽车上的时候，这位地主老爷又給我們講了一件新聞：

“铁匠卡維和古达尔兹^④都是伊斯法罕人。这里人民可真聪明伶俐呢。如果说全世界只有四位大人物的話，那么，其中有一位大概就是伊斯法罕人。别看他們現在搞的是雕虫小技的手工艺，但在从前哪，他們个个都是雄糾糾的战士，因此之故，人們管这个城市叫塞普罕^⑤。”

显然，最后这句话他是从書本里引用下来的。

① 因成功或其他功勋而分封的領地。

② 都是菲尔杜西史诗《列王紀》中人物。

③ 意为“被蚂蚁啃掉了的”。

④ 《列王紀》中人物，也是历史上的著名农民起义領袖。

⑤ 这名字近似波斯文的“军队”一詞。

我們的汽車在寬敞的、平坦的道路上奔馳着。伊瑪姆—札杰—札阿法爾和它的碧綠圓屋頂，已經遠拋在後面了，我等待着駛過塞杰山脈的時刻。

可以望到伊斯法罕的近郊，樹木、菜園、花園、田野、翻耕後的小畦，還有用淤泥污水澆灌過的、枯竭的土地。農民們在炎炎烈日的曝曬之下用鋤頭在翻地，罌粟花正值頭一期開花授粉，——這一切景色給人們構成了農村的印象，在那里，農業也象在歐洲一樣，是在科學的原則上組織起來的。我想，伊斯法罕恐怕是薩桑尼時代^①城市的典型吧。伊斯法罕的居民們繼承着古代伊朗的傳統，認為經營農業是他們最神聖的職責。

在未到達伊斯法罕城的“政府”大門以前，我們曾經很快地打從菜園、樹林、堡壘式的高牆和坍塌了的圓屋頂旁邊駛過。可是，除了一座小房屋——通行檢查站——以外，這裡什么都見不到。在城里，也只有一些很普通的商店，和坍塌了的小清真寺。兩點半鐘，我在汽車房跟旅伴們告別，徑直往“美洲”旅館走去，打算在這不眠之夜以後，首先安頓睡覺，好好地歇息一下。當我出去遊覽市容的時候，已是傍晚的景色了。

恰哈爾巴格林蔭路——這是一條巨大的、寬敞的街道，也是市民們最喜愛散步的地方。它一共有五股道：外邊兩側是人行道，里边是走大車、馬車的道兒，中央是供行人散步的寬敞的林蔭大道。四排古老的梧桐樹和四條流水淙淙的溝渠，把街道點綴得格外漂亮。它的布局猶似柏林和巴黎最幽美的大街。據說，好象是在塞菲維特時期，曾經派人去過歐洲搞城市規劃。我也同樣聽說過，有人打算按照舊計劃——經過肖塞却什米大橋——

① 224—651年。

延长街道，并在街两旁栽植树木。伊斯法罕城市的兴起，正是由于札揚杰魯特河及其大小支流，足以保证全市居民用水的需要。居民們都說，札揚杰魯特河有时水流盈盈，甚至有如泉涌一般冒出盐水来。許多小房子和屋前花园，都座落在市内河岸两旁。札揚杰魯特河流过的地方，生活到处在沸腾着。沿河岸栽着美丽的矮树，河里好些地方长着霉层和水藻綠苔。

沿河岸两旁的石头上，甚至在砂地上，都晾着漂洗后的卡拉姆卡尔布。我在許多晾布上面发现了有署名为“莪默·伽亚謨”^①的奇丑不堪的画象。很难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設想，这些形象准是某位勃拉苏利先生强加于工人們身上的。这既不是新的艺术，也不是旧的艺术，既不是伊朗风格，也不是欧洲风格。这些灰黯无光的图画，很快地被称作“勃拉苏利式”了。莱例和梅杰农^②也被画成只剩下大肚皮和干瘦的两条腿了。他們簡直就象荒年的乞丐，地道的疯子，很难同昔日詩人的精心杰作相比。我真不明白，既然在伊斯法罕契赫尔苏通、阿里一卡波宫殿，以及其他地方还保存着塞菲維特时代壁画的优美形象，为什么还要这样荒誕不經地刻意模仿欧洲艺术呢。可是，有人跟我說，幸亏还有一些人依然以古代伊朗风格工作着。有一个看管卡拉姆卡尔布的男人說，他擅长織造真正的卡拉姆卡尔布，詳細地告訴我說該在哪一道工序用压印机給布上打上图案：首先放些綠簪，然后依次添加紅、藍、黃以及其他顏料。为了使顏色牢固不褪，需將布不止一次地加以漂洗。

我偶然碰到一位在伊斯法罕居住多年的同学。我們走向由烧砖筑成的肖塞却什米大桥。大桥两边筑有可供行人休息的凉

① 波斯詩人。

② 波斯传统文学中的一对著名情人。

亭。大車、載重卡車駛過時，大橋依然屹立不動。我的同學說，橋墩是用石頭和混凝土筑成的。

天色漸黑。河水滔滔不絕，滾過淺灘，向越來越遠的地方奔去。蛙兒雜亂地呱呱叫着，大樹後面有人在歌唱。我為清新的空氣、美麗的夜景感到萬分喜悅，雖然心中依然郁郁不樂。

這樣的好地方原是多麼寬敞舒坦、生氣蓬勃，每到禮拜五^①，人們可以來到這兒休息、散步、盡情歡樂啊。

朋友告訴我說，現在河水已經變淺了，因為札揚杰魯特河上游所有的水都被引去灌溉田地了。過了諾烏魯茲節^②八十五天以後，需要水的時候，水流才又注入河里。

我們慢吞吞地走向神學校——恰哈爾巴格高等學校。學校有一座用明淨的瓷磚砌成的藍色的圓屋頂，整個看來，仿佛是新近才建造起來的。它的大門上精美的題名與花紋裝飾，都是用白銀鑲嵌的。這座高等學校建造於蘇丹·侯賽因國王統治期間^③，是塞菲維特王朝末期建築和磁磚藝術的古迹，也是磁磚工藝和壁畫藝術中的精心傑作。每逢紀念侯賽因教長殉難周年阿舒拉日，這裡總是非常熱鬧。講台上站着一個纏着綠頭巾的教長，在宣讀教義，並將摩西五經、福音書和《古蘭經》加以比較、說明，清真寺周圍噴水池附近，都坐滿了人。高等學校內部，正如所有的清真寺一樣，都有四座高台和許多拱形壁龕，在格局上很是優美，並有嶄新的、耀眼的磁磚裝飾。雖然其中有題詞彼此聯系着，但圖畫與色彩依然獨具一格。這時天色已黑，我急需回“美洲”旅館，因為我約定在那裡要與我的另一位朋友哈桑·列札維會面。

① 穆斯林的禮拜日。

② 伊朗人的舊年（3月21日—22日）。

③ 1694—1722年。

城里靜悄悄的，显得格外安謐、洁淨。只有在恰哈尔巴格大街上，有一些拿着黑旗、捶打自己胸膛的人走过。但我并不想看它，我認為只有那些游手好閑的人，非常走运的人才去搞哀悼死者的宗教仪式。而在我們的生活里，欢乐已是那么少，更不应该再給自己制造悲哀了。

列札維早已在旅館等着我。我們一同上菜館去。吃过晚飯，我們把伊斯法罕大談特談。我这才鬧明白：伊斯法罕居民是由以下三类人組成的：本地波斯人，来自巴赫契阿尔部落的移民（主要是庄稼人、手工艺人和工人），还有犹太人。有些人对伊斯法罕犹太人的数量及其重要性估計过高。这若不是偶然弄錯，一定是明知故犯了。有一个德国教授肯定說，凱尔曼^①与日耳曼都出于同一字根，由此好象得出这样的結論：日耳曼人是从凱尔曼迁来的，因而他們就是伊朗人。另一个教授——德国籍犹太人，他竭力証明伊斯法罕是他的祖先建造起来的。凡此种种說法，都是无聊透頂，讓他們瞎扯去吧。事实上，目前城里只有两个冷僻的街区——祖巴列（吉巴魯）和达列达希特——居住着犹太人。据說，目前在伊斯法罕的犹太人，是属于基尔^②准其在伊朗避難时留下来的那批居民。他們專門做买卖，放印子錢。

通常，本地人对来到伊斯法罕的外地人是不大喜欢的。我的同学在伊斯法罕住了七年，始終沒有一个伊斯法罕朋友。于是，他念了两句詩：

比伊斯法罕更好的土地在天国也找不見，

如果事先在地獄里把它瞧上一眼。

① 伊斯东部一城市。

② 公元前六世紀古波斯王。

他告訴我說，相傳穆罕默德曾經為麥地那的衰敝不振和伊斯法罕的繁榮昌盛作過祈禱，註在他看來是好人的麥地那居民走遍全世界，而伊斯法罕人依然呆在自己的地方。

“不過，根據我的觀察，”談話者繼續說道，“伊斯法罕人却是精力充沛，極有教養的。當然，三四天內是不能把人了解透的，因為直到今天，我還沒有碰上伊斯法罕人，我實在很難去判斷他們。我知道另外一些贊誦伊斯法罕的詩句：

倘若世界上沒有過伊斯法罕城，

那也就不會有我們和整個行星。

伊斯法罕駭人聽聞的劣根，就是大煙、酗酒和疾病，必須跟它們進行堅決的鬥爭。神學的强大勢力千方百計地阻礙着渴求進步的青年們的發展，並且在人民中間培植着一種自趨滅亡的情緒。還在兩三年以前，咒文被人民當作歌曲唱，甚至在婚禮上，阿訇們還強迫到會者念誦禱文。另一方面，塞列一蘇丹^①的壓迫、暴力與獸行，使人民的精神力量枯竭殆盡，因此之故，伊斯法罕就成了大煙、酗酒與梅毒的天下了。

城市吸引着無數旅行者的注意。伊斯法罕有無比豐富的文化古迹，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出色的城市之一。倘若把它近代化的千綫同伊朗其他城市連接起來，那麼，伊斯法罕可能成為公認的全國中心了。

伊斯法罕的夜晚是美妙的。柔風輕拂，鳥兒喃語，“真理之鳥”^②如泣如訴，淒切哀傷。我的朋友從野地裡采來的風信子，這時已經凋謝了。當這些花兒粘滿砂土在道旁、在驕陽照晒之下

① 伊朗國王納賽爾—艾—丁的兒子。

② 原文的俄文音譯是морге хакк，意譯則是“真理之鳥”，夜間栖于樹上，發出 хакк хакк（真理，上帝）的悲鳴，在波斯頗受崇敬。

生长的時候，它們都是清新活潑，惹人喜愛的，但一放在屋裡，它們立即變黃，蒼白，干枯了。轉天早晨，吃過早餐，我同列札維出發去觀看契赫爾蘇通宮殿。宮殿周圍的花園，幾乎是在不久前才圍起圍牆來的。要進入宮殿，必須出示特別許可証。房屋四周栽着許多小樹。從外表來看，宮殿儼然有如波斯博里斯一樣。它那二十根高大的淡紅木柱，倒映在清澈見底的安謐的方水池裡。在建築學上那麼巧妙的構思，正說明了伊斯法罕人的創造力。相傳，這座建築早先有四十根柱子，但在蘇丹·侯賽因國王時期焚毀殆盡，後來按照原式重建，一直保存到今天。

宮殿前矗立着蒼勁秀拔的柏樹。有四根石柱，上面畫着有翅膀的獅子。據說，在這些柱子中間曾經有過一個噴水池。牆壁上可以看到在塞列一蘇丹時期抹上的雪花石膏和普通藍色的壁畫。座落在走廊兩側的兩間屋子裡，台子上的壁畫還依然保存着，特別令人注意的是牆壁上和天花板上的壁畫。這種壁畫一直到今日還被當作繪畫、綉花、鑲嵌建築與編織地毯方面最優美的形象。平台上面有一座大廳，除了牆壁上的幾處堆砌和踩着對面塞非維特時期的圖畫，正在哭泣的納賽爾一艾一丁國王的畫象以外，幾乎還是完好無缺。你簡直是目不暇給地去觀看大廳的圓屋頂，它的壁畫具有世間罕有的美麗、精巧雅致與豐富多采的特色。牆壁上大多數圖畫，都是描繪伊斯曼爾國王^①作戰、納地爾國王遠征印度凱旋歸來和阿巴斯國王舉行盛宴的情景；阿巴斯國王被畫成鬍子長到耳根，坐在圖畫的中央，外國使節和高官顯宦圍坐在他的四周，悠閑地飲酒取樂，音樂

① 伊斯曼爾一世，塞非維特王朝(1502—1524)的創始者。

师和舞蹈家在国王跟前呈献出他们美妙绝伦的技艺。沙尔勤认为这些图画是按照纳地尔国王的指示画成的，他想竭力贬低塞菲维特国王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因而把他们画成只不过是纵酒淫乐、游手好闲之辈，而自以为是勇敢善战的英雄人物。

在雪花石膏剥落后的那些残损图画底下，可以依稀看到一些幅面不大，但又非常之美的彩色画，足证都是出于艺术大师之手笔，多半描绘有名的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肖像。有一对热恋的情侣正在喝酒，青年和他的情人倚坐在大树旁，他们手里拿着酒盃，互相劝饮着。说不定，这些类似谈情说爱的题材至今还激动着伊斯法罕人，每到礼拜五，他们同样带着弦琴和美酒来到河岸上的小树林里尽情欢乐。

契赫尔苏通宫殿里的彩色画，具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可以看出显然受到中国的影响。有一些荷兰艺术家的作品——用欧法描绘古代骑士的图画。但在这全部的宝藏中，已有部分毫无用处，此外，有人还在某些画上胡乱涂写，留名纪念。

那些图画具有巨大的亲切感人的特色。虽然已经过去了三百年，但艺术家笔下描绘的作品，至今依然给我们表达出陶醉在柔情甜梦里的画家的情愫。这说明了那个时代文化的伟大气魄。因为只有这样令人惊叹不止的彩色画、建筑、音乐与文学作品，才能打动人们的心灵，激起他们高尚的情操，使下一代人们受到影响。所有这些人物，虽然只能透过雪花石膏加以窥探，同时还沒有把画上泥污洗净，但依然这么光辉灿烂地用它的无声的语言描述着人们饱经忧患的神秘生活，使你凝望着它们，真是不忍移目。伊朗彩色画的风格，永远沒有失去它固有的优美隽永的特色，在这一方面，它是比随着每个时代、每个历史时期而变

化的欧洲彩色画优越得多了。当然，伊朗彩色画也是有过变化的。例如，当代印度画家依及拉尔·布塞克曾经采用伊朗手法，画出了惊人的杰作。不过，从萨桑尼王朝以来，伊朗风格基本上沒有发生变化。

应当砍掉在画上胡乱涂写者的手，把这只手陈列在玻璃橱窗里做戒观众吧。

契赫尔苏通宫殿必需以塞菲维特时期的古迹为重点組成博物館，把这个时期留传下来的所有古物（地毯、衣飾等）尽量加以搜罗。也許博物館收入能够抵消这一切开支吧。

从契赫尔苏通宫殿出来，我們就去札皮赫織染工厂，这家工厂善于利用古代建筑的裝飾、地毯图案和伊朗天然顏料。这个工厂生产精致美丽的地毯。我們到工厂的时候，他們刚刚織完一块四周鑲着一道单边、带有花紋图案的蓝色地毯。在这儿做工的还有六、七岁的孩子。有一个孩子嘟囔着說：“我已經十二張了……，我已經十五張了……，”异常圓熟灵巧地數着綾絡，把它們各自分开，并照着画样，让彩色毛綾从里面穿过，然后再把彩色毛綾砍断。地毯厂所以要雇孩子們，就是由于他們手指纖細，便于做这种精工細活。但也有另外的原因。穷人家的孩子要掙飯吃，因此，从五岁幼齡起父母就把他們交給織地毯的工厂了。在这十二年里，孩子患着許多病症。每一块絢烂美丽的地毯，需要多少時間、精力，需要怎样地全神貫注啊！在这些地毯离开織机以前，有多少人垂头丧气，双目失明，又有多少个孩子患着肺結核病啊！难道說把人們干活的場所弄得寬敞、干淨一点，就很困难嗎？

毫無疑問，伊斯法罕是目前伊朗手工艺最发达的首府。在古代营造学、磁磚、卡拉姆卡尔布、釉采裝飾、雕刻艺术、艺术刺

綉、彩色画与綉金工艺方面，同样占着第一位。可以設想，伊斯法罕会使伊朗全国美术工艺事业得到复兴。

梅达尼—沙赫广场。得到参观阿里—卡波的許可后，我就去梅达尼—沙赫。据說，早先这个广场按照迄今犹存的城堡的名字，也是叫做納克歇—札罕，当时这座城堡里藏有名貴的图画，但部分图画已在阿巴斯二世^①期間遭到毁坏。

梅达尼—沙赫广场三面被伊斯法罕最巨大的建筑物限制着，广场上端有一座沙赫清真寺，它的对面——是作为伊斯法罕市場起首的凱薩列埃大門；广场另外两边，阿里—卡波和歇赫一路特福拉清真寺遙相对峙着。

古时候，这个广场上时常举行馬球游戏，直至今日还矗立着四根石柱——广场每头有两根，作为球門用。在塞菲維特时代，这种游戏还是相当普遍，历代国王从阿里—卡波宫殿阳台上欣赏着馬球游戏。

我曾經听說过，有人企图要把广场中心开辟为具有寬敞的林蔭路的公园。值得担心的是，重新规划之后，古色古香的树木将会受到損害。我看到这些命該衰亡的树木，粘滿尘埃的叶子，折断了的極枝和拱着身腰的树干，如同被判处死刑、渾身战慄、等待着严酷的時刻来临的囚徒一般。有人告訴我說，凱尔曼沙赫^②树林里生长着一种树木，宜在上面雕刻各色各样的图画，人物、兽类和自然景物。这种树木的質地相当細密結实，画在上面的图画非常清晰，犹似照象胶片上的图画一样。要是果真如此的話，那么，伊斯法罕的其他树木也有着类似的特性了。那么，这些古色古香的树木为什么不給自己留下昔日的痕迹，使人

① 塞菲維特国王(1642—1666)。

② 伊朗西部一城。

永远忆念不忘呢：古代伊朗人对它們曾經怀有多么深厚的敬意啊！每个人都把种植这样的树認作自己最神圣的职責。

沙赫清真寺。要知道它的地点，不必向人打听，因为从远处就望得到它。我想，即便有人把我蒙住眼睛从清真寺附近擡走，那时我也能一下子找到它，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在照片上看见过它，而且还听說过許多关于它的故事。

根据門口跟圓屋頂和尖塔那种不对称的位置，是不难把沙赫清真寺認出来的。清真寺高大的拱門和它的蓝色圓屋頂，仿佛在和青空搏斗。凡头一次看到这个圓屋頂的人，都会感到它那种非常誘人、神奇美丽、决非人們意想得到的神采。这座清真寺可以列入世界营造学里最伟大的創作之中。但有一种場面，未免使我感到惊异。我設想，每逢封斋日，清真寺被隔成两个部分（男女分別坐开），有人在占卜，有人在写禱文，也有人在講故事、講童話，或者朗誦禱文，全都集聚在清真寺內。然后端来了茶水和烟袋。人声嘈杂，烟霧繚繞。我想，这一切都会妨碍我觀看清真寺的。可是，跟我的担心相反，那里却是闐然无人。只有一个灰白鬍鬚的阿訇靜坐在壁龕的阴影里。

清真寺里里外外的牆壁，都用蓝色磁砖砌成，只有柱脚是大理石的。給人一种印象，仿佛清真寺是由整块磁砖筑成，根本不用砖块和雪花石膏似的。清真寺的讲坛上，有些图画相当美丽，在配色方面表現了高超的艺术，使人不再去留意上帝和来世，却尽情沉醉在愉快的意境和甜蜜的幻想里。看样子这座清真寺的保管人，就是坐在壁龕里的、身边放着一卷書的、滿头白发的老人，他延年益寿的秘密，就在于他每天从这些古老的磁砖之美里汲取到融融无穷的乐趣。或許，他心性爽朗，乐天知命吧，要知道这些迷人的图画时刻映現在他眼前，而人們期待于

天国的蓝宝石般的宫殿——却成了他的长年寓所。

可是，拱門与磁砖剝落的情况，不由得使人感到万分惋惜。除了毗邻小广场的两堵墙壁上磁砖全被盜竊一空以外，其他各处墙壁給予人們的印象，好象是漂亮的脸庞被麻癢腐蝕了一样。此外，所有的墙壁上都有一些胡涂乱写，不知哪只破敗的手毫不留情地把釘子釘入磁砖。

多么伟大壮丽啊！人在它跟前禁不住惊叹、发怔。仿佛在阿拉伯統治期間受压迫的伊朗艺术大师們，在塞菲維特时期再世复活，重又意气风发，神采奕奕，創造了人們很难想象得到的伟大事迹。

有一只猫头鷹，站在夜禱室的一根圓柱头上。它尖厉刺耳地叫着，它那种令人不寒而慄的声音在圓屋頂底下迴响着。清真寺里有一些石制器皿和時計。难道你得看它个两三个鐘头、一个月、甚至一整年嗎？不用說，你看上一眼，就会不忍离去。

院內，靠清真寺附近，长着一丛花儿，压弯了的枝头，沉甸甸地挂着一朵朵白薔薇。水池里綠水盈盈，野草蔓生。

虽然清真寺被人認為是上帝之家，但是，进入寺內还是應該要許可証，因为，它毕竟是由艺术的君王創造的。

說也奇怪，虽然塞列一苏丹已使全城遭到毀坏，伊斯法罕依然遺留下两三座建筑物。但是，这些建筑却真正地玷污了修筑它們的材料——砖头和粘土了。

目下建筑师們看来好象已經失去了提高艺术的兴趣和鑑賞力。虽然他們的才干还大有施展的余地，但他們建造的房屋，却是既非伊朗的风格、又非欧洲的风格，他們的建筑物每个部分都

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比方說，柱子是希腊式的，拱形是伊朗式的，而窗子却是英国式的。給人造成的印象是仿佛建筑物的每个部分要各自独立，需要人們伸出双手来抱住，房屋才不致于东塌西倒、四分五裂。

阿里—卡波宫殿。从远处望去，它儼然象是按着相应比例座落在那里的三块磨光的石头。在阿里—卡波前头，有一个筑有硃紅廊柱的高台，如同我們在契赫尔苏通宫殿見到的那个高台一样。但阿里—卡波这个份量很重的名称——高大的門戶——跟这座建筑很不相称。人們認為：阿里—卡波建造于塞尔佐克斯基时代^①，不过，到了塞菲維特时期，又經歷过許多变化。

纖細优美的雕刻，花紋裝飾与塑造作品，在阿里—卡波走廊里首先見到。接着又有另外一些浅浮雕与裝飾品，使阿里—卡波臻于完美境界。但壮丽宏伟之作留下的并不多。遺憾得很，連一扇門、一幅画都沒留存下来。所有流传至今、透过雪花石膏描繪出来的，都是艺术大师的作品。不少图画只剩下一些衬景或者輪廓，似乎在忧伤地凝視着人們。画儿大部分已經剝落消蝕了。牆壁下端已被刷白，什么都沒保存下来。据說，楼梯是用磁砖砌的。向导說，这座房屋共有六层，而楼梯却有一百十六級。高台中間是梅达尼—沙赫——一个有着青銅噴水池的小广场。噴水池里的水是从山岩之間引来的。每到盛大的节日，塞菲維特国王穿着华丽高貴的衣袍，坐在高台上观看广场上的馬球游戏。那儿时常有伶人表演，有运动員的竞技活动。在高台上还可以看到欧洲艺术大师們的精心名画。在最后一层楼上，一間

① 十一世紀三十年代突厥族所建塞尔佐克斯基国，十二世紀中叶崩潰。

屋子墙壁里有个窟窿，里面放着一些盛药匣子、蔷薇水瓶以及其他东西。显然，那里有着名贵的器皿、罕世的珍品以及酒壶。

在阿尔及皮里^①专门收藏名贵器皿的房屋，大概是按照这样的形式修建起来的。向导说，这个地方原是为音乐表演设置的；门一关上，恍若弦乐骤然吹奏起来；门一打开，弦琴依然余音绕梁。说不定，房屋这一特性的发现是出于偶然的，因为，窗格子和墙壁结构特别容易使器皿发生共鸣。瞅着这个艳丽似面的大厅，你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从前盛大的酒宴、名贵的衣饰、神奇的地毯、柔軟的丝绸褥垫、长颈酒盏，以及宛如郁金香一般美丽的女郎。从高台上可以俯瞰伊斯法罕全景：它的山巒、房舍、树木、圆屋顶和对面峙立着的歇赫一路特福拉清真寺。

参观阿里—卡波以后，你禁不住会看到这座美丽如画的宫殿是怎样令人发指地被消灭掉的。有些壁龛被烟火熏黑了，有些壁龛满处是窟窿，或者干脆倒塌了。人们油然而生的印象是，仿佛塞列—苏丹像恶神阿赫列曼一样，继承了成吉思汗的性格，来反对这些古迹创造者，伊朗人民那种优雅风流的兴趣。塞列—苏丹恨不得要把这些建筑彻底毁灭掉。他曾经把塞菲维特时代三座著名的宫殿哈甫脱达斯格赫、阿尼—罕和纳马格坦夷为平地，而且把契赫尔苏通宫殿公开出卖，让大家去破坏它。

歇赫一路特福拉清真寺。它座落在阿里—卡波宫殿对面。这座清真寺地面宽敞，筑有四座高耸着圆屋顶的围墙。磁砖的制造艺术与铺砌工程，在这儿达到了完美境界，而且，磁砖保存情

① 伊朗西北部一城市。

况也比别处清真寺来得好些。在梅赫拉布壁龛^①上有如下题词：“伊斯法罕石匠侯赛因名师之子穆罕默德·列查大师，于1208年（公元1793—1794年）。”^②但在大门横楣上，却有阿里·列查名师亲笔写的日期：1012年（公元1603—1604年）。自然，这座建筑物已有好几百年之久。屋内圆屋顶有两层外壳。它的内层和躯体都是用磁砖和彩色画作为装饰，相当精美。据向导说，这座房屋是阿巴斯国王为他的女婿路特福拉教长修建起来的。在清真寺的底层，有个黑洞洞的地下室，用向导的话说，里面倒是冬暖夏凉的。这里原有神学校的学生都给迁走了，寺庙不再是念经供神的地方了。神学校的学生都搬到座落在市场的萨特尔高等学校大楼，那里虽然不是磁砖建筑，但却更适合教学的需要。对这种事情也应当表示感谢。俗语说得好：“祸害除尽，万事皆益。”

已是深更半夜，我出去观看帕列—哈祖大桥。河岸上的公园里，长着垂柳和白杨树。这是居民们常来散步的地方。不知是谁咿咿呀呀地在唱歌；青蛙咯咯地叫个不停。河对岸佇立着喀赛隆针织厂，厂房却被烟良熏得黑糊糊的，好象为老板的丧亡穿上了孝服。

帕列—哈祖大桥仿佛商队客栈，桥头两旁都有拱门。桥约摸有三层楼高，还有十八个以上的桥孔。大桥下部用石头筑成，非常牢固。每个桥孔旁边堆放着一袋袋石子，那是用来拦截河水，增高水位的。传说，塞列—苏丹时常拦截河水，在照明灯的光辉之下，同他的后宫嫔妃泛舟河上。大桥这样结构对

① 清真寺内面对麦加的壁龛，祈祷时给穆斯林指示方向。

② 以下所有穆斯林阴历的年月，都是根据奥柏倍里院士“对照年表”（1940年，列宁格勒出版）计算为公历的。——俄译本注。

于农业也是有利的，因为，它在水少的情况下可以拦截水流，增高水位，可以充分利用河水。大家知道，塔赫瑪斯布国王^①曾經試圖把喀隆河水引向伊斯法罕。这个計劃如果一旦实现的話，伊斯法罕就变成塞非維特时代那样繁荣昌盛的城市了。从大桥的拱門里映現着伊斯法罕及其近郊的一片美丽的景色。在大桥附近的山崗上，有一个以“抓飯之墓”之名而著称的陵墓。伊斯法罕人要想在晚上吃抓飯的話，往往都到那个陵墓去，但也有人在那里举办葬后宴席。

清晨，塔苏亚日，侯賽因教长殉难那天的前夕，我去參觀甲米大清真寺。这一天，所有店鋪都关了門，大街上，市場上闐然无人。沙赫清真寺对面，凱薩列耶大門上端的磁砖裝飾，真是美奐美輪。它們上面画着两位古代騎士的雄姿。透过市場拱頂隙縫，落进来一股在阳光里晃动着尘柱。迎面走来了一位戴着大纏头，头頂披着斗篷的阿訇。他一面規規矩矩地迈着步子，一面念着禱詞，贊頌上帝与先知。市場上有許多磁砖鋪砌的正門。甚至有两三家店鋪，还用現代磁砖裝飾着。

年久衰頹的小清真寺，都散布在全城各个地方。直到今日，在伊斯法罕的大門上还可看到魯斯塔姆、阿甫拉西亞布、希琳与法尔哈达^②的画象。这样的画象在古老的澡塘里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我实在不能理解。直到最后，有一个人告訴我說，伊朗人喜欢大清早上澡塘，这些古老的题材会幫助他們从早晨起就对古代伊朗傳說怀着敬意。为了在人民中間培养英雄主义和激起他們的爱国思想，茶館里有人在讀着《列王紀》。而如今，在現代

① 塞非維特国王(1524—1574)。

② 这几个人都是伊朗古典文学中的人物。

澡塘的大門上，只能看到一個人彎着身子站在蓮蓬頭底下淋浴，而僮僮正在給他遞浴巾的那種圖畫了。

甲米清真寺幾乎座落在城里舊街市場的盡頭。它有好幾個大門。但你在这里卻看不到精美的磁磚工藝了。清真寺就在大路上，也沒有院子。說實話，從前那里大概設置過木柵欄吧。這座建築結構與建築風格，倒要比其他各處清真寺更加古老而著名。從建築物外表可以知道大約是在1200年（公元1785—1786年）間建造的。大家認為，最初這是一座祆教廟宇。這座房屋是幾經焚毀破壞後重建起來的。由哈札·尼札米—奧里—莫爾克^①所建的清真寺內一個圓拱，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伊朗建築在幾個歷史時期內所發生的變化。可是，不幸圓拱多半已經毀壞，磁磚大部分被劫走，不過，存留部分依然足以說明清真寺往昔的美麗與藝術大師創作的特殊風格。在这里，我們看到由磁磚構成的最美麗的圖畫，以及各式各樣的雕塑、鑲嵌、刻磚與石雕藝術。不過，雕塑裝飾多半毀壞殆盡。

房屋四邊矗立着高台，不過，它們的拱門已呈露裂縫，磁磚已經剝落，殘缺不全。清真寺的柱腳鋪着大理石，與下端嵌着大理石板的拱門非常調和。沙別斯坦清真寺還利用特別美麗的磁磚裝飾，弄得非常精美細巧，人們肉眼望過去，很難辨認那是彩花裝飾，還是相互砌成的小塊磁磚。这里磁磚上面沒有圖畫，却有着非常精湛的鑲嵌裝飾。圓屋頂的形式與風格，跟它的壁畫迥然不同。當初人們化費了多少時間和財富，並且有多少智慧、意志和天才貫注在這些著名的建築物里，貫注在這些藝術的寶藏里！難道就能忍心註日後無才無德的不肖之徒前來參觀，使

^① 十一世紀伊朗政治家。

这些建筑物遭受毁坏嗎？甲米清真寺——它不失为一个美术博物馆。应当請艺术家、彩色画家与工艺大师去那里参观一下，让他们从那些精心杰作之中受到启发，而不让那些坏家伙到那里去，因为他们要把惊人的雕刻装饰剥下来当作引火劈柴，他们要乱七八糟地涂坏雕塑，往墙壁上挂冒烟的油灯，而且还要公开盗卖磁砖。

在清真寺的走廊里，我碰上一群拿着黑旗子、悲愤哭号的人。他们人数倒不多，但有一个警察紧跟着他们。有个小孩不知用什么东西往我身上一洒，我没有防备，不禁哆嗦了一下。我马上猜想到这大概就是蔷薇水吧。有人告诉我，象这样的聚会在早年伊斯法罕更是司空见惯。有好几个化装的和有病的伊玛姆，被周围一群人簇拥着，从近郊乡村赶进城里去。每一堆这样的人群，都有自己的领队。有一天，城里居民们发觉在这些人群中间有一头嘴里吐烟的狮子。但，他们一下子就肯定那是一个披着狮子皮的人在抽烟呢。

哈隆一皮拉耶特，或名哈鲁尼耶高等学校，座落在伊斯法罕旧市场的胡同里。这座伊斯曼尔年间的建筑物，乃是那个时代艺术的最杰出的典范。在学校正门上画着一对孔雀，顶端装饰物上面镌刻着伊斯曼尔·巴哈佐尔罕国王的名字和年代，918年（公元1512—1513年）。屋内有一个古墓，相传那里掩埋着犹太人的骨灰。居民们对这所高等学校很尊敬。人们时常到这儿来祈福，许愿，而且，就在这里绑扎破布头，预测祸心。伊斯法罕诗人莫卡拉姆曾在此处题诗，爰引其中几句如下：

啊，哈隆一皮拉耶特，创造巨大的奇迹吧，
把纳西尔教士墓中枕头的土坯变成烧砖，
把这河里的砂子变成玲珑剔透的珍珠，

你是哈隆—皮拉耶特，我却是可怜的穷人。

瞧，在墓旁那个卖弄风骚的女人，

你冲着她的面纱撒一把豌豆吧，^①

你是哈隆—皮拉耶特，我却是可怜的穷人。

在桑扎尔国王^②清真寺对面，临着大街的叫做后宫闺阁的楼台上，有一座用独石凿成、形似母猪的狮子雕象。狮子的脑袋形状，恰似在薩桑尼时代人们所砍削下来的动物脑袋一样。狮子脖子上有个颈圈，卷曲着德皇威廉式的两撇鬍子，嘴里衔着一个人头。在狮子左侧，挂着一把带有鍍花的馬刀，右侧翘着一段欣去半截的尾巴。这一座雕象具有某些奇特的风格，颇似现代欧洲艺术大师们的创作。这座雕象还跟墨西哥土著的偶像有些相似。当然，我想，艺术大师想要表达出特定的思想内容，大概就是宗教题材，或许是某一事件的写照。

桑扎尔国王清真寺，或是阿里清真寺（它那些高高的、但已坍塌了的高塔，都是用精巧的砖石和少量磁砖装饰的），如同塔什干和土耳其斯坦的建筑一样。不过，清真寺多半倾圮，蕩然无存了。

伊瑪姆—札杰—伊斯曼尔陵墓。它座落在城里较远的街区。倘若要到那里去，就得顺着堡垒式的高墙和没完没尽的矮棚屋，走过尘土飞扬、不见草木的窄街陋巷。一踏上那些街巷，你就恍若置身于千年以前的生活之中。那些街巷却会给予东方

① 犹太人常给死者嘴里放葱，手里放豌豆，随后念道：“当天使们来到坟墓审问你，你就冲着他们眼睛乱吹。而当摩西来到你的身边，你把豌豆撒进他的口袋里。这样就从至圣那里骗取到通往天国的钥匙。”——作者原注。

② 十二世纪时的波斯国王。

情稠的鑑賞家以極豐富的材料。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費茨林格或是巴斯脫列希·布米爾這些著名的電影編劇作者，倘若他們親眼看到這些窄街陋巷，恐怕會想出來不少新的念頭吧。

伊瑪姆—札杰—伊斯曼爾建築的正門，鋪砌着少量的磁磚，磁磚上面鑄刻着塞維^①的名字。大門雖然是鉄鑄金繪，却顯得非常破舊。里面完全空洞無物，周圍一個人都沒有。壁龕上記着年月：1100年（公元1688—1689年）。有一個小房間，里面有形似珍珠一般的圓丘；牆壁一半砌着六邊形，還有浮雕畫的綠色磁磚。牆壁上還有古色古香的精美雕塑，鍍金與木質裝飾物。拱門上面有圓屋頂；而在壁龕上面裝着無比美麗的金飾與精美玲瓏的雕鏤，閃閃爍爍，令人眼花繚亂，如同契赫爾蘇通宮的拱門一樣，但恐怕還要強烈一些吧。在走廊里有一扇精工鑲嵌的門，上面鑄刻着題詞，并有木質裝飾物。遺憾得很，這一切都已衰頹荒廢，处在無人照管的情況之下。

達羅里波契寺廟，或稱達羅里波契赫，座落在該城盡頭帕契納列。寺廟前長着一棵滿身皺皮疙瘩、枝極彎曲的老梧桐樹，看去活象一個上了年紀、軀體發胖的歐洲婦人，一個勁兒搽粉涂唇，不斷打扮，似乎這麼一來會出落得標致一些。在平台上新近修建了一個涼亭，涼亭地面鋪砌着普通的淺藍色磁磚。院落里有好幾塊古老的墓碑，依然完好無缺。向导一邊指着墓碑，一邊肯定地說，馬立克國王^②與哈札·尼札米—奧里—莫爾克都埋葬在這裡。這些墓碑最近已經加以修葺，在這以前，此地曾經是公共墳地。

① 塞維一世，塞非維特國王（1629—1642）。

② 十一世紀時的波斯國王。

将近晌午时分，我倦游归来。城里大多数旅館、茶館都是空蕩蕩的，連大街上也是岑寂无声。

恰哈尔巴格大街作为公众游覽場所，已沉寂了八个鐘头，到十一点鐘光景，还是見不到行人。只有在諾烏魯茲节日（新年）里，才有大批旅行家来到伊斯法罕。

喀賽魯尼^①出殯仪式还在繼續进行着。有人告訴我說，因为他的亡故还特地雇用一批哭灵的人。他們如丧考妣似的号哭道：

喀賽魯尼先生，
离开了这个浮华世界。
由于这一突然丧故，
我們可真是倒楣透頂。

人們在举丧追悼工作中显得多么有才干！昨天，我在照象师那里，他跟我說，已有两天功夫尽忙着放大喀賽魯尼的肖像，而在今天，塔苏亚节日，人們都要去塔赫捷富拉特陵墓哀悼他。

晌午以后，我和列札維出去參觀伊斯法罕近郊、位于札揚杰魯特河畔的佐里法。有人跟我說，佐里法由肖塞却什米大桥起，一直迤邐伸展到馬尔宁大桥为止。佐里法开头是有着老梧桐树的一些小胡同，那些梧桐树如同我們在恰哈尔巴格大街看到的一样。我的同学說，在阿巴斯国王期間，白天在恰哈尔巴格大街栽上的树木，轉天早晨却已倏然不見了。阿巴斯国王知道了这样的事情，曾經下令設置崗哨，捉拿窃賊。有人报告他說，那是亚美尼亚人干的勾当。国王說：“倘若有人出于嫉妒，焚烧树木，那么，犯者应当予以严惩，但是，倘若有人拿了树木去建設城

① 伊斯法罕大工厂主，制造与經售粗土布的公司的所有人。

市，那么，请您不要惊动他们吧。”于是，人们便把这些梧桐树种植在佐里法了。

远处呈现出塔楼和教堂大钟。进口大门和教堂前的房屋是最近修建起来，作为旧建筑的耳房。上端有亚美尼亚文题词，但只能认出年代：1606—1654年。教堂里充满着烧焦了的香纸气味。教堂柱子铺砌着如同我们在塞菲维特年间建筑物里看到的那种磁砖，只不过稍有不同，这里磁砖却是细心保存着，没有人在磁砖上面题字，钉钉子，挂盆罐。在磁砖上面，有一幅描绘耶稣受难的壁画。

高处还有镀金装饰和反映基督教题材的图画。进口大门上端，有一幅画着天堂与地狱的圣象。圆屋顶内侧，是惊人的美丽的镀金装饰。人们仿佛觉得，这个圆屋顶和契赫尔苏通圆屋顶上端装饰，都是出于同一个艺术大师的手笔。彩色画的风格，不是伊朗化，很可能是在阿巴斯国王宫廷里供职的荷兰艺术大师的作品。图画具有中世纪的风格。那些图画的内容，都是取材于耶稣生平的传说，但很不遵守比例。当我们参观建筑物的时候，迎面走来了一个亚美尼亚僕役，他用特别清晰的发音挺有劲地开始讲述那些图画的内容。起初我以为他是在叨念祷文，但后来才听清楚这样的话：“在这里，根据帝王圣旨，人们给至圣耶稣带上了镣铐，而在这里，人们就用针刺扎遍他的躯体。”等等。僕役讲到故事结尾时说，铁石心肠的帝王已经变成了一头滑稽可笑的猪。但是他有三个虔诚的女儿。她们修造了礼拜堂，或者叫做教堂，因此之故，上帝才饶恕了她们的罪恶。于是，帝王信奉了基督教。

虽然教堂全貌已经证明修建于阿巴斯国王年间，但这个亚美尼亚人向导硬说教堂是由亚美尼亚人所建造，而且艺术家也

都是从欧洲邀请来的。显然，他认为我来伊斯法罕的目的，是特意来证明不是亚美尼亚人修造这座教堂似的。

大概甲米、契赫尔苏通清真寺，也都是他们亚美尼亚人修建的，而且他们还从欧洲请来了许多专家。

教堂对面修造了一个小型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关于亚美尼亚人迁徙的石碑、宗教的遗迹和书籍。顺便地说，博物馆里还有许多塞菲维特时代的古物。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扇古旧的门，上面有美丽的图画、精工镶嵌与雕刻。我马上暗自设想阿里一卡波与契赫尔苏通宫殿的大门该是怎么个样子。博物馆向导说，当塞列一苏丹破坏哈甫脱达斯格赫、阿尼一罕和纳马格坦建筑物时，有这么一个亚美尼亚人买下了这扇门，送给了博物馆。哈甫脱达斯格赫建筑的圆形磁砖，也是这样获得的。那些磁砖可分为四个部分，上面画有肖像，镌刻着格言，还有花木图案等等装饰。在博物馆最后的一间屋子的墙壁上，有许多镜框里挂着关于保护亚美尼亚人的所有圣旨，那些圣旨都是在大阿巴斯国王、凯列姆一罕·参特^①直至纳赛尔一艾一丁国王期间颁发的。一般说来，博物馆虽然很小，但很整洁，展览品布置得极为得体。倘若有这么一位应邀来伊朗保护我国民族古迹的外国职员，真的能建立起一座规模虽小，但却井然有序的伊朗古迹博物馆，恐怕未始不是好事吧！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小册子，上面记着捐助款项。向导把泰戈尔、丁沙赫^②和日本领事的签名一一指给我们看。

走出了教堂，我们朝亚美尼亚坟场走去。我们走过了尘土

① 纳地尔国王阿甫沙拉统治时期（1732—1747）的一位上校，1751年，自封为摄政王，直至逝世（1799）时止，一直是伊朗的实际上的统治者。

② 丁沙赫也是印度文学家。

弥漫、曲里拐弯的小胡同。这时非常灼热，我想起了从前有个盲商曾經跟我說過，临近阿舒拉节，伊斯法罕的天气将是酷热异常。在路上，我們看到两个孩子玩着一头勉强爬动的烏龟，它好象被羅馬军队击潰了的一个败兵，萎靡不振地爬回家去，而且害臊得只好躲藏在盾牌后面。在亚美尼亚坟場上，毫无值得观赏的东西，——在草木不生、干旱无水的曠野上，冷冷落落地只有一些墓碑而已。据說，那里有几个欧洲著名人士（他們曾在阿巴斯国王期間侨居在伊斯法罕）的古墓，但天气是那么炎热，我們又是那么困倦，所以沒有去寻觅那些坟墓了。从坟場那里，可以眺望美丽如画的伊斯法罕全景。

随后，我們去參觀穆斯林坟場。在路上，我們看到一座隔着棋盘似的格子的鴿子塔，但鴿子塔內部却破坏得很厉害。

在伊斯法罕有着非常之多的鴿子塔。这里土壤頗为貧瘠，收成极低，当地居民們都說它如同脏官那样貪婪慳吝。除了其他肥料以外，鴿子糞也都被利用了。

塔楼后有一座飞机场，离那儿不远是塔赫捷富拉特坟場（或称伊斯法罕的沙赫—阿卜杜勒—阿齐姆），跟亚美尼亚坟場一样，也是处在干旱无水的地帶。我們碰上了几座磁砖圆屋頂与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牆壁，是由紅粘土筑成，顏色就象洗滌用的瓦罐一样。列札維說，这簡直就象聶哲夫^①一样。坟場上人很多，准备为喀賽魯尼亡故举行头七祭奠仪式。

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分，我們才回到城里。我順便去到列札維家里。我們閑坐在阳台上的圈椅里。我的朋友妻子，是个爱尔兰女人。她端来了茶和甜糖。她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

① 見第45頁注二。

关于那时德黑兰开始放映的有声电影。我叫出了好几部影片的名字。她叹了一口气，說道：

“伊斯法罕的气候对我倒很合适，不过，这儿娱乐簡直太少啦。”

“要知道，您有孩子嘛，孩子可不会使您感到寂寞；甚至会給您添加不少麻煩。您未必还有閑功夫去娱乐吧。”我表示不同意說。

她同意了我說的話，她虽然坚持很久，但最后还是把她的女儿帕尔汶小姐領出来了。如同她的母亲一样，小姑娘生着一对藍眼睛。一头生着呆笨的、栗色眼睛和烏黑嘴脸的狗，奔跑过来了。它的名字叫巴尔尼。它很厌烦卷烟烟霧，倘若反抽烟协会在伊朗成立的話，那它想必是当然會員了。狗被烟味一刺激，就在屋子里来回奔跑，踏坏了两块小地毯，連挂幔底下的繩子都給啃下来了。

天色漸黑，晚風輕拂，月亮上来了，用她那种寒冷的銀輝映照着睡意蒙眬的城市。我的朋友放了一张唱片——《夏威夷的吉他》。在弦琴的伴奏下，一支纏綿悱惻、柔婉悲切的乐曲在夜空中迴蕩着，重現了遙远的、虛无縹緲的遐想。天上灿烂的星星直瞅着我們，宛如人們的眼波流盼似的。在这个美妙迷人的夜晚，在伊斯法罕精制的藍花瓶里，一束欲將凋萎的鮮花給我們送来了它的最后一陣芳香，摻和着卷烟烟朵和吉他的嗚咽声。

轉天早晨，正是追悼侯賽因教長殉難日，我，列札維和狗儿巴尔尼坐了馬車，前往參觀“搖晃着的高塔”。駛過小胡同后，我們繞過了低洼的地帶。伊斯法罕馬車上的馬匹，都是膘肥力壯，迅捷如飛。顯然，它們都給喂得飽飽的，奔跑时无需鞭抽棍打。

我詢問我們那位看來頗表同情的馬車伕為什麼不去參加哀悼。他回答說，一般說來，他是不承認哀悼的，但如果他真的奉行哀悼的話，那才是切切實實一點不假呢。

馬車伕說道：“有些人无非是哀悼自己死去的孩子，還有些人或者為生意順利而裝模作樣地作祈禱罷了。我哀悼死者，才是出于一片真心誠意。我給您講一個譬喻，有这么個人對本城教規解釋者——莫吉塔赫特說：

“‘啊，伊瑪姆先生，向你求教一下，怎樣才能使買賣好轉起來，現在我那里生意實在太清淡了。’

“莫吉塔赫特回答說：‘每天禱告以後，你就說“真主啊！”這樣就行。’

“這個人一連好幾天作完祈禱後必說‘真主啊！’可是，他的買賣却做得越來越糟。他又走去找莫吉塔赫特，那個傢伙却囑咐他要反復說上兩遍‘真主啊！’但，那也是不管用。莫吉塔赫特每次總是增加次數。這個傻子翻來復去地嘮叨說着‘真主啊！’一晝夜之間說上了四十遍。最後，他說得實在膩味透了，便又走去找莫吉塔赫特，跟他這樣說：‘你是在捉弄我，儘管我反復說着“真主啊！”——都不管用呀。’於是，莫吉塔赫特建議他早晨一走出家門，抓住頭一個碰面行人的後頸，使勁地搖晃他，直到他掏腰包給錢為止。這個人真的那樣去干了。有一天，他清早出門上街，看見了一個阿拉伯人，那人模樣兒活象一尊蒙古偶像，其丑難言，他隨即走上前去，跟阿拉伯人問好。阿拉伯人引他到自己的洞穴里，那里有兩個人已被帶上鐵銬，而離開他們不遠，滿地亂堆着死人骨頭。這個人心下思忖，阿拉伯人——就是吃人妖怪呀，正欲撒腿逃跑之際，却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那時，他說了一句‘真主啊！’阿拉伯人馬上垮台了。這個人便把兩個俘虜

釋放了，他們拿了死者留在山洞里的全部珍寶，揚長而去。請問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兒？我說，那就是因為這個人頭一次真心誠意地說出‘真主啊’幾個字。因為這樣，我才不參加哀悼呢，但要是真的奉行起來，那就誠實地去作。”

但，從他的臉色上已經看出，他從來沒有真心誠意地參加過任何哀悼儀式。

我們在道路附近看到了一座泥砌的圓屋頂、四周筑有圍牆的房屋。馬車伕跟我們說，這個地方叫做阿卜達爾特。人們就在這兒煮麵條菜湯，好讓他們的心願得到實現。

沒到達柯拉赫頓（格爾達蘭）村的時候，我們曾在某座棚屋底下停留了片刻。這裡就是建於600年（公元1203—1204年）的納斯拉巴特正門。它的磁磚裝飾倒是很別致。我走下馬車，打算去看一下磁磚，但忽然有一個戴着披紗的老婦人惡狠狠地說道：

“你干嗎隨身還帶着狗！走開，滾開吧！這兒根本用不着你！”

在頂棚底下坐着好幾位阿訇和兩三個農民。記得馬車伕好像逗着玩似的事前警告過我們說，如果我們在殉難日帶狗出現的話，人們就會用鐵把兒來歡迎我們。我聽從了他的忠告，只好打消參加哀悼儀式的心思，仍然坐回馬車上去。從那個地方出發，走了一陣，我們在寬闊的溝渠旁柯拉赫頓停車。為了不耽狗纏着我們，就把它拴到馬車鞭子上，而我們自己却跟着向導走去。

我們走近廣場，看到參加哀悼行列的人們都站在那裡，正用拳頭捶着自己的胸膛。從這兒還可以看見兩個砌着磁磚的不大的塔。每個塔上，矗立着四根斜杆。這就是有名的搖塔。我們走進院子，看出塔最近曾經修葺過。在筑成拱形的平台上，在兩個

塔之間，有一座高出地面一阿尔申^①以上的方墓。方墓边沿有阿拉伯文題詞，而在牆間碑石上可以看到：“阿卜杜拉·塞卡拉尼生于哈达班杰之世，永眠于搖塔黃土之下。”說不定是我的記性不好弄錯了，还是鑄刻在碑石上的題詞有訛誤呢？^②也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方墓四端突出着，頗似圓錐體。墓石上有一盞燈，一本禱書。墓牆上鑲砌着古老的磁磚。我們登上狹窄难行的樓梯，試着搖晃搖晃，塔果真搖搖晃晃起來，可謂名不虛傳。从那些塔頂上望去，伊斯法罕全城的景色，历历如在目前。郊外綠油油的田野，鴿子塔，还有漫山遍野的罌粟花，远远望去，宛如鋪上了一層白雪似的。当地老百姓認為，塔搖晃的原因，就是由于受到上述方墓的底恩賜福之故。

其实我在这些塔里並沒有发现什么奇迹，但，不知何故，塔却比其他建筑物有更大的名声。

除了祆教徒之山以外，附近一带没有什么名胜古迹。祆教徒之山距离伊斯法罕城有二法尔薩赫之遙，我們此刻跟它只不过隔半法尔薩赫。向导告訴我們說，山上有一所房屋是用坯磚修成，每块坯磚重量竟达七曼。我們得到保證說山上確能找到歇脚处和飲食之后，方才动身上路。

山不算高，形似圓錐體，乍一看，仿佛不难攀登，但沒有路径通往山頂。从下面可以看到建筑物被毀后的断垣残壁。当年选择这个地点修筑房屋，确是很有眼力，可惜，整片房屋如今只剩下

① 約合二尺。

② 显然，赫达雅特在这里指的是1578—1587年伊朗統治者塞非維特·穆罕默德·哈达班杰。但据若干專家認為伊斯法罕搖塔系十四世紀遺迹，由此可以推想陵墓上題記并无訛誤，而据史書記載，伊里罕·奥尔扎特期間亦有譯名為哈达班杰的人物。

一間圓形的前厅，也是拱頂傾圮，基石崩毀。山頂上遍地都是前厅墻倒塌后的瓦砾場，以及其他房屋建筑的破瓦残砖。这里建筑物原是用巨砖砌成人字形修筑起来的。未被破坏的部分，却依然完好如故，砖石坚固，就象昨天才修成的。倘若沒有人来破坏的話，这座建筑恐怕至少还能支撐一百年。

山頂上展現着一片美妙誘人的景色。河川宛如一条銀鏈，蜿蜒曲折地流过五彩斑斕、杂色繽紛的田野。

前厅恰好座落在山巔上，高过其他的建筑物，有着八个形式、面积相同的正門。入口处上端，雕刻着許多半月形，彼此之間相隔大約有两尺左右。厅內每扇門上端有一个小横档，好象旧式房子的隔板一样；在它上面还有向上略見扁平的、半月形的拱頂。門的側框却是看不見的。前厅的底基是用石头筑成，但建筑本身却用巨砖修砌起来，而且抹上了白石灰。前厅中央有一座方形的讲坛，如同清真寺里的讲坛一般。它的周围堆着石头，里面补砌过，可能有人在那里引点过火。

山那边曾經有过一座格外寬敞的建筑，可是早已傾圮，蕩然无存了。如今，那里只是一个大山崗罢了。人們世世代代傳說，古时候傍着山麓曾經有个帕赫里城。据說，——这分明也是取自这个山的名字，——从前，大概是在薩桑尼时代，这里是祆教寺庙。村里老乡們都肯定說，直至今日，希伯萊族教徒还把这个地方当作火神庙呢。

我的同伴抄着人迹罕至的山径走回去，好不容易才下了山。狗儿巴尔尼比我們利索快捷，好几次奔窜到我身旁，不一忽儿又跑回它的主人那里。下山的时候，我們发觉有四个乡下男孩子正爬上山来。我的同伴告訴他們犯不着爬上山頂去，因为那里热得够噲。哪知道有一个孩子却回答說，农民們應該永远在烈日

底下曝曬、千錘百煉。

祆教徒之山，早先很是巍巍壯觀。火神廟四周不設圍牆，如同清真寺、教堂一樣。它根本不必避人。這個地方就象火一樣純潔，而永恒之火——就是純淨和美麗的象徵。火焰騰騰升上天空，在昏黑的漫漫长夜里，使滿懷忧伤的人們有了信心，並且用一種複雜而又迷人的語言跟他們娓娓而談。

天氣非常灼熱。我們早已困乏不堪，便走到大樹旁河畔歇息。有一個穿着藍粗布長褂、在山麓旁洼地上剛澆完水的農民，跟我們挨肩蹲坐着。我的同伴問他對面山上怎麼會紅成一片，這農民回答說，“那里就是恰希米曼札爾，滿山遍地开着紅花兒。如果綿羊犄角上被紅花兒一擦，綿羊就會立時肥壯起來；如果用紅花兒塗上果樹，果樹就會大丰收。那里還有一口清冽甘美的泉水。”我馬上想起了在許多古書里，往往只有一個微不足道的原因，就能信口編造出無窮無盡的謊言來。由此可見，這個故事的產生，就是因為人們仿佛認為天生之物必有妙用似的。

那個農民又講給我們聽這麼一個故事：還是在從前憲兵統治期間，有個軍官走進搖塔，先是污損了坟墓，然後開槍射擊一只飛鵝，結果鳥兒一墮地，他也粉身碎骨了。接着，他給我們講述關於修造祆教徒寺廟的傳說。相傳伊斯法罕這片地方最早是汪洋大海，只有這座山矗立在浩淼大水之上。人們來到這裡，就修造了這個前廳。他們用山羊馱着磚土上山。我不自覺地詰問道，既然四顧茫茫，都是大水，干嗎還要使喚山羊，不怕淹死嗎？難道說找不到其他更合適的牲畜嗎？可是農民回答說歷來傳說就是如此這般。隨後，他怨聲不絕地對昂貴的贖價、公証人，還有傷了他收成的寒潮大發起牢騷來。

在我們附近，有一條寬額頭、又黑又瘦的母牛在吃草。農民

說，这条母牛在犢儿倒毙后再也不产奶了。于是，人們用犢儿皮做了一个模型，每到夜間把母牛牵过去。母牛瞅着犢儿的模型，它眼里噙着泪水，又开始产奶。如同一位瘦弱的奶娘一样，母牛的奶子搭拉着，它心緒不宁，怏怏不乐地嚼着草。有誰知道可能就在此刻許多对犢儿悲切的回忆一齐涌上它的心头呢。这条母牛如同那些精疲力竭的普通女人一样，她們整个的一生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儿女。

我閉目深思。他那些話都是千准万确嗎？他所以能說出这一大套話来，大概是他这个人善于讲述故事，或者他脑海里还記着关于祆教徒之山繁盛时期的传说吧？多么伟大的、古老的、神奇的伊朗啊！唯有伊朗农民才能孕育想象出那些关于远古世界的传说。无论美国农民或是法国农民，他們都不会知道类似上述那些传说的。

最后，我們站了起来，前去找寻休憩地点。回到柯拉赫頓后，我們和搖塔的向导一同去逛花园。花园里有一头大綿羊踱来踱去，它一看见巴尔尼，赶紧追赶上去，这样，我們只得躲避到大楼阳台上去。我們吃了一頓丰美的午餐，其中有著名的多汁甜櫻桃、酸牛奶、羊奶干酪面包和青菜。开头巴尔尼把櫻桃核儿都吞下去，后来才学了乖，把核儿吐了出来。

我們为了散步，决定不走大路，而是沿着河岸回城。到处看得到庄稼地、寬闊的沟渠、菜园和老乡們。香柳树的香气迎面扑来。碰上好几处水洼，我們不得不涉水而过，頗不容易。两脚迈下去以前，先要抛几块石头垫一垫。河里响起了一片蛙叫声，鰻魚和大黑魚游来游去。我們半途停了一下，洗了洗手，险些儿把巴尔尼丢失了。从今天早晨发生那件事以后，这是第二次与

狗鬧不愉快。

事情原来这样：有两个乡下孩子竟把狗錯看成豺狼，連忙叫来父亲要把巴尔尼杀掉。显然，当地老乡們沒有看見过这样品种的狗，因此，巴尔尼也就特別惹人注意了。在我們吃甜櫻桃的花园里，綿羊、公牛和驢子一看見我們狗的模样儿，就停止嚼草，一个劲地死盯着巴尔尼。如果牲畜愿意化錢看表演的話，那一天我們或許会有好进帐哩。

在路上，我的同伴就指給我看哈比布树林子，我們准备在那里休息。进了树林子，离开村子很远的地方，我們看到新近落成的一座两层楼的房屋。看样子，那好象是特地給情人們建造的。果然如此，列札維誦道，有这么一个女人（那座房子就是归她所有），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爱上了家里的汽車伏。尽管丈夫再三恳求她回家去，都沒效果。据說，那位丈夫居然发疯了，目下正在伊斯法罕疯人院里。那个男人由于对老婆的至誠篤爱，竟然丧失了理智，我倒很想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是誰，但因为那是一位頗有声名的大人物，我的同伴实在不便說出他的名字来。

當我們赶到恰哈尔巴格大街时，太阳早已落山了。恰哈尔巴格高等学校門前，正站着一大簇人，大声高呼着：“侯賽因啊！”

我們閑坐在阳台上。月亮緩緩地升起来。巴尔尼在桌子底下打盹儿。显然，它比我們更疲累了。它曾有四次登上祿教徒之山，并且乱啃着石头，在烂泥地里东奔西跑。我打开留声机，放上《夏威夷的吉他》的唱片。歌声时而悠揚，时而低沉，在柔和的夜空里盪漾着。在月色輝照之下，远处朦朦朧朧地显露着我們白天到过的那座山巒的模糊輪廓。《夏威夷的吉他》这支歌不禁使我浸沉在忆念远古时代的遐想里：那时人們尊重和贊頌祿教徒之山，法師們身穿洁白长袍，目光炯炯地坐在熊熊之火跟前，

在乐声伴奏之下轻声吟唱，弟子們却引吭高歌，而且，互递着酒杯，开怀暢飲。那时候，人民是自由自在，身心健壮，无比强大。那时候，人民也还没有拜倒在阿拉伯人的泥丸之前。如今这一切都是黯淡无光，东塌西倒，悉遭毁坏；灰沉沉的山坡上，断垣残壁，满目疮痍。皎洁的月光不再使它們充满欢乐，而風風雨雨却慢慢地吞蝕着寺庙残迹。倘若这些地方能够按照原来計劃重新建造起来，并且燃起了令人緬怀往昔的熊熊之火，該有多么好啊。难道說祖祖輩輩的英灵，艺术大师的英灵不是正在那座寺庙的废墟上空迴旋飞翔嗎！

这时候，我竟然忘却了疲倦，忘却了为領通行証到处奔波的辛勞，忘却了找汽車时那种焦急不安的心情，我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忘却了。看来我孜孜以求的东西已經全部获得了。

假期最后一天行将逝去，該是倦旅归去的时候了。我跟同伴告別，随身带着那张《夏威夷的吉他》的唱片，作为伊斯法罕四日之行紀念品，便往汽車行走去。在汽車行的墙壁上挂着一份日曆，上端画着波斯博里斯，下端却画着契赫尔苏通与阿里一卡波宮殿。

送我們来到此地的汽車伕，走到我的跟前，問我干嗎这样急速归去，并突然提出建議，說道：

“請到設刺子去吧，那儿真是值得觀光一番。設刺子，街道非常寬敞，气候跟伊斯法罕又不一样。这里水不大好。設刺子那里，人們可真舒服，每天吃四餐哩。”

我答应了明年去設刺子之后，前往恰哈尔巴格大街作最后一次临別的散步。难道仅四天功夫就跟伊斯法罕一見如故了嗎？

伊斯法罕在塞菲維特时代曾經被称为半个世界的城市，人們从四面八方前来游覽的唯一的城市，它是盛产美酒、彩画、磁

砖艺术、建筑艺术和农业发达的城市，它是以圆屋顶、高塔和蓝色磁砖与萨桑尼时代富丽堂皇的京城契斯峰并驾齐驱的城市，直至今日还以它的壮丽雄浑的气概，使人惊叹不已，——关于它，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当我闭目静思的时候，带有优雅隽永的花纹与美妙绝伦的彩色磁砖立刻呈现在我的眼前。皎洁的月光、高塔、圆屋顶、拱门、清真寺的轮廓、广袤无垠的田野、青翠葱绿的耕地、雪白如银的罌粟花，以及札揚杰魯特河里潺潺的流水，——这一切景物如同银幕上的镜头一般在我眼帘前掠过！听，《夏威夷的吉他》的唱片，正在悠然旋转着，琴弦颤动时发出呜咽低诉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祆教徒的寺庙，暗自捉摸着从前那个地方人们的音容笑貌。啊，这个古老的山槽（它孤另另地矗立在大地上，让祆教徒在那里建造寺庙），望去该有多么神奇、美丽！

远离人群杂遯、喧闹聒张的城市的地方，有一座洁白的圆型巨砖结构建筑——前厅，正在和煦的阳光下闪耀着。在万籁沉寂的深夜里，山巅上空升起了永生不灭的火舌。它们烘暖了人们寒冷的心窝，帮助他们提高对于碌碌浮生的认识。人们觉得，吉他的哀怨声跟这座寺庙颇有直接关系，仿佛是在悼念着它的命运似的。

该上车走啦！这句话听来该是多么刺耳！有一个伟大的诗人曾经说过：“叫唤人们起程——无异于生死诀别！”人们在离开他所恋恋不舍的城市之际，虽然常常把自己的几分情意留下，但也不免从那里带走无数终生难忘的印象。因此之故，当我应当回去的时候，我恍恍惚惚觉得已经失去了某些东西，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不知道。我恐怕有部分躯体还遗留在祆教的寺庙里吧！

哈吉老爷

哈吉老爷拄着拐杖，象往常一样在宅院内来回巡视，用锐利的目光看了一下自己的家产，接着就对家人讲起治家之道，又把他們数落了一顿。然后，他从床上拿起一件轻软的驼绒斗篷，穿过黑魑魑的长廊，慢条斯理地走进了前厅。他朝长廊那边的一张石凳走去，在石凳的小草垫上坐下，咳了几声，把斗篷的下摆拉起来盖在膝头。他那浮肿的、长着脓疮的踝骨，几乎全被肥大的衬裤遮住了；穿在毛茸茸的脚杆上的那双肮脏不堪的布鞋，也被轻软的斗篷的下摆掩没了。

前厅的地板刚打扫过，又洒过水，不过，空气中还可闻到一种污泥的臭味，因为邻居在打扫水池时把污泥抛到街上来了。

哈吉老爷拄着拐杖，尖声粗气地嚷了起来：

“莫拉德！喂，莫拉德！”

他话没说完，走廊里已钻出来一个瘦骨嶙峋、老态龙钟的老头儿，穿着一件破烂长衫，把手按在胸前行礼说：

“您有什么吩咐，大老爷？”

“你躲到哪儿去了？快晌午了……把門关紧——这污泥太臭了！”

莫拉德急忙遵命照办，然后困惑地禀告道：

“大老爷，卓别伊达太太头疼得厉害。她叫我去买一席尔^①冰糖。”

“啊，你这个拉皮条的老乌龟！哪个叫你去买冰糖？你在我这里呆了五十年，还不知道该请示请示我吗？我刚去过卓别伊达太太那里，她精神比往日还好。她要是头痛，为什么自己没跟我說？这全是娘儿们一时逞性罢了。她们用尽心计搜刮我！咱们家消耗这么多的糖和冰糖，仿佛咱们这儿住的不是人，倒象是光靠吃糖过活的飞马！瞧，人家是怎样过日子的！可是咱家的女人却全跟我要糖，一会儿說治头痛，一会儿說有客人来，一会儿又仿佛是去哄小孩。要知道，大街上可不会满地都是钞票。卓别伊达太太要是真的头痛，就叫她喝一杯糖浆吧。这个宠坏了的婆娘，老是假装头痛……”

“大老爷，糖沒有了。”

“你真够大胆放肆！敢和我顶嘴？糖怎么沒有了？今天早晨，我分明把糖分給各妻房了，可是現在，她们又用这样那样的借口要額外再領一份！我要是光有一两个老婆，也許用不着吝嗇这些糖。可是我有八个老婆，又都是你妒忌我，我妒忌你。哈里瑪一哈通就把我弄得傾家蕩产。真主呀，叫她饒了我吧！尽是花钱替她請医生哪，付药費哪，而她呢，还是不死不活的。更不知道，为什么她又得了气喘……她有了这病，还能頂住几天……”

哈吉翻了一下白眼，絕望地摇摇头說：

“如果說一个人，他的性命已經朝不保夕，倒不如干脆別再打扰別人……她真叫大家受够啦……这都是我实在不走运呀！”

① 一席尔約等于74.24克。

从天蒙蒙亮一直到深更半夜，我总是不顧死活地干活，但一回到內院后房^①，就得替孩子們收拾鞋子呀，帽子呀，又得調解大老婆和小老婆之間的爭吵，還要听哈里瑪——哈通訴說她的病痛——這就是我晚年的養生吧。唉，用不着跟你一一細說，你都很明白。……就說，為把兒子教養成人，我糟蹋過多少錢？我甚至把他送往歐洲，因為他是我的頭生子呀，由於我常年許愿祈禱，在生了第八個女兒以後，真主賞給了我一個兒子。這個兒子，理應是我家世代宏業的繼承人。可是你看，他待我又是怎樣呢？真主呀，別讓那伙無賴糾纏咱們吧！他竟然成了一個不務正業的游民。你也知道，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取消他的繼承權。他整天整夜又賭又嫖，而我可沒有葛隆·阿爾—拉什德^②那樣舉世無價之寶。遠近親眷又等着我的小恩小惠。不用說，事情一開頭就這麼糟，別指望有什麼好結果吧。我這把年紀，正需要人家細心照料。我一天比一天地瘦弱，疝氣呀，虛虧呀，老是折磨着我！今天，我一梳頭髮，就掉下了整整一大綰……”

莫拉德偷偷地瞅着哈吉的禿腦瓜兒。主人的一番嘮叨話，他只覺得無聊。每天，從大清早起，莫拉德就得恭听他沒完沒了的怨言。莫拉德忍不住兩腳直躁，只等着哈吉大發脾氣。可是，主人的心境似乎很愉快，只是滔滔不絕地訓話，不肯放這老僕人走，倒象一只貓抓住了老鼠盡情玩耍着一般。

哈吉從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來一長串念珠，繼續說道：

“你以為鈔票就象敗草一樣嗎？昨天，我整理文件，發現了一張便條。真沒想到，這是我爹寫的便條。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靈！有一次，父親邀請了二十位部長大臣和有錢有勢的人來家

① 伊爾人家的女人住房。

② 葛隆·阿爾—拉什德(786—809)，阿巴西特王朝時的哈里發。

作客。你猜，这一場招待花了多少錢？总共才六克朗二阿巴西三普立^①。当遇刺的国王^②还在世的时候，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灵，用几个子儿就能作大买卖。但今天，你試着給人家这样說，誰会相信呢。我怎么也忘不了，有一次我死去的爹曾經吩咐作帶餡的火鸡。你知道，帶餡的火鸡是怎样的嗎？先把火鸡宰了，除去头尾，放上一两天，然后开膛破肚，塞滿李子、杏子、黄油，放进爐子烤。这样作成的火鸡，不但又酥又脆，而且味美可口，簡直叫人連手指头也要舔干净哩。”哈吉咽了一口唾沫，又眨眨眼睛。“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記得有天晚上，我偷偷地从籃子里拿了一只帶餡的火鸡，一吃就吃了一大半。哦，真主，饒恕你奴隶的罪过吧！莫拉德，愿你一生不要碰上倒楣的事。当然，第二天早晨，我爹发觉了这件事，就怀疑是咱家一个名叫高里札尔的黑奴干的。他下令叫人用樺树棍狠命地抽他，抽得他吐血而死。我呢，始終沒有承認，同时誰也沒有想到那只火鸡是我吃掉的。可是，莫拉德，哪知道，不久，我就得了腸胃病，鬧得很凶，长期臥床不起。”

哈吉用手絹大声地擤着鼻涕。

“那时候，遇刺的国王还在世，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灵，一只火鸡只卖三个阿巴西。我还記得那些年，就象昨天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說实話，这到底还不是千年以前的事情。我并不是指开一卡烏斯与阿甫拉西阿波^③那个时代。那时候，人們既体面，又富裕，不象如今这样六亲无靠。遇刺的国王，愿真主

① 克朗是伊朗銀币，与里尔等值。阿巴西是銅币。普立是最小額的銅币。

② 指国王納賽爾—艾—丁，1896年5月1日被密尔扎—礼薩所杀。

③ 开一卡烏斯是古代伊朗神話中的国王，阿甫拉西阿波是突兰国王。他們都是菲尔杜西史詩《列王紀》中的人物。

保佑他在天之灵，总是把我爹的地位放在哈吉·密尔扎·阿加西^①之上，使人更尊敬我爹。那时政治跟现在完全不同。你能明白我这些话吗？你认为密尔扎·阿加西是个小人物吗？哦！全世界的政治在他手上只是一小块蜡罢了。不错，旧时代，人们慷慨好客，心地朴实，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如今这一切早已传为千古美谈了。

“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信不信。昨天，财政大臣请我去，还特地派车来接我，你是亲眼看到的。上茶的时候，他亲自从小柜里取出糖罐来，说：‘您知道，我凭经验证明：一杯茶只放一小块糖就够甜了。’这真是骗人的谎话！说实在的，我喝的茶里根本没放糖。他却胡骗了两个钟头，弄得我头痛脑胀。财政大臣向我提出几十个这样那样的要求，光是满足其中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也得花去我二百突曼。这位大臣明知道我会抽烟，但始终没吩咐佣人给我端水烟袋来。你知道，这位大臣原先是家里连一张饭桌也没有的那种人。可是，你瞧，现在他多么神气活现，装得象是奥特尔罕—卓洛塔利^②的孙子哩。

“我那死去的爹是高等贵族出身。他在远征坎大哈^③期间，曾经下令挖俘虏的眼睛重达三曼—恰列克^④。远征归来以后，密尔扎·阿加西吻过我爹的肩头，还奖给他勋章和绶带。我爹长期当过遇刺的国王的猎僕，陪国王出外狩猎。如今这一切早已

① 莫罕默德王时代(1834—1848)的一个大臣。

② 这是出身低微的富豪的代名词。

③ 坎大哈是阿富汗城市。远征坎大哈是1736年11月纳地尔国王阿甫沙尔发动的。哈吉老爷对历史一无所知，竟把它误为纳赛尔—艾—丁时代的事情了。俘虏失明的事，也与这件事无关，而是1794年阿加—穆罕默德—汗·卡扎尔被围时候的事。

④ 一曼约等于三公斤。四恰列克等于一曼。

传为千古美談了。时代完全变了；名誉、高贵和良心的概念也改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貴族到底总是貴族！一头大象不論死的活的，同样值一百个突曼哪。何况現在大家都需要我，利用我的坦率，我却心里想：真主照旧需要帮助奴僕的。世界上只有善与恶。我們大家明天都要进坟墓的……喂，再說，昨天我去部长大臣府上时，那个娜尼·奥姆奥里—巴尼老太婆又来过这里嗎？”

莫拉德突然顫抖起来：

“是，她到过內院后房。”

“进了莫赫塔拉姆屋里沒有？”

“大老爷，这个我不知道。我买抓飯的配头去了。”

“你不在家，又怎么知道娜尼·奥姆奥里—巴尼来过这里？”

“大老爷，我刚出門恰好碰上她。”

“听着！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喝了白水，也得把它吐出来！这話我跟你說过岂止一千遍：因为你有責任監視我的妻房！你还不懂得女人家。她們要是觉得我不在監視她們……”哈吉頓了一頓，說，“我想告訴你，她們就会做出种种敗坏門风的丑事。她們为了求福，問卜算命，还請巫娘跳神哩。你听見沒有？我不在家，你就得用你那对眼睛来看管她們，了解她們的全部勾当。你应该起这样的作用，仿佛是我亲自監視她們一样……懂了嗎？”

“懂了，大老爷。”

“我还想跟你讲一件事。”

“請您吩咐，大老爷。”

“莫赫塔拉姆的堂兄弟，这个粗壯的汉子——我不知道那边管他叫什么名字，——叫高里—奥—包里包里呢还是别的……

天呀，叫什么样名字的人都有呀！这且不談，这小伙子倒是长得相当漂亮。他只要一到咱們家里来，总是一下子溜进了內院后房，里头尽是没有带面紗的女人和孩子。嗯，假定他真是莫赫塔拉姆的堂兄弟，但对別人來說，他可不是什么三亲六故，她們怎能露着脸儿来見他呢。何况明天謠言就会传开去了。哦，真主啊，我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說，你弄清楚他到底是怎么个人呀？”

“我不知道。”

“不行，必須制止这种行径。你得跟他講清楚——我不許他乱闖內院后房，我不准他跟莫尼尔調情！如果我真想飞黃騰达，平步青云的話，我会娶一个耐人喜欢的女人，把她打扮得妖妖艳艳的，帶她去參加舞会，让她投进大亨們怀抱里，任随他們跟她跳舞、打牌、甚至狎弄风情。但是，那时候，我就象目下所有的貴族一样，也成了老烏龟啦！哎哟，莫拉德，这些話你哪能懂！是啊，說实話，你倒可以不了解。至于我，天天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留心观察上百个这样的家伙。我是个有旧传统的人，要是我也能干这类的事，那我的日子显然要比現在好得多哩。不，这类事我永远不同意。你轉告高里一奥一包里包里說，我可不能接受現代进步的思想观点。但你得留神，要跟他解釋清楚，別让他侮辱莫赫塔拉姆……”于是，哈吉堕入沉思默想之中了。

“大老爷！……昨儿白天，食品雜貨商尤茲巴什·侯賽因跟我說，‘我准备去圣地朝拜，哈吉老爷能不能跟我結清旧賬呢？’”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老烏龟，他可把我騙苦啦。他認為我会搶去他那几个子儿嗎？我在市場上只消拿一根鬍鬚作抵押，就会收到五千万突曼的商品！他上哪儿去？要知道，批准出国旅行可不是很簡單的事。他要旅行証和出国护照，就得来求我。

他大概想把搜刮来的錢变成圣錢吧。他如果真心誠意想去朝拜，还不如先去管教管教他自己的老婆吧……你以我的名义跟他这样讲，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抢了他的銅子儿潛逃……喂，你买了什么样的抓飯配头？”

“大老爷，这个您比我內行，那是巴拉干李子和土豆。”

“唔，你买了多少李子？”

“一恰列克。”

“怎么，整整一恰列克李子？哦，这些活見鬼的婆娘們！她們还发牢騷，說什么从餐桌旁站起来肚皮都还餓着。試問哪个部长大臣或者哪个国会議員一頓抓飯就用整整一恰列克李子作配头呢？你瞧，人家晚上光是吃干飯。再說礼薩王陛下，別看他地位那么高，甚至宫廷中作飯用的劈柴也要当他面称过。为了一只小西紅柿，他居然惹起一場毆斗，以致血流成渠，尸体横陈。別看他有那么多的收入，那么多的財富！不过，你拿来的李子还不足一恰列克，——老兄，我的眼睛看的准呀。”

“大老爷，我凭您的生命起誓，我决不撒謊，不信，您可以問麦歇迪·馬苏姆。”

“唔，現在我算明白了我财产是怎样弄光的了。要知道，有多少李子，我事先都是有数，我检查飯后剩下的李子核，发觉短了四个。”

“大老爷，愿真主賜福孩子們，这几个李子大概是他們吃掉的，或許这几个李子沒有核吧？”

“沒有核的李子？！你，你敢跟万能的真主开玩笑？不，你办不到，老兄，真主知道他的奴僕尽是小偷和騙子，才創造了帶核的李子，以便統計清楚。我非剥你的皮，叫你疼得乱蹦乱跳不可！你們这帮人想吃棍子，就象大象想印度一样。你們活該沒头沒

脸的挨打……宪法……自由……就是为了更巧妙地偷窃抢劫！用你们的宪法和自由去作白水的露酒，你们自己去随便痛饮吧。而我……”

这时候，大门开了，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年人，提着一只大皮包，走进了前厅。他问道：

“这是哈吉—阿卜—托拉波先生的府上吗？”

“是，请您进来吧……”

哈吉请来人坐在自己身旁，吩咐老家僕说：

“莫拉德，快通知把茶炊端来。”

客人推辞说：

“非常感谢，我已喝过茶了。”

“那末，就给您水烟袋吧。”

哈吉谦卑地笑了笑，对来客说：

“我仿佛在哪里曾经荣幸地见过您。可是，记不起您的尊姓大名……咳，人老了，又一身是病！”

“您的奴僕名叫高拉姆—札薩·阿赫默德·貝吉。”

“噢，原来是这个名字！您不就是巴西尔—奥里—拉什加尔的儿子吗？”

“正是。”

“记得您是住在晓特尔达兰大街吧？令尊大人清健吗？”

“他在闹饥荒那年去世了。”

“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灵，愿阳光普照他的坟墓！他是个多么和蔼可亲的人呀！人们真是健忘啊！我跟令尊大人是在一起长大成人的，但最后一次跟他晤面，已是多年前了。让人们永远记着他吧！过去，我和令尊大人每天到露琪—薩列赫—查列街的池子里去洗澡。我一瞧镜子，看见前额的伤疤，就会想起从前

的那些日子。”哈吉轟然大笑，笑声传遍了充滿着臭味的前厅。“我凭我的凱尤馬尔斯的生命起誓，我对朋友是一貫忠心耿耿的。我一見到您，真象有人把整个世界送給我啦！”

“大老爷，承蒙嘉許，使我深感不安。您的僕人还比不上您的家奴呢。”

“咳，您說哪兒的話！我觉得您就象我的亲儿子。关于财产問題的訴訟，常使我內心悔恨疾痛不已。令尊大人还为这事抱怨过我呢。您該明白，我对这件事原是清白无辜的，爭吵是由于孤儿的财产引起的，我才不得不向法庭提起訴訟。其实，說起来尽是些芝麻大的小事情。我常說：我准备为朋友牺牲我自己和我全部的财产。我常为自己太老实而痛苦。但有什么法子呢？是的，現在很难找到这种人……唔，怎么——我老了，我又有旧传统的人。街坊全非常信任我。誰要是到外地办事，不仅委托我代他保管财产，还请我照料他留下的一家老小。我怎能滥用人們对我的这种信任？有什么办法——我在此地住久了，我了解人家，人家也了解我。自从我父亲去世，左邻右舍都把希望放在我身上，看着我……本街的阿訇哈德札特—奧什—沙利耶是个正人君子。昨天，他在我这里亲口說：‘謝天謝地，我在本地当了四十多年阿訇，人家也沒給过我对您的那种信任。’我不能糟蹋孤儿的财产——我一只脚还在人間，另一只脚早跨进坟墓了！但是，这也不合万能的眞主的心意啊……”

高拉姆—礼薩用手背揩去从哈吉嘴里飞在他脸上的唾沫，张嘴听着他說，不知道这府上的主人到底要說出些什么名堂来……而哈吉繼續說道：

“唉，有什么法子！世界上的人各有各的命。所以人家才用‘哈吉老爷’这样简单的名字来称呼我。我肯劳动，才勉勉强强

賺到刚够过活的一点錢。”說到这里，他沉痛地摆了一下他那肥胖多毛的手。

莫拉德端上水烟袋，毕恭毕敬把两手按在胸前行了个礼，退立一旁。主人請高拉姆一礼薩用烟，客人謝絕了。这时，哈吉把脚蹠在长凳上，一面抽水烟袋，一面偷眼瞅着高拉姆一礼薩。高拉姆一礼薩打开皮包，掏出一封信。信封上印着“吉雅那特針織厂”字样，里面附着一张三万八千突曼的支票，是哈吉老爷名下股票的半年股息。

哈吉一瞥見熟悉的信封和支票，就猜到高拉姆一礼薩准是針織厂新雇的職員。既然高拉姆一礼薩早就知道他有这一笔收入，他觉得再装穷酸相已很尷尬了。因而哈吉馬上轉換了話題。

“嗯，照目前的情况，商业很不景气，到处是萧条停滞……”

走廊里传来一陣孩子的叫声和拖鞋的响声。哈吉看見是他的女儿薩吉娜。她一手抓着一只羽毛蓬乱、痛苦万状的麻雀，紧紧按在胸前，一手却被莫赫塔拉姆拉住，朝門口走去。

哈吉冲着女人嚷起来說：

“哎，你帶孩子到哪儿去？”

“打清早起，她就纏着我，要冰糖。”

“別胡扯了，怕是你自己想吃餡餅、糖果吧！你老实說吧，是不是想到外面去閑逛。咱們家里的人，个个都是見了糖就沒命的。要知道，就在一分鐘以前，莫拉德还买来了冰糖。你們拿一块給孩子吃，不好嗎？我这儿有貴客的时候，誰也不准走出后房，这話我聃过不止一千遍了，有誰听我的話？快点儿滾开，要不我就打断你們的腿。”

“可是总碰上您有客人来。”

“住嘴，賤貨！不許你再說嘴！你敢頂撞我？誰是这儿的主

人？孩子怎么弄得这么髒？莫非家里連一条揩小因鼻涕的手帕也沒有嗎？真叫人見了堵心。我上百年的好名声被你們弄得一敗涂地！咱們家耗費了这么大的開銷，还是乱七八糟。”

“走吧，乖孩子，別哭……”

哈吉对女儿說：

“好啦，好孩子，我叫莫拉德給你买冰糖去……莫拉德，”哈吉轉身对僕人說，“买冰糖去！”

莫赫塔拉姆轉身走回房去，那哭叫不休的女孩儿跟在后头，慢慢走去。哈吉又嘆道：

“莫拉德！”

“您吩咐，老爷。”

“去把孩子哄哄。”

然后，哈吉对高拉姆一礼薩說：

“我以眞主的名义請問，不知您有何見教？”

“唉，多謝上帝，府上人丁兴旺。”

“不，这簡直是世界末日！……还有什么好說呢？噢，您知道，沒等本錢拿回来，我早已滿身是債了。噫，那有什么法子？这全是因为我对梅伊梅涅特一涅札特先生存了一片好心。实际上，我不供給工厂資金，工厂馬上会倒閉，倒楣的工人就会餓肚子，眞主必是不喜欢这样的。再說，我办企业能促进祖国工业的发展，对社会來說，是个不小的功劳。而且，我是用正当的方法来掙口飯吃。我們的經營方法和別的厂子不同。我們不会为了降低男袜女袜的成本而購进断綫的烂紗。您决想象不到，我費了多大劲才弄到外汇和进口美国棉紗。尽管如此，本厂男袜女袜的价格并不比別的厂子高。唉，这万恶的競争！这一切情况，您总比我清楚得多。請您相信，由于競争我每月要損失三千突曼。”

这当儿，大門敞开了，一个黧黑、麻脸的人走进了前厅。他穿着肥大的裤子，头上戴着一頂鴨舌帽，深深地鞠了一躬。哈吉沒請他坐，就跟他說：

“你好，哈拉治一普尔先生！你怎么还没动身？”

“老爷，我在等护照和介紹信哪。”

“护照早签好了，其他的一切事情也已經办妥。我早跟你說过，上星期我已給巴格达的伊朗大使館寄去十条地毯，清单我也交给你了，現在，你去找杜斯特—阿里，跟他要护照和介紹信，即刻动身，不得有誤。一到巴格达，你就去大使館代我向大使先生致意。然后，从他那里取出地毯，轉交哈姆杰·沙姆伊里教长。”

“从前您跟阿布—堪塔列公司不是有过业务往来嗎？”

“大使先生替我另外介紹了一家更牢靠的公司。我跟你說，現在你到加贊法利的办事处找杜斯特—阿里去，就会明白一切了。”

“遵命。”

“真不錯，我想起了在哈吉·阿卜特—奥尔—哈列加—札彼拉吉那里我有两箱鴉片烟。你先向他問好，然后再告訴他，赶快把賬单和款項寄来。我六个月来一直沒得到过他的信息。”哈吉在这一瞬間想了想：真是大錯特錯呀！要是我把鴉片烟运到香港去，不是早賺到两倍以上……“听着，你不得象上次那样給我报花賬，并且記住，茶錢小費我一概不发。你是巴雅特—奥特—托札拉公司駐伊拉克的代表。噫，別耽擱時間了，赶紧去办妥你的事情吧。”

“遵命。”

“一路順风！”

哈拉治一普尔深深鞠了躬退下去，飞也似地出了前厅。

哈吉转过身来，对着高拉姆一礼萨把信件和支票签收了，放在草垫底下，又抽起水烟来。高拉姆一礼萨扣好皮包，站起来说：

“我可以告辞嗎？”

“請原諒，太麻煩您了。實在難為情得很，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款待您……關於您的事，我想跟梅伊梅涅特一涅札特先生談談，希望下次有幸跟您見面。”

哈吉那種和藹可親、彬彬有禮的態度，給這位歷盡人間厄運的高拉姆一禮薩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失去了自信，他覺得周遭的世界一錢不值。他听父亲說過，哈吉一阿卜一托拉波·塔拉爾斯基用種種詭計，甚至用強暴手段侵佔了他們生活的唯一來源——魏拉明^①的那份產業。但是，哈吉那種溫文爾雅的態度、十分穩重的語氣，給了高拉姆一禮薩很大影響，使得他弄不清什麼是工廠利潤的來源，什麼是地毯、鴉片煙的交易了，他一心相信哈吉確是誠實坦率。他向哈吉深深地鞠躬之後，走了出去，一面暗自思忖道：“好一個為人厚道的君子！唔，哈吉可不象目下那班老奸巨猾的人。唉，想必梅伊梅涅特一涅札特欺騙了他！”

哈吉連咳了幾聲，又把僕人喚來說道：

“莫拉德！”

“大老爺吩咐。”

“你給孩子買了冰糖沒有？”

“買來了，大老爺。”

“這水煙袋有毛病。他們這些人，從早上就惹我生氣。倒楣

① 德黑蘭南邊的一個村莊。

的事一个接一个：阿尼斯—阿加烧上了水烟袋没有？”

“阿尼斯—阿加正忙着，莫赫塔拉姆太太把水烟袋点好了。”

“这就是说，她想逃避她应尽的职责：我倒成了我自己家里的食客了！去问一下，为什么凯尤马尔斯到此刻还不来上学。我怕他也会变成赌棍，象他哥哥那样。不，慢着，别惊动凯尤马尔斯，让我看一看——他自己会不会去上学。唉，这叫什么日子！到了晚年，我倒成了管家的老佣人了！”

“大老爷，我忘了向您禀告，昨天您老人家出门的时候，哈德札特—奥什—沙利耶先生送药来。他说药是兴奋剂，没有交给我，说改天再亲自来见您。”

哈吉听了高兴起来，说道：

“真的送药来了吗？是药粉还是药水？”

“不知道，只见用纸包着。”

“又是这个阿訇。愿真主保佑他先父在天之灵！喂，莫拉德！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我是您的仆人，我是您的奴才，我是靠您府上养活成人的。”

哈吉对他眨眨眼，接着凝望着他，说道：

“这事千万不准外传。”

“嗯，您放心，哈吉老爷！”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只能咱们俩知道，懂了吗？咱俩年纪差不多。你八十多了，最后那个老婆挺年轻。我很想知道——你跟她生过孩子没有？”

“大老爷，她不是我老婆，是我孀孀的女儿。不过……我上了年纪，所以我把她接来，一则要她照料我，二则我要是咽了气，好叫她替我合上眼皮，合上嘴。”

“你是跟我要滑头。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真话。也罢，我

問你，你听誰說過，如果服了治陽萎的藥，患疝氣的八九十歲老头子，唔，比方說吧，就能馬上生兒子嗎？”

“唔，當然羅，只要真主有心願意這樣！”

“那你知道莫赫塔拉姆懷孕的事嗎？”

“哈吉老爺，我怎么知道呢？大概，她去治療過，又服過什麼藥吧。”

哈吉扯起這段話仿佛覺得有點後悔，就緊閉上嘴唇，墮入了沉思默想之中。他握着烟袋嘴，深深地抽了几口，然後抬起頭來說道：

“莫拉德！”

“大老爺吩咐。”

“汽車伙哥里——莫罕默德來過這裡沒有？”

“沒有，大老爺，沒看見他。”

“我非叫這個壞蛋去坐坐牢房不可。他竟敢把汽車的車輪也撞壞了。他兩次開車去凱列治^①，都偷帶過鈔票。你知道嗎？這件事是巴突里的侄兒阿巴斯告訴我的。當然，我本人也有過錯。去年，他開車壓死過兩個人，本該判處徒刑六年。要不是我去警察局替他說情，他哪能三天以後就被釋放出來。我用我這把老鬍子替他作保，因為人家尊重我，這才饒了那壞蛋。如今，他却變本加厲以怨報德了。唉，唉，要是遇刺的國王在世的話，我早把這個狗東西拖進前廳，把他捆綁起來，打他個半死不活。我非叫他粉身碎骨不可……什麼司法……警察……全是盜竊、賄賂、詐騙。已故的密爾札·凱列姆一罕^②，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靈，他是每天要打奴僕，叫他們個個心懷戒懼的。他說過：‘不用藤

① 离德黑兰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市集。

② 伊朗的一个执政，死于1779年。

鞭子，很难驯服牲畜。’我算是不走运，人人都欺负我。比方那个孬种工程师，不知是叫米赫多什还是沙赫多什的，你不是也很了解吗？……”

“是，大老爷。”

“他是禁烟局的一名小官，盗用过公款，那里把他赶走了，还对他提起了诉讼。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工程技术。那是我的一個朋友把他介绍给我，我看他小伙子能干，而且有些手段，我就录用了他，委派他当席拉波斯基公路^①工程的工头，替我去指挥那里的工作。他经常私吞工人的工饷，我只假装没看见。他把三个工人推进深坑送了命。我袒护他，人家才没敢找他的麻烦。后来，他居然自称工程师，也没人问过他是怎么当上工程师的。如今，他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资金。呸，这个孬种，从前默默无闻，连押小偷进监的事我都不敢托他办，现在他却爬到了很高很高的地位。他的办事处就有七名工程师，出入是最新型的‘派卡特’牌小轿车，而且钞票多得狠，要怎样就怎样。但是，就这样他还吞了我好多财产。难怪米赫多什每次去德黑兰，总是避不见我，根本不想来跟我算算账。他一直躲躲闪闪的……现在，我想派你去找阿巴斯。喂，等会儿，可能会有人来看我。我把汽车跟交给马沙拉赫去管，——他这人是个信主的，怕只怕他嘀嘀咕咕乱发牢骚。喂，千万别告诉人家，马沙拉赫的工作并不多。经管几处澡塘、房屋和商铺，——这并不那么累人。从早到晚，他满城逛来荡去，终日无所事事。要知道他靠着我发了大财。家用账由我亲自掌握，那末我的产业呢？产业是密尔扎—塔吉管。你知道，莫拉德，大家都搜刮我，我呢，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只

① 从德黑兰通席拉波斯基煤矿的一条公路。

当是个瞎子。啊，末日已经到了！”

門外走进来一个长着稀疏的鬍鬚、戴着睡帽、穿着很旧的浅綠色短褂长袴的人，毕恭毕敬地深深鞠了个躬。哈吉轉身对他說道：

“啊，尤茲巴什，你好。嗯，你近来好啊？”

“我們大家托您的福过日子，就象貴府門坎上的尘土，多亏您，我們才勉强有口飯吃，过得去。”

“你的孩子怎样？好，請坐吧。”

“多謝您开恩照拂。”尤茲巴什·侯賽因在石椅上坐下。

“我听說，你想到圣地去？你想去朝圣？”

“是啊，我真想得到您的准許，好在沒死以前携带一家老小到凱尔別拉去洗清我深重的罪孽。”

“愿真主保佑你这番朝圣一路平安！一切事情你都料理妥当了嗎？”

“大老爷，我特地来求您帮个忙。这两个多月，我走烂了警察局的門坎，糟蹋了不知多少的鈔票，结果还是一无所得。”

哈吉打了两个哈哈，說道：

“我早就料到了：生皮免不了落在鞣皮桶里，你总得来求我，唔，算了吧，人家到底敲你多少竹杠？”

“到目前，我送給各官长将近五万另八千突曼了，可是今天又有个哈日尔·阿薩將軍向我索取他的一份哩。”

“我真沒想到你头脑这么簡單。他們搜刮你，法子真太巧妙了。”

“大老爷，錯誤是人人难免的。現在我才学了乖，我早就應該来求您的庇护。”

“看来，我仿佛还欠你些錢吧？”

“大老爷，这个还值得提吗，您真叫我难为情。只要您吩咐。我定会报答您的。”

“唔，等着瞧吧。”

“請大老爷吩咐，我对您决不吝惜任何东西，甚至我的性命。哦，我毫无处世經驗，一开头就走上了歧路。現在我愿意按您的吩咐全部照付。我不相信那些警察了。我被他們审問了整整三天，到現在我还害怕到了国境，又会落入海关官員手中。他們会把什么东西都搶走，連同我那一小方祈禱用的旧地毯。”

“那末，你能替我做一件事嗎？”

“十分愿意。”

“你認得哈拉治—普尔嗎？”

“不認識，大老爷。”

“这种家伙——簡直是个最可恶的流氓。我会尽早地帮你取得出国护照，但我想……”

門开了，一个穿着熨得平整而又洁淨的服装的人走进了前厅，从他的模样仍可看得出他是个底下人。哈吉向来人問了好：

“你好，莫赫辛—罕！近来过得怎么样？”

“多謝您的恩典。”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的事情进行得如何？我很久沒能有幸跟他晤面。請进来吧。”

“承您不弃，大老爷，我先生正在府上門口的汽車上等着呢。”

“你先生蒞临，我很高兴，轉告他不必客气，寒舍就是他的家，請他进来吧。”

在門口出現了一位上了年紀的、个儿不高的瘦削的人，他目光凝滯，肤色淡黃，两鬢已开始斑白。哈吉稍微站起身来鞠

了个躬。

“您好，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荣幸得很！欢迎之至！您给了我们莫大荣幸！”

“我对您的盛情衷心感谢。”

尤兹巴什·侯赛因恭顺地把两手按在胸前，站起身来，连忙躲在一旁。哈吉对他点点头说道：

“明天这时候你来听回信，别忘了带自己的护照和同行人的护照。我打算采取一些必要的办法。”

“大老爷，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感谢上苍今天赐给我的洪福。”哈吉跟达瓦姆—奥里—瓦扎列说，“寒舍太简陋了，请到这边外屋来吧。”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用略带卡香^①口音清晰地说道：

“不，不，指着您的生命起誓，这儿够宽敞的了。您不要客气，不然，我更过意不去了。倒要请您原谅，给您带来了这么多麻烦。我来拜望您，能和您交往实在欣慰之至。最近几天，我老想到府上造访，只因贱躯略有微恙，又加瑣事在身，总未能实现。谢天谢地，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愿真主保佑您心身愉快。请坐，请坐！”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在哈吉旁边坐下，莫赫辛—罕则向汽车走去。哈吉嚷了起来：

“莫拉德，叫他们把茶炊送上来！”

但僕人沒有回声。

“不，不，请勿惊动，”达瓦姆—奥里—瓦扎列辞谢说，“凭您的生命起誓，我是刚喝过茶来的。您也知道我是不爱喝茶，也不

① 伊期中部一城市。

会抽烟的。”

这当儿，莫拉德急急忙忙地跑进前厅。

“哈吉老爷，您的电话。”

“誰来的？”

“大老爷，說是陛下宫廷里打来的。”

哈吉突然惊惶失色，連忙站起身来，对达瓦姆—奥里—瓦扎列說，

“对不起，我馬上回来。”

哈吉拄着拐杖，急忙走進走廊，莫拉德紧跟在后面，达瓦姆—奥里—瓦扎列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聚精会神地讀起来。过了約莫十分鐘，哈吉回来了，又坐在原处。于是，达瓦姆—奥里—瓦扎列把报纸放进口袋里。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請原諒！”

“您說的哪里話！”

“他們請我去担任一个很高的职位，”哈吉若有所思地說，“目前这是国家机密。他們对我作了种种的建議，不过，我的身体很坏，不能不婉言謝絕，在目前情况下，我还不能出任要职为祖国效劳，实在遺憾之至。”

“是，真是遺憾之至！”

“但是，今天法拉罕—奥特—道烏列先生的語气却有些两样，說話不象往常那么客气，不过，……也可能法拉罕—奥特—道烏列先生公事过于繁杂……您知道，我早把儿子的繼承权取消了，我們父子之間不和睦。現在，儿子在宫廷工作……是的，他有工作……我担心，他会在那里信口乱說，虽然，我不許他大胆放肆……但是別人哪知道……哦，誰都免不了一死啊！当然，人們会明白这完全是一种私人报复。但我担心，这样作法

可能对他最不利。如今，我們享受着无上的安全与自由，完全應該归功于我們尊敬的国王的恩賜。要知道，現在一切都跟遇刺的国王在位时期不同了。那时候，無論誰被召进宫去，事先都要写好遺囑——进宫后，就会給他端上一小杯咖啡，哈，哈，您自然知道——那是一杯什么样的咖啡^①呀！”

“您別乱說，眞主絕不容許这种不义的行为！”

“人們本来是容易健忘的。可是現在我却記起了許許多多事情。其实，即使国家的首脑向我提出建議——比方說，担任部长大臣，或者国會議員，——我也一定拒絕，因为不用說，这会給人不好的印象。”

“哈吉老爷，您是神恩与仁慈的化身。不管您是否担任何种工作，反正我們全国老百姓都会領受您的善行的好处。”

“噢，咱們別談这个了……且說，昨天我在莫哈姆·哈尔瓦特先生府上作客，那里人人都称贊您。在座的还有一位外国高級官員。当时談到生活、政治。……特別使我想起了蒙塔哈布·达尔巴尔先生……”

“这个蒙塔哈布·达尔巴尔是什么人？”

“就是目下在警察局供职的古契—阿里—别克先生。”

达瓦姆—奥里—瓦扎列点点头。

“我跟他們說过，”哈吉繼續說道，“如果要禁止所有一切的謠言，制止路列斯坦地区的騷动和叛变就得立刻派对这类事件拥有丰富經驗的人。这种人一到那里，就会戡平一切叛亂，就象在馬詹德兰^②地区消灭反抗吾皇陛下的叛亂的作法一样。那几个罪魁禍首应处以絞刑，其他犯罪分子應該予以逮捕；凡是发表

① 咖啡中有毒藥。

② 見第1頁注三。

煽動言論的人，都打落他們的門牙。往後怎麼辦呢，達瓦姆—奧里—瓦扎列先生，您自然比我更明白。最後，我以自己的頭向他們担保，只要您一上台，一切動亂馬上就會平息下去。目前我們急需有決斷、有魄力的人。我們急需實行鐵腕政治。吸取我們在馬詹德蘭的經驗吧。我肯定說，我完全出於個人善良的心願，可以把我在那裏的小塊土地獻給吾皇陛下。現在，誰從那裏回來，都說馬詹德蘭已成了人間的天堂。即使那小塊土地還算是我的，那我全部地租收入也不過幾顆大米而已，而且這幾顆大米我還得用武力從村長和地方總管的喉管里掏出來哩。我那產業全部收入都被人搶走了。我因為不能親自掌管這份產業，所以現在早已交到一個內行人的手裏。還能有比這更好的作法嗎？何況國家一天天地在興旺繁榮。要知道，在我們這個時代，誰也不肯犧牲自己，這是個難題。如果人們真希望國家繁榮富強起來，那就得把所有的莊園和領地統統交給我國元首——由我們加冕的父王去管理，只有在他的庇護之下，我們的生活才能一天比一天幸福。您知道，我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一個人不作虧心事，什麼也不用怕……我對他們斬釘截鐵地說過，您是政界不可多得的老手，可以不動聲色地整頓路列斯坦的工作。我這番話產生了巨大的反應，尤其得到薩耶德—哈馬云先生的支持。”哈吉的臉上露出善意的微笑。

“我真不知道該用什麼話來报答您賜予我的青睞和格外的關照。現在，既然談到路列斯坦問題，我想向閣下提出一個誠懇的請求。”

哈吉顯得很為難了。

“我親愛的，請說吧。你我之間何必講究這許多客套！”

達瓦姆—奧里—瓦扎列向四周圍瞟了一眼。

“談談我的侄兒包蘭德—巴爾瓦茲上校吧。我想跟您解釋一下……”

“怎麼，他是您的侄兒！我個人雖對他不熟悉，但很有好感。他廉潔奉公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是的，但是，遺憾得很，許多天以來，却鬧了一些誤會。有幾個煽動暴亂的分子和唯利是圖的家伙，硬把盜用公款、受人賄賂、為非作歹、殺人越貨以及其他種種罪名加在他身上。”

“加在閣下侄兒的身上？”

“應當告訴您，包蘭德—巴爾瓦茲上校先生利用吾皇陛下對他私人的好感，去路列斯坦以前曾在軍官俱樂部作了《論民族自豪感》的演說。這篇演說不但各報刊載了，而且深得最高當局的嘉許。憑您的生命起誓，我因為對他的思想觀點極為了解，這才敢大膽向您保證，他是個光明磊落、心地善良的人。他的心腸慈軟，見了螞蟻都不忍傷害，更不用說去踐踏了。但歸根到底，他是個軍人——一向勤勤懇懇，從沒違背過軍令。他準備為祖國的權益而奉獻自己的生命。總而言之，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愛國志士。當然，每個人熱愛祖國的方式是不同的。但現在成問題的是：那幾個煽動暴亂分子違背了國家最高利益，向他提出非法要求；由於上校沒滿足他們那些要求，他們就紛紛寫信密告上校。他們誣告上校先生曾向部落首領作過保證，並憑着《古蘭經》起誓說：只要他們投降，他一定會赦免他們，可是他說話不算話，等到他們真的投降了，他就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和牲畜，而且把他們統統絞死。大批告密信上說：上校竟以追緝土匪為名，屠殺了平白無事的良民，同時侵吞了他們的財產。如您老人家所見，他不過是執行了政府計劃，完全根據最高當局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罷了。但，從我掌握的來自內政部的情報來看，他在路列斯坦開

灭的那些犯罪分子，原来不是政府所要歼灭的那股土匪。而如今路列斯坦的匪帮又出没在呼吉斯坦一带，专门抢劫，杀人，横行不法，一句话，他们侵害了当地百姓的名誉和财产。请您原谅，我讲的闲话太多，又过于琐碎，但我只是想使您洞悉事情的始末，并且通过您使圣明的陛下对这一事件予以重视。您本人当十分了解这种控告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这时，莫拉德恭顺地把两手按在胸前行礼，走到哈吉跟前。

“嗯，你有什么话？”哈吉问道。

“大老爷，您准许我去买些内院后房用的大葱吗？”

“难道我月初买的那曼大葱用完了吗？我相信，一定有人在捣鬼。配头里可是连葱的影儿都没有……哦，大家都在随便糟踏我的财产呀！……”

“呸，好吧，你到麦歇施·马苏姆那儿去，取两三席尔大葱，这件事让我以后自己来弄清楚吧。但要打听好价钱，免得以后他跟我多算账。”

“遵命。”

“等一下。告诉他一定要给库姆^①甜大葱。”

莫拉德出去了。哈吉连忙眨眨眼睛，转身对达瓦姆—奥里—瓦扎列气忿忿地说道：

“我始终确信，伊朗首先需要有决断、有气魄的人才。我国显然缺乏政治家。幸亏，目前国家的命运已委托给象陛下那样伟大而杰出的领袖了。可惜他只一个人，盗贼、骗子和自私自利的家伙包围着他。比方说，这次在路列斯坦剿匪，虽使一小撮坏蛋得到进行骚乱的机会，但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也不得不这样

① 见第110页注一。

做。因此，它已被納入政府計劃以內；非把這些游牧部落肅清不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過太平日子。請問，國家干什么還要他們呢？他們經常破壞法律，已成為中央政府的眼中釘。他們屠殺老百姓，搶劫可憐的商人。應該把他們殺得一個不留。而象包蘭德—巴爾瓦茲上校閣下那樣的人物，才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人選。上校曾為祖國效力，為此應當向他表示敬意。”

達瓦姆—奧里—瓦扎列揩去了哈吉說話時蹣在他唇邊的唾沫，輕聲地說道：

“您恭順的僕人認為您的意見是神聖的，只不過對任何事情都應有特殊的處理辦法。”

哈吉向他遞了個眼色，說道：

“請您相信，凡是我份內的事情，我一定全部照辦。我要跟有關機關談談這個問題。唔，當然，您自己也明白，應當給人家點好處……，是的，除此以外，必須使某些有關人員在這項重大的工作上也得到些實惠。直截了當地說，——必須給他們點油水。”

“當然羅，不用提了！我全明白，不必再多說了！我不知道應如何感謝閣下對我的特別關照。我非常感激……請您相信，雖然舉國上下都是心悅誠服地相信您的德行，但也有一些自私自利的小人，您的敵人，放出種種空氣。我不喜歡造謠中傷，更不喜歡捏造事實，但在目前情況下，我若緘口不說，也就是對您不忠……”

哈吉焦急地問道：

“怎麼，這是說我嗎？到底是誰呀？”

達瓦姆—奧里—瓦扎列一字一句地解釋道：

“我對您什麼都是一片赤心。現在我跟您講一講事情的真

相，大前天，我在‘伊朗’俱樂部跟哈佐列—哈茲吉尼·馬歇爾先生和班杰—伊·达尔加赫先生打橋牌。當時哈佐列先生說：‘無論哪件事情只要取得哈吉的同意，一定會辦得非常出色，因為他是個才智過人、見多識廣的人，並且知道許多……人家謠傳他是共濟會會員，與外國集團有密切聯繫。但我相信他的遠見，人們到處都聽他的話。’當然，我極力反對這種言論，認為您是個潔白無瑕的正人君子，全伊朗沒有人能跟您相提並論。我強調指出，在國內沒有哪個人對您的愛國精神發生懷疑的，……”

哈吉斷然地點了點頭，又憤慨地嚷起來說：

“哦，我在這個城市里有許多敵人。都是阿拉伯人、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猶太人，不知道他們怎麼鑽進了我們最重要的經濟機關，這批暴發戶個個都嫉妒着我。我找到了問題的癥結。他們所以恨我，就因為他們的底細我都知道。難道您認為哈佐列是靠自己才取得現有的地位嗎？他剛到德黑蘭那時，只不過是個普普通通的汽車司機。穿一身千孔百洞的衣服，如果朝他身上撒一把包米，一顆也不會掉在地上。而現在呢——一瞧，瞧他有多漂亮，多闊氣！如果說，阿拉伯汽車伙這類下等人比我們的經濟學教授還有學問，那我們的學校就干脆關門大吉吧。又何必把大學生送到外國去呢？馬加拉扎·代卡納兩次請我擔任外交大臣，我都沒接受聘請，我向他聲明：‘我不願意死在外國；如果我有能力，最好還是託我為我的祖國造福吧。’大概，錯就錯在我是個伊朗人——我生在這兒，我也要死在這兒，外國的黃金也誘惑不了我。只有無親無故的人，才會想盜竊國家財產，然後到國外去享福。在這種情況下擺脫政務，難道不是明智的嗎？我們之中到底誰下賤——是我呢，還是班杰—伊·达尔加赫？如果他連自己的父親也沒見過，天曉得，他現在怎會不亂吹牛呢？听

到关于他老婆的那些故事，真叫人心惊胆战！他把女儿嫁给了市場上一个銀号老板，自称起貴族来了！因为我当众公开过这些话，所以他們要跟我算賬。可是，他們的家譜，他們的全部秘密，我都掌握了。現在請您評一下，誰是共濟會會員——到底是我，还是那些忘了本的家伙。您也可作証，我八十年来含辛茹苦地在國內工作，誰敢貿然对我有所指責或者有什么不好的議論？那遇刺的国王在世的时候，先父是个极有聲望的人物。只消提起他的名字，人們就会說上一千句贊詞。难道我还需要榮譽嗎？何況目前这世道！我不需要求人。我要是想学那批造謠中傷的家伙，大发橫財，老实說，比喝水还容易哩。可是……”

門开了，有两个人走进了前厅。哈吉恭恭敬敬地向他們問好，請他們就坐。哈吉跟达瓦姆—奧里—瓦扎列交头接耳說了好半晌。只听見断断续續的說：“当然，我要談一談，”“請您相信——事情已十拿九穩了。”然后，达瓦姆—奧里—瓦扎列站起身来，很快地走出去了。

哈吉問了两位來客的起居，接着对一个生着滿头浓发张惶不安地望着前厅的年輕人說道：

“馬茲拉加尼先生，請到这边來。”

馬茲拉加尼手里拿着一份揉皺了的報紙，走过去，在哈吉旁边坐下了。

“好吧，請您談一談世界大事吧！”

“国际政治局勢烏云籠罩，大家都已預見到战争的可怕后果。”

这时哈吉数着念珠，因为心里受了宮廷打来的電話影响，認為很有必要在《大熊星報》記者面前根据案日在“公众輿論指導

协会”^①发表談話的精神，发一发議論。

“害怕又有什么用。咱們有什么可担忧呢？無論哪方面受損失，反正对伊斯兰教总是有利的。在这种乱世，人人只能顧自己，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帽子。我們理当吃自己的一片面包，对真主千恩万謝，因为在这严重关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我們偉大的元首——敬爱的国王手中。圣明的国王是真主最高的恩泽！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在短時間里，将伊朗从貧乏的深渊引上了进步的康庄大道。現在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昌盛太平，即使有个女人頂着一盘黄金，从馬庫^②到班迭尔—查赫—布哈拉^③去，一路上也沒人敢碰她一下。无怪乎人家都說，国王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是的，目前局势又不似从前战时了，国内紛爭也都消灭了。謝天謝地，在我們加冕的父皇的庇蔭之下，我們在所有經濟領域都获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而在社会意識問題上，我們也有了巨大进步。無論哪一个外国政府，也不敢小看我們祖国了。我們拥有两百万把刺刀，准可以拿下高加索和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請您相信，我們的实力叫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您还记得嗎，在阿赫默德^④王朝統治时期发給人們的不是津貼，而是干草、苜蓿和砖头等等实物。前天是宫廷朝覲日，我荣幸地吻过吾皇的圣足。您簡直无法想象，他对臣僕是何等和藹，何等器重！但愿真主對我們幸福的庇护永在！不过，說实話，这样的太平，繁荣，軍隊，鐵路，柏油馬路，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樓，試問誰曾夢見過？”

① 伊朗的官方宣傳組織之一。

② 伊朗西北一城市。

③ 阿拉伯海的伊朗港口。

④ 1925年被推翻的卡扎尔王朝的末代君主。

“我也同样相信，”馬茲拉加尼附和着說，“有了礼薩王陛下这样的天才，伊朗人民有力防御任何危险。我們应当感謝真主，使我們沒有卷进这场动搖了整个世界的毁灭性的战争中去。可是，不能否認，战争对世界各国的經濟和道德起了非常强烈的影响。”

“我們北方的邻国至今一直在阻碍世界經濟与貿易的发展。幸亏，陛下对这一点极为了解。我現在有可靠的情报。来向陛下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的那人說，陛下听了之后，喜出望外地說道：‘为什么你只跟我說呀？快去庆賀伊朗人民！’瞧，这句话多偉大！这真是人間語言中一頂灿然明亮的皇冠！恐怕柏拉图也不一定說得出吧。”哈吉猛想到話說多了，赶紧說道：“这些话只許咱俩知道，这是政治机密。毫无疑問，将来陛下会把高加索七十个城鎮并入伊朗，因为他早就对伊朗人民許諾过。昨天柏林电台广播了希特勒的演說。您真想象不出他是个多么杰出的演說家呀。他每說一句话，听众就热烈鼓掌达半小时之久。哦，这真是天才呀！他要改变俄国腐朽的政治机构，并在那里建立新秩序。在一两个礼拜內，俄国人就要完蛋了。”哈吉心滿意足地放声大笑起来。“可能就在我跟您聊天的这当儿，德国人已攻占了莫斯科。然后又掉头进攻英国。要說征服英国嘛，这可比吞一口白开水还省事。我跟您担保，一两个月以后，德国人准到德黑兰。”

哈吉咽了口唾沫，津津有味地繼續講下去：

“真可惜，您上次沒能去德国大使館。那天放映了影片《法兰西的惨敗》，是大使館特地邀我去看这部影片的。德国兵——簡直不象是普通的部队，而是鋼鐵劲旅。世界上還沒有一支軍隊可以跟他們对抗哩。我只提供您一个概念，請您自己去探究

它的實實。但愿希特勒能用他的新秩序去安排全世界的事务吧。至少，换走我們那个外国主子——这也是一种功德。当然罗，救世主下凡的种种征兆，我們正在密切注視着。列位先生，您們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嗎？如果它是个好东西，那让他們自己享受吧；如果它是个坏东西，他們干嗎硬把它加在别人头上呢？在布尔什維主义这场把戏还没发生以前，我向俄国出口过价值一万突曼（嗨，那是当时的一万突曼！）的桔子，而現在，俄国居民連一小片糊口的面包都沒有，还談什么桔子不桔子呢。《古兰經》上說，世界上既有人发号施令，也得有人俯首听命。让这伙倒楣鬼跟他們的命运或者跟真主本人去抗爭吧！为什么我当了主人，而莫拉德当奴僕呢？这是上帝的意愿，与我有何相干？此外，我煞費心血，拚命地工作，这才把一个个銅子积成了薩那^①。世界上終究存在着一种制度，不可能人人都当部长大臣嘛。一个人做了国王，別人就成了他的奴隶。我因为手足不停地出力，这才能一砖一瓦地盖了屋子住。如今却有人跟我說：——把屋子交給那个两脚踩过粪的烧磚工人麥歇迪·哈桑。为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因为他长着一个滚圆的脖子嗎？唉，这样下去，誰还想干活呀！文明在毁灭，莫拉德将变成哈吉，而我快要当莫拉德了！”

“您老人家說得完全正确！”馬茲拉加尼連忙开口說，“当然罗，世界上应该发生变化，应该建立新秩序。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必需往后倒退。据說，希特勒已加入伊斯兰教，衣袖上还有一块布条：‘唯有我神，决无他神。’是的，他是真心誠意地同情伊朗。难道您还没看过今天的新聞嗎？”

① 薩那，錢币名，值100地那。

“还没有看过，不过，您的文章《世間罕見的慷慨》凱尤馬尔斯倒已讀給我听了。您在文章里提到从前我捐助給某济貧院的十张賽馬票。其实，那次捐助实在不起眼，我都覺得寒慚。我只是想做个榜样，供人仿效罢了。您的文章是值得注意的。馬茲拉加尼先生，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之一，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賀。不过，請問您从那儿搬来这样絢丽多彩的詞藻呢？”

“我只尽到了我在道义上的社会职责。可是，編輯部却認為我的文章有些夸大其詞。”

“真的嗎？”

“真的。正是这样，編輯部原想把文章登在第三版。是我据理力爭，才把它登在头一版。您留心到沒有？我在文章中再三断言說，每个伊朗人都受到了哈吉老爷不少的恩德，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之子，我們的宪法和自由都应归功于他。他是个人道主义者，启蒙运动的保护者；他是高尚正直、节俭有度的正人君子；他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我們应以有这样德高望重的政治家而感到特別欣幸。”

这时候，莫拉德手里拿着一束葱，走进来了。哈吉出神地望着馬茲拉加尼先生，正想跟他說几句甜膩膩的恭維話，走廊里驀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哈吉老爷，哈吉老爷！哈里瑪一哈通不好了……”

哈吉馬上警覺起来，說道，

“不准出声，討厭鬼！不許你乱喊乱叫，我不是早說过上千遍：喂，莫拉德，去瞧瞧那边出了什么乱子……”

那个女人又嚷了起来，

“噢哟，我要死啦！莫拉德！快通知哈吉，让他到內院后房去瞧瞧吧，哈里瑪一哈通早已咽了气。”

接着，走廊里传来了一陣陣含糊不清的喊喊喳喳的声音。哈吉对馬茲拉加尼說道：

“請原諒，馬茲拉加尼先生！看样子，那边出了不幸的事儿。我将适当地把您推荐给《大熊星报》的編輯……要是您能允許我……？”

馬茲拉加尼和他的伙伴匆匆道別，走了出去。哈吉老爷却不慌不忙地抓起拐杖，从草垫底下抽出几张紙，整整齐齐地迭好，藏在坎肩的宽大口袋里，然后跟莫拉德說：

“我上里屋去了，你赶紧去找哈德札特—奥什—沙利耶，把事情經過告訴他。”然后，哈吉拄着拐杖，往走廊里走去。

哈吉—阿卜—托拉波是在阴历十二月古尔班节前夕，生在去过圣地麥加朝拜的信徒哈吉家中，故取名为哈吉。他虽已年屆八十九岁，是納賽尔—艾—丁国王时代碩果仅存的遺老，但他的模样看来似乎要年輕得多。他的举止，既矜持又威严。他那光秃的脑袋上，只留着一圈染紅了的头发，其形状和五倍子相似。一道长长的灰色硬毛，就象廉价地毯上的絨毛一般，老是复盖在那丰满发紅的脸颊上。他和苏菲派教徒^①一样，蓄着浓密的鬍鬚，鼻子底下就象翘着两把鉤子似的。他那双大眼睛带着血絲累累的眼白，在粗浓的眉毛底下閃爍发亮。他在家时头上总戴着一頂睡帽，他的脑袋簡直就象一只梨。他那肥大的下巴在两颊底下顫动着，肥胖的脖子已把脑袋和身軀联成一体了。他經常压在帽儿底下的耳朵梢，又直，又細。他笑起来，一口假牙就象一摊粘滿污垢的金子。哈吉身長，腿短，因此，坐着的时候象

① 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提倡禁欲苦行。

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站起来，又象个矮子了。此外，哈吉还有些驼背。夏天，老头儿穿衬衣和宽大的裤子。他在前厅的时候，惯常穿着一件宽肥的带有大口袋的坎肩，头戴一顶睡帽，两肩披着一袭轻软的斗篷。因为衣袖上没有钮扣，两只毛茸茸的肥大的胳膊就外露无遗，而从敞开的领口里还竖起一大堆又稠又密的灰毛，从胸脯一直复盖到下巴上。如果哈吉不数念珠，那就老揉着大肚皮。

冬天，哈吉穿着一件背上东一块西一块缀满绸褶的蹇蹇的老式厚呢礼服。据哈吉说，这件礼服当初原是陛下的。哈吉告诉人家说，有一次，纳赛尔—艾—丁国王出外狩猎，曾对他可敬的父亲说：“喂，该死的侍寝官！过来，老家伙！我赏给你这件礼服。”从此以后，哈吉的父亲虽然还没去世，人家干脆就管他叫“先人”了。其实，这件礼服哈吉是从估衣商那里买来的。出城时，哈吉常穿一件灰色的长上衣、玄色长裤，戴着宽大的帽子。自从他得了疝气病以来，走路就得叉开两腿，拄着一根头上镶着银球的拐杖。

虽说家中有外室，有内室，还有许多家具齐全的房间和空房，但哈吉总是一律在前厅接待客人。如果不需要进城办事的话，哈吉自清早起一直到深夜，都在这里应酬客人，签订契约，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就是“整顿业务”，一直到里屋通知他说晚饭作好了为止。

哈吉对客人是毫不拘礼的。不管贵族也好，知名人士也好，甚至内閣也好，当然还有街坊阿訇，在街头摆摊的小商小贩，或者妓院老板，哈吉照例都在前厅接见他们。但当人们谴责他亲自接见妓院老板的时候，老头儿就干脆回答说：

“要知道，妓院老板不是吃人的怪物，也是个人呀，不是跟平

常人一樣一樣嗎？為什麼扎里·莫罕默德在沙赫爾一耶·諾埃^①建立的那種新秩序，你們的市政府及全體專家却不能同樣地在德黑蘭建立起來？他在妓院里推行了一種真正的制度，把妓院分成等級，同時給妓女修建了電影院。而你們的市政府雖說要修建一座劇院，但經過數十次的破壞以後，才又重新開始修建。在這項修建工程中，被幾個騙子賺去了好幾百萬，劇院却依然沒能修成。再說，扎里·莫罕默德作事向來是光明磊落的，不象別人偷偷摸摸。雖然我們還不能斷定，誰進天國，誰下地獄，但人家將來評論我們，是根據我們的罪孽，而不是別人的……莫非這些大亨和政府要人不肯和他攜手合作嗎？我是個心直口快的人，難道說象管理沙赫爾一耶·諾埃秩序的那種人我們就不需要嗎？否則，有妻室的男人恐怕就無力保护自己的老婆和她們的聲譽了。社會上沒有國王、部長大臣或者國會議員或許還行，但對我們來說，妓院老板却是万万少不得的。我對本城的貴族階級全了解。跟別人不同，扎里·莫罕默德委托我承辦電影院修建工程，並沒打算少給我一個子兒。可惜我們國家不善于看重人。我們如果真能看重人的話，就应当在沙赫爾一耶·諾埃為他樹立一個紀念碑！……”

再說，前廳的座椅最多只能容納四人，哈吉的客人從沒有同時超過三人。只要客人來多了，一超過這個數目，那末，有幾位就得趕快走，給後來的客人騰出座位。如果把哈吉的一生事迹搬上舞台演出的話，恐怕劇本每一場都只好安排在他的前廳。

哈吉的父亲，麥歇迪·菲索拉，在扎法伦巴治市場上開着一家烟草店。在鬧飢荒的年代里，他不擇手段地攫取了許多合法和

① 德黑蘭妓院集中之區。

非法的利益，弄到了相当可观的财产。当年设刺子的官员^①实行禁烟措施时，麥歌迪·菲索拉几乎没化一个钱买进了大批被禁售的烟草，滿坑滿谷地囤积在仓库里。后来，等到教士阿卜杜拉—瓦埃茲^②也开始抽水烟，吸烟重新解禁的时候，在伊朗、的列治烟草制造公司的专卖权早被废除了，所以，麥歌迪·菲索拉就用难以置信的高价出售早先购进的烟草，结果发了一笔横财。

他利用靠烟草买卖赚来的钞票，从密尔扎—伊薩部长大臣手里賤价购进了好几百万扎尔^③土地，因此，根据《沙列阿特法典》^④，象他这样殷富的人，就得到麥加去朝圣。他在朝圣时淨化了他的来之不义的造孽钱。回家以后，他就一辈子呆在公事房里，过着极为慳吝克己的日子。最后，在快要度过九十三岁的当儿，他被自己的“慳吝病”送掉了老命，医生给他开了一张药方，但哈吉的父亲舍不得化钱买新药，服用了家中现存的外用药，结果腹痛身亡。

哈吉·菲索拉的全部财产，都传给了他的独生子——一出生就有“哈吉”称号的哈吉—阿卜—托拉波。他虽没去过麥加朝圣，却恬不知耻地假装去过，还跟别人大讲朝圣之行的始末，硬说他一路上确乎碰上过这些奇遇。事实上，他不过是从他父亲嘴里听来的罢了。父亲死后，哈吉—阿卜—托拉波就关闭了烟草店，插身一变成了本城庄园和不动产的所有主了。哈吉的父亲本

① 指颇有威望的著名什叶派宗教活动家阿加·密尔扎·哈桑·设刺子斯基，他为了反对给英国以烟草专卖权，曾下令禁烟。

② 德黑兰的伊斯兰传教士之一。

③ 伊朗长度单位，等于107厘米。

④ 根据《古兰经》制定的一部宗教法典。

是个无甚名声的人，所以哈吉就给父亲加上一个称号：“侍寝官哈吉”，把他說成是一个有权势的、跟納賽尔—艾—丁国王很接近的人物。他老是說：“我們是第一流的貴族，”“我們是名門显貴出身，”在怪客与妒嫉方面，哈吉倒也不逊于他的父亲。連遇刺的国王在世时結下的区区几个銅錢的陈年老賬，他都忘不了跟人討还。为了一两沙依^①的銅錢，他不惜大吵大鬧，說：“他們把我刮光了！噢，真主，現在是什么时代呀，只有在遇刺的国王治世时，我們才过的是好日子！”尽管他从庄园、商店、澡塘、出租的房屋、商业买卖和伊斯法罕的針織厂和棉紡厂，还有在經濟上种种騙局中获取了巨大的收入，尽管他跟駐在国外的伊朗大使們合作，干走私买卖，但是，哈吉每天对配給家人的这份糖还是那么認真核算，家中做飯用的木柴都要称斤論两，連大小老婆們的破烂布头，他也要細細地瞧个半天。从前，当“宪法”这个詞儿还不时兴的时候，他还在前厅毒打过奴僕和农民。哈吉的外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他常常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气派。他装得很成功，人人都反映說：“哈吉老爷是个多么溫厚可亲的人！”这种假装道貌岸然的派头，却使他載誉四方，人家紛紛傳說他是一个精明干練、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平易近人的好人。

哈吉一向奉行的金科玉律是：“一千个朋友还嫌少，一个敌人就够多了。”因此，哈吉平素待人接物，总是非常和藹可亲，殷勤周到，以博取人們对他的好感。哈吉特別順应他出身的那个阶层。因此，許多人都对他心悅誠服。哈吉还插手政治，把自己手下的走卒弄去当部长大臣，而他本人却怀着早晚总能当上內閣首相的希望。他在替別人解决困难时，老是这么說：“我們

① 伊朗小銅币。

不过想再活三四天，不要連面包皮蘸白水的日子都过不成呀！”

哈吉是个半文盲，虽然在納賽尔一艾一丁国王时代，他跟教育家館的学过《薔薇园》和《果园》^①，練过正統書法，研究过希亚格式的計算法^②。不过，他的記性极好，別人說过的話不但記得烂熟，还能原封不动地时常搬用。即便說錯了，或者說得牛头不对馬嘴，他也决无窘困之色。譬如，他說過先父在遇刺的国王宫廷中的地位比哈吉·密尔札·阿加西还要高，还說過父亲大人在凱列姆一罕·參特的年代曾經剗过重达三曼一恰列克之多的人眼睛，还說過馬加拉札·代卡納曾經請过他出任外交大臣等等。那些政府大官和政客們都是他的酒肉朋友，但他們不懂政治，比哈吉还差，因而对哈吉都很信任，一致認為他有举足輕重的意見。而哈吉有时也脫口說出心头話来：“什么鍋子，什么甜菜，在这班名人中間也好，在国内也好，我同样算个政治家哩！”

自哈吉开始參政以来，他就委托小儿子凱尤馬尔斯給他讀报。儿子用还没定音的声調讀着报，哈吉居然屏气靜听，含意深长地搖頭晃腦，仿佛他在字里行間发现了并非人人都能領悟的妙諦。哈吉非常喜爱和重視《風俗介紹》和薩迪的《薔薇园》。他根本不懂历史，却偏爱天南地北乱扯历史上的事件。有好几回他給凱尤馬尔斯講錯了生詞的含意，害得儿子在学校里挨了好一頓鞭打。从此以后，凱尤馬尔斯再也不去請教父亲了。

哈吉放出風声說，他在写一篇論各地風俗的专题論文。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愿意代他执笔而又不取报酬的人。这且不談，他也从没掩飾过他那种打人文坛的野心。他还一口認定鳩斯

① 十三世紀波斯詩人薩迪所著的两本故事格言集。

② 伊期人发明的一种古老的算术，不用数字演算，而用一种密碼。

塔夫·列朋^①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学家，因为他听到这个哲学家的名字，比听到别的哲学家的时候多，同时有人曾把这个哲学家的著述的很坏的譯本作为礼品送給他。哈吉經常拨冗蒞临文学界的各种集会，大模大样地坐在主席台上，热心地跟新朋旧友握手寒暄，互相客套一番，而且还大声地呼噜呼噜抽着水烟袋，津津有味地喝着加糖的茶。在每首诗吟诵完了之后，他总是狂热地报以經久不息的掌声，以致事后他这双手就得疼痛一两天。为了要說出一些別出心裁的东西来，他在文学集会上极力贊頌卡阿尼^②的诗，虽然这位诗人的作品他从沒有讀过。其实，哈吉对卡阿尼作品的全部認識，仅限于哈吉在青年时代听过他的两首拙劣的色情诗罢了。此外，他还知道許多人很贊美这位诗人诗中的韵律。

哈吉怀着有会必到的顽强精神，同样經常地参加“公众輿論指导协会”与“法尔汗格斯坦协会”^③的会议，因为他已是上述两个协会的会员了。不过，他到处出洋相，鬧笑話。只有在錢財賬目上，哈吉特別精明，一厘一毫都算得清清楚楚。

哈吉老是抱怨生活困难，装出一副倒楣相，翻来复去地說：“噢哟哟，时代不比从前了。我們正处在救世主降生的前夕。”比如，街坊四邻不肯照哈吉的开价把房屋卖給他啦，他家所在的街道太窄，使他的汽車出入不便啦，还有他那輛小轎車又不是来年

① 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1807—1853)。

② 卡阿尼—密尔扎·哈比布·教刺子(1807—1853)，是塞菲維特与卡札尔时代的著名诗人，他的作品深奥玄秘。

③ 伊朗的语文研究所，任务是要消除波斯文中的阿拉伯語和突厥語，并創造科学术语和新詞彙。

的新样式啦，还有他的桔树今年不结果啦，甚至还說人們教养太差啦（因为在追悼阿卜特·奥尔一加福尔教长的时候，有个青年人曾經目不轉睛地瞅着哈吉，硬是不給他应有的敬意），——凡此种种都引起他終日抱怨不已。哈吉認為，大家都应对他这些不愉快和倒楣透頂的事情表示同情。

但近来有几个問題使他心情不宁。头一个問題，就是阿拉赫維尔特师长用极低的价格收买了哈吉在卡那特—阿巴特^①土地，使他恨得咬牙切齿。第二个問題，就是他的衰老和疝气病。但叫哈吉最不放心的还是他那些大小老婆，因而时常把她們掉換。他通过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弄到各式各样的、按照《阿尔菲和沙尔菲》，《生命的琼浆》，《男女居室須知》等書上药方配置的兴奋剂，拚命地服用这些使精神健爽的藥粉和藥水。疝气病虽沒有把他纏倒，却已使他苦恼不堪：原来他听說，象他这样年紀的人动手术是极危险的。哈吉不大相信医生——无论是欧洲医生，或是用西法替人診病的波斯医生。自然，他更不相信医生們的藥品了。他的父亲不正是被西药害死了嗎？哈吉又何苦一定要躺在外科医生的刀下呢！每个人的命运，早已在額头上写定了。为什么还要帮死神的忙呢？再說，疝气病使他只能慢吞吞地走路，因而賦予他的举止以一种威严之感，同时也增高了他在社会上的威望和信任。

老婆問題似乎相当严重。哈吉的婚姻情况是这样的：有六个老婆已离婚，四个老婆已故世，还有七个老婆組成了他现在的家庭。头一个老婆阿克丽梅是吞鴉片烟自杀的。在她生前，哈吉对待她“并不算坏”，只是将她全部财产攫为己有而已。第二个

① 德黑兰近郊。

老婆死于难产，第三个老婆是从屋顶上跌下来丧命的，第四个老婆哈里瑪患慢性胃炎病故。其他几个离婚的女人，与其說按照卡平婚約^①得了一笔离婚費，还不如說要摆脱哈吉的羈絆。最使哈吉伤脑筋的是莫尼尔和莫赫塔拉姆这两个年輕的小老婆。莫尼尔极注意修飾她的外表，嘴巴泼辣，无礼貌，好撒謊，即便在全家人面前，她也能做出种种妖艳怪相来摹仿和譏笑哈吉。莫赫塔拉姆有一个两岁的孩子，虽然哈吉家中从凱尤馬尔斯出生后最近十六年里就沒有添过孩子，可是不久以前她却又怀了孕。而高里一奥一包里包里呢——那个生着一头浓发、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經常以堂兄弟身份来訪莫赫塔拉姆，也看見了內院后房所有的婆娘們，——这也使哈吉陷入快快不乐的沉思之中。老头儿常常这样寻思：为什么薩吉娜的眼睛眉毛长的就象坏蛋高里一奥一包里包里呢？薩吉娜是哈吉最小的女儿。从前哈吉很疼爱她，現在却成了他的眼中釘。总而言之，所有年輕的小老婆的行径都是可疑的。举例說，那一天哈吉假說有电话召他出去，但一回到家，就发现莫厄尔上澡塘去了，很久沒有回来。她这种行动可沒有得到他的許可……唔，就算莫尼尔从前是他家中的丫头，为了叫她能名正言順地往他身上泼水洗澡，哈吉才把莫尼尔納为小妾。但是，不管怎样，根据《沙列阿特法典》，她却成了哈吉合法的老婆了。如今，美中不足的是他年紀这么大了，人家还說着他很不好听的謠言。

哈吉始終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他那些老婆一上澡塘去，或是跟她們的亲戚一会唔，总要浪費那么多時間？他跟踪过她們一两次，但結果并不妙。他因为猜忌大小老婆而跟大家、甚至跟莫

① 即穆斯林婚約，根据这个婚約規定，丈夫如向妻子提出离婚，应偿付按婚約上寫明的离婚費。如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则无权取得离婚費。

拉德也爭風吃醋起來了。他好象覺得大家都約好了來欺瞞他。可是，要揭發老婆們的詭計他又做不到，因為哈吉從沒給過人家小費哩。說不定，他大小老婆自己都掏出過小費吧，要是真的如此，她們又是從哪兒弄來的錢呢？

以上這些想法嚴重地影響了哈吉的情緒和行動。他殘暴地懲罰家人，恫嚇她們，常常弄得自己的神經過度緊張。卓別伊達不經丈夫許可，擅自取用了一點醋漬大蒜，被哈吉用棍子狠命地揍她的踝骨，揍得她到如今走起路來，還是一拐一拐的。

即使選擇前廳作為起坐間，哈吉也是別有圖意的：他只要坐在那裡，就有可能監視他大小老婆的一舉一動了；所有進進出出的人他全能看到，此外，他還可以不時出去望望街景。這個起坐間使老头兒有可能在冬天毋須準備專門的爐桌^①，只要在他腳跟邊放一只火盆烘烘手就可以了，這還能給他節省不少開支。

一連有了八個女兒之後，哈吉在晚年才得到的頭生子阿加一古契克，如今已經成了個醉漢、梅毒患者和賭棍。哈吉根據阿里“要迎合時代去培養您的兒子”這一指示，曾經把阿加一古契克送往歐洲。哪知道這個青年人既不努力學習，也無才能可言。回到伊朗以後，整日只注意自己的外表，穿著昂貴的西服，牽著他那頭馴順的純北京種小狗，坐上哈吉那輛華麗的、最新式的汽車出去兜風。這位公子成了高級咖啡館和餐廳的座上常客，因而給父親招來了數不清的債主。

某一次，阿加一古契克喝醉了酒，把車子撞在大樹上，把小轎車撞得四分五裂。一場嚴重的爭吵以後，父親不但把他逐出家門，並且取消了他的繼承權。可是阿加一古契克和他的父親一

① 一種低矮的方桌，上面鋪著桌布，底下放一炭盆，輪圍坐者烘腳取暖。

样，并不是那么傻。凭着他那身漂亮的衣著和相貌堂堂的仪表，他终于弄到了一个宫廷汽车夫的差事。上流社会很赏识他。他深得后宫嫔妃们的欢心，她们都很器重他，于是在这个青年人面前展现着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但是，大儿子这种职业总是有损于哈吉老爷的名誉吧。何况，外界还传播着有关阿加一古契克很不体面的听闻。

哈吉对他儿子的债主一律干脆回答说：“我请过大家作见证人，甚至还登报声明过，我跟阿加一古契克脱离关系，他再也不是我的儿子了。欧洲毁了他。噢，真主，把我们从坏朋友中间解脱出来吧！儿子尽和那些下流的小人来往，真是污辱了他那个善良的名字。阿加一古契克从前是个好孩子，爱劳动，肯听话，是他的那些朋友引着他离开正路，变得荒淫腐化起来。现在他再也不进我的家门了。”

哈吉将他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非常疼爱的小儿子凯尤马尔斯身上。

可是，哈吉老爷很快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自从他开始怀疑那经常在前厅陪伴他的爱女萨吉娜不是自己的骨肉以后，他对儿女的骨肉之情就淡薄了。他说：“如今，谢天谢地，他们总算长大了。从前我对大儿子管教不严，吃够了他的苦头。凡有尊贵的客人来拜访我时，孩子们不许到前厅去，那里不是他们玩的地方。”

哈吉有着一些根深蒂固的癖好，首先是爱食物。只要一谈到吃，老头儿脸上顿时眉飞色舞，唾液直往肚里咽，连他的瞳孔也豁然放大了。尤其谈到椰枣酥糖、杏仁、栗子、点心，以及他心爱的味美而油腻的抓饭，他马上露出这副难看的吃相来。哈吉开始吃饭时，先说：“为了仁慈的真主，”——跟着便卷起袖子管来。他用他那粗短的、指甲上染过指甲油的手指一把抓起中意的食

物就吃起来。只有油水順着他手指往下淌的当儿，他才感到特別适意；那时候，即便是觉得食物不怎么好，他也只是嚷嚷：“哦，阿里·伊本—阿卜—塔列布，要是这东西毒害了我，可替我报仇啊！”——说罢却又吃将起来。眼睛里燃烧着贪得无厌的飢火，顎骨一掀一动着，他便这样狼吞虎咽起来了。吃罢，哈吉连打着饱嗝，叨唠着說：“感謝你，眞主，万物的主宰者！”接着半晌也不挪动一步，只用手指头在剔牙。

哈吉也非常喜爱洗澡和按摩，但从澡塘涨价以来，他就很少去那里了。因此，一到夏天，前厅里往往散发著哈吉身上髒得发酸的刺鼻的汗臭。

哈吉进了澡塘，就从池里舀出一掬水，用手指头刷洗着牙齿。然后，他躺在长凳上一面領受按摩的乐趣，一面又是滿腹牢騷，又是唉声叹气，最后又拜天拜地地感謝眞主了。

作梦同样也是哈吉的乐事，他要入睡自然也很容易，只消一合上眼皮，滿屋子就轟响着巨大的鼾声，仿佛有两百尾鱷魚呼噜呼噜地在洗喉嚨一样。

哈吉向来就特別爱好女色。尽管他的內院后房里住滿了姘妇和大小老婆，但他一瞥見多少能引起他注意的女人——多半是一些邋邋的婆娘們，生着粗肥的小腿肚和連眉毛，蒙着作祈禱时的面紗，——他那双眼睛照样骨碌碌地东溜西窜著，嘴里分泌出大量唾液，連呼吸也气咻咻地急喘著，热血一齐涌上头顶。去年，他差一点看中了在十字路口开小店鋪的杂货商尤茲巴什的老婆哈拿姆—巴拉。几年以前，那时他还没有得疝气病，常跟象他那样年高德劭的知己朋友一同偷偷地到沙赫尔—耶·諾埃去，他們在那里逐出了所有的嫖客，居然将妓院都包了下来。

可是，哈吉爱之如命的还是金錢。他認為金錢才是他一生

唯一的目的。金錢是能治他全部疾病的靈藥，金錢給過他真正的樂趣，甚至也引起過一些恐懼。一提起“金錢”這兩個字，一聽見金幣的叮叮噹噹聲或是紙票的沙沙聲，老头兒心里馬上撲通撲通地跳，渾身都飄飄然起來了。他愛金錢，只因為它是金錢。他崇拜金錢，而且認為任何生財之道都是合法的和被允許的。

老天爺還慷慨地賦予他一套聚財的好本領。大清早，他剛醒來，甚至還在睡夢之中，就已專心一意盤算着如何能獲利而不虧損。只要有業務交易，不問性質如何，他總得插一手。到了晚年，他甚至还承辦過修筑公路和京城街道上植樹的工程，從中撈進了好幾百萬。但他害怕當局，特別是害怕本國元首，經常在他面前拍馬奉承，因此，哈吉把自己裝作怪可憐的破產者，露出一副窮酸相來。也因此，許多重要的交易，哈吉總是託兒子或者妻妾來出面。他很重視他在社會上弄到的聲望和名譽。因為有了這些，他才有可能繼續不斷地去汲取更多的收入。

哈吉在有利可得的時候，總是悠然自得，高枕無憂，但一遇到虧損，老天呀，——說實話，這種情況向來非常之少，——他就完全變了。一剎那間，他那天真的羔羊般的容貌就消失了，人們馬上看到他的豺狼般的張牙舞爪的樣子來。碰上這種情形，他那根頂上鑲着銀球的拐杖往往就在家中狂飛亂舞。

有一次，哈吉出租一所房屋，幾乎無利可得。為此，他痛苦地大发牢騷說：“在這個國度里，我歷來是汗流浹背地干着活，到头來我的潔白無瑕的聲名，還是弄得一敗塗地——我簡直是免費出租房子呀！唉，誰來养活我的七個老婆呀！”

哈吉為了应付萬一，表面上對宗教總是怀着極大的敬意，雖然他暗自想道：“難道有人果真從陰間回來，證明它確實存在嗎？”他既沒有堅定的信念，當然對冥府的存在也不特別相信了。

难道說有錢还买不到去麥加朝圣的哈吉的称号，福祉和圣职嗎？由此可見，有錢人不論在阳間和阴曹都是好过日子的。哈吉認為宗教只不过对別人有約束力罢了。但在众人面前，他却很謹慎小心，絕不暴露他对宗教的怀疑。这才使他能在穆哈兰姆月在清真寺和供什叶派信徒作仪式的大帐篷里居于受人尊敬的地位。为了逃避宗教方面的大量开支，老头儿立誓叫他的儿子凱尤馬尔斯当送水人。在阿舒拉祭祀日那天^①，哈吉打发儿子穿着一件过短的玄色外衣，罩着白围裙，提了一个罐子，走进信徒的人群中去，把水分給所有口渴的人喝。

哈吉每次去清真寺，必先焚香、沐浴、祈禱，以免触犯真主。根据《沙列阿特法典》，他每年应从全年收入中拿出十分之一来周济貧民。这笔款項哈吉盘算得异常精确，先签一张好几万突曼的支票，然后把支票放入小提桶里，桶里盛着从他南方庄园运来的椰枣。接着，老头儿把阿訇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請来，但并不交出应付的款項，只是把盛着椰枣的小提桶交給他，随他把椰枣或是卖了，或是分給貧民。可是，哈吉馬上又声明說：“我是个有家有室的人，这些椰枣早被孩子們瞧見了，恐怕最好还是留下吧。”就这样又按市价把椰枣买回来。待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一走，他就把那张支票从小提桶里取出来，當場毀了。哈吉如此狡賴地施舍了根据《沙列阿特法典》規定的周济貧民的捐款后，有时真是乐不可支。如果那些椰枣在市場上公开抛售的話，真不知道那张支票会落入哪个买客手里。而現在仍由哈吉自己买了回来，真是所謂一箭双鵰了，不但收回了自己的支票，而且“誠心誠意地”履行了《沙列阿特法典》上的例規。

① 即穆哈兰姆月(正月)的第十天。680年的这一天，侯赛因教长在凯尔别拉战役中陣亡，这一天被訂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哀悼日，通常譯作封斋日。

哈吉非常嗜酒，作客时更是大喝特喝，毫不客气。有人拿酒给他送礼，他却小心翼翼地吧酒倒入罐子里，象服药似的饮用。不用说，哈吉向来是不肯自己化钱买酒喝的。只有在他确信准能赢过对手的情形下，他才打纸牌或者赌纳尔狄^①。到了拉马赞月^②，他就借口身体不爽，不履行斋戒，但在众人面前，他却照样数着念珠，懺悔自己的罪过，大谈特谈斋戒的神圣意义。每逢哈吉正在静心养神或者跟大小老婆吵嘴的时候，莫拉德跟来访者不是說“哈吉老爷在做祈祷”，就是說“哈吉老爷到清真寺去了”。

哈吉参与政治，纯粹是为了沽名釣誉。他并不厌弃間諜活动，借此获悉了许多非常重大的秘密。他巧妙地利用了那些情报，到处培植他的势力，更有效地卫护他的利益。这保证了老头儿获得巨大无比的利潤。哈吉居然把政治看成是一宗特殊买卖，根据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自己是当代最大的政治家之一。由于他不論走到哪里，都会受人欢迎和尊敬，所以，他就故意装腔作势，随便打断人家說話，养成了一种外表上彬彬有礼、实質上蛮横无礼的作风。哈吉生来会干种种狡賴无耻的勾当，能說会道，善于交际，而且不要脸，什么事都要插进去。哈吉善于見人論事；虽然也傾听人家的意見，但总是喜欢反复強調自己的优点。他經常对人家表示同情，滿口答应帮助，还給他們出主意，实际上从沒給过人家任何帮助，他那些好听的諾言也从来沒兌現过。可是在他觉得事情对自己有利，或者有必要再拉攏一个帮手的情况下，又有例外。不論哈吉走到哪里，——在医师診療所里也好，在部长大臣办公室里也好，就是在澡塘里，甚至在妓院里，——他随时随地在做祈祷，說：“啊，眞主，为穆罕默德和他的宗族祝福！”

① 一种賭具，参加者按所擲出的骰子的点数走棋，定输赢。

② 九月。

許多人不得不在那里站队等候，哈吉却毫无困难地一下子把自己的事情全办妥了。有时候，他跟一些重要人物交談，也夸大其辞地指責了最高当局。但由于人們对他怀着敬意和信任，大家也就毫不在意这些話了。簡而言之，大家对他都很重視。

哈吉老爷同时也喜欢捧腹大笑，但最近以来，这种笑声已引起他鼠蹊地方劇烈的疼痛。

虽然哈吉經常跟大家翻来复去地說：“我对誰都沒有承担什么义务。”但有人謠傳說他是警察局里的秘密特务，他誣告过几个无辜的良民造謠惑众，把他們关进了牢房。甚至警察局局长也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哈吉一举一动与一些“极重要的外国人”保持同一步調，因而很听从他。真奇怪，每屆新內閣成員的名单，哈吉事前必定知道。他在市場上还預言过甚至打过賭，結果这些預言总是証实了。

哈吉虽然对布尔什維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不了解，但他推想得到：如果有一天俄国人打进了德黑兰，他的土地和财产立即会被沒收，他的老婆孩子統統会被拉去拷打，他呢，就同其他一些商人一样，会被絞死。有时候，他脑际忽然闪过这么一个念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原因，說不定就是因为俄国人在覬覦他的财产，而德国人却挺身来保护他，为他的理想和目的而奋力作战。每天晚上，他全神貫注地收听柏林电台对伊朗的广播；只要听到法西斯軍隊胜利的消息，他的心里就起一种甜膩膩的慵懶之感。他認為柏林电台广播員这些話，就象真主自天而降的启示。听完了战事消息，他就听对阿拉伯国家播送的那种音乐，陶醉在有如駱駝嗥叫一般的噪音里，不知不觉地墜入大发横財和投机倒把的胡思乱想之中。

哈吉犹如变色龙，瞬息万变地适应着外界环境。他的言行

虽然时常自相矛盾，但他所以那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只不过是“为了掙口飯吃罢了”。

哈吉凭亲身經驗知道，人生无非就是集虛偽、謊騙、詭詐、陰謀和營私舞弊之大成。他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原是因为那个社会就是建立在以上这些原則上的。誰越詭詐騙人，誰就越能牢固地保住他的利益。哈吉認為自己和众人一样，也是个有罪之人，但为了給自己的行为辯护，他不惜采用假仁假义、陰險毒辣、阿諛奉承和蠱惑煽动的手段。在他看来，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凭三寸不烂之舌，随心所欲地胡謔一通，那又何妨呢，因此，陰謀、窺探、拍馬、奉承和惡意煽动，都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象他出身的这种阶层，正要求有这样天性，而哈吉确成了个中翹楚。在这个滿处是騙子的世界市場上，他决不甘心当傻瓜，被別人欺詐愚弄。

自从跟大儿子决裂以后，哈吉极力向凱尤馬尔斯灌輸他这一生中得出的那种仁义道德觀念。他經常孜孜不倦地訓誨儿子。說不定，这些清規戒律，就成为哈吉拟写的《論道德》一書的基本內容。不管怎样，从老头儿那一套教規里，已簡約地反映出他的人生哲学。他說：“世界上人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事掠劫的人，另一类是被掠劫的人。你要是不想被人掠劫，就得发狠去掠劫人家。誰都用不着有什么高深的學問——因为它不但会弄得你瘋瘋癲癲，还会使你落在生活后面。你只須精通数学和算术課就得了。你能学会算术中的四則法，也就完全够用啦。要善于計算錢数，不上人家的当，——你明白了沒有？人們喜欢算錢哪。必須叫你尽早去見見世面。你能看懂報紙，你的學問也就到家啦。你还应当学会做生意和簽訂合同。你要是看重我这些意見，那就去干吧，把細繩放在托盘上作小販去吧。要知道，这比你研究《凱塔布—耶—扎米·阿巴西》一書还有出息哪。你

得随时随地耍无賴。不让人家把你忘个一千二淨。在社会上，你得竭力显出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得掌握自己的命运，别害怕人家咒罵、蔑視、污辱和叛教。罵人話决不会挂在大門口的，要是有人赶你出这个門，你就得嘻皮笑脸地进另一个門。你听明白了嗎？你总得要无賴，脸皮要厚，还不妨装做目不識丁的大老粗！有时候，为了你的問題解决得更圓滿，你还非装作大傻瓜不可呢。

“我們的国家正缺少这样的人才，所以你必须要做一個現代人。見解、信仰和道德——这些名詞本来就是哄騙头脑简单的人的。但是，应当善于装成一个有見解、有信仰和道德高尚的人，因为这些品質才是普通人最看重的东西。只有普通人需要有思想見解，所以必須給他們戴上一个嘴套，要不然，社会就会变成了蛇窩，不管你朝哪里伸出手去，到处有蛇来痛咬你。普通人就应该恭恭順順，应该相信宿命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四平八穩地去剝削他們。当然，最重要还是要善于在宴会上应酬，会握手寒暄，能說恭維話，多跟大人物交际，并且和他們的太太奶奶們調調情，陪她們跳跳舞，装出动人的笑容。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必需脸皮厚而不知羞耻。

“虽然，这一套作風在我这个时代还吃不开，但怎么办呢，我看非迎合客观形势不可。你得千方百計地邀获举世无敌的强者的信任，不論是任何人和任何意見，你都得附和贊同，——这才能更容易地欺騙人家。我一心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善于揣測情势、左右逢迎的人。至于書本啦，功課啦，还不值两个銅板哩。你倒想想看，你正在这条大路上走路，一不防备，就有人来打劫你。你只消記住几个外国字，一两句聳人听聞的措詞，保管不愁沒用了。

“你放心好了！我要亲自去教訓这些部长大臣和国會議員。嘛，要叫大家知道：你是个非常出色的騙子，要揭穿你可不是那么容易。必須获得信任，让大家把你看作是最高集团里的人物。我們置身在强盜当中，所以，最重要的是錢。你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錢，光荣呀，信任呀，高尚呀以及名誉呀等等，你也統統都有啦。你就成了人人爱戴的爱国志士和奇智大才，就有人在你面前吹捧拍馬，随时为你效劳。金錢能掩盖一切的缺陷。即便是你偷来的錢，你也可以把它化为圣物，而且比母亲的奶水还純洁呢。为了来世，有錢照样能买到祝福呀，圣职呀，到麥加去朝圣呀。你只要有錢，不論在阳間冥府总是当太上皇。将来你要是有了非常多的錢，就可以到圣地去朝拜；人們到处用笑脸奉迎你，器重你，尊敬你，要是高兴的話，你还可以把鼓挂在国王的鬃髻上敲哩。总之，有錢的人就有了一切；沒有錢的人就一无所有。

“掏干净你的耳洞听着：賺錢固然不简单，但聚財更是难上难。你应当学会怎样去賺錢，怎样去聚財，——別以为我的头发是在磨坊里弄白了的。要知道，無論用什么方法都能賺到錢。生財有道的人，才算是了不起的人才——这句话你得一辈子記牢。将来你要是有了錢，你瞧，有学問的工程师們就把在你的厂里开动机器引为光荣，建筑师們就为取得修建你的住宅合同而百般奉承你，詩人們将盯着你的脚后跟大声贊頌你，那些一辈子不得溫飽的画家也要替你画肖像，还有报館記者啦，国會議員啦，部长大臣啦，——他們个个都是你的奴僕了。历史学家将为你撰写傳記，伦理学家以你崇高的美德引为世人的楷模。整个人类都是金錢的奴隶。

“你知道，为什么人間并不那么特別需要科学和学問嗎？那是因为受了教育，掌握了科学，你到头来还得为有錢人效劳，

而为有钱人效劳，就等于毁了你的一生。你现在还不明白活着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想想我又何必从早到晚老是跟人家谈这个谈那个，硬着头皮说人人都满意的那套话呢？这完全是为了更有利于聚财。要知道，钱还能生钱哩。要是你有钱，那末，钱就会从四面八方象雨点似地撒落在你的身上。譬如说，今天早晨我买进了十包棉花，其实，这批棉花我根本没看到，连放在哪里也不知道。可是，一到晚上，我把棉花抛售出去，一下子就赚了超过买价一倍以上的利润。”

哈吉以诸如此类的教谕训诲儿子，确乎是出于善良的心机。但是，一碰到别人家的小伙子，他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套：

“列位先生！我人老了，可是思想还年轻哪。你们趁着年轻要寻找幸福，要痛快地玩啊……哦，当我是青年的时候，我常常出外去打猎呀，打牌呀，喝酒呀，现在呢，当然都戒掉啦，因为我的精力早已不如当年了。不同年龄的人，就有不同的要求。不过，尽管如此，我思想还是很开通，接受新鲜事物比有学问的人还要快。我头一个戴上别赫列维式的帽子^①。我也是头一个戴上礼帽，人家还为这个咒骂过我哩……列位先生，一顶礼帽哪能改变得了一个人的信念呢。人生来就是为着享乐，——没有乐趣就活不下去。你们姑且听信我的话，畅畅快地吃喝玩乐吧，免得到了老年，因蹉跎青春徒增悲伤……”

如果哈吉跟一个倍哈主义者^②谈话呢，他就会这样说：“我

① 别赫列维·礼萨国王在伊朗推行的一种帽子，用以代替毡帽和黑羔皮帽。

② 即倍哈乌尔的宗教学说的信徒。倍哈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波斯反封建阶级中间产生的世界主义学说，宣扬停止对波斯君主政权、封建领主与外国资本家进行斗争，放弃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目前美英帝国主义普遍散布倍哈主义，利用它作为麻痹西亚各国人民的工具之一。

是个穆斯林，可不是幻想家，我明白每个时代都会提出它的要求来。决没有一种宗教会公开说：你们去嫖妓呀，偷窃呀，杀人呀……虽然全世界的宗教都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只不过是每种宗教都披着符合时代需要的外衣来掩盖自己，因此每种宗教都是各不相同的。我一贯跟那些阿訇在作斗争。常言说得好，锯子一落到了阿訇手里，他先把每根锯齿神化，最终把锯子据为私有。在宗教的名义下出过多多少少罪恶，通奸、凶杀和抢劫的行为！不过，宗教在政治上却越加有势力了……嗨，那些人我看透了！……但是，我们不想脱离我们谈话的基本主题。譬如说，对偷窃犯现在早已不砍手了，如今没有人再贩卖奴隶了——这些都是旧时代的事情。不过，目前必需制订适合今天情况的法律。从前有过一个时期，初生的女孩要被活埋，现在呢，谁也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了。如今，女人家甚至拒绝带面纱了。我年纪已这么大，这类事情我决不能赞同了。我对女人了解得最透彻，谢天谢地，她们今天还算是藏在面纱里！……”

哈吉对拥护宪法的人又公开这样说：

“我从前也是一个争取自由的先进战士。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您还记得当年国会遭轰炸的时候，我正是革命的积极领袖之一哩。那天夜里，阿加·赛伊德·扎玛尔^①，（愿阳光普照他的坟墓！）把我藏在他家中。哥萨克们一冲进他的家宅企图抢劫，我就蒙上了一条黑面纱，打邻家院子溜出来。半路上却有一个恶棍拦住我，他误认我是个女人，只捧了一下我的胳膊；当时

① 即阿加·赛伊德·扎玛尔—乌特—丁·阿萨德—阿巴奇，是一位穆斯林政治活动家。他认为，穆斯林各国摆脱殖民地附属状态的唯一途径，就是要进行民主改革，发展穆斯林东方各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并应联合各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波斯，阿富汗）。

如果我一吭气，不用說，恐怕早被抓起来了，到今天哪怕我身上穿着七套殮衣也该烂完啦。”说到这里，哈吉哄的一声大笑起来。“最后，我历尽千辛万苦，越过国境，侨居在国外。我在国外发行了一种报纸，掌管着重大的事情。是的，每件事首先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现在当然我老了，该轮到你们为自由而斗争了！”

只有和金融巨头与政治巨头在一起，他才感到自由自在。

“我是遇刺的国王那个时代——那才是我们的时代——的支持者。宪法！唉，这该死的宪法呀！从我国一有宪法的时候起，我们的日子就艰难了……古时候，人们都是诚实可靠，名门贵族出身，如今在宪法的庇护下，盗窃呀，诈骗呀，什么下流勾当都有。我们根本不需要宪法，这一套把戏全是外国鬼子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他们梦想消灭我们的信仰，现在我们已把一切丢光了。现在我们既没有信仰，也没有什么传统，谁都不看重谁，青年人对老年人也不尊敬了。我们需要秘密警察，否则，人们就要你吃我，我吃你了。这些话你们明白了没有？原则上说，我们非经常遭人家铁拳不可。显而易见，宗教与信仰就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但决不是说光靠宗教与信仰，一切都能付之实现。要是宗教确是万能的话，那何苦要建立什么警察呀、宪兵呀和法庭之类的东西？这样说来，那就得有个人来管教老百姓，不准他们人吃人。要是一有了自由——嗨，人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但是，真主看透了笨驴，因此不让它生角。老百姓正需要毒刑和鞭打。一有了形形色色的自由，国家大事就别想有发展。从前我个人在这座院子里鞭打过老百姓，而现在就得向法院和警察局控告他们，缴纳印花税捐，成年累月疲于奔命，到头来事情还是搞得一塌糊涂，真是不可收拾！”

人們看待哈吉老爺，如同考古學家看待古代藝術作品一樣。哈吉是那個物價低廉與橫行霸道的舊時代的化身。大家認為他是個有勢力的人物，因而對他望而生畏，肅然起敬。人們甚至把自己的遺囑都托他保管，出門遠行期間請他照拂他們的妻兒。在他們看來，哈吉是個為人正直、篤信宗教和出身顯貴的君子。常常他不在場時，你們可聽到人家這樣說：“別叫他哈吉老爺了，應當叫他天使呀。”但哈吉那些大小老婆對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她們個個恨透了哈吉，只要哈吉一不在家，總是可以聽到這樣那樣的話：“哦，他幾時去見閻王爺啊！”“他從白水里也要榨出油來！”“要是一只蒼蠅落在他的痰上，他也要一直追到彼得堡去捉它！”“真主啊，但愿他趕快到陰間去！”“託他這個色鬼象狗一樣爛掉！……”想不到莫拉德也和大家一起說這些壞話呢。家里人還給哈吉起了一個譯名：“老鬣狗”。

六月事件^①給予哈吉的打擊確實很大。他擔心自己這條命，張皇失措地連夜帶着莫尼爾逃往伊斯法罕，雖然他最不信任莫尼爾，而且還懷疑她是否忠於丈夫。他相信自己非被槍斃不可。但是，等到混亂局面一過去，投機家、賣國賊、特務和罪犯（他們都是哈吉逃亡期間的朋友和旅伴）一個個帶着勝利者的姿態又回到德黑蘭來了。哈吉跟伊斯法罕各廠廠主談妥，要債務人馬上還賬。他決定大大地改變一下自己的政治方針。雖然，這一回他“損失慘重”，——他的汽車擋泥板不幸碰壞了，哈吉本人體重一下子減了將近十二公斤，——但他仍然沿着朋友們回頭走的那條道路走去。

① 伊斯蘭教曆1320年6月3日（公元1941年8月25日），英國與蘇聯軍隊進駐伊朗，以清滅法西斯特務的破壞活動，並阻止伊朗成為希特勒德國的附庸國。

哈吉自伊斯法罕回来以后，在家里呆了整整一个月，甚至在前厅他也很少露面。这期间，他作了多次令人可疑的交易。哈吉对六月事件后在金融骗局上打开的新出路感到非常高兴。他说道：

“他们真该死，妄想用民主来恐吓我们！嗨，这也算是民主，那我一辈子就当民主派啦！”

但他的外貌毕竟有了些变化，脸色更加严峻了，从他两眼看得出他信心不足和内心忧虑。他时常恼怒，再也不捧腹大笑了。他对待内院后房里的妻妾也更加冷酷了。显然，政治生活的突变和同僚们的逃亡国外，以及战事进程的变化（当然战事的胜负他决不能预测得很准的）——这一切都给予他很大的影响。说不定，哈吉这种心情就跟使他痛苦不堪的新病有关。

如今，若有人来访哈吉，莫拉德总推说他不在家，除非碰上谈买卖或者重要事宜的情况才例外接见。那时候，哈吉才好不容易地走进前厅，坐在他坐惯的老地方，一等“整顿业务”完毕，就又回里屋去了。现在大部分买卖老头儿都利用电话成交，只有来了象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那样的人，哈吉才和他们一同在内室进行密谈。

经过长期秘方土法治疗无效以后，哈吉终于不得不去求救于医生了。医生向他解释说：他的病症叫做疝气病，和痔疮、痼疾根本不一样，很容易治好，只要动一次绝无危险的小手术就行了。

疝气病经常折磨着哈吉，每说完一句话，禁不住就要呻吟起来，疼得他的脸孔也不象样了。但是，既然哈吉对手术、对外国医生或者对本国的西医都有一种模糊的恐惧心理，因此，他必然

不会相信医生，也不会同意动手术，宁愿整天整日被剧痛折磨着。事到如今，他的哭喊声几乎震响了全家。老头儿净找那些妻妾的碴儿，用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来坑害她们的生命。哈里瑪一哈通死后，哈吉反觉得她非常可爱，老是叫别的老婆学她的榜样。

六月事件发生以后，哈吉老爷便摆出一副民主自由的保卫者和对礼薩王专制统治的剧烈反对者的姿态来了。他开始在各国大使館和宣传盟国各种成就的組織中出头露面。他在出席招待会和晚会时，都是穿着燕尾服，举杯祝賀盟国胜利，然后破口痛罵旧制度，虽然在这种場合下毫无必要发表这样的言論。

“請大家評一評，”哈吉說道，“当时多么乱七八糟，簡直不成局面！教育部虽然請我写一篇《論道德》的論文，哪知部里却没有一个官員問过我写書情况。这样的制度不用說注定要失敗的！”哈吉就这样諷刺着从前的政权。接着他嗤的一笑，就帶着狡黠而自信的姿态說：

“从前的时候，人們总是为自己的生命財產提心吊胆。有人逼着我在我馬詹德兰地产的契据上签名（說实話，这份地产只卖了几个銅子）以后，我只好把这份契据奉獻給礼薩一罕了。当时，哪一个敢頂一句嘴嗎？

“我搞过政治，全力阻止許多齷齪的事情，使它不能实现。終有一天，老百姓認清了这一点，就会在十字路口为我建立一座金質紀念碑，而不会为礼薩王建立紀念碑的。我的全部过錯在于我始終是个正人君子。人家会問：为什么长期以来，你一直不担任官职呢？原因是我的良心不允許我去搞那些烏七八糟的詭計。可是，不瞞您說，他們請过我去当部长大臣，当国會議員，我偏偏不愿意做奴才，当傀儡，断然拒絕了他們的建議……我推托

說，我已是風燭殘年，無力參與政治了。我所以這樣做只是為了掙口飯吃罷了，我實在沒有別的出路。再說，《沙列阿特法典》上也是准許隱瞞自己的信念的。”

哈吉做買賣的積極性在新的條件下激劇地增長起來。他收購死人的護照，偽造購糖証，拿自己的土地作投機買賣，並且抬高糧谷價格。因為他和警察局有聯繫，所以，他在戰時狀態期間販賣夜間通行証，就發了一筆大財。此外，他和平常一樣，假仁假義地表示關懷窮人或者為孕婦勸募周濟金。當政局開始混亂的時候，哈吉曾經想逃到美國去，甚至把部分錢財也轉存美國銀行。可是，一看到朋友們已經不準備逃亡，重又操縱著一切重大事情的時候，哈吉這才明白原來什麼變化也沒發生，只不過“民主”兩字已被“專制”所替代罷了。因此，他就打消了原先的那個主意。根據上級指示，哈吉的同僚們加強了與宗教界的聯繫，傳播迷信，把武器分配給各個部落，並從中煽動，製造糾紛。他們拿出了全部力量，以求獲取國會中的大多數，實現他們主子的計劃。

只要一扯到蘇聯，哈吉馬上火冒十丈；怒不可遏，帶著他那種驕子的倔勁，到處造謠中傷，毒化氣氛。這是出於國家最高利益的要求，他一面這樣說，一面又叫大家想一想：當時只要皇家軍隊肯把凱列治大橋炸了，准能把蘇聯軍隊攔阻在橋那邊。雖然，哈吉竭力裝作寬宏大量的君子，但“所向無敵的皇家軍隊”犯下的這一錯誤，他却怎麼也不能忘懷。

第十四屆國會選舉開始以前，哈吉在政治經濟活動上表現出了很大的積極性。令人驚異的是，一個原先醉心於當內閣首相的人，如今卻只想弄到一張國會議員委任狀。他從早到晚忙於參加秘密談判，接見報界代表人物，跟市場商人做交易，還與宗

救界聚會商議，——哈吉在拼湊着形形色色的小集團。他竟然異想天開，用盡種種詭計在證件上少報年齡，這樣一來，他的高齡就不至於妨害他去競選國會議員了。“咳，有什麼法子！”他翻來復去地說，“國家的最高利益受到了威脅。”隨着他那種忙得不可開交的活動，前廳里又開始接見客人了。哈吉忍着歷來已久的疼痛和身體虛弱，戴着一頂象僧侶常戴的那種高帽子，在前廳正襟危坐，忙於“整頓業務”。

可是，哈吉的病情卻日趨惡化，儘管他害怕服西藥，也得皮下注射麻醉劑後才能多少減去些疼痛。後來，他同意了動手術，決定住院治療。在哈德扎特—奧什—沙利耶的幫助下，哈吉立下了遺囑，還在上面親自蓋了私章，鎖在保藏股票與其他貴重文件的笨重的保險櫃里。但是，就在動手術前一天的早晨，哈吉還扶靠着莫拉德，走進了前廳，安坐在他的老座位上。哈吉的背後垂着一副吊褲帶，因為他素有遠見，總把吊褲帶搭拉在肩上，然後再穿上坎肩，便於緊急時立刻更換衣服。哈吉容顏憔悴，面如死灰，拄着拐杖，不時地擦着額角上的汗珠。有時候，他就數着念珠，搖着腦袋直哼：“噢啞—噢啞—噢啞，瓦啞—瓦啞—瓦啞。”莫拉德把兩手按在胸前，站在他面前。

“不要緊，大老爺，一切都會照着真主的意願過去的，您一定會恢復元氣的。”

“這該死的病，弄得我骨瘦如柴，簡直要枯死了。今天，我照了照鏡子，連自己也認不出來啦。”

“哈吉老爺，病真是能弄得人骨瘦如柴的。”

“莫拉德！打從那時起，我就老想着陰間怎麼個樣……可是我怎能知道呢？人一老了，精力也衰退了……哦，哦……莫拉德，我可不願死得那麼早呀。我死了，我的孩子成了孤兒，豈不

是没人管教了嘛！多谢上帝，国家还少不得我呢。”

“感谢真主，您真是老当益壮呢……。”

“你决想象不到我疼得有多么厉害！……哪怕我的罪孽比树上叶子还要多，上帝也会宽恕我的。我前思后想，可是总想不出我在今世究竟作过些什么坏事——因为我既不是酒鬼，也不是赌棍。不过，也许魔鬼曾经一度把我引入迷途或者引诱过我，那也纯粹是寻欢取乐，并无罪过可言。我很高兴我的同年同僚们不呵责我这种怪脾气。难怪人家都说，真主宽宏大量，对一切都能饶恕。要知道，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老百姓造福。为什么命运还罚我忍受这样难熬的病痛呢？哦，哦，……唔，要是从前我冤枉过你或者伤害过你，那请你原谅我吧。噢，噢……”

“您怎么啦，哈吉老爷！您的恩赐照顾，我实在只有感激不尽。”

“我一想到明天有一个不信神的医生，身上穿着白罩褂，手里拿着刀子，把我安放在手术台上，准会吓得我毛发悚然。莫拉德，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先父就是给那类医生杀害的呀。噢，噢……”

“真主会叫一切都顺顺当当的。”

“不，那里可不是开玩笑哪……何况，肉体 and 刀子哪能做到彼此融洽无间呢？……他们扎我一针，我就昏厥过去，钢刀随着刺进了我的身体，……哦——哦——哦……真不知道，有没有吱一声气的可能呢，……那以后又怎样呢？唔，我可不敢谈我的身体了……身体就象一块劈柴似的僵卧在那里；麻木不仁了！可是我的灵魂不但能看见，而且还很明白哩！哦——哦……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这一生中全部回忆都是跟我的身体连在一起的。我要是一旦失去知觉，我还剩下些什么呢？那时候，还有什么值得我珍

貴的东西呢？……唉，多可怕！哦，真主！不，不，我决不愿在死后伤心，眼巴巴地瞧着这个有这么多的美女和有这么多的美味的世界！我勤劳了一世，到底有什么好处？你明白了吗，莫拉德？不，不！我不愿死……”

“哈吉老爷，真主决不会答应的！您怎么会說这样不祥的预言？”

哈吉用一条方格大手絹一掀一掀地擤着鼻涕。

“噢，哇，……昨儿我一点也睡不着……大夫給我打了一針，就走了，而我呢，連一刹那也合不上眼……你猜，我夢中見到了什麼？愿真主保佑她在天之灵！我夢到的是哈里瑪一哈通。她在咱家真是受够了苦……她为了还愿，連着三次求我准許她到伊瑪姆一扎特·达伏清真寺去朝拜，但我硬是不准她去。你还記得，我怎样扯破了她那身嶄新的麻紗短上衣和克什米尔的披肩，就是她上清真寺常穿的那件披肩……噢，我有多么倒楣！真主啊，饒恕您的奴僕的罪孽吧！……我夢見過她三次啦。”

“可是，照着上帝的意愿，这是吉祥的預兆！”

“噢，夢里的事簡直太逼真啦！愿真主保佑她在天之灵！她真是个好老婆！她活着的时候，尽管我往家里領进多少个妻妾和姘妇，她都毫不介意，她活了一輩子，从沒頂撞过我。說来都是哈德扎特一奥什一沙利耶的过錯……他无时无刻不在慫恿我。人生来容易健忘……我真愿意你哪怕只用眼角瞟上她一眼也好。她在一座百花爭妍的大花园里漫步。你知道，莫拉德，她美丽得就象一輪皎洁的明月。她一瞧見我，馬上走近前来，吻着我的手，說：“哈吉老爷，請光临，欢迎欢迎！如果……”

哈吉正要繼續講下去，忽然被一个衣著极为讲究、露着愉快笑容的美少年給打断了；这个美少年生着圓粗的脖頸，富有表情

的眼睛和閃閃發光的烏油油的頭髮。他手里拿着便帽，走進前廳，就行了一禮。互致寒暄以後，哈吉老爺便請客人坐在他身旁。哈吉仔細地端詳了一番，才認出那是莫赫塔拉姆的堂兄弟高里一奧一包里包里。這個人的外表和衣著已有了顯著的改變：去年他還是露着脖頸走來走去，亂糟糟的頭髮一直披到頸項間；他素來不修邊幅，穿着很不光潔的袴子和污穢不堪的布鞋。如今，高里一奧一包里包內在老头兒跟前委實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他穿着阿加一古契克那樣的西服，一眼望去，簡直是跟阿加一古契克一模一樣。他畢恭畢敬地走近前來，坐在哈吉身旁。接着莫拉德退入走廊。

“歡迎您，高里一奧一包里包里先生！怎麼這一陣見不到您？我許久未能跟您相見，深為遺憾。您今天容貌已非昔日可比了，開頭我簡直認不出來……我走遍上天尋找您，哪知却在地上找着了……哦，哦……”

“我時刻想得到會見您的榮幸，但可惜老碰不到您在家。”

“哦，哦……但我生怕您一定生氣了……我不見您，將近有一年啦。莫赫塔拉姆那里也沒有一點您的音訊。我想大概您身體不適……您瞧我的身體……”

“愿真主保佑平安無事……”

“事情不妙，——我非進醫院不可……不過，那有什麼法子呢……哦，哦……您最了解我……這個下賤貨，這個盧爾人^①，我指的就是那個莫拉德，他連一言半語都說不上來。我擔心，他跟您嘮叨些什麼話沒有？我聽說，仿佛您在娘兒們臉上和頭上全沒罩上紗巾的時候闖進了後院內房，因此，她們對您很不滿意。

① 盧爾人是居住在路列斯坦省的游牧民族，此處泛指粗野、無知的人。

您也了解，她們这些人都是旧脑筋，很不习惯于那一套……說起来，您象是我的亲儿子，但背地里可能有人在造謠了，或許莫拉德泄露什么……这很可能搞坏我們的关系。”

“您怎么啦，哈吉老爷，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多亏令郎阿加一古契克的照拂，我在宫廷里当机械师已有一年了。我老是那么忙，始終无暇前来拜訪您。而今天才头一次有机会……”

“好极了！我从未想到您精通机械哩。”

“是的，我是汽車机械师。”

“哎哟哟，哎哟哟，……再好也没有了！真不知道您也在那里工作啊！恭喜您！当然罗，您有光明的前途……哦，哦……我真不愿再提阿加一古契克的名字了。只要他身体健康，我便心滿意足了。昨天，他那一个債主又来了，竟然在我家門口大吵大鬧，并且还侮辱了我……我現在已病倒，站在坟墓边上了，明天我进医院。在这样情况下，恐怕不該是我去探望他吧……哦，哦……”

“我对您的境遇表示非常遺憾。請您相信，阿加一古契克准是一点不知道閣下的病情。否則他一定会赶来吻您的脚。目下阿加一古契克实在忙得不可开交。不久以前，他又身負外交使命到埃及去了。您知道，他受到上层人物絕非寻常的信任。平常我也很忙，这回告了三天假，办自己的私事。我可真想念您啦。我認为只要有机会拜訪您，乃是我必尽之职责。同时，我对您大人也有一个微小的請求。如蒙允准的話……”

哈吉显出煞有介事的神气准备听着：

“請，請說吧。”

高里一奧一包里包里溫順地接着說道：

“我急需五百突曼，两个月后准期偿还。本来有个朋友可以

借給我，可惜，他已到外地去了。如果可能的話，我想請閣下……我一輩子將感激您。”

哈吉沉思了半晌，回答道：

“哦，哦……真主可作見證人，目下我手头确实无款，自己也很缺錢哪……明天我又得進醫院，我還不知道怎樣去張羅醫藥費哩。哦，哦……要是您能等到后天，也許……”

“好吧！”

“这个千万別跟人家說，虽然我現在非常缺錢。我可不能對外宣布說我破產了……您想了解真相嗎？試問誰有長生不老的保證書呢！所以，我特別擔心動手術時可別……不過，誰又能知道呢，因為死神可不會閑呆着……總而言之，我個人也打算借錢，跟那個剛從外省來的暴發商借用一千突曼。我個人也得設法來彌補一下短缺。如果您也是急需用錢，而且我還能活着的話，……怎麼辦，我就跟他借五百突曼，但是……有一個條件……”

“哦，請說說您那些個條件吧！”

“您知道，這個商人疑心極重，優柔寡斷，愚蠢透頂。沒有抵押品他決不放債的。糟糕的是我病困在床上，不然的話，會有好多人，他們……畢竟只有真主才知道誰能不能活到明天。因此，請您記住，后天早晨十點鐘，這個商人要到我這兒來。他對我不了解，因此頗有戒備之心。但您是很了解人家是怎樣信賴我的。他們不僅把錢財交我保管，就連自己的老婆兒女也托我照拂呢。說不定，這個商人前來見我的當兒，正巧沒有人送東西來托我保管，因此，您務必在后天早晨十點鐘以前到我家。莫拉德會交給您一筆錢和一些貴重物品，這都是一個孤兒存放在我家的東西。您呢，帶着這些撈什子走進前廳，當着商人的面把一大

卷鈔票和貴重物品連点也不点就交给了我，您还这样說：‘哈吉老爷，我把我全部财产寄存在貴处。日后我从外地回来，一定前来吻您的两脚。現在我要回去照料孩子了。’哪怕我再三叫您点清財物，請您稍等一下，还要給您开张收据，但您干脆回答說：‘用不着呢，但愿眞主保佑您安康。’我看，要消除这个商人的疑虑，那就非这么办不可。倘若您能做得很到家，那末，我相信这个把戏无疑会成功，当天晚上我就給您五百突曼。”

高里一奥一包里包里本来就很了解哈吉的为人，但見他居然想出这样卑鄙的勾当来，还是感到万分惊异。不过，他不能不向他借錢，所以就不加考虑地同意了。

这当儿門开了，走进来一个身材細长、貌似猫头鷹、沒有鬍鬚的人，头上戴着小圆帽，身上穿着一件长衫，背后随着一个哈腰駝背、蓄着短髭的小伙子，一走进前厅便鞠躬。互致寒暄客套以后，哈吉就跟高里一奥一包里包里告別，末了还叮嚀他說：

“后天十点钟我等着您。”

随后，轉向那个沒有鬍鬚的高个子說道：

“米赫契揚先生！請到这里，”哈吉給他指指近旁的座位，“札瑪斯卡伊先生！請，您也到这里来……哦——哦……”

米赫契揚就在哈吉近旁坐下，带着惊慌不安的神情說道：

“但愿眞主保佑您避灾免难！哈吉老爷，为什么您脸色这么蒼白？”

“哦，这个討厭的病呀……我自己也不晓得闖的是怎么个病。恐怕是下疳，淋病，或是别的什么鬼病……糟透的是連那些医生也莫名其妙。他們想在我們癩疤的头上学剃头呢。愿老天爷別对他的奴隶勃然大怒，严惩他們吧。我活了一輩子，也沒尝过这种病疼……这些鬼病甚至把我的老子也从坟墓里拖出来

了！莫拉德，把壁龕里的藥取來，再拿點水來。別忘了捎來水煙袋。”

“先生，”哈吉對米赫契揚說，“這種藥根本不管用，只是在注射的時候，我才不感到痛楚，仿佛渾身已經麻木一般，可是過後還是照舊的疼！”

“我真想不到您還沒痊愈。在河溝附近的市場上，有一個藥材商，專門製造丸藥、膏藥之類的藥品。”

“我知道您指的就是康巴爾—阿里吧。不錯，凡是國醫開過的藥方我都試服過，但毫不見效，這是一種新發現的病呀。明天我要住醫院，而且還得動手術。我實在忍耐不住了，姑且聽天由命吧。在這個世界上，無罪的人原是沒有的，倘若我從前對您有過錯失或者罪孽的話，懇求您寬恕我吧。”

“您這是什麼話呀，哈吉老爺，但愿真主不允許發生這種災難吧！”

前廳里又進來一個新訪客——那是一個稍微駝背的人，穿着破爛的衣服，戴着一頂七孔八洞的便帽。他那雙眼睛閃着聰慧過人、好學不倦的光芒。他摘下便帽，向大家問好。他的前額很高，頭髮蓬鬆而斑白，臉上現出困憊無力的神色。

“您好，莫納奇—奧立—哈克先生，”哈吉大聲嚷了起來，一面做手勢請客人坐在對面椅子上。“米赫契揚先生，您不認識我們這位前途不可限量的現代青年作家莫納奇—奧立—哈克先生嗎？”

米赫契揚嘟囔了幾句日常的恭維話，他那種說話的腔調仿佛要趕快躲開詩人似的。

莫納奇—奧立—哈克先生猶豫了一下，才走近前來，在那張椅子上坐下。米赫契揚瞥了一眼前廳後，就告別說：

“非常抱歉，大概我打擾了您。請允許我告辭。”

“不，您可不要走呀。我一忙起來，倒不覺得有病了。除了這病以外，目前什么事情都煩擾不了我。我從來沒安閑過。如今不管我干什么，總要感到痛楚。不過，您該知道，我一向覺得社會工作是神聖的。我畢生對它是忠心耿耿的，願意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喂，現在談談市場行情，怎麼樣？”

“不壞，物價都上漲了。”

“噢，請您放心，目前物價不會下跌。聽說美國還來人買我們的襪綫呢。您認為襪子價格會下跌嗎？不，決不會下跌。雖然目前進口許多廉價的巴勒斯坦和美國襪子，但是我國物價昂貴，所以，進口貨同樣也得按照高價出售。”

哈吉拿起放在他身旁的大手絹，大聲地一擦一擦地擤着鼻涕，說道：

“為了競爭起見，大家希望物價能夠猛跌。從蘇聯也運來了一批襪子。難道說一兩輛卡車的襪子，就能滿足全國的需要嗎？根據我現有的確切材料，兩天以後，將有五萬個波蘭人到我國來了，總得讓他們個個有吃有穿啊。”

“目前大家認為襪子並不是最能賺錢的商品，但做汽車外胎買賣卻准能弄到更多的利潤。”米赫契揚開口說。

“噢，那您發現了什么新的生財之道？”哈吉趕緊搭腔說，同時狡黠地擠擠眼。“在這種情況下，我也打算插一手哩。”

“這會兒我畱給您聽一個令人發笑的故事：昨天我在司法部碰上了卡爾巧克魯先生。他從死亡登記處領來了一張確認他業已死亡並且還加蓋了公章和簽字的證明書。”

“這是卡爾巧克魯先生第八次取得的死亡證明書哩！”

“請問您認識他嗎，哈吉老爺？”

“怎會不認識他呢，我跟他還非常合得來呢。象他那樣老奸巨猾的家伙嘛，我这輩子里也很少碰到過。每當汽車外胎的投機買賣面臨危機，必須採取緊急措施的時候，卡爾巧克魯先生就化費幾個錢，從死亡登記處弄來了他那張死亡證明書。要知道，他這一份證明書就得化費一百突曼，另外還得用一百突曼酬勞司法部官員們，免得人家提起訴訟。直到如今，卡爾巧克魯先生所以能壓住了八起對他的訟案，全靠這個竅門兒。明天他又要起死回生，去搞他的日常活動了。”

米赫契揚那張貓頭鷹似的臉上滿是皺紋，好容易才憋住了笑聲，札瑪斯卡伊倒是泰然自若地聽完了這段奇聞。

米赫契揚揩去了從哈吉嘴里飛濺在他臉上的唾沫，說道：

“關於十八箱鐵釘那批貨，我們想勞您費心了。至於價格方面我早用電話通知過您。倘若您同意按這個價格購進的話，那我馬上就签合同。”

“米赫契揚先生！現在您對我真不象平時那樣客氣了。您真不曉得目前我的處境啊。唔，好吧，只要我說了，我一定守信用。”

“憑您的生命起誓，我出於對您老人家的敬意，已經拒絕過十個買主。我決不願意喪失自己的信用。再說，我們手邊還有七箱蘇打……”

“是否包括在您電話中說到的十二箱那批貨里？……哦……哦……”

坐在對面的札瑪斯卡伊插進來說，

“前天您剛打電話來說過不要，我就用我自己的錢買進了這十二箱蘇打。您知道，要是照今天價格全部賣出，純利就相當于

八箱苏打的价值。今天，在哈吉—卡席姆商队旅舍买来了六箱德国拜耳药厂出品的预防白喉疫苗。有一箱被水浸过，其余各箱都是完好无损；倘若您合意的话，我们可以用您的名义办交易。”

哈吉用一种虚弱无力的语调回答说：

“札瑪斯卡伊先生！您对我实在太客气，太关照啦。但您也该晓得，我所掌管的这笔钱原是孤儿们的钱，我要对他们的命运负责呢。要是您按照那次报价做了交易的话，我指着天房的黑石^①起誓，并且绕着黑石四周用一只脚蹦跳着说：我必定赔钱。”

“凭您的生命起誓，我做交易务必对您有利，难道您还不知道我向来对您就有那么深厚的谢意？昨天，我就这件事跟巴雅特—奥特—托札拉先生谈过，他已表示同意。”

哈吉对札瑪斯卡伊的这番效劳表示谢意，接着对米赫契揚說道：

“两星期以前，由于沙托尔·哈桑的一再恳求……哦，哦，……我买进了两箱脱毛药^②，因为我动用了亡妻哈里瑪—哈通的钱，总不能欠死人的账，所以，我想打听一下这批货涨价没有。据说，目下正开始流行斑疹伤寒病，人人都得把身上的毛发除净。政府也得采取一些措施……”

“我乐意为您查问价格，回头通知您。”

莫拉德手里拿着水烟袋和一杯水走了进来。哈吉从瓶子里取出一小片药，皱着眉头吞下，就把药瓶交给莫拉德，并请米赫契揚抽水烟。于是，米赫契揚呼噜呼噜地抽起水烟来。

“米赫契揚先生，关于苏打这件事，我事先要和密尔札—塔

① 麦加的天房（寺庙）里的一块陨石，穆斯林认作圣物。

② 熟石灰与砒霜的合成剂，可以除去身上的毛发。

吉先生見一面，然后再把决定告訴您。目下美元行情怎么样？哦，哦，……”

“从昨天起，美元下跌五沙依二普立。那是暂时跌价，所以我劝您不妨收买美元。到目前为止，外国兵在这里乱化了大量外币，现在已不准他們随便乱化了。听说，现在要发給他們当地的鈔票。再说英镑，情况很不妙，我劝您别买它，因为誰能预料到这场战争的結局呢。”

哈吉老爷听了有些坐立不安，連忙摇头說道：

“哦，哦，……米赫契揚先生，根据可靠的消息，原来我国鈔票是根本靠不住的。銀行里全靠拉攏关系，挖空脑筋来保住它的信誉。根本沒有人再相信国家金庫……銀行里簡直乱成一团。数不清有多少鈔票刚由飞机运到，也不經注册，馬上开始发行。不久，盟軍就要用我們的鈔票烧茶炊哩！”

“这跟我們有什么相干？我們手里又沒有鈔票，何况在礼薩王时代，銀行也曾經有过四次收支不平衡，”米赫契揚挖苦地說道，“这一位‘伟大的活动家’攫取过全国資財，侵吞过国宝，窃走过成套的古物。但他給大家留作紀念的，却是整捆整捆一錢不值的、上面印有他的彩色肖象的鈔票，……說来也奇怪，倒沒有人会問他：‘听着，坏蛋，你打算把人民财产带往何处？’那是因为余下那批人，都是合伙打劫的强盜和商队的老搭档。他这个人哪怕表面上极其彬彬有礼，其实，大家照样都害怕他。”

“也許，目前国内局势应由哈桑这个婆娘来負責吧？”哈吉老爷繼續說道：“这分明是礼薩王进行活动的后果，是他給我們带来了今天的灾禍。您可別想錯了，以为要是礼薩王还在执政，准比現在的执政者还糟。試問今天执政者中間哪一个沒当过他的走卒呢？即便他的真正主子們还在这里的話，礼薩王本人也不

过是一种工具，一个小丑罢了；他虽是搬运夫出身，但早就出卖了自己。直到临死前最后一分钟，他还是只考虑自己。他已积聚了一大笔资金，足供他养老送终。他虽然嘲笑过人民，结果自己却可耻地倒毙了。就凭他盗窃我们日渐贫困的国家这批钱财，他的每个子子孙孙以及他的百代后裔都能大享其福，还能直上七重天翻筋斗呢。那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可是，如果此时此地礼萨王还在的话，他准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拥护者，而且，眼看着国家处在多事之秋，准会猫哭老鼠地流出热泪来。他自己教会了人家偷窃……哦，哦，……虽然，不可否认，他办过一些好事，又创建了军队。但我认为，这一切都体现了那些外国人的独创政策，因为即便对我们业已实现了的一些微小的事业，他们也会竭力加以诋毁的……您认为，实行这些措施，全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 and 使国家繁荣富强吗？这只不过是执政集团所发现从事新的盗窃最方便的门径。礼萨王接受过他主子们的指示。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即使想有所改正，实际上他也做不到。现在，行动起来还不算晚，但要有一个相当的期限。但愿盟国军队一进入德黑兰大门，那时候，战士们——‘六月事件中的英雄们’^①——就个个成了新的礼萨王。只有象阿拉赫·维尔特师长之流人物，恐怕就得闭嘴不吱声了吧。那些坏蛋为了一个葱头，就要砍掉别人的脑袋，怎能叫他们去教育我们的青年呢？您瞧，他发了多大的横财！今天，他简直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来掘金子了，虽然在昨天他还穷得两袖清风呢。这一小撮狡猾的恶棍堵住我们的嘴巴，居然把我们大家弄到了这般田地。愿真主帮助我们的恩父——敬爱的盟国，因为他们对我们真好极了。何况人们

① 伊朗亲希特勒派给企图阻止苏、英军队于1941年8月25日进驻伊朗的本国反动军队的称号。

最迫切需要的是——面包和水。”哈吉拿着手絹，一掀一掀地擤着鼻涕。

“关于这些問題，我想从祖国利益的观点出发来談一談……”

哈吉打断了客人的話說：

“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所以落在生活后面了。在你們看来，整个祖国只不过是石头和草堆罢了；不过，首先得考虑的是，我国的老百姓。在从前，我就講过真理，任何人我都不怕。如果連鴨子也当了市长，城里哪能不出烏七八糟的事情！当时，我們随便招了一个无賴之徒，把全部财产托他保管，結果，不客气地說，我們那些政治家就来奉承他，頌揚他，后来就把國家弄成目前这样悲慘的境地。我指着凱尤馬尔斯的生命起誓，礼薩王曾經不止一次地建議我当部长大臣，我都謝絕了，因为我早已預見到全部的后果。要知道，我早看透他們搞的是什麼名堂。礼薩王呢，他蒙蔽过老百姓，弄得他們傾家蕩产，他还侵吞过我在馬詹德兰的庄园。你們想，他修筑鐵路到底是为我呢还是为你們？他筑路用的是老百姓的錢，但筑路的指示却从他的主子那里接到的，难道你們沒看到結果嗎？我嘛，通晓政治，当然知道他們居心何在。哦，哦，……人們已失去了信仰、荣誉和个人财产。莫非我們的后代就不想在这片土地上过活了嗎？遇刺的国王在世时，愿眞主保佑他在天之灵，虽然沒有来自石油租让地的大笔收入，但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坏。而这一位‘天才’礼薩王就連鸡窩也要搜抄个半天。他用机关枪把自愿解除武装的部落统统击毙了。但为什么他又如此不中用地把阿拉拉特放走了呢？为什么在关于边境的論战中，阿富汗人嘲笑过他，結果他不但沒被允許組織叶甫拉特河上的航运，反而挨了人家一个嘴巴子？为什么他不能收回

巴赫列恩島嶼呢？因為他在那里被人家狠狠地打了后脖頸，打得他自己都糊塗了。再說，關於延長石油協定，雖然直到現在一項條款都未能實現，但札薩王照樣舉行了慶祝會。我們從前沒有軍隊，他就依樣葫蘆地摹仿別國建立了軍隊。不管他在檢閱時布置得多么威風凜凜，他手下的軍官們却餓了足足三天三夜。而且，不管當時戰爭造成的困難，札薩王却敢於保證供應民需糧食。六月事件中，我親眼看到我們的一個坦克兵在沙赫—阿卜杜拉—阿席姆城門外把儲油箱里的汽油賣給了逃難人，這班人真該起來保卫我們的生活、財產和榮譽啊！我們的軍人，當小兵的時候，挨別人的嘴巴子，然而一旦當上軍官，回頭來打別人的嘴巴子，偷人家的東西，那時就是雪繆爾^①本人也治不了他們。難道這便是軍隊的任務嗎？干脆把這一幫卑鄙無耻、賣身求榮的間諜分子逮捕起來，難道他們還算是我們的代表嗎？”

“對，哈吉老爺，聽說人家推舉您為國會議員的候選人？”

“對……那是由於國家、人民再三懇求！……”

“您知道，我担保您即便得不了五萬票，至少也能得五千張票。您愿充任國會議員，這對我們是莫大的榮幸，同樣對人民也有好處……總而言之，在國會議員中間，我們非常需要有自己人。”

“愿真主祝您成功！……我對您真是感謝不盡，好友們對我的這種熱心關注，反而叫我受之有愧。真不知道該怎樣才能报答他們……哦，哦……不，這會兒我已經略微自在些。請問戰爭的情況怎么样了？”

① 雪繆爾（雪繆爾·伊本·齊—奧里—拉烏香），阿拉伯統帥之一，曾殘酷鎮壓阿里哈里發第四的儿子与穆罕默德的外孫——哈桑教長和侯賽因的起義。對什叶派波斯人說來，雪繆爾就是殘酷的同義詞。

米赫契揚抑都不安地報告說：

“聽說俄國人已把德國人挡住了。”

哈吉真想哈哈大笑，可是笑不出來，說道：

“我在電影里看到，德國軍隊就象是鋼鐵勁旅，誰能抵抗得了？不要跟神的代表作戰吧，因為神的代表就是真主的使徒！德國人殺俄國人太多了，不禁對他們起了憐憫之心。那都是斯大林的罪過；他用機槍驅趕着在敵人的炮火底下的本國居民，就象驅趕一大群綿羊那樣。在俄國早已人迹全無，統統給德國人殺了。但是，要知道，德國人就是穆斯林，他們心腸太軟。德國人自己公開說過，他們用不着殺掉那么多的可憐蟲。要知道，這不合適……昨天，我的朋友從薩爾馬斯^①回來說，兩星期以前，德國飛機飛到這個城市上空，投下了許多小盒子。當地居民起初很吃驚，以為突然中了炸彈，但後來打開盒子一看……嗨，您猜猜，那裡面裝的是什麼呀？那是高級肝塊，入口酥脆。這並不是壞東西，而是上等品種的肝塊！盒上還這樣寫道：‘伊朗萬歲！如果伊朗不存在了，我何必再活下去呢！我以這個小小的禮物送給我一向敬愛的伊朗人！’末了還有‘希特勒’的簽字。我親眼見過這樣的盒子呀！不用說，希特勒對伊朗很有好感，愿把我們全部敵人從這裡趕掉。俄國人对德國人這樣分送禮物總是加以阻撓，但我向您保證：再過兩星期，您看我們的國土上再也找不到一個俄國人了。您瞧，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統治的結果！哦，哦……別傷心呀，我這裡有來自可靠方面的情報說：最近幾天內，德國人就要進駐德黑蘭。我已吩咐家人趕快喂肥一头牛，以便日後奉獻給希特勒。目前只好委屈求全些，湊合着混日子吧。

① 伊朗北方一城市，現名沙赫普爾。

哦，哦……莫拉德！”

莫拉德从走廊里跑过来。

“請吩咐，大老爷。”

“今天午餐吃什么？”

“面湯。”

“通知內院后房，让她們先吃，不必等候我啦，你亲自去屠宰場找凱尔別拉·卓尔夫—阿里，跟他說給我留下三串，不，五串最上等的肝。到中午，我再通知你該去买薄荷和香菜，把串烤羊肉拿到这里来，你明白了嗎？”

“是，大老爷。”

莫拉德出去了，哈吉連咳了几声。米赫契揚請哈吉抽水烟。哈吉馬上抓起烟嘴呼嚕呼嚕地抽起来了。这时候，一个衣着华丽的僕人走进前厅，就跟哈吉問好。

“你好，莫赫辛—罕。我好久沒有和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晤面，实在不胜抱歉。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近来好嗎？”

“他就在这儿大門口，等候着您接見哩。”

“欢迎欢迎！我真心誠意地要接待他。快請进来。”

莫赫辛—罕走了出去，达瓦姆—奥里—瓦扎列跟着他来到了前厅。哈吉稍微欠起身来，恭敬地向客人問好。

“欢迎欢迎！”

米赫契揚和札瑪斯卡伊都站了起来。只有莫納奇—奥立—哈克坐着不动。哈吉請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坐在他的旁座然后，跟米赫契揚道別，并講定用电话办交易。等他們走了出去，哈吉对达瓦姆—奥里—瓦扎列說：

“您的光临賜予我莫大的光榮……好久以来，我沒跟您晤

面，很是遺憾。您的近況如何？事情我已辦妥，您知道嗎？只是因為鬧病，沒法赴府拜望……明天我就要住醫院……”

達瓦姆—奧里—瓦扎列同情地說：

“我在中國大使館的招待會上才知道您有病。那次您說病很輕，因而，我想，您早已痊愈了。……難道說病況竟是这样嚴重，非進醫院不可嗎？”

“是啊。那都是因為我‘運氣太好’啊。我的病是不治之症。不瞞您說，我們那些西醫簡直什么都不懂得——我根本不相信他們……去年春天，我出了点小毛病——要先放血後服藥，但我忘了，先喝了一劑菊苣湯。很可能由此就得了病……當我從伊斯法罕回來以後，不管我怎樣調養，元氣還是恢復不過來。這是因為心中冒火，一路上顛簸，道路崎嶇不平……後來，有一天早晨，我起床後，啊，恕我說得囁嚅。我才想到我若不是得了痔瘡，那一定是得了瘰癧。人家就安慰我說，許多人都有這種病，誰都沒有一病不起的。您一定想不到這種病多麼難受和疼痛。真主也沒詆異教徒這樣痛苦吧！我吃的藥，服的退熱劑不知有多少——都不見效！……後來，由於朋友們的一再懇求，愿真主保佑扎巴爾—奧斯—蘇丹先生萬事亨通，大家才把我送到扎里諾斯—奧立—哈卡姆那里。他把我送進醫院，經過診斷後安慰我說什麼危險都沒有，治一下最多不過半小時罷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算了一卦，——預兆不祥，……所以，好幾個月來，我什麼事也沒干……嗯，這會兒我才打定主意——听天由命吧！……”

“我跟扎里諾斯—奧立—哈卡姆是老朋友，我一定在他面前提起您。我就去取內閣首相的介紹信……我在場大概打擾了您吧，現在我要走了。”

“不，不，恰恰相反！我敢起誓說，即便全世界的灾难都落在我的身上，只要跟您一談，我也会忘得一干二淨。”

“您对我太客气了，”达瓦姆—奥里—瓦扎列用好奇的目光看了莫納奇—奥立—哈克一眼。“我此次来打扰您，是为了探問貴体是否安康，并感謝閣下近来为包兰德—巴尔瓦茲上校的事情多方斡旋。應該向您报告，自从六月事件以后，包兰德—巴尔瓦茲上校先生以极其冷靜的态度，解除了路列斯坦士兵的武装，已把他們交給盟軍指揮。他就是用这种办法防止了无謂的流血事件。但是，显而易見，在当时的情况下，事情鬧的很乱，根本不可能有組織地把武装移交給中央政权。据說，部分武器和彈藥已經落入卢狄尔人和庫尔特人的手中。不过，跟特地放在草原上留給波义耳—阿赫麦基部落^①和卡什开伊人^②的大量武器彈藥一比，那它絲毫影响不了我們未来的独立。我这一見解的明証，就是在一个月以后，包兰德—巴尔瓦茲上校荣获提升，当上將軍。他接受了最高軍事勳章，不消說，也接受了特頒的謝函呢……包兰德—巴尔瓦茲將軍的行为，頗受伊朗最高当局和盟國的賞識，以致英国少校反对把这位將軍調至中央。再說，关于控告包兰德—巴尔瓦茲私吞公款和歼灭部落的那个問題，当然您还記得，早已全部彻底解决了。哈吉老爷，民主——这个玩意儿实在真好！可惜，我們不善于珍視它。从前我們不賞識为祖国效劳的人們，并且沒能把他們跟背叛祖国的那些人区别开来。”

哈吉点点头表示贊許：

“我也总是这样說的。”

“那末，为了感謝您对上校的莫大关怀和无限情誼，我受他

① 居住在呼罗斯坦的一个伊朗游牧民族。

② 居住在法尔斯省的伊朗主要民族。

全权委托将他的菲薄礼物贈給您。明天我的管家会給您送来。”

哈吉迅如閃电地向莫納奇—奧立—哈克瞥了一眼，說道：

“太教我不敢当了，对您的多方关照真是感激不尽。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艰巨的使命，也没有接受过别人的任何謝礼。不过，要是我謝絕礼物，恐怕人家会見怪……应该再跟您說一声，明天我要进医院……”

“您不是說过您这次手术是相当輕的，根本不值一提么，这样說来，我希望明天在医院里能跟您晤面并陪送您回府。”

莫拉德一进門后，又躲到走廊去了。哈吉老爷笑容滿面地嚷了起来：

“愿真主听見您这番話！我每想到动手术，就会吓得我渾身哆嗦起来。您想，——象我这么大的年紀，这么坏的体質，怎能动手术！不晓得我今天能不能睡着觉呢。我总得找事干，就为了多少能散散心。說不定，我的恐惧就是因病而来吧。莫非任何病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嗎？今天，我对誰都羨慕——想起可怕的明天真使我的心忐忑不安；我一看到蒼蠅，居然也羨慕它呢；我真想变成它那样……生活——这是一场复杂的把戏，它象虱子那样紧咬住我們，怎么也摔脫不了，但您若問什么緣故——那可沒有人知道。你看，畜生既不会想到明天，又不会投机取巧，什么特殊愿望都沒有。但生活照样抓住他們不放。記得从前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咱家門前有一只小猫摔倒在大車底下，被車輪砸断了脊梁骨。血从伤口流出来，小猫咪咪地哀叫着，抽搐着用前爪扒地想要爬走。它不知道向誰哀告，虽然它疼得要命。它很想摔掉使它感到累贅的軀体，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但是，无論怎样，它总想活下去，虽然，它并不明白什么叫做生活。它那殘体已經不听使喚了，剧痛折磨着它，使它异常痛

苦，但，不管怎样，它硬是不肯死呀。……哦，哦……”

“说得对，哈吉老爷，不过人并不害怕虚无缥缈的死。人要作到清白无罪，就得终生严守道德。有些人盼着阴间生活，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死亡。”

哈吉一掀一掀地擤着鼻涕，用斗篷下摆擦着手指，说道：

“这个我可从没想到过。疾病能够改变人的思想。它象酒一样会使人神志不清；这是很糟糕的。我平日所见的那些东西，这会儿仿佛觉得在另一个世界里看到了。今天坐在我身旁的米赫契扬先生的见解，使我懂得好多东西……人与畜生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当人未被车轮拦腰截断以前，就能预感到伤口的剧痛，象猫一样地哀叫起来……好吧，咱们不再谈这个了……”。

“哈吉老爷，您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我动过三次手术，割去过一只肾脏。我明白，一想到动手术，人就要提心吊胆，特别是头一次动手术。不过，您这次手术要比行割礼还简单哩。何况又是象扎里诺斯—奥立—哈卡姆先生那样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给您作手术——他真是神医，象您这种手术在他看来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哦，咱们不要再谈这个……那末，世界大势怎样了？”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目前的局势您早已见到，还是照旧的混乱，到处横行霸道，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大家都知道，在救世主降临的时代里，所有物质基础和道德基础将被消灭掉。这就是目前我们亲眼见到的那种景象。社会腐化和道德败坏的风尚，已在我们的生活里扎下了深根。我们对那些赴欧洲深造的青年早已失去了任何希望。前天，我遇见了阿加—扎吉那个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堂兄弟西明—达瓦特先生。这个人说出的话和意见，实在使我深为痛心。”

哈吉連忙問道：

“他對戰爭的看法怎樣？”

“您知道，我當時真生氣，顧不到問他什麼戰爭不戰爭。我們那些青年人一出國，就醉心於歐洲那種誘人的外表。他們回到祖國以後，就竭力顯示自己彷彿是洋人。這叫人們想起從前有這麼一個故事，說有一隻烏鴉想學鵝鵝走路，結果連自己怎麼走路都忘記了。”

哈吉悶悶不樂地搖著頭：

“真象是說我的阿加—古契克。您剛說的那些話，我都很了解。在未出國以前，他這個小伙子，既樸實，又能幹，而現在卻成了賭鬼和流氓。他一點不懂禮貌——當着我的面吹口哨，大搖大擺地抽煙卷，從早到晚老是在鏡子前面轉悠。此外，他背後牽著一頭狗，還帶著它上舞廳去哩。可是，我畢竟還有當父親的責任呢，因此，為了懲罰兒子，我就取消了他的繼承權。但是，父親對親兒子那種篤愛和眷戀總不能一刀兩斷。我多想能在進醫院以前見他一面啊。不過，總而言之，歐洲是個壞玩意兒啊……”

達瓦姆—奧里—瓦扎列証實說：

“說得對，歐洲真沒有一點好東西。歸根到底，人們從歐洲帶回來的是革命思想，騙人的愛國主義，還有那些大可斥責的壞習慣。真主啊，可憐可憐他們吧！您剛才提到的那個青年人，他在去歐洲以前確實非常樸實，一貫遵守我們祖國的傳統和習慣。如今他竟成了一個橫行霸道、恬不知恥的人，甚至污辱我國民族禮儀和聖物。現在他公開說：我國領土就是世界地圖上的一個污點。我國氣候炎熱，塵土飛揚，地壤貧瘠，水有毒質，我國人生來就是下流而无能的。全國人民都抽大煙，患砂眼，狂妄自大，信奉宿命論，敬仰死者，目無法紀，招搖撞騙，阿諛奉承，還搞間

舞活动，举行恐怖的宗教仪式^①，而且人人（列位不在内）都患痔疮。”

哈吉顿时恼怒起来：

“他简直成了邪教徒，必须在他耳边呼叫阿占^②，让他赶快反省吧。请问西明—达瓦特先生还有什么别的高见？”

“尊敬的哈吉老爷，他哪能还有什么高见呢？他是个小人。我刚才讲给您的话，还不是精华呢。有的话他说出来，真是令人发指哩。他在发挥其卑劣的见解时说：‘从我们孩子、老人和青年人身上，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我们大家竭力学着生活。我们假如仅限于学着生活倒也罢了；不，我们在建设奇形怪状的生活，其实，我们并不比毛驴懂事，老是吃亏上当。哪知道，我们还自认为是最聪慧的人们。不知为什么我们老是巴望着有一位僭位者，他神出鬼没地一出来，就使我们各得其所。二十年来，礼萨王手下的奴才，尽打我们的脑袋，使我们象奴隶那样百依百顺。而如今我们同样不敢顶一句嘴，在我们面前，他们仍旧强迫那些半死不活的猫儿在政治舞台上跳舞。不论在文化科学的领域里也好，或在科学和社会学方面也好，我们的智能总没有表现出来。我们的艺术变成了泥塑木雕，我们的音乐也变成了撕裂人心的噪音，我们的哲学也变成了烦琐的议论，我们的食粮呢，简直只配喂牛马。我们没有奔放的激情，也没有艺术，更没有欢乐——这儿流行的只是偷盗、撞骗和宣扬阿里和他的后代的受难。我们正处在腐败不堪的状态中。打从苏菲派信徒、托钵僧、老人和青年人、商人和乞丐说起，——人人都用昧心的卑鄙手段来贪取金钱和高位。世界各国人民都效忠于某种理想或者某种

① 即穆哈拉姆月第十天，侯赛因教长遇难日所举行的哀悼的宗教仪式。

② 穆斯林作祈祷时的召唤。

真理，只有我国到处在比蹇卑鄙下流。我們这个时代——簡直是卑躬屈膝、奇耻大辱的时代！’他还說了好多別的話。比方說：‘我們的國家是盜賊的淵藪，是全国老百姓的監獄。我們苦難的祖國無論怎樣打扮，無論怎樣塗脂抹粉，或是把她投入什麼阿尔·卡波納^①之流的懷抱里，——這都無濟于事，因為我們從頭到腳早已腐朽透頂，不可收拾。我們目前的執政者彷彿在為伊朗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蘇丹—侯賽因^②王朝雪耻，然而，即使用扎姆扎姆和柯烏薩爾^③泉里的聖水，也洗不清我們這個時代的奇耻大辱。我們是在世界的糞坑里過日子，就象蛆那樣在貧病和污秽中爬來爬去。而我們自己却天真地相信那是最優越的生活條件，這有多么滑稽！’哈吉老爺，您現在大概能想象我國道德和品行已經敗壞到了什麼地步？也許禮薩王作得對，當時他曾經在國境上抓從歐洲回來的青年人，把他們一個個關進監獄。您瞧，那個瘋子的話簡直血口噴人，他們一心要鬧革命，那當然不會有什麼好收場的。”

哈吉老爺打了個噴嚏。

“祝您健康！”達瓦姆—奧里—瓦扎列連忙說道，“對，問題全在於我們沒有把青年看管好。我們的青年人個個是悲觀主義者，只有少數幾個人，謝天謝地，還沒受到那種文化的惡劣影響。他們总算沒有忘掉自己祖先優良的習俗，多少還懂點事理。至於其他那些青年，他們都沒有堅定的信仰，對老人又沒有一點禮貌，對部落和民族的首領更無尊敬可言。我想，我們的社會正在退化，要是不採取必要步驟（特別是在道德風俗方面），那末，我

① 強盜出身的美国百万富翁。

② 塞非維特王朝最末一个國王。在他統治下，國家政治經濟衰落到極點。

③ 扎姆扎姆是萬天房不遠的一個聖泉。柯烏薩爾是天堂里的泉名。

們必定滾進不堪設想的虛無主義的深淵中去。”

“我認為您的話非常崇高，達瓦姆—奧里—瓦扎列先生。是的，我早就有這樣的感覺。我們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來整飭道德風俗。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很多知名人士都推我當國會議員候選人，雖然……哦，哦，……我還沒作出最後決定。您也會覺得，國會議員職權跟我的地位很不相稱。不過，現在既然國家最高利益已受到威脅，責任感、良心和道德基礎也賦予每個愛國者一定的義務。何況，舉國人民的希望，都已寄托在象我這樣的人物身上呢。”

達瓦姆—奧里—瓦扎列抹去了哈吉說話時飛濺在他臉上的唾沫，說道：

“我對這樣的高見表示衷心歡迎。我所有的朋友可作見證，我常常翻來覆去說：‘哈吉老爺是一位既勇敢、又有決斷的人。但很遺憾的是他拒絕參預國事。’其實，國家能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之下任命象您哈吉老爺這樣的人物擔負要職，實在應當感到驕傲。那您贊成賽列賽來—琺班先生得到多少票？哦，哦……”

“今天我將跟他晤談，談後把結果告訴您。但，我對閣下還有個小小的請求：卓里—法扎耶里先生很想能當上至聖伊瑪姆禮薩產業的保管人，他現在的權勢很大，也很尊敬您。當然，他個人已有所準備，但為了尽早促成起見，我想懇求您，如果……”

哈吉仔細地聽完以後，用沉重的語調担保說道：

“這件事就算解決啦。請替我向卓里—法扎耶里先生致意，叫他即刻收拾行裝吧。這事您可不必再擔心了。由我跟那里談一談就行了。”

“他準備贈給閣下一萬二……”

“哦，不。您瞧，那顯然很不公平，——因為他提出的數目，還

不到这个差事每月合法純收入的一半哩。从我将要克服的那些巨大困难来看，您应当了解，我实际上已放弃了自己应得的份儿。不过，看在您是中間人面上，我可以調整为三万八。”

“我想，这恐怕办不到吧！說不定，他同意出二万。”

“可是，您該知道，塔什—奥里—莫塔卡利明先生，他也眼紅这个差事，他还愿意多化費些呢。看您的面子，我同意訖到二万五千；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这次付我的錢，必須全是一百突曼的鈔票，以便点算。”

“好极了！真不知道我該怎样来报答您……”

門开了，走进来的是最近升任为《大熊星报》編輯部責任秘書的馬茲拉加尼。陪同他前来的是一个身材不高、年輕的胖子。馬茲拉加尼恭順地向哈吉和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問好。

“哎哟哟，哎哟哟！好运气！”哈吉老爷嚷了起来，“馬茲拉加尼先生，我刚才还惦记着您。好久沒見到您了，您認識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嗎？”

“是，我很荣幸地曾經和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相識。仿佛就是在閣下府上。請允許我把我的摯友——海扎兰—涅扎特先生介紹給您。”

大家互致寒暄，客气一番，哈吉叫莫拉德把水烟点好端来。

“原来我和海扎兰—涅扎特先生住地离您府邸不远，这才冒昧登門造訪。訖我来介紹一下，这是海扎兰—涅扎特先生。他是已故的舒卡耶特—奥里—瓦艾森的儿子，是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在礼薩王执政的时代里，海扎兰—涅扎特先生因被控告传播謠言而遭逮捕过。刚才我同他一路上走来的时候，忽然闪过这么一个想法：‘要是他未能有幸进入您高貴的社交界，該是多么可惜！’就这样我們鼓起勇气来了……”

哈吉打断了馬茲拉加尼的話說：

“唔，您說哪里的話，哪里的話，歡迎之至！……哦，哦……”

馬茲拉加尼却驚慌地問道：

“我一直祝您貴體清健，難道貴恙至今還沒痊愈？”

“噢，就是這種討厭的病啊！”

“您對我可有什麼吩咐嗎？”

“謝謝您對我的關心。明天我就要進醫院去了。”

達瓦姆—奧里—瓦扎列從座上站了起來：

“說實話，我很不願意告辭。好吧，我就去找賽列賽來一琉班先生談一談，明天再聽您的吩咐。愿真主保佑閣下對我的庇護永在！”

哈吉託馬茲拉加尼在自己身旁坐下，並請他的同伴也坐了下來。

“關於世界局勢有什麼新消息，馬茲拉加尼先生？”

“我從可靠方面获悉，俄國人已停止對德國人進攻了。”

“這全是政治攻勢！未經審查過的傳聞，千萬信不得。昨天我听無線電廣播，根據官方消息報導，幾乎各條戰綫上都很沉寂。也許這是出于德國軍事策略上的妙計吧。無論伊斯蘭教的軍隊也好，土蘭的軍隊也好，都阻擋不住我在電影里見到過的那支軍隊。俄國人、英國人更不用想和它決雄雄了！常言道，地獄里雖有毒蛇，有人若能逃脫蛇害，必入神龍懷抱之中。不過，英國人我倒還了解，但這些北方人他們究竟想要什麼呢？沒有商人，沒有資本，難道世界還能存在下去嗎？自古迄今，大家都知道，世界是靠商人繁榮起來的。如果大家都不做生意，也不做交易，那末，國家的經濟實力也就化為烏有了。再說，他們那里統治又是怎樣的呢？從一清早起到深夜，不是屠殺平白無辜的老

百姓，就是把他們流放送死去！難道可以违抗天意嗎？从混沌初开那一天起，世道就是这样：有人餓得要死，也有人富比王侯。这一說法历来都被世上先知者和圣賢們所証实了。要是真能阻挡死亡，不用說，社会发展的規律也能改变了。哦，哦，……瞧，德国人——他們是为崇高的目的和光輝的真理而战。可是，有哪个人会問：北方的邻邦到底为何而战？他們一天到晚光是說‘工人’道‘工人’，哪知就是这批最倒楣的工人被赶出去送死呢。不妨問問我的农民：我是怎样对待他們的——嘿，他們把我奉为活神仙呢？就說斯大林吧，他也不关心本国的工人呀！”說到这里，哈吉用手指着前厅天花板，添上說道：“我发现头上有这个骯髒的蜘蛛网，到如今已有四十多年，但始終也沒对莫拉德說：‘哎，你这个下流坯，快揮掉这髒东西！’好吧，現在您倒說一說：到底誰是布尔什維克——是我呀还是光嚷什么工人利益的那些家伙？哦，哦……您知道物价为什么要涨？也許是那些倒楣商人的罪过吧？不，决不是！一千万俄国女人和孩子由于惧怕德国人逃到了伊朗境內的阿塞拜疆，而且請求加入我們国籍。照我看来，政府对他們这种請求应当置之不理，要知道，明天德国人一到，試問我們如何能交代清楚呢？哦，哦，……唔，您別灰心，根据一切情况看来，过不了几天，德国人就要进駐德黑兰。总而言之，謊言是包不住整个世界的。前天晚上，我参加了伊朗通灵协会的会識。當場召来了哈吉·密尔札·阿加西的鬼魂。他呀可不会撒謊的。大家問：‘这次战争誰会得胜？’他就回答說：‘希特勒的軍旗迎风招展！’您瞧，这句话講得多么漂亮！无怪他是个大政治家、大文豪……这会儿我只担心手术期間会一命嗚呼，从此見不到德国人进駐德黑兰！……”

“不过，靠着真主保佑，我們还能一同把花束投到希特勒的

跟前！”馬茲拉加尼向他担保說。

哈吉对客人点头表示贊許說：

“当然，您不会这样設想，德国军队也不过象一窩蚂蚁，或者就象我們皇上那支‘駱駝式’^①的军队，連凱列治大桥都不能炸毀，来阻挡布尔什維克的去路。哦，哦，……唔，就这样吧。那您再談一談国内大事和市場状况，好嗎？”

“昨天有几家报纸又在攻击投机商人了。”

“馬茲拉加尼先生，好多报館都接受了外国人的鈔票，它們就想破坏我們的金融，从而使我們彻底破产。您一辈子牢記着——对北方人要特別小心！不是所有的报館工作人員都收买不了的。現在請問您，說实話，商人哪有什么罪过？如果政府本身无可贖責，倒也罢了，但它既然也卖过什么藥品，为什么把投机倒把的全部罪过都推到商人身上呢？政府明明自己在偷盜，自己在搜刮民脂民膏，却反而抱怨別人！一小撮失魂落魄的乞丐居然也叫做国家！誰替国家担忧来着？为什么对商人偏要这样要求呢？难道說我們那伙‘武人’也配叫军队嗎？难道說我們的财政部名副其实嗎？我們的教育部几时管过教育問題呢？我們的檢察官和其他国家机关哪能跟別国相比？不过，要是有人問駱駝为什么往后撒尿，它就回答說：我哪儿象別人呢？要求过分是会伤害人的。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老百姓对这老一套的謊言那么輕信，真够噲呀。最可笑的是撒謊者还自認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哩。这就是使我們永远麻木不仁的那种政治攻势所造成的后果。再說，我們有过伟人嗎？吾皇陛下別赫列維，就是我們的天才！虽然目前我們还无力安排鈕扣或者縫衣針的生产，但我們已在

① 对非摩托化的伊朗军队的諷刺說法。

三天之內掌握了制造各种洋酒的窍门。我們先把糖醋颜色加深,然后把这种破烂貨装入瓶中,兴高采烈地嚷了起来:‘哎哟哟!……哎哟哟!……’——用这句话来表达我們狂喜的心情。我們总是把贗造、偷盜和吊而郎当的活儿,同老老实实的作风混为一談。哪一种工艺或者哪一門科学在我国得到了发展?我国的医生虽然很多,但不管用。如果有人头痛,还要珍惜自己的性命的话,那他就得去欧洲医治。不信,就說我的病吧。如果我們确有真才实学的医生的话,那他們只要給我几服药,就会治好我的病。現在他們虽然給我扎了不知多少針,临了我明天还得进医院,躺在外科医生的刀下。当石油問題发生紛爭的时候,別看我国有那么多的法学博士,我們还是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欧洲顧問。我国人民經常指望着能出現一个揍他們脑袋的僭位者。不管我們沿着大街两旁栽了多少次树木,到后来却又把它們連根拔除!不論我們仿效过欧洲人多少次,——終归一事无成!从遇刺国王的时代起,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灵,我們就派大学生去欧洲留学。現在呢,請您瞧一瞧我們的生活和命运吧。就說日本吧,它走上这条道路要比我們晚得多,但是它却达到这样高的地位,誰都不敢当它面說坏話呢。哦,哦,……”

哈吉拿起了手絹,又大声地擤着鼻涕,說道:

“看情形,我們的国家已陷入死寂之中。大家期待着民主抬头之后,各家报纸会写文章評論风俗之敗坏和专制之弊害,并且將竭力呼吁和平,号召信奉伊斯兰教,信奉宗教和遵守秩序。現在呢,报纸上却充滿着鼓吹騷乱、阴谋和向外国人卑躬屈膝的文章!不錯,现实是令人沉痛的,然而也得承認,我們的国家已腐敗极了;我們既沒有科学,也沒有艺术。我国既然認為杂碎是最上等的食物,那对它还能期望些什么?我們的土地、水和空气,

都被垃圾的毒气和細菌滲透着。我肯定地对您說，我們是在世界的破粪坑里生活，和蛆一样相互挤来挤去。我們的执政者，都是小偷、騙子和受賄者……噫，您还指望什么呀？哦，哦，……古时候，貴族都是名門出身，眷恋自己的祖国，而現在各种小人或是暴发戶都想当国會議員，好更多地搜刮老百姓，然后出国，远走高飞，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哈吉老爷，您同意不同意，那都是我們自己的过錯。我們一切都很明白，就是什么措施也不采取。我們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堵塞了实现任何有益措施的道路。人人都在說：‘跟我有什么相干？’人人都想混水摸魚发横財，搶別人，为了不丢飯碗。人人只关心自己，不协助进行根本的改革。聪明人都会說，世界上有哪儿象我們国家这样极端的不平衡和乱七八糟。一方面一小撮屈指可数的人，拥有用最新式技术装备的宫殿式的住宅，甚至手紙也是从紐約运来的；而另一方面飢寒交迫的老百姓，却在原始的条件下干活，勉强糊口活命。难道說欧洲国家从开国第一天起就是十全十美嗎？或者說欧洲人現在的生活还象千年以前嗎？难道說在我們伊朗的全部历史上，从沒出过一位有才干的人物嗎？欧洲的政治家关心祖国的命运。而我們呢，还和几百年以前那样，作小偷，搞間諜，当騙子，說空話（这种空話根本一錢不值），把老百姓置于貧困恐惧之中。应当仔細地想一想，难道我們生活里一切消极現象都該归咎于国家嗎？每个民族都不可缺少导师和領袖。难道說在阿希拉夫·阿富汗尼^①时代，那些士气丧尽、死于敌人剑下、連哼都不敢哼一声的軍隊不也都是伊朗人嗎？但是，也有过象納地尔那样的人，他率領着同样的伊

① 1723—1799年統治伊朗的阿富汗國王。

胡人却征服了印度。問題并不在于对篡位者或对专制者的崇拜。每一个时代都提出它自己的要求。而我們根本不需要礼薩王之流的外国傀儡。精透的是在于我們那些領袖都卖身求荣。而外国人呢，就借我們自己的手来打我們自己人！如果說国家元首在做賊，国会議員和部长大臣也在做賊，各个机关的头子和警察局局长也都是賊，那末，为什么我們却要苛求杂货商麦歇迪·侯賽因，对他宁愿把烂水果扔掉也不肯廉价抛售一事感到奇怪呢？以上种种，都是有連带关系的。現在非进行彻底改革不可，否則，对孕妇的照顧和为孤儿貧民的募捐，还不是变成一伙丧尽天良的自吹自擂的投机分子的資本嗎？空口說白話，改正不了我們的工作。假如我国不实行就象別国已實現的、并已产生良好效果的根本变革的話，那我們必将可耻地亡国了。在目前情况之下，除了革命以外，我簡直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哈吉咳了一声，擦着額上的汗珠，反对說道：

“哦，您有些言过其实了。我反对革命，——因为这不是正当的道路，是流血的道路！我們需要循序漸进，按部就班的发展。”

“目下許多人在唠叨着說什么我們正处在过渡时期，今后才能向前迈进，”海扎兰一涅扎特回答說，“唉，这叫什么时代，它在我国就沒有終結的一天嗎？我們在这过渡时期已經熬过了一千年呀。再瞧瞧別的国家，对比一下，——从前他們好多地方都比我們落后。不論在經濟上、文化上都是落后的，但今天他們却給我們上了一課。他們用甜言蜜語来麻醉我們！好多年来，我們經歷过种种考驗，我們曾經有过暴政，也有过宪法，有过自由，也有过专制，到底有什么結果呢，請您自己瞧吧。打开天窗說亮話，伟大的人物我們从沒有过。凡是想領導国家的人，都已露出了他們的真面目。跟您的意見相反，我坚信应当进行流血斗争。沒他

媽的，——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幾百年來，我國就沒有發生過戰爭，也沒發生過真正的革命。我們的人民經常處在專制暴政的壓迫下，早已失去了他們獨立自主的精神。人們過分珍惜自己的生命，怕看流血，雖然，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並非流血犧牲而死去的。既然這個民族註定要慢慢死亡，那末，最好讓它有機會稍微活動一下。也許，它還有力量拋掉統治者的羈絆，從而掌握自己的命運吧？只有吃過苦頭的人，才能充分地珍惜幸福。”

哈吉聽到這些話，心事重重地愁眉苦臉起來。

“如果革命在外國人的幫助下得到實現的話，那它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呢？”

“全世界各國革命不只倚靠內部力量，飢寒交迫的老百姓能有什麼樣的自衛手段呢？全部的權力，全部的財富都集中在統治階級的手里，它只要求老百姓俯首聽命和畢恭畢敬，好叫這些大老爺從容不迫地消化吃進肚里的食物。老百姓不得不估量局勢，考慮到切身利益，並且去尋求援助。美國在獨立戰爭期間曾得到過法國的幫助，法國也得到過英國的幫助……我國的統治集團在各方面都已聲名掃地。現在我們既沒有杰出的人才，又缺乏脫離困境的好辦法。如果國內人人都是小偷、流氓的話，那末，他們所以落到這種可恥的地步，完全是在本國執政者領導下進行教育的結果。不客氣地說，今天統治着人民的這些政治家，他們哪一點也不比老百姓強，他們早晚要被人們唾棄。”

哈吉忽然沉下了臉說道：

“海扎蘭—涅扎特先生，您別過火呀！我對您怀着極大的好感和同情。可是您年紀輕，性情太急躁了。從前我也說過我是革命之子這話。在擁護憲法鬥爭期間，我就是護送薩塔爾—

汗^①和巴盖尔一汗^②来到德黑兰的革命活动家之一。我的信念原是由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产生的，但现在我已经改变了。凡事都需小心谨慎。俄国实行了革命，但结果怎样呢？老百姓都死光了。希特勒占领了俄国的全部疆土，俄国已丧失了它的独立地位。礼萨王朝时代也闹过一回别开生面的革命。总之，革命可不会有兽角、兽蹄那样明显的标志吧！革命对伊朗人民究竟有过什么好处？哦，哦，……请原谅，这可恨的病把我的记性全搞坏了。让我给您介绍一下莫纳奇—奥立—哈克先生，他是当代杰出的青年诗人。”哈吉向莫纳奇—奥立—哈克点头说道，“这位是马兹拉加尼先生，《大熊星报》编辑部责任秘书。这位是海扎兰—涅扎特先生，我今天很荣幸能和他见面……”

正在打盹的莫纳奇—奥立—哈克被哈吉老爷这番话惊醒了。马兹拉加尼连忙起身，向莫纳奇—奥立—哈克鞠躬，并对哈吉老爷说：

“我听到过许多赞扬莫纳奇—奥立—哈克先生的好评。他态度谦逊，喜欢隐居，虽然他的名声到处传扬，但他本人却象西莫尔格^③那样，谁都没瞧见过！我真不知道，哈吉老爷，您用了什么魔法把他吸引到您的身旁。能和这位有才华的诗人见面，真是万分荣幸。莫纳奇—奥立—哈克先生，您身边带着什么作品没有？可否把您的大作赐给我们的报纸刊登？”

“实在没有值得一看的东西。”

“今天我特请莫纳奇—奥立—哈克来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惜，一直到现在我还没跟他谈哩。”

① 伊朗革命时期(1906—1911)伊朗阿塞拜疆革命运动的领袖。

② 萨塔尔一汗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③ 伊朗神话中的神鸟。

“哦，我能听到您同客人們的談話，真是一件乐事。”

“馬茲拉加尼先生！我劝您……哦，哦，……別忽略这位詩人先生的詩作，務必把他的詩刊載在您的报上。我还認識一位老練的画家扎林—张格尔先生，他的性格和莫納奇—奧立—哈克相似，很少在社交界出头露面。列位先生，他給我画过象，簡直把我画得維妙維肖。您可以采用他的作品。”

馬茲拉加尼郑重地举起双手說：

“由于大选临近，我提議《大熊星报》要登載閣下的肖象。您的传略的标题是《民主之父》。这些都該登在报上的头一版。”

“馬茲拉加尼先生，您的話我实在不敢当。”

“哪里，哪里，我說的全是真心話。每个民族都应当知道自己的天才。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取得您的嘉許。您所吩咐写的那篇文章，我已写好了，此刻讀給您听听，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話，文章就可以发表了。”

馬茲拉加尼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紙，开口朗讀着：

“哈吉—阿卜—托拉波先生系貴族家庭出身，并在克制与虔信的环境中受过教育。他的社会活动和为爭取自由的忘我斗争是人所共知的。由于許多爱国志士和自由战士的請求，他已参加国会議員的竞选。哈吉提出的保証是为了改善亲爱的同胞們的生活条件，一有机会就鋪修恰哈及赫·瑪阿苏姆柏油馬路。我們特向全体知識分子和自由保卫者推荐，謹請你們投他一票。再者，如有为鋪筑恰哈及赫·瑪阿苏姆柏油路面而募集的款項，我們恳求一切有关人士轉存到伊朗国民銀行第×××号帳戶。”

哈吉感激不尽地說道：

“真不知道我那笨滯的舌头怎样对您表达深摯的謝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显得出笔杆的力量来。您的文章就是采用

先父知交格艾姆·馬卡姆·格雅魯西^①的风格写成的。”

“我对賢明的閣下有个請求，”馬茲拉加尼趁此机会說道。

“請說吧。”哈吉警惕地回答道。

“允許我恳求您跟尊敬的外交大臣提一提您恭順的奴僕，可能时託他指派我为华盛顿伊朗大使館特別專員的候选人。”

唯恐哈吉不懂得“华盛顿”这个地名，馬茲拉加尼連忙解釋：“那就是新大陆的华盛顿啊。当然，我一定竭尽全力，决不辜負上級对我的高度信任。”

哈吉等着更糟的事情——他預料到馬茲拉加尼要向他借錢。因而，他輕輕地出了一口气，說道：

“哦，我是您卑順的奴僕，我有义务为您效劳，甚至超出您的要求。‘特別專員’这个詞不就是‘法尔汗格斯坦’所創造的产物嗎？我虽是‘法尔汗格斯坦’的成員，但我的舌头無論怎样轉动，也說不出这个杜撰的名詞，而且理智硬是不託我去理解它的意义。是的，伊朗有过一种語言，却偏偏被政治糟踏了！無論如何，我委实搞不清楚——你說的是新的伊瑪姆……使者……嗯？哦，哦，……”

“不，老爷，不是新的伊瑪姆的使者，而是駐美国华盛顿的伊朗大使館里一个最不起眼的小差使，并不叫我担負什么責任的。”

哈吉大声地一揪一揪地揀着鼻涕。

“我觉得这个职位很不适合。以您在报界服务的资历和您广博的学識，至少也得当个教育部长或者大使，絕对不会負任何責任的。什么叫做責任呢？您不也是我們社团的一員嗎？您不

^① 这里哈吉老爷是撒謊。格艾姆·馬卡姆·法尔哈尼·密尔札·阿卜卡塞姆，首創波斯散文中的新文体，并使其接近人民語言。

妨想一想，如果伊朗大使尽是胡說八道，裝假笑，只會卑躬屈膝，獻殷勤，出席晚會，成天抱怨工作過多，氣候條件壞，而同外國政權辦的盡是小事，在辦理本國僑民的工作中也製造種種困難，出賣護照和國籍證明書，還做走私買賣，——那麼，這位大使還負什麼責任呢？”

“哈吉先生！如果您願意知道真相的話，我可不是愛慕虛名的人，因為當了多年記者，我在美國積蓄了一筆不大的款項。我打算靠閣下的庇護在那邊做伊朗地毯買賣。這同時也可以在国外為祖國工業作宣傳。目前我正在成人學校學習英語，目的在於能免費赴美旅行，不必用我積蓄起來的那幾個錢去賄賂別人。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官方任命和外交護照。”

“馬茲拉加尼先生，我對您的想法表示衷心歡迎。我明白您是個精干的人。您托我的事，一定全部辦到。哦，哦……不過，您既然打算去美國，那您為什麼學英語呢？”

“路上可能碰上要用英語。我的美國話真是呱呱叫。”

“好極了！好極了！祝賀您，您確實懂得生活的意義。這會兒我才開始信賴年輕的一代。不過，您別著急，一切都會順順當當的！請把那個城市的名稱寫在紙條上留給我，以免事後我忘了。如果我能由外科醫生的刀下生還，那明天我准能設法解決您的一切困難。說不定，我也得去美國治自己的疝氣病呢。我們這一生都虛度了！哦，您別說了。對我們的國家就別指望有什麼好事。這個國家的幸福，日子到咱們已是盡頭，但埋葬它，那是別人的事了。全怪大家喜歡詩，抽大煙，喜歡幻想，喜歡烏七八糟的文章，喜歡革命思想，還喜歡吵吵嚷嚷，把我們弄到如此悲慘的境地。我們急需干練的人才。而我們這裡……您隨便攔住一個伊朗人，准會在他口袋裡發現反映布格—阿里國

王^①观点的詩篇。馬茲拉加尼先生，我們的事業快完蛋啦。我要是象您那點年紀，早就溜之大吉了。種種生活上的罣碍，把我困在這個國家里。咱們這兒可真是埋葬理智和才能的地方。快離開吧！最低限度，去見見另外的世面，——這同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哈吉用悲傷的語調說完這番話，就從坎肩口袋裏掏出大金表來，瞧了一眼，說道：

“莫拉德！”

莫拉德連忙從走廊裏跑出來，說：“請大老爺吩咐。”

“馬上去請哈德扎特—奧什—沙利耶來。我有要緊事找他，不管他在哪裏，——務必找到他，請他上這兒來。”

“遵命。”

莫拉德急匆匆地出去了。

馬茲拉加尼把紙條遞給哈吉，與海扎蘭—涅扎特一同站了起來。

“可以告辭嗎？”

“我為您的盛情將不惜犧牲自己。至於您的請求，請您大可放心，一切都會順順當當的。實在不必再掛心了。再說，銀行存摺帳號我會用電話告訴您。”

“願真主永不減少您對我國高貴的庇護！……我希望今後能榮幸地再來拜訪您。”

青年們走出去了。哈吉稍微欠起身來，但又坐了下來。他似乎又困倦又興奮。

“請原諒，”他對莫納奇—奧立—哈克說，“您總該見到有多

① 這是杜撰出來的名字，帶有諷刺意味。

少事要我操心。哦，哦，……如蒙嘉許，我想求教您一下：听說您在写壮丽的加西达①。”

“我生平从沒写过加西达。”

“唔，我是指一般的詩而言。加西达也好，塔斯尼夫②也好，——都是一样……您大概知道，我也就是各文学团体的成員。我这一生大半時間消磨在钻研科学和文学上，我曾在雅姆·阿巴斯的阿洪德·穆拉一卡塞姆那里和莫拉一扎法尔的門下求学过。依我看来，世界上沒有比卡阿尼更偉大的作家了。我要是有時間，一定要写十本詩集，不过，照目前的条件看来，还不需要作这种排遣……病在折磨着我，还要为种种罣碍操心。我准沒有閑工夫来写詩了。可是，我曾經答应过某个文学团体朗讀一首以《論民主》为题的加西达，所以，我請求您，如果可能的話，請您写些詩或者写些有关民主这类的东西。不用說，您的辛苦我决忘不了的，我愿适当地将您推荐给各个文学团体。您知道，目前民主是时髦貨。从前，作家們就写过頌辞，贊揚过国王、貴族，以及身居要职的大人物。而且还有許多作家給我写过詩。毫無疑問，您在这方面是有高深的造詣。虽然，現在風尚变了，但詩仍然是給人以一种庄严之感。我想告訴您，目前我們需要的是干练的人才，而不是詩人。这种干练的人才就能强迫七戶人家用一只鍋湊合着活下去。但是，您也曉得，写一首民主加西达对裝飾門面，确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尤其要看到竞选运动已临近——这种民主頌歌将立即产生良好影响。因此，我才想当面跟您談一談。当然罗，我的錢不会白化的……”

① 一种以哲学和宗教为內容，不超过十二个对句的頌歌。

② 一种帶有重唱句的伊即民間抒情詩。

“我想这准是一场误会。我实在无法写出合您口味的诗来。”

“不，您太客气了，这对您说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和许多当代作家非常熟识。我只消说一句话，他们就立刻遵照我的意愿去办。说心里话，我所以提到您，是因为听说您擅长文笔，同时，我还知道您为人谦虚，度着独善其身的生活，需要别人的推荐和支持。”

“您错了，我既不需要人家推荐，也不需要人家替我作广告，直到如今，我从没向别人乞怜过。在您看来，诗不但没有意义，也许还有害，而且对您说来，诗人只是个乞丐罢了。在您看来，只有小偷、匪巢的头目、拦路的强盗和暴徒才算聪慧绝顶，只有他们的勾当您的团体才非常赏识。”

哈吉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回答，猛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开始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您也……是……这个团体的一员呢……却是个低能的小偷儿……什么都不中用……”

莫纳奇—奥立—哈克打断了哈吉的话：

“是的，您说得对，在这个培植奴才与尊敬社会败类（在这些败类中您还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呢）的下流卑鄙的环境中，在被食客、卑贱以及象您这种蠢货统治着的环境中，的确没有我用武之地。我苟活在这个社会里，简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您心目中的诗人就应该是象你们这样的一路货。不过，我们引为骄傲的是，在你们将国家弄成的那个粪坑里（用您的话来说），一切都拿小偷、骗子、无赖和间谍的尺度加以衡量，词句也早已失去了它真正的涵义，——在这种脏地方，我们倒是一钱不值了。在这个你们最珍贵的粪堆里，只有你们才能活着享福！我呢，却命该要被你们身上的臭气窒息了。请问到底谁是乞丐——是我呢还是您？您

經常看風駛舵，欺騙老百姓，蠱惑民心，搜刮他們的錢財……”

哈吉忍无可忍，嚷了起来：

“住嘴！想一想吧，我們是在褻瀆神明啊！对老百姓說来，詩既不是面包，也不是水。是您从早到晚为小偷大唱頌歌，是您恭順地低垂着头等他們拍掌喝彩，等他們叫您繼續朗讀您的詩，得到小恩小惠。”可是，哈吉馬上又后悔不該說这些刻薄話。“允許我跟您說明一下——我指的是……”

“您指的就是象您那样卑鄙下賤的詩人。但是，用不着您来評論詩和詩人。您和您这伙蠢貨只会吃飯打嗝，作賊睡覺和生儿育女。接着，等您一死，人們也就把您忘得一干二淨。您現在所以把社会地位妄加在自己身上，只是因为您害怕被人們一下子忘得精光。在目前还没有一两个人出来为只知糊口、睡覺、作賊和繁殖，并給人們肮脏的印象的无名者的生存辯护以前，人們恐怕都要絕种灭代了。是的，只有杰出人物出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寬恕你們这种生活。人类所寻求的东西和小偷、拦路强盜和放高利貸者的想法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們需要了解生活的意义。有了菲杜西一个人，就足以抵上几百万你們这样的人的存在。只有出現了菲杜西，您才能不自覺地看到您的生存的意义。您應該为他而感到驕傲。可是，如今科学、艺术、文化在我們國內再也不存在了，这就說明：唯有盜竊、間諜和卑鄙，才是您生活的真正目的。

鳳凰啊！你带来了幸福和春天，

可別向我国投下你的身影，

因为这里聰慧和詩歌都被人遺忘，

窃国大盜才是人們心中的至尊。

“您痛罵祖国，卑視祖国，这一点您多少还有几分道理，虽

然，您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企图把祖国的丑态暴露无遗。不过，国家如果真的能認識到自己的长处，那它早把你們这伙人消灭干淨了。国家呢，它的命运托付在强盜們的手中，而且……”

哈吉听了突然一怔，最后才振作起来說：

“你胡說八道，你怎敢放肆跟我說这一套！狗噴唾沫星子，污浊不了海水。七十多年来，我在街坊里声名极好，人們不仅把他們的财产交我保管，而且連自己的老婆也托我照拂。直到如今，沒有人……”

“七十多年来，你一直是欺騙他們，搶劫他們，嘲弄他們。你要祓除偷来的錢很是简单，只要用一只脚繞着天房的黑石蹦跳，扔七顆小石子，宰一头羊^①就可以了。这就是你的全部自我牺牲的精神。人家为什么把自己的錢托你保管？大概是因为錢对錢有吸引力吧？噢，决不是！一清早，你就象蜘蛛織网一样，把小偷、拦路强盜和暴徒都招攏过来。招搖撞騙——这就是你的拿手好戏。你以为这种丑事可以永远存在下去嗎？”莫納奇—奧立—哈克激动地哈哈大笑起来。“不，你想錯了。如果下一代的命运还是托付給你們的話，那一定要亡国了。即便你們用万里长城把自己包围起来，世界照样会很快地发生变化。你們就象鷓鴣那样，把头藏在雪里吧。再說，即便我們知識分子爭取不到生存的权利，那也会有人来接替我們的。在那样的情况下，——哈吉老爷和他的全部资产就完蛋啦。放心吧，不仅是你和你的儿孙，而且是你的世世代代都会下地獄，下到你为众人挖好的那个坑里去。就是你带着錢逃亡到國外，也是解救不了的。今天人家还对你点头微笑，明天他們就会唾罵你，挨你的后脑勺，你

① 指伊斯兰教朝圣的信徒在麦加所作的仪式。

只好到处乱窜，仿佛是一头被砸断了脊椎骨的小猫，你不仅将自取其辱，而且还会遗臭万代。”

“真不知羞耻，快住嘴！”

“当一个人呆在哈吉先生和他那一流人所处的这个粪坑上，那他对粪坑上飞来飞去的蒼蝇，就用不着自惭形秽了。只有地位不及你们高的那些人，才值得受人尊敬。”

哈吉老爷一下子脸色发紫了。

“我指着先父的遗灰起誓！如果这是在遇刺的国王时代……哦，哦，……”

“你父亲也是个偷儿。人本是赤条条地降生人间，因此，他也必定赤条条地离开人间。凡是积财起家的不是他本人作贼，准是作贼的后代，而你家两代都是贼。”

哈吉两眼布满了血丝，说：

“这会儿我才了解到民主有多大的危害。在礼萨王时代，我们的生命财产确是有保障的。这没心肝的小人！……给我滚出去！哦，哦，……”

莫纳奇——奥立——哈克声音颤抖着说：

“住嘴！闭上你那张臭嘴！你这个用肛门呼吸的家伙。你一心念念的是粪坑、厨房和淫床，而你还妄想当人民代表！你所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伙下流坯的前途，妄想强迫青年一代接受你那种腐烂透顶的生活方式。你还想在色鬼骗子之流后代中留一个在前厅，让他蛮横无礼地再去愚弄他的下一代。你的存在就是人类的耻辱。显然，你根本不懂诗。要是说你懂诗，那才怪哪。你一辈子从未有过任何美感，也从未发现过什么美，而即便发现了，你还不是同样不懂得美吗？无论哪一张美丽的面孔，哪一支美丽的乐曲也都感动不了你，无论哪一种美丽的词句，哪一

种崇高的思想，在你的心灵上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你一举一动永远象行尸走肉，完全是个酒色之徒。如今，你却拚命想延长你比猪仔臭蛆更脏的可耻的生活。你从娘怀里喝奶起就干惯了卑鄙下贱的勾当。你这伙狗仔竟敢把人的生命财产当作儿戏，竟敢侵吞百姓的錢財，大做粮食和药品的投机买卖！你象水蛭一样吮吸着成千上万无辜良民的血，这样你才能从清早到黑夜吃喝玩乐，自命为政治家和貴族。这伙卑鄙无耻的生意人，总是鼓励所有的騙子，他們成了你最可靠的台柱。由这个社会所創立的恶魔法律，只是为了保护象你那样的脏猪仔。这些法律使你能拥有賽馬場……我要唾罵把你扶植起来的那些人，倘若他們还值得我唾罵的話。比起你来，連鼠疫病菌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情有可原。碰上你刮到三、四千以上的突曼这样一天，你就会把它当作节日来庆祝。尽管你一只脚早已跨进坟墓，而且病痛得渾身痠攣，你还不放弃你那种敗德丑行。你自命为民主的捍卫者，是为了好作粮食和药品的投机买卖罢了。你甚至不惜作脫毛药、的投机买卖！叫豺狼后悔，就得杀死它。我認为，蔑視你們这伙下流坯的詩，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完美的詩；你們使成千上万个百姓遭受死亡和灾难，而你們还引以为荣。噯，你們这班无耻的狐群狗党！”

哈吉早已恼羞成怒，脸色发青，气得說不出話来。他簡直忘了他身上隱隱作痛的疾病和伤口。

莫納奇—奧立—哈克站起身，砰地一声关上門就出去了。

哈吉啞着嗓子呼喊：

“哎哟哟，莫拉德！来人哪！救……”

回答他的只有迴声。四周围寂然无声。哈吉頓觉一陣恐怖，接着又喊叫：

“誰在这里？这个下流坯要謀財害命……”

哈吉不再吭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絹，一掀一掀地擤着鼻涕。約莫过了两三分钟，門开了，莫拉德同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一起走进了前厅。哈德扎特—奥立—沙利耶的鬍鬚已用指甲花染成紅色，眼睛睜得圓圓的，头上纏着一块藍头巾，肩上披着一件破旧的駝毛斗篷。

“您好，哈吉先生。”客人高声叫道。

哈吉拄着拐杖，略微欠起身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您好！……哦，哦，……哈德扎特先生，您来得太晚啦。我刚才碰上好大的危險哪，这个下流坯詩人，这个布尔什維克……要是在遇刺的国王时代，我早下令割掉这个无賴的耳朵鼻子，还要拿他游街示众……自由已經来临，……民主准許下流坯狗崽子和餓鬼这伙人来污辱我已故的亲爹。我这一輩子誰敢跟我說話如此蛮橫！您听听，他跟我說些什么話：‘我們的国家就象一个破粪坑，百姓就象粪坑里飞来飞去的蒼蝇！’莫拉德你記住，要是莫納奇—奥立—哈克这个狗崽子，就是刚才未經我邀請就坐在我身旁的那個小子，下一次再敢上門，——千万別放他进来，你就說我开会去了。这种家伙該杀！應該把他們当做寄生虫，統統消灭掉！他这个下流坯，他的臭詩怎能和伟大的卡阿尼的詩媲美呢。这个无賴的詩，全是剽窃人家的詩拼湊起来的。——他就是这样来維持他乞丐般的生活……”

哈吉突然醒悟过来，喃喃私語道：

“靜一靜！莫拉德，你去查看一下，他是否在門后偷听那。”

莫拉德往外瞧了瞧，稟道：

“他不在，大老爷！”

“真主啊，怜悯我們吧！”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感慨地

說。“在我們這時代，人們根本不珍惜麵包和鹽。尊重、榮譽、高尚、良心——都丟得一干二淨了：……”

“哈德扎特—奧什—沙利耶先生，這個下流坯是個正牌間諜。毫無疑問，他准是個布尔什維克，他的思想非常危險。一個人窮到活不了的時候，就會挺而走險——這樣的傢伙實在該殺。好吧，只要我一出院，馬上就叫這個莫納奇—奧什—哈克去坐監牢，讓他知道自由的價值。唉，是我自己錯了，為什麼我寬容這批傢伙胡作非為。也是我自己把他介紹給聲譽卓著的報館編輯部責任秘書。而這個無恥的狗崽子，這個下流坯卻出口傷人，彷彿是向我索取他父親的遺產。瞧，要是他再敢走近我的門口——我就打斷他的腿！……”

“尊敬的哈吉先生！哈地斯^①里說：在救世主降生的世紀里，將出現非常之多的舞蹈家、詩人和小騙子。詩、繪畫、音樂和雕刻，全是妖魔的東西。”

“莫拉德！”哈吉喊道，“你知道這個下流坯住在哪裡？這傢伙可能散播病菌。徹底洗擦一下他坐過的座位，撒些石灰，免得孩子們傳染上病……”

“是！”

哈吉看了一下表，說：

“哈德扎特—奧什—沙利耶，請原諒，我驚擾了您，我有要緊事找您來談，不料連搔搔頭的工夫都沒有。老不耽我有片刻的安靜！我同許多人都有來往，搞得我已是筋疲力盡。哦，哦，……恐怕還有別人來。咱們到內院後房去吧。”

“悉聽尊便。我將永遠聽從閣下的吩咐。”

① 即穆罕默德的言行錄，一般譯作《至聖言行錄》。

他們穿过一条黑洞洞的长廊。哈吉的吊袴帶拖曳在地上。他們刚走近內院后房，就听到一片小孩的嚷叫声。哈吉咳了一声，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噓了一口气，大声說道：

“真主啊！”^①

他們掀开污秽而綴滿补丁的粗布門帘，只見凱尤馬尔斯正和一个生着癬头上涂滿树脂^②的、剪短发的女孩子在追赶一只渾身是火的耗子。哈吉大声吆喝道：

“不要吵！不准动！刚才有人在前厅要謀杀我，全家就没有一个人听了我的喊救声赶到前厅来！住嘴，倒楣鬼！你們这些該死的！煤油这么貴，你們还拿它玩！要是耗子窜进地下室，房子着了火，可怎办？等着吧，我給点顏色你們看看！”

火耗子吱吱吱地一下子窜到下水道管子去了，小孩們也都跑散了。有两个女人，一个抓住站在瓦罐上的一个小孩，另一个在洗衣服，她們都用面紗边缘掩住脸庞，大家都不說話。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咳了一声。哈吉老爷向左一拐，登上两级台阶，打开了一扇房門，房里堆放着頂到天花板的地毯，散发出浓重的樟脑丸气味。門旁壁上挂着一架电话。壁炉周围挂滿裸体女人的画片以及耶穌和圣母的石印油画。壁上釘着带有穆罕默德、阿里、法契瑪、哈桑和侯賽因名字的诗文。对面壁上，有个鏡框，那是凱尤馬尔斯的小学毕业文凭。哈吉停在两只保险柜中間狭窄的过道里，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却两手按胸在他面前等待囑咐。哈吉脸上露出倦意，自言自語地說着：

“这个下流坯 莫納奇—奥立—哈克 扰乱了我全部的想法……哦，哦……直到如今，哪一个敢对我那样粗暴无礼……那也

① 他用这个惊叹詞預告哈吉老爷的喪房，表示有外人來到。

② 用树脂治头癬。

好，从今以后，得客客气气地和人家谈话，尽量抬举他们——噢，那他们的奢望可更没有边际了！……”接着，他在床上坐下。

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用手支撑着身子，坐在一只保险柜上。哈吉嚷了起来：

“莫拉德！”

莫拉德从院子里走了进来。

“大老爷，有何吩咐？”

“无论谁来看我，都说我不在。此刻给我们端两杯茶来。”

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说：

“千万别拿带银托的玻璃杯。”

莫拉德走出去了。

“您也象我那样讨厌金银，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先生！今天，咱们要认真地谈一谈。我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跟您商量商量。用不着噜苏，我跟您说，我们正处在极大的危机之中，必需采取断然措施。您这两次北方之行，曾在那边按照我们的指示作了工作，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您的努力将会得到好评。您极其明了，伊朗弥漫着石油味，星星之火就足使全国卷入大火之中。为预防起见，老百姓应当愚蠢而恭顺。党派团体的出现，具有致命的危险性，这些组织天天在招兵买马，大谈特谈自由和工人利益。决不能让老百姓挺胸直腰，摆脱羁绊，举行起义。必需巩固旧有的国家机器，而且应该对已故国王的纪念碑致敬……哦，哦……”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在最近这次旅行中，我作了一些为《沙列阿特法典》所不容许的事情，使我深感心痛。应当向您禀明，在离阿尔奇比拉不远的地方，由于地主的请求，我治了三个农民：其中有一个被打断了肋骨，另一个农民已被流放他乡，

但他到底犯了什麼罪連我也沒鬧清楚。他那可憐的老婆和幼兒，每天來吻我斗篷的下擺，痛哭流涕地哀求開恩……”

哈吉插嘴說：

“哎，別說了，其他情況我全知道。您這種悲天憫人大可不必！一個，十個，一千個人——讓他們見閻王去吧，管他呢。我是指全體老百姓而言。明天要是政權落入您所憐憫的那些倒楣的農民手中，那末，我的老婆、孩子和您一家人都得去吻他們的手腳，哀求他們幫忙……是的，老百姓一旦任其所為而獲得自由以後，也就會變成莫納奇——奧立——哈克那種傢伙呢，還是……象他那里……老友馬茲拉加尼先生，啊，我記起了海扎蘭。那時候，你將無立足之地哩。到如今，人們還是懼怕在陰間受懲罰，懼怕觸犯宗教教規，因此，他們才恭恭順順，俯首聽命，而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過日子。您不妨想想，如果人們不再畏懼人間和陰間的酷刑折磨，他們還會為我們干活嗎？你快丟掉這些幻想吧。我再說得清楚些：如果我們不用陰間的苦難來吓唬他們，不叫他們習慣於塵世生活的艱苦，如果我們又無力用槍刺和毒打來控制他們，那末，我們的好日子也就完蛋了。就連我那個還沒成年娶親的兒子，看到我一個個或是成雙地討小老婆，他也動搖了自幼養成的信念。那時候，他當然不會再追火耗子，而是開始違法亂紀了。既然每個工人一天干十小時，尚且得不到溫飽，而我倉庫里卻滿是地毯，一直堆積到天花板，那末，工人就相信這是命中注定了的。明天您試試跟工人說，這些都是胡說八道，他們干活而是我剝削了他們的勞動，那末，你只好趕緊騎着驢兒去逃命吧。因為，那時無論您或我，根本不會有活路了，吉雅那特針織廠也不會在每月月底給我送股息來。整個天下是歸了布尔什維克……”

“我的目的是要給您講清楚問題的實質，使您洞悉全部底

細，自覺地行動起來。這一切我們的老祖宗是極其了解的。因此，為了使老百姓百依百順，就得叫他們餓肚子，找不到活干，就得叫他們目不識丁，愚昧迷信。如果一個雜貨商的兒子能上學，那明天他就會找我語句上的碴兒，或者說出你我都不懂的那套東西來。那時候，哈吉老爺和哈德扎特—奧什—沙利耶可就完蛋了。我跟您就得去當賣火柴的小販。如果那個賣干草的姓麥歌迪的兒子當真又聰明，又能干，而我的兒子哈吉·扎吉却是又懶惰、又粗笨的話，那才是咱們的悲哀！因此，咱們一舉一動都應符合咱們的利益，到頭來是為了自己。世界正在改變，在歐洲爆發的這場戰爭並沒有白打，——這都是因為人們變得越來越自覺，他們的視野和見聞也擴大了。他們要求得到有權屬於他們的東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當阻礙我國民族的發展——這才是符合我們的利益，否則，我們就會變成看家奴了。幸而，我們在國內還有良好的基礎。我們的任務是使老百姓處於愚昧狀態，使他們永遠受苦受難，相互爭吵不休。這會兒您明白了嗎？明天我要進醫院，動手術，說不定，動手術期間我就一命歸天了，因為誰能保證長生不死呀！我今天所以開誠布公、直截了當地全講給您听，就是要使您自覺地巧妙地行動起來。我的命運，您的命運和咱們孩子的命運，全取決於咱們的行動。目前這個社會正在整頓，但不管它整頓得好，或者照舊過着牛馬般的生活——跟我們有何相干。既然這個社會目下還是咱們的一頭乳牛，而且地球也是按咱們的要求而旋轉着，那末，就让它繼續為咱們的利益而變化吧。要知道，在我國悠久的历史上，小偷與暴徒歷來是我們的統治者——外國人認為這是最合理不過了。您個人不了解政治家，也不了解我國的貴族，而我卻看透了他們，知道他們是何等貪生怕死。雖然趕驢的麥歌迪·哈桑比

他們懂事，但是，我們关心的还是要使咱們的政治家和貴族掌握政权……哦，哦，……”

“因此，必須堅信宗教教規。”

“哎，問題不在這裡。至于您能否嚴守齋戒和祈禱，我們并不在乎，不，我們只要您能打着宗教的招牌信仰那些固有的風俗習慣。我們需要有狂熱情緒的人，需要在紀念侯賽因殉難日時能對自己捶胸叩首的這種人，我們需要容易輕信的奴僕，并不需要真正篤信教義的穆斯林。我們必須作到使農戶和貧雇衣都認為靠您我活命而終生感謝我們的恩典。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必須使農民處於病弱、飢餓、愚昧的境地。就必須逼他們來求我們賞給一塊麵包。應當鞏固和保持社會上的特權人物和被壓迫者的等級區別，要不然，老百姓個個變成了莫納奇—奧立—哈克那樣背信棄義的人。儘管阿拉赫維爾特師長欺騙過我，我還是喜歡他，而不喜歡莫納奇—奧立—哈克。阿拉赫維爾特師長是我們圈子裡的人，和我們有着共同的利益。可是，別忘了，要經常顯露出悲天憫人的樣子，因為目前這樣做是對我們有利，雖然實際上您應該給點厲害他們尝尝。請注意 要學會一兩句時髦的話 因為那一套也是我們的武器。比方說，科學和教育正在衰落，這就很有好處。札薩王曾經說過這套話，難道他的行動就是為人民着想嗎？

“這些漂亮話，我們也會講，但在實際行動中，我們應當去阻礙，妨害……您當然明白，我們是比他們更需要這批窮鬼吧。因此，我們就應當施些小恩小惠，捐募救濟金，作出關心民眾疾苦的樣子來，——要做到冠冕堂皇，這一套是必不可少的；此外，還能多少告慰我們的良心。事實上，我覺得野狗和乞丐並無多大區別。無論如何，我們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在目前情勢下，千萬不能降為平民階級。因此之故，我才願意當個國會議員。難道您

認為議員職責跟我地位相稱嗎？不，……我干这个全是为了能更好地管制百姓。哦，哦……”

“最尊貴的哈吉老爺，您一定會贊同，這是一樁巨大而嚴肅的工作，因為在禮薩王時期，老百姓的信念和信仰已很薄弱，大家都成了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人，還認為履行宗教教規時可以寬容和打折扣。”

莫拉德端來兩杯茶，又退了出去。哈吉老爺從座上站起來，走到小櫃前，取出三小塊糖，一邊嚼着糖，一邊喝着茶，繼續發揮他的高見。

“您錯了。禮薩王是根據人家的指示行事的，自己連做什麼都不知道。即使他果真強迫百姓戴歐式帽子而侮辱了各個穆斯林鄰國，實際上他倒是促進了穆斯林國家聯合。您可以放心，關於阿拉伯國家聯合的傳聞，最終一定會導致穆斯林國家的聯合，然後會把我們引入圈套中去。整個國家機器和禮薩王的政治措施，就在於實現使伊朗和鄰國分裂並消滅遜尼派與什葉派^①之間衝突這個目的。在遇刺的國王時代，愿真主保佑他在天之靈，難道誰敢出版《奧馬爾·伊本·哈塔伯傳》^②一書嗎？而現在環境需要我們把禮薩王的措施變成《奧司曼的襯衫》^③。為了更容

① 伊斯蘭教的兩個教派。遜尼派認為有關穆罕默德的傳說，與《古蘭經》同樣是神聖的，什葉派只承認《古蘭經》，不承認口頭傳說，也不承認最初三代哈里發及其繼承者。

② 奧馬爾·伊本·哈塔伯是十七世紀時的阿拉伯哈里發，曾侵入敘利亞、伊朗、埃及，他對猶太人、基督徒及異教徒勢不兩立，把什葉派也視為穆罕默德繼承者政權的僭位者。

③ 655年奧司曼哈里發被害後，阿里·伊本·阿卜·塔列布當了哈里發。阿里的反對派在槍杆上掛着奧司曼的血衣，煽動阿拉伯人起來推翻阿里，篡奪了政權。

易达到这个既定的目的，我們就得咒罵礼薩王……哦，哦……”

“那我到底該做什么？您对我身負的使命十分熟悉，我曾經出差过好几次，按照預定目的全面地完成了任务。”

“‘俱乐部’^①对您表示感謝，不过，也許有更为复杂的新的使命。我坦白地、直截了当地說，只要传播迷信，我們准能預防受北方邻国影响而爆发的一切新的政治运动。人們在宗教的影响下能够忍受各种不幸，甚至忍受灾难。然后，我們才能找到强大的专制者，以便这回对所有心怀不滿的人教訓一頓。专制者——这是我們最后的、也是最鋒利的武器。哪怕是鬼神妖魔，必要时我們也可以跟它結成集团，只要不致于改变目前状况的話。社会的变革，就是我們的死路。这样說来，您的任务就是增加在紀念侯賽因殉难日时能以匕首自尽的宗教狂热者人数，种植鴉片烟，奖励驅除恶魔的騙子手，协助传道者讲述阿里受难的故事，开辟可供演出宗教神秘剧的广场，帮助阿訇进行反对除掉面紗的宣传工作。必須不断地把我国人民往后拖，誘导他們去重視历时三千年之久的風俗和传统。这就需要有着相当的策略。您尽管放心，在我們‘明智’的民族中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問題来——为什么別国沒有这一套？如果有人得了病，那末，就有为他們驅逐恶魔的专家，或者有为他們写禱文的人，他們何必服用对肝脏有害的西药呢？他們何必要点电灯——这种不信神的洋人的鬼发明？耻大家照旧点脂油灯吧，那末，不仅他們心中的信仰，而且口袋里的鈔票也都保住了。您应当竭尽全力，深入到群众集会中去，深入到茶館中去，可別忘了最主要的是进行反苏宣传。同样，您也該詛咒电影、戏剧、刀叉、飞机、汽車和留声机。唔，在这

① 地方自治的选举机构。

方面您是个呱呱叫的能手。去干吧，就象上次那样向他們的脑袋里灌輸，說收音机正是真主的敌人，恶魔，它那額上长着一只眼睛，它那身上的每一根弦——即电綫——就能发出上千个声音。总而言之，多多传播这种性質的迷信，斥責礼薩王时期人們信仰衰薄，鼓励人們戴面紗，包纏头布，而且必要时还可以把这些东西发給他們。別忘了在配水亭里搞怪事。这一回您应当深入下层，把您的势力打入农村，因为在城市里我們已有相当数量的拥护者。用不着嚕苏，我只想告訴您，我們不是孤独的，我們有强大的組織做靠山。我們手里有国家机器，有軍隊，有法律，全国資本家都支持我們，不管他們分散在哪里。資本家支持我們，就是因為他們嗅覺特別灵敏，一下子就能感到危險之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使自由捍卫者的呼声变成空喊。”

然后，哈吉从坎肩口袋里掏出一张八千二百突曼的支票，交給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后者緊握着支票，瞧了一下这个数目，眼睛頓時閃亮起来，立即用那顫抖着的手把支票放进口袋里，說着：

“但愿真主保佑閣下对我的庇护永在！”

“要小心，別出錯漏。‘俱樂部’批下这笔錢，必須全部用在宣传上。明天早晨，您要去烏尔米亚^①那边。明白了嗎？当然，在开支方面必須做到精打細算，不过，如果还需要錢的話，……哦，哦……万一需用錢，請打个密碼电报，——我們會火速汇去。只是这一次报銷单得快些寄来。唔，其他方面該怎么办，您自己很明白了。关于您上次出差的那个报告書写得很好，我也得夸奖您和称赞您。如今，您已获得很大的信任。有些人想把巴克一

① 伊朗境內阿塞拜疆的一湖泊与城市名，現名列查埃。

奧斯一扎凱林派去代替您。但由于我的坚持，大家方才同意委派您去。說不定，您在那里会碰見来自伊拉克和米什杜列契的阿訇；他們有他們自己特殊的任务，不論在什么情况下，您別跟他們竞争。您应当誠心誠意地跟他們合作，因为权威机关認為这样做最合适。当然，您的效劳将会得到丰厚的褒賞。要写一些有关老百姓和商人的情况。殷富可靠的人們，当然罗，到处是我們的支持者。您首先得和他們交上朋友。”哈吉用手指作出威吓的样子，警告他說：“当心，不得有誤！我已下过指示，只要您一到，全城的商人和有权势的人物都会来拜見您。”

“哈吉老爷！我是靠您的面包养大了的。請准許我吻一吻您的手。”哈德扎特—奧什—沙利耶弯下腰，用他两鬢触着哈吉那只毛茸茸的肥手。“我很想在今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贈給您一罐野胡蘿卜糖酱。您病愈以后，这种糖酱对閣下很有补益——它能增进食欲，又是壮阳剂。”

“唔，哪兒的話！謝謝您。愿对无神論者的神圣战争能够降福于您。您得注意——这会儿决不能閑呆着……哦，哦……是的，明天我要进医院，原諒我，可能都是我慢待了您……您得知道，人生在世什么事情都会碰見的！”

“愿真主保佑您对我的庇护永在！愿上帝千万別让这一天到来！您的病在真主的保佑下一定会痊愈的。我有一篇非常灵驗的禱文——我今天把原文带来了，您把它系在左肩前方吧。我还要給您送来一些真正的圣土，——这会使您延年益寿的。”

哈吉鞠了个躬，說：

“感激不尽。”

接着，他瞧了瞧手表，就呼叫僕人：

“莫拉德！”

老头儿走了进来，呈上两张名片。一张写着：“阿里—古里·海巴拉巴奇”，另一张写着：“薩夫达尔—拉契阿托尔”。

“大老爷，这两位先生我已经回绝了。”

哈吉沉思了一下，然后点了下头：

“好，好极了！这会儿去找凯尔别拉·卓尔夫—阿里先生，把他交给你的那个纸卷儿带给我。千万别让孩子们瞧见。”

莫拉德走出去。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说：

“大老爷，准许我告辞吗？”

“愿真主保佑您一路平安！我将为您祈祷。您明天就动身，是吗？”

“是啊，是啊，……但愿您对我们的庇护永在！”

“再会。”

哈德扎特—奥什—沙利耶走了。哈吉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来回踱了几步，掏出揩鼻涕的手绢，仔细地瞧着——原来它已湿透了。哈吉环顾了一下四周，就用斗篷的下摆揩过鼻涕，暗自忖度道：“反正明天就去住院了。”然后走到一只笨重的保险柜跟前，打开小门，把票据放在柜里。这当儿，哈吉的吊袴带却掉落在地板上。哈吉一哆嗦，拾起吊袴带，放在保险柜上。他嘴里唧唧咕咕说些什么，然后用手摸了摸地毯的一角。这时候，莫拉德用托盘端上面包和串烤羊肉，于是哈吉坐下吃午饭。串烤羊肉的油污从他的手上、唇上不断地滴下来。

哈吉对莫拉德说：

“到麦歇迪·拉馬贊那儿取五席尔上好的葡萄米。”

哈吉老爷赤裸裸地象一个初生的婴儿，心慌意乱地躺在手术台上，吓得两脚蹬缩至腹前，把脸孔埋手掌里。哈吉的前肩

上系着一紙禱文，他輕聲念着《柯爾西》那一節^①。鼻涕不斷地滴在手術台上。強烈的聚光燈照亮了他衰老的身體上的患處。在醫院會客室裏和走廊裏，可以看到那些政治家、貴族和商人帶着焦急不安的神情在等着手術的結果。不斷地傳來電話聲，探聽哈吉的健康狀況。

空氣里充滿着酒精和防腐劑的氣味。扎里諾斯—奧立—哈卡姆大夫是個膚色淺黑，生着一張知識分子的脸孔和鬢髮間略見灰白的人，他正走到藥架前。哈吉把大夫當作雪姆爾—席—歐立—璽沙^②，心想生死之權已握在扎里諾斯—奧立—哈卡姆的手裏，於是哈吉悄悄地監視着他。每當大夫走近手術台，哈吉總是奴顏婢膝地露出微笑，雖然這種微笑大夫根本看不到。哈吉不曉得大夫在藥架前作什麼玩意兒，他只發覺有個帶着白口罩的漂亮年輕的女人，起先站在手術台旁，後來又走到燃着的酒精燈前。哈吉覺得自己一絲不挂地橫在這個女人面前很尷尬，為了掩飾這種狼狽相，他就開始哼唧唧唧起來了。大夫走到手術台旁，在他臀部扎了一針。開頭，哈吉老爺感到一陣劇痛，後來大聲嚎叫起來，但大夫很有把握地說：

“不要緊，馬上就好了！”

哈吉覺得渾身有些麻木，跟着疼痛也消失了。大夫第二次走到藥架前，又走了回來。哈吉看到他帶着橡皮手套的手裏拿着注射器。年輕的女人正站在手術台旁，替哈吉診脈。大夫又給他作了第二次注射，這一回，哈吉不但一點也不痛，而且全身已處在一種愉快的麻木中。經過好幾個月的痛苦和失眠，他現在開始

① 即《古蘭經》中《白格拉》（或譯《黃牛》）章內第255節，傳說念這一節可以避邪免災。

② 同本書第224頁注所說的阿拉伯統帥雪姆爾。

陶醉在甜蜜的梦境之中。接着，哈吉再也感觉不到什么了，只有大夫的安慰話偶尔传入耳鼓。后来，他又看見落在壁上的那只手影子，大夫走近前来，哈吉觉得有一股暖意徐徐流遍全身。

这时候，麻醉剂已完全发挥了它的作用，哈吉的眼睛闭合了……哈吉觉得他四肢僵直地躺在殮衣里了。接着，仿佛有人捉住了他的肩头，一面使劲地摇晃，一面大声地喊叫：

“哈吉老爷：……”

哈吉应了一声，但馬上醒悟到他只是在心里回答了一声。这个声音在說：“哈吉老爷！这儿沒有你的地方！”

哈吉听了一抖，猛地一骨碌站起身，又坐了下来。他瞧見面前站着两个背上长着鸽子翅膀的庄严而又高傲的天使。左边的那个天使，好象是莫赫塔拉姆的堂兄弟高里一奥一包里包里，正在莞尔微笑。这使哈吉增加了几分信心，于是，他开口說：

“我生前待人和气，替众人排难解紛，不私吞別人财产，不打牌，不喝酒，更不欺压人，因此，人人都說我是个温和善良的人。”

“得啦吧，哈吉老爷！”天使回答說。

“我始終遵照《沙列阿特法典》，以我收入的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来周济穷人。”

“得啦吧，哈吉老爷！”

“我一輩子帮助了真主的奴僕。如果我在做祈祷和遵守斋戒上还有什么不是，那末，我遺贈給哈德扎特一奥什一沙利耶的那一份錢，完全足够用来补偿我的过錯。”

“也許不是呢，哈吉老爷！”

“我所以反对革命，是因为深信走逐步发展的道路对我国更適合。”

“这个随您的便了，哈吉老爷！”

“哎哟，人家也老是那末恭维我呀，不过，我想知道您到底要把我抓到哪儿去？”

“嗯，你好心慌啊，哈吉老爷！”

“您知道，連我自己也記不清通共作了多少善事。”

“你得仔細地想一想，你还作了什么好事。”

“我作得很多，真是不胜枚举。”

“比方說，有一天晌午，你从凉菜里拣出来一头蒼蝇，把它放生了沒有？”

哈吉沒料到对方会說这些話，馬上想起了发明捕蝇紙的那个人，当然，这个发明家的罪孽比大家要深重。哈吉还以为天使存心开玩笑，不过又馬上发觉他們脸色并没有什么改变。他又暗自忖道：“是的，我这一生心地够善良了，走路时总是瞧着脚底下，深怕不小心会踏死螞蚁……”

“那現在等着我什么呀？……”

“現在得跟我們走，哈吉老爷。”

“我想求求您……”

“請說吧，哈吉老爷！”

“在进……天国以前，我想瞧一瞧自己的家，让我最后瞧它一眼。”

“可以，哈吉老爷。”

天使們张开她們帶紋的翅膀，用手抓起了哈吉老爷，展翅凌空而去，就象《卡里来和笛木乃》中野鴨和烏龟的故事里描写的一模一样。

一眨眼工夫，哈吉就面对着自己的家門了。他看見莫拉德居然挡着海巴拉巴奇的去路，而这个客人却气得脸都歪了，嚷

了起来：

“瞧，我是多么地倒霉！这个下流坯，强盗和騙子，他侵吞了我的全部财产；我的证据全丢失了！哈吉总也不付给我一架收音机和两辆卡车的钱，现在叫我跟谁要这笔钱去？我完蛋了！我破产了！这会儿，我得瞧一瞧这个无耻的下流坯的遗嘱。也许，他在上面会写着偿还我什么！我该怎么办？这个哈吉把我弄得家破人亡了！”

莫拉德回答说：

“他算什么哈吉啊？他死了，再也不能折磨我们了。从前，他一天到晚尽是作贼骗人。打我穿上长裤子那时候起，我还没见过这种妖魔……不过，现在呢他已下地狱了！让大火燃烧他的坟墓吧！快找小鬼去控告哈吉吧！”

“好一个下流坯、乌龟、狗强盗！”哈吉破口大骂道；“真可惜，如今不是遇刺的国王时代，要不然，我早把他痛斥一顿，好让他去向圣人求饶！……求我……求我呀！……”可是，哈吉一下子就醒悟过来，莫拉德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的咒骂。哈吉惶恐不安地对天使们说：

“我们进屋里去吧。”

他走进前厅一看，原来阿加—古契克和凯尤马尔斯悠闲地坐在桌后，同莫纳奇—奥立—哈克、霍祖利—哈兹吉尔和达瓦姆—奥里—瓦扎列一起打牌。儿子们输了，把巨额支票给了赢钱的人。哈吉气得两眼发黑，大声地嚷了起来：

“噢哟哟，你们这窝狗东西！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我千辛万苦地攒起钱财，却被你们没头没脑地输光了！此刻我……”

可是，哈吉马上又回想到人家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说话的声音。于是，他同天使们一同走进了走廊。在一块隔开走廊出

口和內院后房的門帘前面，哈吉咳了一声，但一走进院子，他看見里面出了空前未有的怪事，他的大小老婆个个描黑眉毛，油头粉面，妖形怪状地打扮起来，围坐在噴水池四周。阿尼斯—阿加和米赫列格乱敲着生鏽的噴壶底儿，莫赫塔拉姆和阿格达斯却連連鼓掌，掀起了一陣喧鬧，引得街坊四邻全聚在隔院屋頂上看这一場熱鬧。这时，他的爱妾莫尼尔大腿上围着楓梓色的家織的輕紗，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叉开两脚，用她那双愉快动人、曾經使哈吉心醉的眼睛卖弄風騷地左顧右盼，唱了起来：

我的宝贝男人呀是个大烟鬼，

我的亲男人呀象条爬地虫！

我的男人晚上一回到家，

一开口就将我罵：

——你呀瞎忙不頂用，

又替我把鬍子底下洗干净！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紛紛击指作响，哈吉老爷却勃然大怒說：

“啊，你这个沒良心的婆娘！在街坊四邻面前，在大庭广众之前亂笑我，你这个狗崽子！好一个泼辣的婆娘！滾，滾出家門去！”

哈吉白聞了一場，他在天使們跟前更会出丑哩！

“咱們就离开这儿！对不起，我惊扰了你們。”

天使們彼此說道：

“他到底是个了不起的人！”

然后，他們抓起了哈吉，飞上蒼空。一眨眼的工夫，哈吉出现在大花园中央的一座美丽的宮殿跟前，花园里美丽的鳥儿正唱着婉轉悅耳的歌。哈吉挺直了身子，很想找到他那根拐杖、揩鼻涕的手絹和念珠，不料他身上除了殭衣，却是一无所有。哈吉狂

地大吃一惊，他不再感到痛苦、困倦、飢餓，也沒什麼欲望了；根本不再想要什麼了。他輕鬆地呼吸着，弥漫在空中的芳香徐徐流進他的胸懷，使他感到極大的滿足。哈吉瞅着宮殿，發覺那是從一片黃玉石雕凿出來的。豪華的宮殿樓梯上，都用壁畫和彩花磁磚裝飾着。瞧着那些絕妙的噴泉，真是不忍離去。園中花卉和罕見的草木，恰似絢麗的織錦或似織在地毯上的彩圖。哈吉突然想到他可能耽擱天使們的時間，因而又急急忙忙地走上台階。不一會兒，他已到了前廳。但他剛想上樓，天使們出其不意地攔住了他，將他推進大門口的守門人屋裡。其中的一個天使說：

“派你當這座宮殿的守門人，你就待在這兒！”

哈吉顯出很不滿意的神色，嘆息着坐在門旁的條凳上。天使們悠然不見了，只剩下他一人了。環顧一下四周，哈吉仔細地看着用名貴的磨光大理石砌成的樓梯。欄杆是由黑木雕琢而成的，還鑲嵌着金飾和寶石。他向前走去，想瞧一瞧是否確有這樣人間罕見的華麗。這當兒，壁上的大鐘開始敲响了，不過，它上面的字很複雜，哈吉實在無法辨認是幾點鐘，仿佛這架大鐘在一分鐘一分鐘地計算着永恆的時間。鐘聲剛停，哈吉便瞧見有一群天使、穿着艷麗服裝的美女和侍僕正走上台階。其中有一位天使哈吉是認識的，他就招手示意，向他走過去問道：

“這是誰的宮殿呀？”

“這是哈里瑪 哈通夫人的宮殿。”

哈吉大吃一驚地問道：

“哈里瑪 哈通？”

“是的，就是從前哈吉—阿卜—托拉波的妻子。雖然她生前是個有罪之人，而且在她男人家受盡了折磨，以致死于癆病。不過，你瞧，如今在這個世界裡，她却成了這座宮殿的女主人了。”

哈吉咬着嘴唇問道：

“很好，那末，这些人都是她的男女侍僕嗎？”

“不。今天，哈里瑪—哈通夫人要举行舞会和扑克游戏，那些人都是她邀請的貴賓。哈里瑪—哈通夫人是个进步的和欧化的妇女，她时常举行这样的晚会哪。”

天使已在人群中消失了，哈吉老爷又坐下，独自沉思起来。不断地传来非常柔和的音乐声。宝石的光辉和照射楼梯的灯光，却刺痛了哈吉的眼睛。好大一会儿，他对自己新的处境觉得很惊愕，而且簡直不能理解。他并不觉得什么痛苦，也不觉得缺少什么东西，但他总是忧心忡忡，深怕他一离开职守走动走动，就会扰乱了这座宫殿里現有的秩序，因而繼續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哈吉已迷迷糊糊地在打盹，这会儿大钟忽然又敲响。了。哈吉醒来一看，原来是一长列的客人正走下楼来。猛一下子，哈吉在人丛里認出了自己从前的老婆哈里瑪—哈通。她仿佛是一輪十四夜晚的皎月，穿着一袭华丽的玄色衣服，一只手里拿着时常挪到眼前的带柄眼鏡，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柄鸵鳥羽毛的象牙扇子，一面娇滴滴地搖着扇子，一面津津有味地同客人們談笑，跟客人們道別。

在这些盛装艳服的人群中間，哈吉老爷觉得自己这身殭衣很丑。可是，哈里瑪—哈通一走进前厅，透过带柄眼鏡向大門这边望了望，就发觉了哈吉。她馬上皺了皺眉头，指着哈吉問天使：

“这又是个什么人？”

“新来的守門人。”

哈吉老爷恭敬地鞠了个躬，帶着微笑說：

“我是您低賤的奴僕——哈吉—阿卜—托拉波。”

哈里瑪—哈通气势汹汹地对天使說：

“这个下流坯、乌龟、狗强盗，叫他馬上滾出去！”

哈吉因极度激动，睜开了眼睛，——他发现原来自己躺在医院的一間病房里。他的妻子卓別伊达坐在床边，一位身穿白衣的外科护士站在另一边，正替他診脉。卓別伊达笑着說：

“感謝眞主，一切都是順順当当，哈吉老爷！让小鬼瞎掉眼睛吧！您完全脫險了！好了，現在平安无事了！”

然后她轉身向門旁，对一个人說：

“跟先生們去报个喜訊——哈吉清醒过来了！”

哈吉用喑哑的声調說：

“我知道一定会这样的！”

“各位部长先生、議員先生和各国使节，都已坐在会客室里。达瓦姆—奥里—瓦扎列先生还特地送您一个金的果子盘。”

“是眞金的嗎？”

“是的，全由純金制成的。”

“給我摸一摸它……分量很重嗎？”

“够重啦，恐怕有半曼……”

一丝滿意的微笑掠过哈吉干裂的唇边。看来，他眞想对他的朋友們表示謝意，可是，这时候却竭力装作仿佛人家受过他什么恩惠似的：

“好了，我再也不会有什么病痛了。”

“眞是好极了！我們險些給吓死了。想一想，您是多么害怕动手术呀！”

“那你知道我看見了什么？我已看到了阴間……”

“您說的什么話！”她十分好奇地問道：“您在那边看見了什么？”

“要知道，我向来就害怕阴間，老是对自己說——我怎样才能不下地獄呢？現在我可安心了。你知道我成了什么样的人？”

“不知道。”

“我在阳世是咱家的看門人，而到了阴間——竟是哈里瑪——哈通宮殿里的守門人啦。”

托万能的真主的福，这本书终于在首都德黑兰写成了，
唯愿真主也能在这变幻无常的原子世紀把它保存下来。

我請求讀完这个故事的人，
希望他能向真主为我祈禱，
求真主寬恕我这个大罪人。

后 記

薩杰克·赫达雅特于1903年生在一个富裕的伊朗上层家庭里。但是，他很早就跟家庭断絕关系，依靠自己挣来的菲薄薪金，独自維持生活，因而促使赫达雅特和伊朗的社会生活有了广泛的接触。这对于他的文学創作有密切关系。

赫达雅特在1925年毕业于德黑兰法国圣路易学校。随后前往比利时，进高等建筑工程学校学习。一年后，轉赴巴黎求学四年。赫达雅特最喜爱文学，未待学成，即于1930年回到德黑兰。

在1925—1926年間，赫达雅特在比利时写了头一篇文学作品，短篇小说《死》（未完成）。1930年初，赫达雅特在巴黎开始写了几篇小说，《馬德琳》、《被活埋的人》、《法国战俘》、《哈吉·莫拉德》。

1930年8月回到德黑兰后，赫达雅特充滿創作构思，先是写了短篇小说《祆教徒》，接着就是《駝子达烏德》、《阿卜吉—哈拿姆》、《兀鷹》，連同在巴黎所写的几篇，一起收入短篇集《被活埋的人》（1930年）。

• 这篇后記是譯者参考俄文譯本前言編写的。

三十年代初，在德黑兰成立了由四个进步作家組成的、命名为“罗貝”的文学小組。虽然他們每个人性情不相同，但他們却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以及对文学与艺术共同的看法。語言学家莫洽塔巴·米諾菲在回忆赫达雅特在这个小組里的作用时，特別指出：“我們为反对空想主义，爭取自由而斗争，而我們小組的灵魂就是赫达雅特。”

赫达雅特为了更多地了解本国人民的生活，經常下到劳苦大众聚居的街区，并在国内許多地方深入察訪，去熟悉人民生活习俗，研究生动活泼的民間語言。赫达雅特毕生喜欢搜集民間故事、歌謠、諺語，还編过一部极为詳尽的、供搜集民間文学与人文学材料时用的工作手册。1931年，他出版了一部篇幅不大的民間故事集，而在1933年出版了《創造奇迹的国家》，其中搜集了伊朗人最古老的信仰和传说。由于他的帮助，德黑兰人文学博物館搜集到大量民間創作的样本。在他亲切的参加之下，出版了三部有趣的波斯童話集。

二、三十年代，伊朗反动派勾結美、英帝国主义，对多次的农民及士兵起义进行残酷镇压，至三十年代后期，更与希特勒德国勾結，把伊朗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反苏基地，并变本加厉地压制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这是伊朗人民經受严峻考驗的年代。赫达雅特无法留在国内，便于1936年离开伊朗到了印度。在那时写完他的中篇小說《盲鼻》，并于1937年在孟买首次出版。

赫达雅特于1937年回到伊朗后，就接触到国内更为严重的情况。好几年間，他連一部文艺作品都沒能出版，仅仅出版了他在印度从事中波斯（別赫列維）文学研究时写下的一些譯著。但是，即便在这种环境之下，赫达雅特並沒有跟生活脫节，並沒有跟池周围的阴暗现实隔絕。1938年，德黑兰发生了五十三位伊朗

民主运动活动家（其中就有赫达雅特最亲密的朋友）的案件，赫达雅特不避艰险，为营救被控告者的生命，曾经四出奔走，作过不少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苏联在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中获得巨大的胜利，伊朗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导致国内民主运动空前高涨。那正是许多伊朗作家、诗人创作最为繁荣的年代。这在萨杰克·赫达雅特的一生中，无疑是他的艺术才能得到很大发挥的新时期。

赫达雅特参加了伊朗苏联文化联络协会（成立于1943年）的活动，同时参加它的机关刊物《新消息》的编辑工作。他同样也在许多报刊杂志（其中有当时进步杂志《索罕》）上发表作品。1944年，赫达雅特赴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参加塔什干大学校庆活动。

1946年，赫达雅特积极地参加了伊朗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工作，这个大会提出了为建立新的进步文学而斗争的口号，呼吁全国作家为人民服务 and 反映人民的意志与愿望。

由此可见，在四十年代中，赫达雅特的作品里对于伊朗现实中一切落后的、反动的事物的批评，较之以前更加鲜明有力，那绝不是偶然的。

赫达雅特对于美、英帝国主义者日益频繁地干预伊朗内政，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感受极深，且有切肤之痛。他全心全意地站到为争取祖国独立的民主运动这一边，站到为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战士这一边。约里奥·居里曾经打电报给赫达雅特，邀请他参加在1949年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赫达雅特不能前往参加大会，但在回电中祝贺了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说道：“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言論和誠实的思考，被認為是犯罪。我祝賀您們為爭取和平而斗争的思想……”

1950年12月5日，赫达雅特決定离开祖国到巴黎去，希望在那里能得到良好条件进行創作。可是，事与愿违，在巴黎也同样找不到出路。1951年4月9日，赫达雅特在巴黎自杀了。許多在巴黎各大学讀書的伊朗大学生，还有他生前的摯友們，都跟在死者的灵柩后送葬致哀。現代伊朗最光輝灿烂的天才之一——薩杰克·赫达雅特，就是这样悲慘地結束了他的生命。

有些資產階級批評家竭力把赫达雅特說成是一个脫离生活、袖手旁觀、故意迴避為爭取祖国自由与独立的斗争的作家。这样說法是不正确的。赫达雅特絕不是冷酷无情、无动于衷的觀察者。作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在半殖民地的伊朗社会条件下，赫达雅特所走过的創作道路是曲折的。他受到波斯古典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以及現代資產階級文学（主要是法国文学）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多数的主人公都是否定的人物，而且只是模模糊糊地給伊朗人民指出爭取美好未来的道路。但可以看得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伊朗，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为祖国的自由进行了斗争。这不仅表現在他的作品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伊朗现实生活里的种种丑恶，而且他本人还积极地参加了国内的民主运动。

赫达雅特主要是以小說家著称于世，但他同样写过剧本、童話、諷刺杂文、旅途随笔，还写下了許多严谨認真的关于語言学与人文研究的文章。

赫达雅特熟諳本国的民間文学、传统文化与人民大众的語言。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創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独特形象。伊朗进步杂志《和平鴿》提到赫达雅特时，曾經这样写道：“在所有

的现代作家之中，赫达雅特是最有伊朗风格的。”

赫达雅特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对祖国的热爱。赫达雅特是个爱国者，祖国对他来说不仅仅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他热爱饥寒交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人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祖国同胞的命运表示了无限的关怀，而对人剥削人的社会充满了恨之入骨的憎恶，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劳苦大众充满了深厚的同情。

正如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赫达雅特始终把社会生活作为汲取灵感的源泉。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伊朗的现实生活，从当前社会恶习、愁怨和奇形怪状的丑态里，赫达雅特发现了无穷无尽的创作素材，显出了他的锐利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艺术手腕。在这方面，以揭露国内反动派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哈吉老爷》（1945）可以说是赫达雅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哈吉老爷为中心人物跟几十个人物联系起来，组成了一幅完整的、广泛的、有声有色的社会缩影。作者严厉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社会暗无天日的统治，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早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物，到了腐朽透顶、无可救药和必然灭亡的末日。更重要的是赫达雅特笔下的“群丑图”，还不仅仅是泛泛的一般剥削阶级，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礼萨王专制统治时期——的一群剥削者与寄生虫：封建大地主、贵族豪门、反动军官、投机商、暴发户，还有卖身求荣、卑躬屈节的政客、文人、阿訇，等等。在这篇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赫达雅特已经把他的锐利的社会生活观察与深邃的思想见解熔冶一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政治在伊朗得到发展的客观影响，促使赫达雅特在思想上逐渐成熟，并使他的现实主义艺术有了进一步的成就。

作者描写了哈吉老爷在三十年代礼萨王专制统治时期及其

1941年垮台后的活动。哈吉老爷是伊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礼萨国王专制统治的有力台柱。哈吉老爷是个伤天害理、灵魂丑恶的伪君子 and 守财奴，恣睢暴戾，贪婪怪客，爱财如命，利慾熏心，以金钱为重利盘剥的工具，视金钱为生活唯一的主宰；一言以蔽之，他的人生哲学就是拜金主义。他曾经这样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你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钱，光荣呀，信任呀，高尚呀以及名誉呀等等，你也统统都有啦。你就成了人人爱戴的爱国志士和奇智大才，就有人在你面前吹捧拍马，随时为你效劳。金钱能掩盖一切的缺陷。……为了来世，有钱照样能买到祝福呀，圣职呀，到麦加去朝圣呀。你只要有钱，不论在阳间冥府总是当太上皇。将来你要是有非常多的钱，就可以到圣地去朝拜；人们到处用笑脸奉迎你，器重你，尊敬你，要是高兴的话，你还可以把鼓挂在国王的鬍髥上敲哩。总之，有钱的人就有了一切；没有钱的人就一无所有。”无怪乎哈吉老爷对人们总是当作盗贼来严加防范，终日疑神疑鬼，惴惴不安，使我们禁不住联想到巴尔扎克《高利贷者》中的高布赛克和莫里哀名剧《怪客人》里的阿巴公。但更有甚者，哈吉老爷还在政治上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共、反苏的法西斯拥护者。为了免除希特勒法西斯对伊朗的威胁，苏联政府根据苏（联）波（斯）条约规定，曾于1941年8月派遣军队进驻伊朗，伊朗人民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反动的礼萨王被迫退位。由于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以哈吉老爷为代表的反动派胆战心惊，不敢公开反对民主运动，却暗地进行破坏。赫达雅特巧妙地揭露了伊朗反动派适应新局势的卑鄙勾当；哈吉老爷恬不知耻地冒充为“伊朗民主之父”、“革命之子”，大声咒骂礼萨王法西斯专政，事实上，他本人却在阴谋反对民主；招兵买马，培植势力，拼凑反动集团，以便伺机在伊朗建立比以前更

为残暴专横的法西斯統治。同时，赫达雅特在《哈吉老爷》中还塑造了唯一的正面人物——詩人莫納奇—奧立—哈克。显然，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飽滿的政治热情。通过詩人这个人物，作者严正地表示了跟旧社会最后决裂，喊出了真理与正义的声音以及伊朗人民渴望革命的要求。

赫达雅特，尤其擅长写短篇小說。他善于选择现实生活中很平凡、但又典型的事件，加以集中描写，細致刻划人物心理，使讀者极其深刻地看到了他所写的那个时代。因此，要了解三十年代初伊朗资产階級是怎样残酷无情、丧尽天良，我們只消看看赫达雅特笔下他們內部之間尔詐我虞、勾心斗角和傾軋爭夺，也就可想見一斑了。例如，《兀鷹》这个諷刺喜剧式的短篇小說，就是写資本家麦歇迪·拉扎布突然得了中风后，不到三个钟头，犹未气絕，即被抬走活埋去了。为了爭夺死者遗产，大老婆馬尼日—哈拿姆和小老婆納尔盖斯—哈拿姆便发生了一場相当激烈的冲突。赫达雅特在小說中把故事进行的时间压縮得很短，描述也非常紧凑集中。同时，作者还巧妙地借助于人物的對話和回忆，使她們的腐朽透頂的资产階級家庭生活和她們卑鄙醜惡的內心活动赤裸裸地都暴露出来了。小說結尾充滿着諷刺意味：麦歇迪·拉扎布从墓穴中起死回生，披着一袭污穢的白殮衣，脸色发青，蓬头散发，回到了自己家門口，但妻子她們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硬不承認自己的丈夫，依然推三托四地把他当作“死鬼”。我們知道，兀鷹本是一种食死尸的凶鳥，作者用它作为題名，显然对现实生活有着强烈的諷刺与象征意味。然而，这篇小說更深广的意义还在于，通过作者这种强烈諷刺和最严厉的針砭，讀者将会很清楚地看到资产階級那种充滿銅臭的家庭生活實質。

赫达雅特是现代波斯文学中杰出的諷刺大师。不仅在諷刺杂文里，他大胆地揭露了三十年代伊朗社会生活里种种丑恶方面，严厉地譴責了法西斯与殖民主义，而且在許多作品中，赫达雅特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諷刺是泼辣尖刻的。作家所創造的最鮮明的諷刺形象，就是短篇小说《爱国志士》中的赛伊德·納斯罗拉。这是一个自命为学者名流、精通东西方語言学的、迂腐透頂的学究式的典型人物。赫达雅特在描写赛伊德·納斯罗拉遇难时，便用諷諷辛辣的笔調戳穿了资产阶级所宣揚的那种虛假骗人的“爱国主义”，特別指出这位“爱国志士”之死是跟他的生活本身一样无聊透頂。

《伊斯法罕——半个世界》这篇游记，主要是描写伊斯法罕城的名胜古迹的，但从个别的叙述里，我們可以看到，作家也反映了伊朗經濟文化在当代反动势力統治下的凋敗景象，以及人民的貧困，疾病的流行，童工的受到残酷剝削等現象，对社会现实加以揭露和批判，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由于忆念英勇的斯大林格勒大战的巨大胜利，赫达雅特情不自禁地写下了絕妙的寓言故事《活水》（1942年）。这篇故事充滿着强烈的政治傾向性，作家創造了为人民幸福而积极斗争的战士——穷鞋匠的儿子、英勇无畏的阿赫瑪达克这个形象。阿赫瑪达克不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說，而且还率领起义的人民，战胜了侵略者与压迫者。在这篇寓言故事里，作者一方面严厉地抨击了国内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显示了他对祖国的美好未来的憧憬。赫达雅特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喻为“永春国”，实际上就是作者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唱出了一首对光明、自由和幸福的贊歌。

但是，赫达雅特的道路（特别是在他的早期創作中）不是很

平坦的。从他的某些作品中，还可看到一些颓废派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中篇小说《盲梟》。这篇小说就是在西欧颓废派以及描写恐怖与死亡的文学的影响之下写成的。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赫达雅特在作品里几乎没有反映群众的革命运动，也没有注意到新的社会力量——伊朗工人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这便是赫达雅特创作的不足之处。

最后，应当说明，波斯文学语言历来是堆砌词藻，矫揉造作，艰深晦涩的。而赫达雅特在语言上却开了风气之先，朴实自然，不尚华丽，含蓄有力，别具一格。而且在他的语言里充满了形象与暗喻，还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波斯习惯语、谚语、民歌和口头语。因此，无论在艺术技巧上，或是在文学语言上，赫达雅特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现时伊朗找到了许多追随者，特别是在青年作家中间。

这本《赫达雅特小说集》里的小说是从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莫斯科出版的萨狄克·赫达雅特《选集》(Садэк Хедаят: Избранное) 俄文译本中选译的。